

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纳吉布·马哈福兹短篇小说选萃

纳吉布·马哈福兹短篇小说选萃

华夏出版社

一九八九·北京

纳吉布·马哈福兹不仅属于埃及

刘再复

去年12月，我有幸作为中国作家的一员，受到瑞典文学院的邀请，到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的发奖仪式。而这一届文学奖的得主是埃及老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尽管他因年迈未能出席，但他委托别人宣读的演讲，却深深地打动了人们的心。

他在演讲中阐述了三个要点。一是说明他是两个文明的儿子——古埃及的法老文明和一千多年来的伊斯兰文明的精华养育了他。但是，他并没有被封闭在自己文明的屋子里，他还敞开心怀去吸收西方文化的雨露，从异质文化中充实自己的智慧。二是对富国领袖的呼吁。纳吉布作为立足于贫穷土地上的作家，他深情地关心着世界上一切被灾难所折磨的人民，他呼吁富国领袖应当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性的大家庭，应当协助欠债国和其他贫穷国家摆脱生存困境。第三是表明他对文学艺术的信念。他认为，文学的天性是慷慨而富于同情心的，他既属于欢乐的人们，也属于悲惨的人们。他不悲观，因为他相信有一天金字塔将会从地上消失，而文学艺术却会象人类的良知和爱沉思的头脑一样，永恒地存在着。听完纳吉布的讲演，我立即感到，这位满怀情思的作家，不仅

属于埃及，而且属于整个人类。

我听了他的演讲之后，便感受到这位年已七十七岁的作家，确实有一颗大爱之心。他关心人世间的疾苦远远地超过关心自己的荣誉，这大约正是他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我在他的呼吁中感到心灵得到某种净化，至今还愿意常常回味起他的呼声。而且，从回味中，我又意识到，在不发达的国家中的知识分子比起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更为重要。他们可以起更特殊的作用。他的心灵与文学所关注的，应当是有别于西方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可能拒绝和逃避社会责任，一旦拒绝和逃避，他们将会感受到良知的巨大压力。

纳吉布·马哈福兹在获奖前他的作品已有几种中文译本。而且我国的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学者，也早已注意到他，并和他进行过交往，如关偶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去年我到北欧之前，曾请教过关偶同志，从那时起，才开始逐步深化对这位埃及大作家的认识。

纳吉布是继泰戈尔、川端康成之后，第三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东方作家，因此，他对我们来说，更有亲近之感。而且，他的作品所描绘的现实很容易被中国人所理解。瑞典文学院的马悦然教授曾对我说，纳吉布笔下的现实和巴金笔下的现实与风情很相近，有的作品，只要把地名、人名一换，我们简直难以分清是巴金的还是纳吉布的。现在，华夏出版社及时地编选出版纳吉布的作品，它一定会受到中国鉴赏水平较高的读者的欢迎。细心的读者也许还会看到纳吉布所展示的世界和所表露的情感，除了与我国作家的相似处之外，还有微妙的相异处。

拥抱艺术拥抱人类

关　偶

纳吉布·马哈福兹在阿拉伯世界是首屈一指的小说家。他1911年12月11日诞生在埃及首都，他童年生活在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气氛的家庭里，同时也受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熏陶。在大学期间，他学习哲学，并很快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和科学方法。自本世纪30代起，他笔耕不辍，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创作历程中，截至1988年止，已出版了四十八部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其中短篇小说集约占创作总量的三分之一。有不少短篇小说成为后来长篇小说的一部分。他的主要代表作有《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即《三部曲》)、《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尼罗河上的絮语》、《米拉玛尔公寓》、《平民史诗》和《千夜之夜》等长篇小说，《真主的天下》、《蜜月》、《罪恶》和《黑猫酒馆》等短篇小说集。

纳吉布·马哈福兹摘取了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绝非偶然。他几十年如一日，执著地追求理想世界，启发人民的良知；在艺术上不断探索创新，开创了全人类都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奠定了自己作为一代阿拉伯散文宗师的地位。纳吉布同当代许多文学大师，如苏联的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美国的辛格、贝洛、布罗茨基，哥

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一样，对人类的现状与未来抱有情真意切的忧虑和关怀，提出了有关人类终极命运的问题。

纳吉布从不讳言，他写作的核心之轴是政治。华夏出版社编选的这部短篇小说集充分体现了纳吉布所写的一切无不同埃及大地上的历史、儿女及其未来联系在一起。他从一时一事着眼，从社会问题入手，向读者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河流中，作为主流的善毕竟比恶要强大。

纳吉布的创作是与社会发展同步的。对照埃及当代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我们可以找到他的创作轨迹。每逢历史转折时期，他都及时作出反应，表现了一个成熟的作家敏锐的政治责任感和干预生活的恢宏气魄。即使在知识分子遭到镇压的时期，他也没有屈服。短篇小说《黑猫酒馆》代表了他短篇小说创作的重大转折。它通过主人公的幻觉，反映了当时受压抑的人们的心境。社会问题是纳吉布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山鲁佐德》通过一个女人给编辑打电话，叙述了她对爱情等问题的看法。《真主的天下》塑造了一个老清洁工的生活遭遇和思想变化。这篇小说还向读者传递了作者这样的思想：真主只管造人和世界，而世界上的事仍须人类自己去办。纳吉布虽然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但在一个有着一千多年宗教传统的国家里，或许是被迫的，仍要在口头上承认真主的存在。他还指出，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通过净化人的灵魂和人的自我吐纳，才能实现理想的世界。

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当代阿拉伯人所面临的侵略、内乱等问题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候车亭下》、《蜜月》等，运用荒诞或非理性等手法，揭露了以色列扩张主义的罪行，提出了对当时政治局势的看法。这些短篇小说发表时，曾经在阿

拉伯世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纳吉布·马哈福兹视写作为生命，真诚地热爱艺术。在现代阿拉伯小说艺术发展上，他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他同其他阿拉伯作家共同努力，将阿拉伯小说的写作技巧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就纳吉布本人的艺术成就而言，这是他融会阿拉伯悠久的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艺术才能的结果。我在1984年数次会见过他，他告诉我：他每天除用两三个小时写作外，其余时间都用来接触群众和博览群书，如饥似渴地学习社会和汲取知识养料。在艺术手法上，他使用过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理念小说和意识流等，更多的时候是将两种或几种手法交替使用，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大胆引进、仔细消化和彻底改造外国创作手法上，他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在漫长的创作历程中，他不时受到评论家有时是善意的，有时是恶意的尖刻的批评。但他了解自己的路，不断地探索和革新。他从不单纯模仿某一流派，也不受荣誉和物质享受的干扰，只是在艺术上苦行修道。正因为如此，他受到阿拉伯世界内外读者的喜爱、尊崇和高度评价。

这部短篇小说集为我国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这位埃及文学大师的窗口，无疑是件好事。我认为，纳吉布·马哈福兹拥抱艺术、拥抱人类，与社会生活、世界文学同步发展的成功经验，我国创作家们是可以借鉴的。

目　录

真主的天下

齐明敏 译

清洁工易卜拉欣大叔一踏进秘书处的办公室，这间大屋子里就有了生气。他先把窗户一扇一扇打开，然后开始扫地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头一下一下慢慢晃着，嘴角像嚼东西似的一下一下不停抽动着，弄得下巴和两腮上的白胡子碴儿也跟着不安分地抖动起来。他头顶上秃秃的，一根头发也没有了。易卜拉欣大叔扫完地，又开始收拾办公桌，先掸去尘土，再理好卷宗和文具。之后，他朝整个房间扫了一眼，又一张一张办公桌看过去，那神情就像能看到它们各自的主人似的。随着目光的移动，他的面部表情不断地变化着，时而满意，时而愤怒，时而微笑。然后，他走了，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会儿，咱们该去取早饭了。"

收发员艾哈麦德先生是第一个来上班的，还是那副担了五十年重负的肩膀，还是那张始终刻满烦恼的面孔，这面孔就像是一部厌世的记录。跟着，打字员穆斯塔法先生也来了。他这人笑口常开，但这仅仅是为了排遣终日的忧愁和苦闷。随后来的是赛米尔，同事们都叫他"神秘人物"。同来的还有军迪，他那满面春风的样子说明稚气未脱。鲁特菲先生穿着考究的时装，戴着金戒指、金手表、金饰针，大模大样地进

了门。身后跟着纤细瘦弱、性格内向的哈马姆。最后，处长大人——卡米尔先生驾到，周身罩着威严的光环，手里掂着一串念珠。

办公室里热闹起来了，人声沸沸、纸声哗哗，可没有一位官员开始工作，就连处长也在心醉神迷地打着私人电话。一页页报纸像旗子一样在空中翻舞。鲁特菲一边用眼扫着报上的消息，一边说：

“世界的末日就在今年了……”

处长的声音盖过了他，他正满面春风地对着电话说：

“云遮得住月吗？”

赛米尔在自言自语：

“咱们干吗自作自受，又结婚，又生孩子？这不是：一个小伙子当着他妈的面把他爸杀了？！”

艾哈麦德咕哝着：

“要是市面上根本没有药，那医生开药方管什么用？！”

军迪一坐下就把目光送到了对面楼上的那家诊所，窥视一位德国金发女护士在窗口出现。鲁特菲又肯定道：

“相信我好了，世界的末日比想象的要早得多……”

处长用手捂住话筒，命令哈马姆：

“把1-3/130号档案准备好！”

然后兴致勃勃地接着打电话。哈马姆头也不抬地接着看报，只是从牙缝里低声挤出一句：“滚你妈的！”正好，易卜拉欣大叔端着满满一大盘早点回来了，他把三明治、煮蚕豆、炸丸子、奶酪、芝麻甜点心分给众官员，于是一张张嘴便忙着嚼起来，“咂咂”声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此起彼伏，而一双双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报纸。易卜拉欣大叔站在办公室门口注视着这些

吃东西的人们，两只昏花无神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奇特反常的目光。他就这样站着、看着，直到满嘴是饭的艾哈麦德含糊不清地喊了他一声：

“易卜拉欣大叔，领工资去吧！”

他这才转身走了。一小时以后，卖领带和香烟的小贩走进办公室，他总是捡着月初来这里转悠。小贩依次走到各个办公桌前，展示他的货物，官员们挺感兴趣地挑着、翻着，有的挑中了其中的几件。小贩于是离开了这里，等官员们领到工资后再来收钱。又过了一小时，奶油商来敛早点钱了，穆斯塔法一边笑一边话里有话地对他说：

“等易卜拉欣大叔回来再说吧！”

奶油商只好在门口停住了，两片嘴唇不停地上下翕动，默默地作着祷告。

打字机滴滴答答勤快地干着活。赛米尔走到处长桌前送阅重要文件。第一缕阳光从临街的窗口射了进来。军迪仍在窥视着诊所的窗口。处长有点事儿要找易卜拉欣，穆斯塔法这才想起他去财务处领工资还没回来，艾哈麦德抬起头问道：

“怎么这么半天还没回来？！”

奶油商到别的处转去了，等一会儿才能回来。艾哈麦德起身到走廊上看了看，回来说：

“连他的影子也没有，什么事耽误了这么长时间？这个老糊涂！”

又过了一小时，艾哈麦德实在沉不住气了，他站起来大声宣布他要到财务处找找易卜拉欣。过了一会儿，他满脸怒气地回来了：

“整整一小时以前他就领完了工资，这个神经病跑到哪儿

去了？”

鲁特菲问：

“他自己的工资领了吗？”

“领了！说是在临时工窗口领的……”艾哈麦德火气冲天地说。

“可能他到市场逛去了。”

“不先把我们的工资送来？！”

“你别排除这种可能性，他这人一天一个花样。”

官员们个个面带愠色，处长也皱起了眉头，他工资级别是老四级。穆斯塔法笑了一声打破了屋内暂时的沉默：

“会不会他在路上被人掏了腰包？”

只有个别人条件反射似的回报了几声呻吟般有气无力的哼笑。鲁特菲又说：

“要么出车祸了！”

人们脸上露出不满。鲁特菲还在说：

“今天谁要是撞了易卜拉欣大叔，他就是撞了整个秘书处！“

艾哈麦德当即反驳：

“难道他就没有存款吗？！”

听了这话，大家松了口气。处长用那支派克笔——某一幸福场合别人送他的礼物——敲了敲桌面，示意大家稳住神儿，而这实际上是在掩饰他自己愈来愈强烈的不安。军迪就像没看见一样还接着问：

“在这种情况下钱怎么处置？”

“你是说在钱被偷走的情况下？”

谁也没有笑。于是军迪接着说：

"我是问在出车祸的情况下怎么办？"

"也许有人趁火打劫，也有可能先存在警察局，等到真相大白再说。见他的鬼！"

这回干脆没人吱声，笑的神经似乎已经麻木了。官员们一个个脸色更加难看，时间走得更加沉重、更加令人难于忍受。不知谁问了一句："我们今天得罪谁了？"没人回答。艾哈麦德在局里把易卜拉欣大叔找了个遍，结果绝望地回来了。处长琢磨了半天这个很少遇到的怪事。他怎么也不能相信大家的推测会是真的。这个疯子会突然出现在门口的，于是官员们会对他群起而攻之，他则要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辩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该怎么办？鲁特菲家中有个有钱的老婆，赛米尔是个众所周知的下流胚。可是还有像艾哈麦德这样的可怜人，也许这次车祸会毁了他们。奶油商又转回来了，还没等他开口，处长就朝他吼道：

"等着！世界的末日还没到呢！我们这儿是政府机关，不是自由市场！"

奶油商吓得缩回去了。局里其他处的官员跑来探听情况，有人本想开开玩笑，可他们发现这里的空气异常沉闷，便赶紧把话头吞回去了。官员们个个惴惴不安，人心浮动，全都扔下了手里的活。艾哈麦德长吁短叹地说：

"我觉得肯定出事儿了！伙计们，这回咱们算完了……"

说着，他站了起来：

"我去问问门房。"

一会儿，他火冒三丈地嚷嚷着回来了：

"看门的亲眼看见他早上九点左右就离开部里了！"

他说着说着，喉咙哽住了。

"这比出车祸更可怕！他不可能为一百五十镑或者二百镑把命卖了。车祸?！谁知道怎么回事？至高无上的宇宙之主啊，这个月我们是甭想活到头儿啦！"

鲁特菲觉察到有些人不时地朝他这边看，于是他不悦地说：

"确实比车祸更可怕。也许你们要问，这与我有什么相干？你们根本不知道，我那位有钱的太太其实一分钱也不肯给别人花。……"

谁也没搭理他，不过是各自暗地里骂了他几句。艾哈麦德则唉声叹气：

"你们信不信安拉？万物非主，唯有您自己的安拉呀！这个月从二号起，我就这么早出晚归的，兜里不装一分钱，不喝茶，不喝咖啡，不抽烟，不坐车，可孩子们有的上高中，有的上大学，都得花钱，我还欠了一大笔医药费，……宇宙之主啊，我该怎么办?！"

时针指向一点，处长脸色阴沉地站了起来，离开座位，说：

"必须上报局里。"

局长带着明显的不满神情听了处长的汇报，然后问道：

"这些只不过是猜测，难道他就真的回不来了吗？"

"说实话，我是完全绝望了，现在已经快两点了……"

局长责备他道：

"要知道，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是违反制度的。"

处长无力地、木头人儿似的站了一会儿，又嘟嘟囔囔地说：

"各处都这么干……"

"即便这样，也不能以错就错！给我写份备忘录来，我要

上交副部长……”

处长没动地方，还说：

“处里的全体官员都急等钱用，这种事儿以前没有过。”

“那你想让我怎么办？”

“我们没领到钱，也没在清单上鉴字。”

“但事实不能否认，也别想逃避责任……”

又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处长就像没了魂儿似的在那儿戳着。局长实在不耐烦了，干脆不理他，低头读起桌上的文件来。许久，处长才有了动静，迈着极为沉重的步子向门外走去。眼看着就到门口了，才传来局长干巴巴的声音：

“去报警……”

秘书处全班人马都跑到派出所去了。他们从席地而坐的一群女人中挤出一条路往当官的屋里走，前面有一个当兵的押着一帮互相撕打着的、头破血流的男人，一扇反锁着的门里传出一声声惨叫和求饶声。卡米尔处长向当官的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还介绍说：易卜拉欣大叔是个五十五岁的清洁工。他十岁时到部里的印刷厂当工人，后来和头头闹翻了，被贬为清洁工。他的基本工资是每月六埃镑。秘书处的其他官员说：易卜拉欣大叔人不错，尽管有时有点不正常。比如，有时他跟你说着说着话，竟能走神儿了；有时还好管闲事儿；有时还会无缘无故地突然想起对政策提点什么看法；等等。关于居住情况，听说他住在哈莱路一百一十一号，从未有过偷窃或其它劣迹。当官的写完调查报告后说，派出所先要确定易卜拉欣是否死于某个事故，然后再开始侦破工作。秘书处的官员们看看没有理由再呆在派出所，只好离开了那里。他们一个个就像失魂落魄的醉汉，吵吵嚷嚷地互相诉苦，互

相询问有什么好办法来应付繁重的家庭负担，每个人都巴不得就这样大家守在一起，直到想出一个好主意，可是到头来，他们还是不得不分道扬镳。处长往家走去，眼下除了玩玩扑克什么的，他啥都不愿干。打字员穆斯塔法朝着沙阿里亚门的当铺走去，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他常到这儿来借高利贷。鲁特菲嘛，自然有他老婆负担家里的开销，可他还是得使点花招从老婆那里弄到一个月的零花钱。军迪——这个靠父亲养活的年轻单身汉——决定要对父亲说："这个月您就当我还是个学生算了。"哈马姆则必须说服在街道互助会入了会的妻子把她那份服饰专款取出来支付家用，哪怕等待他的是一顿臭骂和大哭大闹。赛米尔看来好过一点，刚和同事分手，剩他自己了，他就吐出了真情："要是没有那笔贿赂，我就该走投无路了。"文书艾哈麦德落在最后面，同事们都认为他活不到明天了。艾哈麦德挣扎着迈着步子，对周围行人和车辆毫无知觉。他面无人色、唉声叹气地进了家门，一屁股坐在迎面的凳子上，闭上了双眼。他太太带着混身的厨房味儿走到他跟前，不安地问：

"你怎么了？"

他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

"这个月我们没工资了！"

太太吃惊地说：

"安拉干吗要和你过不去?!易卜拉欣大叔一大早就把你的工资送来了！"

艾哈麦德一下子蹦了起来，那样子颇像一个绝路逢生的人。他太太取来一包钱，他发现里面的工资一分不少！这下把他乐得简直要发疯，他忙摊开双手发自内心地喊道：

“易卜拉欣大叔，愿安拉好好犒劳犒劳你！愿安拉保你顺心如意！”

警察查抄了易卜拉欣大叔哈莱路一百一十一号的家。所谓家，其实不过是一间带院子的平房，四周的墙都快塌了。屋子里只有一条破烂不堪的长板凳，一张席子，一只炉子，一只瓦锅和一个木锅盖。还有一个独眼老太太，她自称是他老婆。警察问他丈夫哪儿去了，她说在部里，后来又一口咬定她一点都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他唯一的衣服是一件长袍。警察从长袍兜里搜出一小块大麻烟。于是老太婆被强行带到警察局去了。她说她一点也不知道他是否逃跑了，是否像被指控的那样偷了东西。她哭诉了很久，讲了他俩的共同生活：开始时他是一个好丈夫，他们生了几个孩子，有个儿子在基巴尔地区一个工厂里当工人，许多年前就断绝了来往；还有一个儿子十岁时被有轨电车轧死了；女儿嫁给了一个工人，丈夫把她带到上埃及[1]最边远的地方去了，于是女儿也像她基巴尔的兄弟一样，从老两口的生活中消失了。老太太供认易卜拉欣这几个月来发生了非常危险的变化，尽管他已年过半百。有些闲话不断传到她的耳朵里，说易卜拉欣迷上了福阿德咖啡馆里一个卖彩票的女人，这些传闻导致夫妻双方当着全胡同的邻居大吵了一顿。

侦探们扑向福阿德咖啡馆，把一群捡烟头的半大小子带回警察局，还带回了几个擦皮鞋的。一经描述，他们全都记起了易卜拉欣大叔，他们说，这几个月来，他老坐在咖啡馆角落里的那张椅子上，一边喝咖啡，一边爱恋地凝视着那个“英

---

① 一般称开罗以南为上埃及，以北为下埃及。——译者注

国女人"！很明显，他们所谓的英国女人就是那位年方十七、金发碧眼的卖彩票的姑娘。这姑娘原先也是个捡烟头的。他们差不多都供认了自己以前与她有过某种特殊关系，还说有些"好心眼儿的、没架子的"咖啡馆主顾也跟她有过那种事儿。易卜拉欣大叔当时非常非常关心她。他是在路上偶尔遇见她的，后来知道她是福阿德咖啡馆的"招牌"之一，便选定了那个角落里的座位，以便天天晚上来看她。他表面上招呼她过去，是要买彩票，实际上是为了让她在自己身边多呆一会儿。姑娘很聪明，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位男客对自己的迷恋，她还把这个秘密告诉了自己捡烟头的伙伴们，于是，他们开始天天盯易卜拉欣大叔的梢，拿他逗乐，拿他取笑，可热恋中的易卜拉欣大叔对此丝毫没有察觉。有一天，姑娘对伙伴们说，这个男人要娶她为妻，他答应要为她安排幸福美满、没有劳累之苦和流浪之忧的生活。伙伴们笑了半天，他们完全是把这事儿当个笑话听的，这是因为他们自己就从来没有动过娶她的念头，另外，依他们的设想，这个老头离姑娘的新郎官的形象相去甚远！有个小伙子还轻蔑地说：

"看上去他和我们也差不了多少！"

可姑娘自己却颇为得意：

"可是他很有钱……"

他们又大笑了一场。可又有谁知道，姑娘竟从此再也没在咖啡馆露过面，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警官稍稍松了口气，不管怎么说，毕竟有了一点线索。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易卜拉欣大叔此时正在艾布·基拉。他舒舒服服地坐在海岸上，一会儿看看大海，一会儿看看身边的娅瑟米娜，她那金色的头发在微风中轻轻飘动着，易卜

拉欣大叔下巴刮得干干净净，秃头上戴了一顶雪白的小帽，把他的肤色映得顺眼多了。娅瑟米娜穿着一件十分考究的连衣裙，更加衬托出她那露珠般迷人的、充满青春活力的风姿。如果没有四月乍暖还寒的海风，这真是一次惬意、闲适、幸福、甜蜜的家庭小憩。周围几乎没有人，避暑的人尚未来临，犹太房主们离岸边也很远。爱神围着这美满的小家庭翩翩起舞。易卜拉欣大叔眼里露出惊喜的神色，仿佛他是一个单纯无知的孩子，第一次面对这大千世界。他从没见过大海，甚至活了这把年纪，还是第一次离开开罗，因此，喧嚣的大海，无边的海岸线，湛蓝的天空，白玫瑰般的浮云……这一切都令他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他一直在倾听着阵阵浪涛声，惬意的微笑始终不离嘴角。他好像已经挣脱了烦恼的锁链，得以在梦中漫游，此时此刻正美美地欣赏着自己内心深处不断吟唱的爱情之歌。娅瑟米娜这时正懒洋洋地躺在他面前，一声不发，由于无聊，眼皮直发沉。是秘书处的官员鲁特菲先生无意中告诉易卜拉欣艾布·基拉这个地方的。鲁特菲每年都来这里避暑，之前之后，总要向处里的同事们吹一通这里的美景、海鲜。因此，易卜拉欣大叔满脑子转的都是这块避暑胜地。后来，他知道了来这儿的路线，于是乎，他带着蜜月所需的衣物、化妆品、礼品和消遣用品来到了这里。他每天就在租下的客房和岸边打发时光，除了谈情说爱、看电视、抽烟、吃饭、喝咖啡、聊天外，整天无所事事。一个礼拜下来，他花费了过去一年都花不了的钱，心上人不断地提各种要求，他毫不迟疑地满足她。她性格古怪，连酒和毒品也要，而且她坦率得让人受不了。有一次她问：

“你哪儿来的这么多钱？”

他笑着回答：

"我是个贵族……"

她带着酒晕，不相信地说。

"我明白……"

"愿安拉饶了你……"

她傻乎乎地笑了一声：

"哈哈！瞧你嘴里就剩四个牙了，上边一个，下边仨……"

他不在意地笑了笑。也许已经危机四伏，但他仍固执地不放弃眼下的这份幸福。他比别人更清楚这幸福长久不了。除了把这幸福多维持几天，在警察抓到他之前，让这幸福的支柱随着最后一分钱的支出而自然坍塌外，他没有更多的奢望。所以，他无论如何要坚持到底，尽管心上人已经开始和他吵架了，她想去亚历山大看看，可他坚决不同意，她便又带着那从马路边继承来的狡猾说：

"我早就说过，我明白！"

他对此的回答是：给她买了一件精美的首饰，在她手心里放上水果、饮料、违禁香烟，还在她粉扑扑的脸蛋上印了一个吻，然后，带着慈祥的微笑说：

"你来看看这天，看看这海，你该及时行乐，好好过过这蜜一样甜的日子！"

他希望她和自己一样感到幸福。他原先整天脸朝地、背朝天，在这世界上除了泥土他什么也没见到过，或者说除了烦恼和忧愁什么也没见识过。如今在这儿，他看见了以往从未见过的景物：他看到了神奇的日出，看到了充满怜爱的五光十色的日落；他看到了彻夜不眠的星星，看到了明亮皎洁的月亮；他还看到了广袤无垠的天涯……他是借着爱情的神

力看到这一切的，他甚至奇怪有了这一切，怎么还会有烦恼存在……

六月初，海岸上出现了第一家人家，他们是提前来此地避暑的。易卜拉欣大叔感到紧张了，他觉得苦难不可避免地快要来到了，幸福将很快离他而去，而且一去不复返。这反而使他更加固执地享受着天赐的幸福，于是他一根接一根地抽起烟来。

那天，他正在食品店买东西，一眼瞥见秘书处的鲁特菲先生正和一个客房经纪人在路口处，吓得他心往下一沉，马上拐了个弯，溜回自己的房间。鲁特菲是为了七八两月照例来此避暑而提前租房子来的，用不了几个星期，他就会在海岸边到处转悠，到那时，易卜拉欣就全无藏身之地了。绝望的手已经在敲门了，易卜拉欣将走投无路。他的美梦将像这流云一样转瞬即逝，他的心上人将像他呼出的气息一样离他而去。他爱他的心上人，尽管她暴躁、厉害、嘴不饶人。是的，他爱她，并感谢她给了他幸福和青春的气息。愿真主宽恕她，愿真主赐给她幸福。他发现屋里只剩下自己独自一人，便掏出剩余的钱数了数，又卷好收在胸口。这时，他听到门口有动静，回头一看，是她回来了。他暗自询问：天哪，她看见了没有？他从对方眼里看到了狡猾的神情，害得他上床躺在她身边时困意全无。整整一夜，他都在失眠和盘算中度过。他听到自己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发慈悲说：

“把钱给她，放她走吧！”

他反驳道：

“我还有些日子呢。”

“把钱给她，放她走吧！”

这个美丽的无家可归的姑娘啊！谁是她的父亲？谁是她的母亲？……她有一次非常天真地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属于我的……”

他也一样！……黑暗中他突然感觉有个东西像蛇一样在摸索，这是她鬼鬼祟祟的手！她要偷钱！难道是为了这个她才使劲折腾他，好让他睡死过去?!太不幸了！他抓住了她的手，她禁不住叫出了声，然后便不再吭气。

他伤感地问她：

“你这是干吗？”

又责怪地说：

“我什么时候拒绝过你的要求？”

她扑向他的手，凶狠地咬了一口，他疼得“哎哟”了一声，顺势使劲推了她一把。这是他头一次对她发狠。他跳起来打开电灯，头一眼先看了看血乎乎的手腕，然后才说：

“你这个小丫头，怎么这么坏?!”

她蔑视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扭过身子，把背朝向他。

“你怎么想起偷你自己的钱？”

她厌恶、恼怒地紧皱眉头，可还是一言不发。

“我并不想得到更多。”

他苦笑一声：

“愿真主替我给你好报……”

到了早上，他把大部分余钱给了她，替她打点好行装，把她送到了车站。

避暑的人们渐渐多起来了，他也转移到亚历山大去了，一天到晚神情麻木地到处彷徨。这次，他逛到艾布·阿拔斯清真寺来了，他走了进去，跪拜了两次向清真寺致意，然后

便面壁而坐。巨大的伤感和可怕的失望正折磨着他，他默默地向真主倾诉着：

“您不会满意我的一切，其实哪儿的事都一样不会让您满意。一个小丫头，这么漂亮，又这么坏，这您能满意吗？我的孩子们都在哪儿？这您满意吗？我四周是成千上万的人，可我却孤独得要命，这您满意吗？……”他放声哭了起来。就在他要离开清真寺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喊：“易卜拉欣大叔！”他吓了一跳，不由自主地回头望去，只见一个大个子以胜利者的姿态幸灾乐祸地迎面走来，从他的样子看，是个侦探，于是他站住了，束手待擒。大个子抓住他的肩膀，说道：

“你让我们找得好苦啊！求真主让你也受受累……”

大个子押着他往前走，见他眼圈还红着，一点儿也不准备反抗，挺纳闷：

“你能不能说说你都这把子年纪了，干吗要这么干？”

易卜拉欣大叔微微一笑，手指朝上指了指，喃喃地说：

“真主……”

那声音简直和叹气差不多。

（译自1962年埃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真主的天下》）

捉 拿 幽 灵

齐明敏 译

屋子里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常情况，或是对预审员来说有用的情况，这套两室一厅的住房，总的来说，十分简朴。让人感到蹊跷的倒是，卧室里一切如常，还保持着通常的秩序，尽管凶残的谋杀正是在这里发生的。就连床上也是一样，除了睡觉后常有的迹象外，再无其它异常。而床上躺着的是一具尚未僵硬的尸体。脖子上一圈绳痕、凸出的双眼及凝结在鼻孔外和嘴角的血印，说明被害人死于窒息。此外，没发现任何搏斗或反抗的迹象，无论是床上，还是卧室，还是其它房间里，一切都非常之正常。探长困惑地站在那里，用那双训练有素的眼睛四处察看、搜寻着，但毫无结果。他确实面对一次谋杀。有谋杀就必然有凶手。要想找到凶手，必须凭借线索。窗户都关得严丝合缝，那么凶手只能是由门而进，从门而出的。另外，被害人是被绳子勒死的，那么凶手是怎样得以把绳子套在被害人脖子上的呢？也许是趁被害人熟睡之机得手的，这倒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任何反抗的迹象。还有另一种分析：也许是凶手施以欺骗，然后趁其不备突然下手，再移尸床上，用单子盖好，还把室内一切恢复原样，这才一丝痕迹不留地离开作案现场！何等的男人！何等的神经！

干得这么从容不迫、沉着老练、悄无声息又天衣无缝，就像幻想小说中描写的一样。凶手运筹全盘，善于自我控制，并能控制受害人，控制作案全过程，控制整个作案现场，最后安全无恙地离开现场！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探长盘算了一下调查的步骤：从作案动机入手，讯问门房和佣人老太太。他作了许多假设，尽可能地克制自己强烈的冲动。然后，他又回过头来再次琢磨起这罕有的凶犯，他潜入民宅，伤生害命，然后一阵微风或一缕日光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探长搜查了柜橱、写字台和衣物，其间发现了一个内有十个埃镑的钱包，还有手表、金戒指，看来偷窃不是作案动机，那么动机又是什么呢？

门房被传来讯问，他是个上了年纪的努比亚人，在阿拔斯区白拉德街的这栋小楼里干了几十年了，他提供了一些有点价值的材料，他说被害人是个靠退休金生活的教书先生，名叫哈桑·渥赫比，七十有余，妻子死后，一直独居，籍贯是杜姆亚特省。他有个结了婚的女儿住在艾斯尤特，还有一个在塞得港当医生的儿子。乌姆·艾米娜给他当佣人，每天早上十点钟左右来，下午五点钟左右离开。

“你平时不帮他干点活儿吗？”

老头急忙否认：

“从来不干，除了他出去、进来，其它时间我根本看不见他。”

“谈谈昨天的情况……”

“我看见他八点离开的家。”

“他没让你收拾收拾房间吗？”

门房带点神经质地说：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我从不帮他干活，他这辈子我从没帮他干过活。乌姆·艾米娜每天上午十点来烧饭、收拾屋子、洗衣服……”

“他走的时候他家窗户有没有开着？”

“没注意……”

“是否可能有人从窗户进去？”

“他家不是在三楼吗？从窗户进去是不可能的，况且，这栋房子三面被楼群包围着，一面朝着白拉德大街！”

“你接着刚才的说……”

“他八点离开家，九点回来，十多年来天天如此，然后就呆在家里直到第二天早上。”

“没人来串门吗？”

“除了他儿子、女儿，我不记得还有别人来看过他……”

“他儿子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的？”

“是宰牲节……”

“卖牛奶的或卖报纸的不来光顾吗？”

“报纸是他每天早上出去散步带回来，酸奶是乌姆·艾米娜每天傍晚替他拿。”

“她昨天下午拿了吗？”

“拿了。我看见那个送奶的小伙子去了他家，我也看见他走了……”

“乌姆·艾米娜昨天几点离开他家的？”

“大约是太阳落山的时候……”

“今天什么时候来的？”

“十点左右，她按了门铃，可他没开门……”

“今天早上他也出去了吗？”

"怎么可能呢?!"

"你能肯定吗?"

"我反正没看见他出去,早上我一直坐在门口,直到乌姆·艾米娜来。她上去没多会儿又下来了,告诉我说他不应声,我就和她一起上去了,我又按铃,又敲门,可他老没反应,我们就到警察局报案去了……"

探长心想:不论这个门房还是乌姆·艾米娜都手无缚鸡之力,不可能是凶手,但放一个人进去或放一个人出来,对他俩来说可就太容易了。可是凶手为什么要杀害哈桑·渥赫比先生?难道是为了盗窃什么隐蔽的贵重物品?难道原封未动的钱包是一个烟雾弹?!难道家里钥匙在写字台抽屉里是另一个圈套?!

乌姆·艾米娜说她在哈桑先生家当佣人已经二十五年了,他妻子在世时十五年,过世后十年。只是这位鳏夫自妻子死后就坚持要乌姆·艾米娜回家去住。她是个寡妇,有六个女儿,她们都已分别嫁给了工人或手艺人,她把她们的地址都告诉了探长。

"昨天他还好好的,看了报,念了一段古兰经。我走的时候,他正在听广播……"

"你认识他的亲戚吗?"

"他们都在杜姆亚特,不过他几乎跟他们断了来往,只有他儿子和女儿过年过节来看看他。"

"他有没有什么仇人?"

"绝对没有……"

"有外人到家里来看他吗?"

"从来没有,以前他还偶尔在周五早上到咖啡馆和老同

事、过去的学生一块儿坐坐……”

探长暗自纳闷，作案难道可能没有任何动机、不留任何痕迹吗？他按部就班地采取了应有的步骤：在助手的协助下，搜查了门房的住处，搜查了乌姆·艾米娜及六个女儿的家，然后又传讯了死者的几个生前好友，但他们一个个都提供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情况。哈桑先生的被害成了令人费解的一个谜。消息传遍大街小巷，还上了报纸，于是乎，阿拔斯区全都知道这件事儿了，许多人感到十分惋惜。哈桑先生当医生的儿子强调说，他父亲根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他的银行存款只有一百埃镑，这是为了应急，也是为了防备身后尴尬而存的。他儿子还肯定他没有仇人，也许这次谋杀，是由于罪犯们以为这里藏着某笔财富而下手的。

仔细地搜查过门房和乌姆·艾米娜的家之后，没发现任何线索，只好无条件地释放了这两个人。探长感到自己陷入了束手无策的困窘境地，他平生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他有着令人敬佩的破案历史，不论是当初在下埃及时，还是到了市中心以后，总的说，他都属于声誉很高的探长行列。这次是他所遇到的第一桩将以自己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的案子，而且一丝取胜的希望都没有，也就是说一点儿慰藉也不可能得到。他往山区和阿拉伯·穆罕麦迪区那些一贯声名狼藉的人中派了一些耳目，但他们全都空着手回来了。

法医鉴定哈桑先生死于窒息。他还翻遍了死者的遗物，想找到罪犯留下的指纹、毛发或其它蛛丝马迹，到头来，还是白费了这番气力。面对这沉默的空虚，所有人都一筹莫展。

由于严重受挫，穆赫辛·阿卜杜勒·巴利探长感到羞愧不安。他住在离警察局不远的一条叉道上。他妻子察觉了他的

烦恼，便温柔地对他说：

“你情绪这么坏，不会没有原因……”

他什么也没说，而是以读诗来排遣自己心中的愁闷。他很迷恋苏菲派的诗，像赛阿迪的诗、伊本·法利德的诗以及伊本·阿拉比的诗他都爱读。这种爱好在侦探中尚属罕见，所以他一直未向别人，甚至至交透露过这一点。

这起谋杀案成了阿拔斯区的热门话题。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令人不解的神秘，还由于哈桑先生曾是区里许多年轻人和中年人的老师。但是，一周，或更长一点时间过后，这条新闻便渐渐沉没于可怕的遗忘的海洋里了。而穆赫辛·阿卜杜勒·巴利探长却仍在与未知数不懈搏斗着。他一边吞食失败的苦果，一边对自己说：幽灵！这凶手简直是个幽灵！

一个月后，探长被叫到阿拔斯区干道边上的一所旧公馆里去了，因为那里发生了一桩相同的案子！完全是前案再现，穆赫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被害人是个退任旅长，家里有个六十岁的老妻，一个同样年龄的寡妇妹妹，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上大学的儿子。同住在公馆里的还有门房、花匠、司机、一个女橱子和两个女佣人。

早晨，老旅长被发现在自己的床上，像是睡着的一样，跟往常没什么区别。只因他没按平时的时间起床，他妻子便过去看了看，这才发现他并不是没睡醒，而是已经窒息而死了，绳子勒的痕迹深深地留在他的脖子上，两眼可怕地凸着，鼻孔和嘴角边上都有粘乎乎的血。而房间里一点也没被弄乱，床上也一样，夜里也没有什么声响惊醒同他睡在同一层的家里人。总之一句话，探长发现自己又一次面对一个月以前搞垮他的那个在哈桑先生家发生过的被害之谜，又一次面对这个

沉默的、神秘的、莫名其妙的、十分残忍的、耻笑众生又让人无能为力的幽灵。

“有失窃的情况吗？”

“没有！……”

“他有什么仇人吗？”

“没有！……”

“他和佣人的关系如何？”

“好极了！……”

“有什么可疑的人吗？”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探长毫无指望地进行着各种侦察程序，仔细搜查了整个旧公馆，查问了所有家里人和仆人。他提心吊胆地生怕又遇上一个幽灵，他预感到暗地里有个阴谋正在策划杀一大批人，这将毁掉他的声誉，毁掉他毕生信奉的许多价值观念。他还感到这个极端费解的谜，几乎令他本人也要窒息了。如果他再次失败，那他就不该再活下去了，而且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再合情合理。

由于死者身份显要，一些著名的大侦探亲自前来调查此案。其中一位惊讶地说：

“毫无疑问，这确实是起谋杀案。可怎么看上去，就像没有过凶手似的？”

“凶手肯定是有的，也许他比想象的离我们要近……”

“他是怎么作的案呢？”

“用一根细绳绕在被害人的脖子上，然后使劲拉紧它，直至送了他的命。可问题是他怎么来到作案现场的呢？而且他

怎么可能没留下任何痕迹呢？”

“作案的动机又是什么？”

“杀人的理由和活命的理由一样，多得很！”

“难道可以毫无缘由地杀死一个人吗？”

“如果是个疯子，就会无端杀人，或者出于我们解释不通的某种理由……”

“哈桑先生和这位旅长是什么关系？”

“两人都有死的危险！”

许多家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以引人注目的标题登载了这个消息，公众舆论为之哗然，尤其是阿拔斯区的居民更为震动。老旅长自有选举制那天起，就开始出名，因为他多次参加竞选，其中有一次被选为参议员。

穆赫辛召集所有的侦探来研究、分析此案，并向他们授以严厉的指示。他自己则带着狂热的取胜念头一心扑在办案上。但当他深夜回到家时，已经是心力交瘁。他下决心把自己的苦恼隐瞒起来，因为他妻子此时正受着妊娠反应的折磨。他最担心的是带着失败的纪录被上边从瓦文利区分局调走，就像他在下埃及春风得意时屡屡取而代之的前任那样被别人取而代之。他试着读诗来解闷，但毫无效果，因为他脑子里全被业已成为他失败标志的谋杀案占据了。

这个可怕的凶手到底是什么人？不是贼，不是复仇者，不是神经病。探长想他自己也会杀人，但他不可能干得这么天衣无缝。他的确面对一个强大的、所向披靡的幽灵，谁也甭想逃脱它的戏弄，那么他又怎能担负得起保护人们生命安全的责任？

人们，尤其是阿拔斯区的人们，逐渐厌倦了这个话题，对

此反应趋向冷淡，心情也开始平静些了。探长的急躁已经变成了埋在心底的深深的忧伤。

万没想到，第三起谋杀案又发生了！

这次发案只距老旅长之死四十天，在一所座落于花园中间的房子里面，死者是一位三十岁的少妇，她是个小承包商的妻子、三个儿子的母亲。像前两次一样，除了嵌在脖子上的绳索印、鼻孔和嘴角边的血迹及凸出的双眼外，其它一切毫无异常。穆赫辛带着绝望的、沮丧的心情例行公事般地进行自己的工作，他坚信自己所受的罪远远不得完结，他已经成了某种毫不仁慈的力量攻击的目标。

死者的母亲和女儿同住一起，她说：

“我早上进她的房间去看她，就看见她……”

泪水使她哽咽住了，她忍了一会儿，还是止不住大哭起来。然后又说：

“这小可怜儿得伤寒病已经十年之久了……”

穆赫辛吃了一惊，叫道：

“病了十年？！”

“是的，她的病情很严重，可她……可她并没有死于伤寒！”

“夜里你没听到什么动静吗？”

“没有！孩子们睡在这个房间，我就睡在这张沙发上，离她的房间很近，随时可以听到她喊我。我是全家最后一个睡的，第一个醒来的，一醒我就去了她那儿，看见她……我的心肝儿！……就像你看到的一样……”

中午，被害人的丈夫从亚历山大赶回来，伤心之至，过了好一会儿才镇定下来回答探长的问话。他的回答一点儿也

无助于侦破工作。他说他当时正在亚历山大办事儿，白天，他和一些人在咖啡馆呆了一天，他提到了他们的名字，晚上在其中一位住卡巴里街的人家过的夜，就是在那儿，他接到噩耗的。

这位丈夫痛苦地嚷着：

“探长先生，这种情况是不能让人忍受的，她不是第一个了，她前边已经有哈桑先生、老旅长，警察们都上哪儿去了？没有凶手的话，人们不会被杀害，你们应该捉住他！”

穆赫辛探长忍受不了这种刺激：

“我们不是魔法师！你明白不明白？！”

但他马上又后悔自己说的话了。他回到局里，心里说：“其实我才是凶手的第一个牺牲品！”他想公开宣布自己无能为力。这个凶手就像一阵风一样，可是风还会在房子里留下痕迹；或者说凶手就象气温一样，但气温也会留下痕迹。什么时候才能制止住这位隐身凶手继续杀人？！

整个阿拔斯区笼罩着恐怖的气氛，报界还在火上浇油，咖啡馆里除了谋杀案没别的话题。可怕的无影无踪的杀人犯，确实是一个灾难性的危险，没有一个人不受它的威协，警察们一个个也全无信心。

怀疑集中在精神不大正常的人和精神病患者身上，但调查表明，没有一个精神病人从医院逃走过。警察局收到许多匿名信，警察们为此搜查了许多房子，但没搜出一个可疑分子来，而且绝大多数被告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有人告发了一个住塞拉亚街的年轻人，说他是个有名的精神失常者，于是警察局把他抓了起来，进行调查了解，后来证明他在老旅长被害的夜里已被艾兹白基区分局拘留了，因为他在路上调

戏一个姑娘。这样，只好把他放了，一切努力又都付诸东流。穆赫辛伤感地说：

“这个案子的唯一被告应是我！”

他就是这样面对自己，面对阿拔斯区的居民，面对报纸的读者。

不知从哪里传出谣言，说被告是警察局的熟人，他们把他掩护起来了，他们之间有着某种至关重要的私下交易。也有的说，其实事实上没有什么被告，也没有什么谋杀案，只是有一种非常神秘的、可怕的疾病，现在卫生部的一家研究所正在夜以继日地进行研究，旨在揭开它的秘密。人们惊慌失措，一片混乱。

距少妇被害一个月左右，瓦文利分局的一个巡逻警在挨着分局的街上发现一具尸体在拐弯处。这是从来没听说过的事儿。穆赫辛赶忙跑到出事现场。其实如果他愿意，他从屋里窗户就可以看到那具尸体了。尸体几乎是裸着的，肯定是个要饭的，紧贴着分局墙根瘫着。当探长的双眼落到死者脖子上的勒痕时，极度恐惧地几乎喊出声来：主啊！……连这个要饭的都没放过！他掀开死者的袍子看着，就像可以发现什么东西似的。巷长被叫来辨认尸体，他认出这是小瓦文利街的乞丐，无家无业，许多人都知道他。调查工作不抱任何希望地照例进行，这只是为了掩盖丢脸的失败。现场附近的一些居民被叫来问话，可是能有什么新线索呢？……警察局就挨着出事地点，为什么不问问局里的人们呢？侦探们到可疑之地搜寻了一番，但他们完全是在寻找虚无、寻找幻觉、寻找幽灵。

作为对人人谈虎色变的谋杀案的反应，几十个精神不正

常的人全部被看管起来，阿拔斯区里一个精神病人也没有了。但这又有什么用？街上的警察人数增加了，夜里的巡逻人数也成倍地增加了。内务部拨款一千埃镑悬赏举报凶手的人。报界以令人瞩目的势头在头版头条刊登这类消息。阿拔斯区的居民人人都感到事态严重，心理危机日趋严重，恐惧攫住了他们，各种猜测折磨着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话全是一派胡猜乱释。能走的都走了，要不是住房紧张和生活条件困难的话，阿拔斯区的居民就会全走光了。但是，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也没有穆赫辛探长受的煎熬深重，包括他倒霉的怀了孕的妻子。

他妻子为了安慰他、鼓励他、对他说：

“这不能怨你，这种事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力……”

“我在这个位置上已没有什么意义了……”

她不高兴了：

“你说说你什么地方失职了……？！”

“徒劳无功与渎职的性质一样，只要没能保护好生灵、没能制止住伤害……”

“你们会像以往一样最后取胜的……”

“我没什么信心，这回和以前不一样……”

那天夜里，他失眠了，整夜都在冥思苦索，一心逃往苏菲诗的世界中去，那里将是一片宁静和永恒的真实，扑朔迷离的尘世纷乱将融化于永恒存在的最高统一之中，人生的困扰和失败将换得慰藉。真理的崇拜者和那个罪恶的凶手享有同样的人生，这难道不足为奇吗？我们必有一死，因为我们把生命丢失在荒谬无谓的苦恼中了，而我们除了走向真实之外，没有人生可言，没有生路可言！……

不到两周时间，又发生了一起案子，其奇特程度毫不亚

于前几次：深夜，十号大街前，三十三路电车最后一节车箱里突然倒下了一个人，售票员叫停电车，走了过去，司机也跟着他，他俩看见一位先生倒在地上，便以为是个醉汉或是大烟鬼，要么就是不小心摔倒了，司机用手电照过去，立时大叫一声，指着那人的脖子喊道：

"你瞧！……"

售票员顺势看去，一眼便看见了那人人皆知的勒痕。他俩的声音很大，惹得散布在附近的警察和侦探们纷纷向他们迅速跑来，混乱中扣住了正巧跑过这里的两个人，然后警察把所有在场的人都带回了警察局。这个事件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穆赫辛出于责任又一次为此付出绝望的、吃力的无效劳动。放了一个人，因为发现他是一个穿着文职制服的军官。对其他三人继续审查，但还是毫无收获。穆赫辛第五次尝到了失败和绝望的苦涩滋味，他甚至冒出一个念头，凶手正把这狠毒的把戏对准自己。凶手的特点使他想起小说中描绘的隐身人，或电影中的星外来客。他无限伤感地对妻子说：

"明智的话，你应该回娘家去，躲开这个折磨人的恐惧气氛，躲得远远的。"

可她反问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难道好意思把你一个人丢下不管吗?!"

他叹了口气：

" 但愿我能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责怪自己或任何一个助手……"

心理学家和宗教人士就此在报纸上大张旗鼓地展开长篇讨论。恐怖情绪笼罩了整个阿拔斯区，太阳一落山，无论是咖啡馆还是路上便空无一人。人们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似乎

都在等着自己的末日到来。当女子小学发现一个女孩在洗手间被勒死后，危机到达了顶点。

可怕的谋杀案件一个接一个，人们胆战心惊地听着、看着，没人再去注意那令人厌倦的侦查细节和报纸的讨论意见，每个人的思想都集中在这个不分男女老幼，不分有钱没钱，不分健康与否，不分家里家外，人人可遇、随时可见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灾难上。疯子？……瘟疫？……秘密武器？……神话？……忧伤、恐惧搞垮了空空荡荡的阿拔斯区，门窗全都关得紧紧的，除了死亡，再没人谈别的。

穆赫辛像着了魔似地但又毫无指望地在阿拔斯区到处转悠，巡视工作，勘查现场。他长时间地暗自哀叹自己绝望和失败的痛苦，他甚至希望把自己的脖子交给凶手，以换取其他人的安全。他去医院看望住在那里的妻子，在她床边坐了一会儿。看着她和小婴儿，他嘴角绽出了微笑，这是他许久以来的第一次微笑。后来，他吻了吻妻子的额头、走了，回到了现实中。他希望一个人也别碰上。他觉得有点头晕。被隐形绳子结束的生命一钱不值了，但生命本身无疑是非常宝贵的，还有爱情、诗歌、孩子们无比美妙的理想，还有活着，仅仅是活着……。有什么需要纠正的错误吗？什么时候可以纠正？……头晕得更厉害了，就像沉睡之中被突然惊醒时的感觉一样 。

有消息传到局长那里，说是已经决定要调走穆赫辛探长，另调人来接替他。局长非常伤感，因为他一向十分看重穆赫辛探长。他随即走到探长办公室，看到探长把头俯在桌子上，像是睡着了，便走过去，轻轻地唤道：

“穆赫辛……”

没有回答。又叫了几声，仍无回答。局长摇了摇他，想

叫醒他，可他的头古怪地往旁边一偏。就在这时，局长看见了他外衣上的血滴，局长慌忙看了探长一眼，只见探长脖子上印着那可怕的绳痕。整个警察局像发生了地震一般，全局上下乱了阵脚。

上边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作出了一些重要的紧急决定。总局局长召来所有手下人，他大声说：

“ 我们将宣布进行一场毫不留情的战争，直到抓住凶手……”

他想了想又说：

“ 有件事比凶手的危险性还大，这就是致人毁灭的恐怖情绪。”

“是的，长官！”

“ 应该使生活走上正轨，恢复人们以往对生活的美好感受。”

底下人眼里射出询问的目光，于是总局局长又说：

“不许报纸再对此案发一个字的消息。”

底下表情冷淡。

“报界如果不再登载此案，人们就不知道真情。”

他用目光扫了一下在座的人，又道：

“消息不能透露给任何人，包括阿拔斯区的居民。”

他用拳头捶了捶双肩，最后说：

“从今以后，谁也不许再议论死亡，生活应走上正轨，人们应恢复对生活的美好感觉，而我们则绝不停止侦查……”

（译自 1962 年埃及出版社出版
的短篇小说集：《真主的天下》）

车　祸

葛铁鹰 译

当时，他正在小店打电话，嗓门提得很高，因他身旁的军队大街人声嘈杂，汽车喧闹，声音小了对方听不清。他将上半身探进店内，这样噪音会小些。最后，只听他说了句"请你等我，我马上来"便结束了谈话。他把电话放下，顺手从柜台上拿了一盒好利得牌香烟。他向店主付了款——烟钱和电话费，然后在人行道上转过身，向前走去。他看上去约摸六十岁光景，高高的个头，瘦瘦的身材，前额和眼睛都呈球状，下巴鼓鼓的，光光的头顶上只剩像他胡子碴儿一样的白发。总而言之，他的外表让人一眼便看出他是一位因年龄、或天性、或粗心而不修边幅的人。但是他精神矍铄，充满活力，两只眼睛活跃而又愉快地放着光芒。他点上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向人行道旁而不是前方望了一眼，然后向右边靠了靠，顺着一长排紧贴便道停下的卡车向前走，在一个可以过街的通道处停下脚，笑吟吟地掐灭了烟，接着，他快步穿过通道，想过到马路对面。他的身体刚刚超出卡车的前部，便被斜刺里飞驶而来的一辆福特牌小汽车撞倒在地。事后，一位目击者说，他本该迅速向后退，如果那样，就算汽车再快，他也会平安无事。但不知为什么——可能是过于突然，或者是判

断错误，或者是天意，只听他喊了声“我的天哪！”便向前冲去。结果就发生了现在的事。随着老人撕心裂肺的一声惨叫，便道上的来往行人以及在电车候车亭下等车的人们也都发出了惊恐的叫喊。不止一个人目击了这一惨祸的发生。福特车紧急刹车，完全停止转动的车轮在地面滑行，发出刺耳的尖叫。说时迟，那时快，不到几秒钟，足有好几十人像一群鸽子似的奔到被撞倒的人旁边，将出事地点围了个水泄不通，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老人的身体一动不动，脸朝下趴在地上，没有一个人敢上前碰他；他一条腿使劲向前伸，另一条痛苦地弯曲着；裤腿卷起，露出消瘦多毛的小腿；一只鞋也不知到哪儿去了。他对周围的一切毫无反应。看他的样子，像是从几米高的地方摔下来的。司机背靠着车，本能地向一群好像怕他跑了而围观他的人解释着：

“这不能怪我，他从卡车前方突然跑出来，而且那么快，眼睛也没瞧他该瞧的地方。”看到没一个人响应他的话，于是他又像演讲似的说道：

“我当时要避开他是不可能的……”

受伤的人发出痛苦的呻吟，突然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然后又不省人事了。

“他没死！还活着！”

“可能伤得不重……”

“但他失去知觉了，真主保佑他吧。”

“没关系，真主神通广大。”

“怎么没看见血？”

“嘴里有，你看。”

“哎，每个小时都有这样的车祸发生。”

交通警迅速赶到，他的脚步声为他在人墙中打开一道缝隙。他一面往里挤，一面向人们叫喊，让他们往后退，退几步，几步就行。人们的视线一刻也没离开老人，目光中流露出关切与同情。一个人说：

"这样下去他会死掉，而我们什么都不做……"

警察以制止的口吻回答他道：

"稍微碰一碰他都有可能使他丧命。警车和救护车正在向这里开。"

由于这个交通事故，马路的一半都被堵塞。汽车不得不从人墙的旁边绕过去，加上电车不能绕道，使路面变得异常狭窄，车辆只得一点一点地向前蹭。汽车横一辆竖一辆地排起一条长龙，明知没用，却在没完没了地按喇叭。乘客有的目不转睛地看着躺在地上的人，有的焦急地看着别的地方。随着忽高忽低的警笛声，警察下了警车。看热闹的人向后退了退。警长指挥若定，命令将围观者驱散。他前后左右审视了一番之后，问交通警：

"救护车还没到吗？"

他自己也知道这是明知故问，所以也没真想听到什么答复，于是又问：

"有见证人吗？"

于是，一个擦皮鞋的、一个卡车司机和一个拿着空盘子卖烤肉的小伙子走上前来，他们从这个不明身份的人打电话开始，又给警长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救护车来了，救护人员围在老人旁边。他们的头头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查看了伤势，然后起身走向警长。不料后者先开了口：

"我看应该把他送急救中心。"

对方的声调简直同他的救护车的铃声毫无差别：

“不，应该送达马达什医院。”

警长明白这意味着什么。那头头接着说：

“我认为情况非常严重。”

当老人被放置在达马达什医院检查室的床上时，夜幕已经降临。科主任亲自进行了检查，然后看了一眼助手，说道：

“左肺重伤，直接威胁心脏……”

“手术？”

他摇摇头，说：

“他快断气了。”

真让主任说着了：老人像是打哆嗦似的全身抽搐了一下，胸部不规则地起伏，喉头发出咯咯声，接着轻轻地吐了口气，便没动静了。两位医生观察着全过程。主任瞥了助手一眼，说：

“完了……”

负责这片儿的警长来了。死者除了那只不知去向的鞋，仍然穿着全身衣服。医生说：

“这种事故总在发生。”

警长朝死者眨了一下眼，说：

“证人的证词对他可不利！”然后，他靠近床边，又道：

“我希望搞清他的身份。”

在他开始工作的同时，陪同前来的警官将一张纸放在小桌上准备记录。警长小心地将手伸进外衣里面的口袋，取出一个不大不小的旧钱夹。他一个袋儿一个袋儿地检查，并示意警官记录：

“四埃镑半纸币……福兹·苏莱曼大夫开的药方……”

他草草地看了一眼药名，但他发现纸的背面也有字，于

是下意识地将纸翻过来，只见上面写着：禁酒类、蛋类和油腻，最好少用刺激物，比如茶、咖啡、巧克力。警长心中暗笑，因为这些医嘱同本月大夫给他写的完全一样！他一边用手指将钱包里的东西掏出来，一边继续口述：

“袖珍古兰经一本……”

他在钱包中毫无所获，没好气儿地说：

“找不到身份证！”

他又翻了翻里边一个小口袋，无精打采地说：

“三毛五分钱硬币……”

他还找到一个小盒，把紧扣的盖子打开，发现里边是一种咖啡沫儿样的奇特物质，并且嗅到一股麝香味，接着他便打了个大喷嚏。他扣上盖子，眼里充满泪水，说：

“鼻烟盒一个……”

检查继续进行，记录也没有停下：

“手绢一块，好利得香烟一盒，钥匙一串，手表一块……”

他最后发现的东西是一张叠起来的纸。他把它打开。这是一封未来得及装入信封发走的信。他希望能从中找到证明死者身份的线索。他首先去看署名，但上面只写着“你的哥哥，阿卜杜拉”。他又转向开头，这次映入眼帘的是“亲爱的弟弟”几个字，他大为扫兴，只好看下去。

“亲爱的弟弟：

今天，我实现了一生中最大的愿望。”

警长不得不抬眼看看信的日期，就是当天——2月20日。他的目光越过字迹，望着那张泛着可怕的蓝色的面孔，嘴巴紧紧闭着，掏不出任何秘密，身体僵僵的似一尊雕像。就是这个人，今天实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愿望。

"发现了什么吗?"医生问。

他定定神，冷冷地笑了笑，以显示自己见多识广，他说：

"'今天我实现了一生中最大的愿望'，信是这样开始的。"

他避开医生的目光，继续看信："痛苦的负担已从我肩上卸下，赞美真主，全部卸下了——艾米娜，白希叶，宰乃白都有了人家，眼下阿里又找到了工作。每当我想到过去的劳苦、艰辛、焦虑和不幸，我都感谢大恩大惠的真主让我渡过了难关。这可以说是伟大的胜利。"

他再一次看看死去的老人，目光中多了几分同情。没有人知道他家在何处。他的沉默，他的孤独，他的与世隔绝使活着的人感到不解，还有那些劳苦、艰辛、焦虑、不幸、最大的愿望、伟大的胜利！

"经过充分考虑，我决定不再工作。"现在真成了事实。"长期住在城里，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我仔细算过了，在政府供职的工资与退休金，差别只是三镑钱。所以，我决定提出退休。但愿不久我就能回到故乡，和你一块儿找看门的阿卜杜·泰华比老头海阔天空地聊天儿。现在，一切都很好，好得不能再好了。"

警长将信叠起，说：

"从信上看，他是位政府职员，不过没发现证明他身份的东西。"

医生说：

"以后的事按常规办理。一般来说，他的亲属会在合适的时候赶到，把尸体从解剖室领走……"

（译自1962年埃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真主的天下》）

疯 人 叹

叶文楼 译

何谓疯？

它犹如生存与死亡一样，似乎是个难以弄清的概念。如若仅从表面看，像是知道甚多，然而它的内在与实质，则是个无法揭开的谜。我们的主人公，此时已晓得自己在哈尼克作客有些日子了，他与正常人一样，既能清楚地想起以前的生活情景，又能理智地明白现实中的自我。至于那段短暂的时期——赞美真主，的确是段很短的时期，总要一回忆起它，就会顿感茫然失措，惶惶不安，连半点能借以慰藉心灵的东西也无从寻觅。那是一次到一个奇怪的太空世界作旅行，只见雾气腾腾，许多混浊的面目在他眼前飘忽转悠。每当他透过一线记忆之光去捕捉那些面孔时，它们便掉头跑开，于是被一片漆黑吞噬了。有时候，仿佛在他耳边传来叽叽咕咕的声响，然而当他刚要侧耳细听、明辨分晓之时，那叽叽咕咕的声音却又转瞬即逝，留下一片沉寂与彷徨。那魔幻般的时光，带着回味与痛苦消失了，以至于这一光怪年代的同龄人，为着某种永不披露的哲理，给它罩下了一幅既无声又无知的厚实帷幕，于是它就这样地消失了，没有给任何一个诚实的历史学家留下可以描述其状观的点滴机会。那么，它究

竟是怎样出现的呢?又是何时产生的呢?人们何以晓得这种理智变成了一种非理智的东西呢?何以晓得我们的主人公变成了一个奇怪的单身汉，必须远离大众，就好像是一只凶猛的野兽呢?!

他原是个极其安分而且性情内向的人。他身上仿佛中了邪,使得他既沉默又懒惰,既不合群也不活跃。因此,他很早就已辍学,也不愿意为了一些微薄的收入去干活。当时他的最大乐趣,便是安淤地独自坐在咖啡馆里,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一声不吭地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似睡非睡地观望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既不厌、也不倦、更不烦。坐在咖啡厅里，似乎就是他的全部生活与乐趣。然而在那宁静、笨拙的外表背后，却有着一股沸腾在心灵深处的热流，抑或有某种幻想。他的宁静，包含着外表与内心、躯体与大脑、感官与想象。他是一尊有血有肉的塑像，每每出现,看上去总是远离整个世界，然而却在观察着芸芸众生。

一天，正当他平静地坐在咖啡馆的椅子上，忽见满街尽是工人，排成一列队伍手捧黄沙撒向人群。这在他的生活中，第一次感到有点惊讶，连忙问道:"他们干吗要抛撒黄沙呢?"尔后，他自言自语道:"这便是造反,是在伤害他人。"很快地，这些工人又返回来将黄沙扫到一起，收集起来。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抛撒黄沙呢?兴许，事情比疑虑和困惑更无聊。然而此时，我们主人公的疑虑，在他看来，就好像是他生命中一个最严峻的现实，觉得他正介入一个宇宙间的重大事件。透过先是抛撒黄沙，继而又收集黄沙，再就是在二者间故意伤人的这一过程，他发现了某种不解的困惑,从而愈感好笑。这是他极少有的，于是他大笑了一阵，直笑得两眼都溢出了

泪珠。他的笑，并非纯粹的突然动感情，因为事实上确属于全面改变的先兆，把他从可怕的沉默中带向一种新的境况。那一天，他就这样时而彷徨时而狂笑地度过了，他完全失去了控制，反反复复地自言自语道："他们抛撒黄沙，他们伤害他人，然后他们又收集黄沙……哈哈哈！"

翌日早晨，他仍未消除疑虑。当他站在镜子前整装时，突然间双眼落在自己的领带上，紧接着一种新的困惑很快又占据了他，于是想：为什么要这样地系领带呢？这领带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我们要强迫自己挑选这种颜色和原料呢？他只知道和昨天一样地发笑，带着困惑与不安凝视着脖子上的领带，并以一种否定与惊奇的眼光，在周身衣服上下瞧来瞧去。为什么要如此好笑地把自己裹起来？为什么我们不把衣服脱下来扔到地上去？为什么我们不像真主造就出来的那样原本地存在？但是，他并没有中断穿衣，而是像往常一样，打扮完毕，离开了家。

他再也品尝不到那种他曾经长期安宁地生活的滋味了。无论如何，这些厚厚的衣服窒息着他，怎么能有安宁呢？是的，无论如何。他气呼呼的，加快步伐，心想：无论如何也难甘心禁锢。难道人不是自由的吗？这突如其来的自由感占有了他，自由之光照亮了他生命的一切，直使得他欣喜若狂。是的，他是自由的。自由犹如灵感降临他的头上，使他充满了对自己的无限信赖。他的确是自由的，无论何时何地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既不屈从于某种力量，又无须因任何外部原因或内在理由驯服于某种势力。他在一秒钟之内，解决了意志的问题，义无反顾地从病魔的压迫中解脱了出来。他的内心充满了幸福和奇异的优越感，于是把仇恨的眼光扫向那些带

着脚镣和手铐彷徨在路边的人，他们不能自已，想走就停不下来，想停下来就迈不开步子。至于他自己，则想走就走，想歇就歇。对一切力量、法律和本性，他全不在乎。这光辉的情感，呼唤着他去尝试一下自身潜在的神奇力量。他没能回避自由的召唤，在路上停了一会儿，对自己说道："嗨，我这不是毫无原因地停在这里吗？"他瞧了瞧四周，然后问道："我能够把双手举过头顶吗？能！我能！"啊，他根本不顾别人，高高地举起了双手。接着，他又一次自问道："我敢于单脚站立吗？我为什么不敢？有什么会妨碍我的自由呢？！"接着他开始挥舞双手，仿佛是在自由自在地做体育活动，压根儿就没想到路上还有旁人。一种安宁的幸福感沁入他的心脾，洋溢着无比的自信。他走着走着，不禁对从前失去许多自由与幸福的机会而感到遗憾。他继续往前走去，就好像是去迎接新的生活。

在去咖啡馆的路上，当他经过一家平常有时去用午餐的饭店时，发现院子里有张桌子上摆满了可口的菜肴，一男一女相对而坐，乐乐融融地又吃又喝，好不舒心。而在不远处，坐着一帮衣衫褴褛的过路人，浑身上下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与污垢。面对这两组不谐调的场面，他很不愉快，他的自由感也参与了他的不快，情不自禁地徘徊在饭店门口。但是，他要干什么呢？良心坚决而又自信地对他说："这一伙人应当和那两人共享美食。"可是，那一男一女正在专心地吃着，丝毫没有把跟前的鸡块儿剩下来的意思。事实就是这样，一点也不假。要是把鸡块扔到地上，让它沾满尘埃，那就不会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那伙人去捡起鸡块吃了。不错，就这么着，难道会有什么东西阻碍他实现这一愿望吗？没有！也许，在

以前他会犹犹豫豫的，至于现在……他轻轻地走近桌子，把手伸向盘中，抓起鸡块，迅速扔向那伙人的光脚丫边，转过身子坦然地走开了，就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似的，根本不理睬身后传来肮脏的咒骂声和咆哮声。相反的是笑声占据了他的一切，他大笑着走开了，两眼充满了泪水。他心满意足地深深叹了口气，重又感到无比的安宁、信赖与幸福。

他来到了咖啡馆，走向自己的座位，像往常一样坐了下来。然而这一次，他没能像往常一样悠闲地交叉着双手平放在膝盖上，静静地坐上几个钟头，因为他又失去了沉默的能力，无法不想动弹一下，于是那座位就显得与他格格不入，以至于准备站起来。然而就在这一瞬间，他看见了一位尽管还没有缘份与他相识但并非陌生的人。那人和他一样，也是咖啡馆里的常客，硕大的身躯，傲慢的气质，走起路来趾高气扬，对周围的一切总是投以鄙视的眼光，一举一动都充满着不可一世的傲气，就好像激怒他心灵的东西，都是由轻盈敏捷的小虫挑起的。他仿佛是第一次见到那人，他的丑陋与异常是那么的暴露无遗，两天来一直与他恶作剧的怪笑又支配了他，两眼紧盯着那人，怪癖又认定在那人衣领中露出的诱人的脖颈上。他自问道："要让他平安地过去吗？"愿真主保佑，他早已习惯了自由的动机，许诺过不与自己过不去，他轻蔑地耸了耸肩，向那人走去，刚刚靠近，就抬起手来挥拳用尽平生力气朝那人的脖子上砸去，于是发出了重重的拍打声，他也忍不住发出一阵狂笑。但是，这次试验并没像以前那样平安地了结，只见那人狂怒地向他冲来，抓住了他的衣领，恶狠狠地朝他拳打脚踢，直到在场的许多人赶来把他们拉开。他气喘吁吁地离开了咖啡馆，奇怪的是他既没感到

生气，也不觉得后悔。与此相反，他感到的是从未有过的一种快活，于是又笑得合不拢嘴，心里充满了活力与兴奋，掩盖了所有的不快，也不再计较在那一时刻里不自由的东西，一秒钟也不愿意从他生活中失去自由。接着，他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将自己抛入一股充满危险尝试的潮流中。他被抽了一记耳光，脸上沾满了唾沫，前腹后背都挨了揍。无论如何，他都没有逃脱得了诅咒和挨打。他的眼镜被打得粉碎，红毡帽的穗带也被扯断，衬衫袖撕裂，连两颗门牙也被敲掉了。然而他既没有畏缩，也没有被吓走，更不绕开尽是危险的道路，两唇依然堆着笑，内心的狂态并没平息下去。倘若死亡挡住他的去路，他会毫不畏惧地冲过去。

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他那滴溜溜转动的眼睛，看见有个美丽的姑娘，挎着一个文雅男士的胳膊，穿着一件透亮如纱的薄裙，大摇大摆地走来。她的两只乳头，几乎要穿透丝裙。高高隆起的胸脯，吸引了他的两只大眼，使他平添了几分惊讶。这情景真使他发醋。她一步一步地走来，已经近在咫尺。

此时，他的脑子——或说他的疯癫——正飞快地幻想着，突然觉得应当摸一摸这迷人的乳头！他 挡 住 了 他们俩的去路，闪电般地伸出手去拧了她一把！啊，无数拳头顿时雨点般地落在他的身上，许多人把他团团围住，然而他们最终还是放开了他。这可能是他的狂笑吓坏了他们，也可能是他那奇异的眼光吓跑了他们。不管怎的，他们放开了他，于是他得救了，情况也没因此变得更糟！他仍向往着再去冒险，然而当他的目光瞧见身上支离破碎的衣衫时，大为吃惊。他开始用回忆早晨站在镜子前的情景，来代替自我安慰，于是在

他的双眼里现出了一种失望的目光。他重又问道："为什么要让自己成为这些布带的囚徒，裹住了胸脯、肚子和双腿?!"他感到了布带的沉重，觉得它令人窒息，于是他勃然大怒，再也忍受不住，毫不迟疑地抬手把它一块一块撕去，直至全部撕光，现出赤身裸体，宛如是真主刚塑造出来似的。古怪的笑又占据了他，只见他哈哈大笑，沿途向前走去。

（译自1938年埃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疯人叹》）

名声不好的家庭

李建文 译

当时，他正在埋头工作，一位女士进来，请求接见。她径自坐下，说："早上好，艾哈麦德先生。"

这是一位半老徐娘，两颊下垂，嘴巴突出，目光倦怠，一身丧服使她显得更加凄惨悲哀。他很快就从她的谈话中弄明白，她希望他特别关照一下她的抚恤金的事项。他打算把她转给劳资处长，写个条子，请他关照一下。可是，她那双疲惫的眼睛中波光一闪，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感觉到她正用一种惊慌、羞怯的特别眼神注视着他。怎么回事？她认识他吗？他竭力回想，忽然眼前一亮，他不禁惊叫："是您？！"

她有点激动，羞涩地垂下双眼，说道："是的，真走运，我听说您就是人事总监。"

他已记不得她的名字，但却清楚地记得她的昵称——咪咪。她的外表显然比她的年龄要大，她不会超过五十岁。或许应该为没能立刻认出她来——显然她已经预料到——做点解释，他说道："我很忙，刚才没有能仔细看您，所以没能一下子认出您来。"

她微微一笑，露出整齐的假牙，说："其实我也变化很大。生活负担太重，几乎把我压垮。我有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三

女儿也快了。刚要过上好日子，我丈夫却去世了……"

他俩聊起各自的家庭。然后，谈起哪些熟人结婚了，哪些死了；谁住在开罗，谁般到了外省等等。谈话中间，他一直竭力回忆咪咪的旧日风采。但毕竟太困难了，他不禁暗自抱怨岁月无情。最后，他为她写了一张便条给劳资处长，结束了会见。

他把她送到门外，回到座位上，陷入了梦一般的回忆。在这梦的迷雾之中，他搜寻着往日岁月。那是哪一年？1925年，一个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然而，咪咪才是这一年中的头等大事！

咪咪和她奇特的家庭，班迪拉沙漠上古老的村庄，米勒瓦尼大街以及排列在街道两侧的矮小房屋，大门外街灯高挂，彻夜照明，家家户户闭门自守，妇女深居简出，爱情遭到禁锢，结婚成了男人的专利，新娘进洞房后才能见到新郎的面目。

只有哈莱沃家敢于冲破传统观念，标新立异。但却因此而被视作异端。青年男女们对这家人总是津津乐道，仅此一条，已是罪大恶极。人们把它看成是瘟疫，惟恐避之不及。直至今日，当他回想起来，尚存几分成见，何况当初！啊，当初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啊！

这家的女人，一位高级职员的太太，终日浓妆艳抹。尽管年已五十——如今咪咪也到了这个年龄——却仍总是粉黛云鬟，招摇过市。她是本地区第一个摘掉面纱的妇女。她的四位千金也都不戴面纱，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到处抛头露面。而在当时，女孩尚未订婚之前，绝不允许如此。她们每周都去一次电影院或剧场，有时带着先生一道，有时则只是

母女五人，常常到凌晨一点以后方才回家。真是一家怪物！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经常请人来家做客。全家上下都出来接待客人，男男女女毫无拘束地混坐一堂。结果这一带的年轻小伙总在他们家灯火通明的客厅窗外，偷听欢声笑语、琴音歌声。每当看到窗内闪动毡帽，他们就挤眉弄眼，打诨调笑，胡猜乱想。正因如此，哈莱沃家自然就顺理成章地和"放荡"二字连在一起。这家人完全知道邻居的看法和态度，但他们却毫不介意。那夫人更是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俨然与其他居民不属一类。

咪咪常独自一人在街上或糖果店中，她是四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刚刚十五岁，像她的母亲和姐姐们一样，长得娇美动人。他已记不太清楚她当时的容貌，只记得两条粗粗的黑色发辫、一双浅绿色的眼睛，还有腮上跳动的酒窝。他总是暗中用好奇、惊诧的目光打量她，起初还略带轻蔑和鄙夷，很快就只有赞赏和迷恋了。他无限惋惜地暗自叹道："可惜了的！"

他爱上了她。他比她大一两岁。他将秘密深藏心底，对别人绝口不提。当时有不少人总去逗她，异想天开，想把她糊弄到手。可是他却一直没有动此念头。一天晚上，她突然看了他一眼！他和她都在糖果店中，她对着他看了一会儿，他立刻陶醉了，一阵头晕目眩，心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洋溢着无比的幸福，他开始想入非非。从此，他不再参与对这个名声不好之家的粗言恶语的品评了。他相信自己内心的感受比所有传说都更为重要。

斋月的夜晚，他开始远远地向她眉目传情。他从路旁，她从窗内相互传递爱情的火花。终于，二人相约去班迪拉沙

漠中相会。见面时，他惊慌失措，而她却大大方方，毫不扭捏地和他打招呼。他这才心定神安。她对他说："你穿西装比穿大袍精神，我喜欢人显得精神。"

她的话让人耳目一新，深受鼓舞。他俩身后的沙漠广袤无垠，相形之下，他们两人显得格外渺小。即便如此，他仍小心翼翼地说："会有人看见我们。"

"比如说谁？"她问道。

"家里人，邻居。"

她不以为然地耸耸肩膀。夏夜清风吹拂着她的发辫。过了一会儿，她说，"去动物园怎么样？"

尽管机会很多，他仍斯文地克制自己没有亲吻她。她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用来约定时间，或许这号码现在仍记在他的旧笔记本上。她问："我们一起去动物园，好吗？"

"我们还是在哪儿集合，也在哪儿分手吧！"他请求道。

那是幸福的一天。他俩在动物园门口见面，手挽着手，从一条小径走上另一条小径。他从她的触摸中感受到喜悦和欢愉的暖流。他似乎对她有点不放心，问道："你怎么对妈妈说的？"

她干脆地回答说："我说我去动物园。"

艾哈麦德吃了一惊，问："你自己？"

她摇了摇头，还是干脆地说："和你！"

他笑了起来，根本不信。当他发现她非常认真时，不禁问道："那她同意了吗？"

"同意了，但并不积极。"

他简直不知道是否相信这些。这时，她接着说："她对我说：'离开那孩子！他和别的孩子一样，他家人也和别的邻居

一样！’”

他觉得有些招架不住，狼狈地盯着铁栏上方晃动着的鸵鸟脑袋，然后担心地说：“那她知道我们在一起……”

“她和我打赌说你将使我失望。”

“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

其实她知道，可是她装作在看猴子。然后她在一座小桥上站住，看着水面上的落叶。她提议他俩跑到小山上，但是他拉住她的手说：“告诉我。”

她勇敢地注视着他的眼睛说：“你不相信她知道我们在一起，但同时你却知道你的大哥娶了三个妻子！”

他的脸红了，说：“他是自由的。”

“请别生气，你要是生气便证实了她的猜想，现在你知道她担心什么了吧？”

他的内心深处一阵悲哀，现实不同他的想象。他们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尽管如此，他益加迷恋她。

他小声问道：“她怎么会同意我俩这次见面？”

“为什么不？这有什么错吗？”

他无言以对，她略带嘲讽地问：“那你为什么会同意见面？”

他仍未开口，她问道：“难道我们应该分手？”

他连忙劝慰她，恳求她重新高兴起来，他解释说：“别生气，我错了，主要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与女孩见面。”

她不放心地凝视着他问道：“你怎样看我？”

他生怕问题更加复杂，连忙说：“都好！我……我爱你，咪咪。”

她笑了。拉着他走向一把长椅，长椅的对面是一个长满青草的土坡，土坡四周有着三三两两的游人。他俩默不作声地并肩而坐。终于她打破沉默说："谈谈你的将来。"

他谈起他从法学院毕业后的辉煌的未来，期望最终会当上人事总监，而不仅仅是一个司法顾问。

她说："真不错，可是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觉得自己就像是笼子中的动物一般，四周都被包围。他简短地说："结婚！"

她微笑了，转过脸去，望着绿草如茵的坡顶。这时，一切人声、兽声的嘈杂，似乎都已消失。她仍然看着远方，说："可是我们还要等好多年！怎么办……"

他喘着粗气努力说道："一切要等到上完学。"

"我很愿意等，但是我们需要某种东西向别人说明我在等待，任何一种东西，任何一种联系。"

他预感到，要和一个名声不好的家庭的女儿建立某种关系必将使他不幸。他一时语塞，没有说话。

"你说什么？"

"现在实在难以让我要求……"

"难道你不敢为我走到这一步吗？"

他大声地叹息着，觉得好像自己不停地跑了很久。

她尖锐地说："你不愿意，你没有这份勇气，我们家难道可怕到了如此地步？！"

"不……事情是这样的……"

"别骗人，我全都知道，妈妈是对的，我们这条街全都无聊，我们家才是最高尚的，你应该知道……"

他痛苦地喊道："你误会了，我需要……我请求你理解我，

给我……"

"不必惊慌，你把所有的话都忘掉，这一切从头到尾都很无聊。"

"但是我爱你，我们可以保密，直到……"

"我们不喜欢保密。"

"……直到我自立！"

"你自立不了……"她激动得几乎把她的小手绢撕碎，"真主保佑，我看不起我们街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人。"

就这样，他俩永远分手了。

他一幕幕地回忆着，看着对面她坐过的椅子，她那张脸上现在只剩下极少的过去的光彩，一个寡妇悲惨凄苦、疲惫不堪，但是她却为真正的胜利而骄傲。他回忆起往事如同坠在一团紫色烟云之中。他记起那名声不好的家庭的女儿一个个都出嫁了，尽管当时总有流言蜚语说什么她们嫁不出去，也没有人会娶她们。每当他听说她们出嫁的消息，都感到不安，感到心里失去了平衡。

下班之后，他回到家中，吃过午饭就睡下了。他要养点精神，晚上他和妻子及三个女儿还要去看舞剧。这是在部里翻译局工作的大女儿的一个同事邀请的，他接受了邀请，尽管那小伙子与他的凯丽梅并无任何特殊关系。晚上，他一个人呆在书房里，妻子和女儿们叽叽喳喳在化妆，准备晚上的活动。过了一会儿，她们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光彩照人，然后出门先行，在路人频频注目之下往剧场走去。他自然地打开专门存放诸如地契保单之类文件的抽屉，取出一个旧的记事本。年轻时——那时他还曾梦想当个歌王——总是日复一日地把自己经历的感情和社会活动大事一一记下。他迅速

翻到1925年前后，找到了电话号码。在一阵连他自己也不甚明了的冲动之下，伸手拨了那个老电话号码。听筒里响起声音："喂？"

他无端地微笑着问道："哈莱沃家吗？"

一个粗鲁的声音答道："不，先生。这里是苏布里商店，是卖麻袋的。"

(译自1965年埃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名声不好的家庭》)

离别之前

李建文 译

离别之前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天了。离别之际，亚历山大城显得格外亲切迷人。他不知道几时才能再到此地，因为他总要回到农村的家中度假。所以这本来孤独和苦闷的地方，离别时分，竟成了让人留恋和思念的所在。就连这个他四年来在西迪·贾比尔咖啡馆里的惯常座位也立时显得面目一新。他一边吸着水烟袋一边暗自叹道：再也没有像亚历山大的气候这样适合烟丝柔润的了。

茶房端来咖啡，惋惜地说："老哥，我们会老念着您的！"

他微笑了一下，表示感谢。这时，走进来一个女人。她！正是她月复一月地在咖啡馆里进进出出，四年来他几乎对她一无所知，只是称她为西迪·贾比尔女人。夏末以来，她一直没有露面。此时，已是深秋，白云遮住了太阳，将空荡荡的大街涂上了平静而神秘的色彩。她身着冬季衣裙，围着红色的头巾，披肩缀金镶银，显得非常和谐。她在咖啡馆老板鲁米身旁坐下。他俩像往常一样，简短交谈几句便长时间沉默。他们之间有一种持重的气氛，似乎他们是两个男人，而且更像是两个生意男人。他们俩之间一向如此。

茶房在他耳边悄声说："她不是很美吗？"

他看了看那双大大的、流露着野性的眼睛，丰满的双颊和那股透着自信和老练的妖媚，然后毫无迟疑地说："不是合适我的那种！"

她只是在今天才显得迷人，就像离别前的亚历山大一样。

他对茶房说："我在亚历山大住了四年，但是没去过一次动物园，没去过一次古希腊、古罗马的遗迹、也没有去会过这个女人。"

茶房笑笑说："到了艾斯尤特，你就更是什么也见不到了！"

他直接而露骨地看了那女人一眼。这时咖啡馆里只剩下两个一心玩骰子的赌棍。她意味深长地回望着他。他对茶房说："让我看看你有多灵。"

她坐到了他的旁边，茶房随后端来一瓶啤酒。他向她表示他俩相识实在是机会难得。她冷冷地调侃道："你像是棵芒果树。"

他疑惑地抬了抬眉毛。

她说："你要的是长时间服务和忍耐。"

他避开话锋，举起酒杯，轻声说了一句"干杯！"

他们俩嚼着青柠檬，默默地互相对视。终于，他开口说："我家只有几分钟路。"

她不假思索地说："两镑钱！……好了，您请吧！"

她把钱塞进了手袋，两人离开了咖啡馆。

房间小巧优雅，她不禁啧啧赞叹，而他则对打扫房间的门房赞不绝口。他端来一盘水果，把它放在床旁边的小桌子上。两人未发一言，很快便相拥在一起。无言之中饱含了来自另一世界的窃窃私语和含混不清的倾诉。房间里一片昏暗，

窗子在秋天常常刮起的阵风中颤栗，很快雨滴又在墙上奏起了小曲。

他抬起昏热的眼看了看窗子，无可奈何地悄声说道："天有不测风云！"

然而此时他却正感受着深深的温馨和惬意。他觉得光线太暗了，于是伸手打开了台灯。雨声仍然响着但已稀疏了许多，就要停止。他望了她一眼，发现她闭着双眼，似乎已经睡着了，长长的睫毛垂下，好像是玫瑰花叶。他向椭圆形的镜子中瞥了一眼，看到自己形销骨锁，简直让人想哭。

雨完全停了，他向她："睡了吗？"她闭着眼睛回答道："天亮前，我不睡觉！"

他剥了一只香蕉，轻轻地放入她丰满的双唇之间。她半坐起来，两人摆弄着水果。她说："听老外说，你后天就要走了……可是，你叫什么名字呢？"

他笑了一下，他想起来，他俩是拥抱先于相识。他说他叫巴拉卡特，一个将要调往艾斯尤特的职员。她一边用手背蹭着香蕉皮一边说道："我叫冬妮娅！"

他对自己说：一个美好而古怪的名字，肯定是假的，和眼前所有的东西一样。他感到无聊，这使他从梦中醒来，他甚至有些嫉妒那些咖啡馆里的老泡们。

她讲述了她的过去和她的命运。他对自己说：一样的故事，毫无新鲜内容！她问到他的房子和家具。他答道："我都卖了！后天就都属于别人了！"

房间里只剩下香蕉的香气和缕缕倦意，如果不是为了两镑钱，早该散伙了。

然而这时，他困惑不安地看见她把手伸向沙发上的手袋，

从中取出了两镑钱。他满腹狐疑地看着她转向床的另一侧把那两张纸币放进梳妆台的抽屉之中。她微笑着瞥了他一眼，他全然不解地问道："干吗？"

她垂下双眼，说："你的钱，还给你。"

他困意全无，但却仍懵然不懂。她娇声说："其实你明白，可你装傻，就是这么回事！"

他对她发誓他并未撒谎，她说："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钱。"

"哪种情况？"

她用微黑的臂膀搂住他的脖子，他不由得一阵冲动，她在他耳边轻轻地说："高兴！我一高兴就这么做。"

他顿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神荡漾，甚而有些头晕目眩，但是他却仍有几分羞赧地喊道："不……不……！"

一个令人销魂的吻止住了他的争辩，全部异议都被溶化在欣喜愉悦当中，他真希望一切都如此美好。他站起身来准备过一个长长的美好的夜晚。他走到客厅，打开收音机，叫来门房，让他搞来些饮料、烤肉。然后回到房间，说道："四年来我在咖啡馆里见到过多少次你呀！……可是我真傻……"

"因为要离开吗？"

他遗憾地摇了摇头，然后嘟囔着："后天？谁相信呀？！我太傻了！"

他躺在她的脚旁，和着收音机里播送的舞曲打着响指，他对于生活这种令人羡慕的安排颇觉满意。突然，他冒出一个新的念头，一下子跳到地上问道："出去夜游一番如何？！"

两人来到达尼亚尔先知大街的一个小小的夜总会。他很快就摆脱了惯常的谨慎。出手豪爽，二人开怀畅饮，翩翩起

舞，每曲必跳。休息时，他看到一个年轻小伙子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情侣，登时变色，他容不得任何事情来破坏情绪。小伙子走近冬妮娅，鞠躬致意并请她跳下一曲舞，巴拉卡特不禁勃然大怒。

她在他耳旁小声说："只是一般习惯而已，不必大惊小怪。"

他粗暴地吼道："我不愿意！"然后，恶狠狠地瞪着小伙子，蛮横地对他说："你走！"

他不知道小伙子回答了什么，他们俩很快便打成一团。他感觉不到哪里挨了揍，但他打中了对手的腹部，对手一阵踉跄，要不是侍者用手把他抱住，肯定会摔个仰面朝天。周围的人们瞪起一双双惊慌和恼怒的醉眼，注视着他们，经理在桌子之间走来走去平息事态，然后示意乐队演奏，重新开始跳舞。巴拉卡特气喘吁吁，冬妮娅为他整理领带，上衣的扣子掉了，衬衫的左肩也被撕破，胸部挨的那拳倒还问题不大。尽管如此，他并未别扭多久。几分钟后，便一切如常，痛饮如初。旁边的人愤愤地看着他。冬妮娅靠近他的身边说："咱们走吧，亲爱的。"

他们俩离开了夜总会，数十双眼睛用鄙夷的目光抽打着他们，他却幸福愉快地拉着她的胳膊，内心感到一种强烈的得意与自豪。他对她说："别难过，亲爱的，这不算什么，这种事多了！"

他俩上了电车，和一帮从电影院出来的观众挤在一起，他伸出双臂像道篱笆一样地围护住她，以免她受挤。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男人有意无意地碰撞她。他凶狠地瞪了他一眼，可是另一边的另一个家伙还在捣乱。他本已半醉，

如此一来，立时怒火冲天。两人先是恶言恶语，相互对骂。接着便拳脚相加，一阵恶斗。别人赶忙拉开。他的左脸上有一块伤，下唇流血，他用手绢擦了一路。但是对手的鼻子流血不止，连胡子都湿了。这使他稍稍消了点火。下了电车，一阵凉风袭来，雨后的清新使他精神陡增。他说："小伤，可他却伤了鼻子。"

"真主！你差点要了他的命！"她讨好地嗫嚅着。

他不禁一笑，然后大谈起他在工作之前打架的奇闻逸事。他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又高兴起来，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一样。他们就这样回到了家。门房已把饮料和烤肉放在桌子上。

他说："太好了！我们还缺一束花，我们应该有束玫瑰，太遗憾了！"

她给他洗了伤口，为他按摩面颊，他唱着："别再淘气，快来吧！"她笑着说他的嗓子不能唱歌，他说重要的是高兴，只要高兴他什么都唱，然后他滔滔不绝地谈起了爱情，他对她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与爱情相比。"

他感激地吻了吻她，然后说："一定要回亚历山大，尽管走了，我们也要经常见面。"

四周静下来，窗外风声渐大，巴拉卡特哈哈笑起来："你们这儿气候多变，但是气候不错。"

黑暗降临，风声呼啸，一阵阵骤雨挟着闪电不时袭来，闪电穿过纱窗，将屋内一切照得雪亮，然后又是一片更加黝深的黑暗。年轻汉子感慨万端，也更加珍视眼下的温柔和恬静。他知道海边的气候，一旦阴天，到处是紧张而神秘的骚动，就肯定要下雨。果然，很快大雨就浇了下来，打得窗子山响。他益发感到心泰神安，暗忖道：下雨时真该在爱的怀

抱。

天亮他才醒。

他打开窗户，扑面进来一股冷空气。天空阴云密布，一片昏黑。

她懒散地坐在沙发上，头发蓬松，眼皮浮肿，目光迟滞，合眉攒眼，似乎不曾玩乐。他觉得她年龄不小，而且立刻也感到自己老了，一切恍如很久以前的事。她呻吟似的打了一个长哈欠。然后说："该走了"，这是她醒后的第一句话。

他问道："干吗着急？"

她嘟囔道："天亮了，我还有工作和约会。"

接着发生了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她走向梳妆台，打开抽屉，取出那两镑钱，然后放回到她的手袋里。她又打了一个哈欠。这是干什么？

他疑惑地问她，"你需要钱吗？"

"不，但这是咱们讲好的。"

他有些莫名其妙，问："讲好什么，亲爱的？"

"讲好了！你忘了吗？"

他傻笑了一下，说："你好像忘了。"

她未回答，他鼓起勇气说："真奇怪！钱我不在乎，可你昨天说……你真忘了！"

他对自己说要么是我疯了，要么是她疯了，然后皱着眉头说："你怎么了？到底怎么了，请告诉我。"

她冷笑了一下，反问道："难道你想只进不出？"

"你说你高兴时就不要钱。"

她异样地盯了他一眼，说："我想送给你一个美好夜晚，仅此而已。"

他用颤抖的声音问："难道只是一个计谋？"

"但我确实让你十分幸福了。"

愤怒像无边的雷雨云一样在渐渐膨胀，他吼道："无耻的欺骗！"

"你别生气！幸福是真的，我值得你感谢。"

他凶狠地瞪了她一眼，在她的脸上看到的只有丑陋。他抖了一下，听到自己愤怒的心声在呼唤着：掐死她！让她黑血四溅！她不安而警惕地看着他。他冲着她大喊一声："恶魔！"

她警惕地死盯着他，准备随时保护自己。

他吼叫："你真不知道，你的计谋并不成功，我要你用生命作代价。"

她一言不发，但却更加警觉。他又说："混蛋，这有什么好处，你不能再骗一次！"

这时她松了一口气，看来狂怒已经过去。他开始平静，感到一种深深的失望与悲哀。

她说："但是在离别之前这还是一个不坏的计谋，不是吗？"

他鄙夷地说："我是说你不可能再重复一次。"

她反唇相讥："谁说我们还会再见面！"

（译自1965年埃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名声不好的家庭》）

结　　局

李建文 译

阿拉姆·尤斯里是部里的总监，此时他正福星高照。部长刚刚召见了他，对他说："准备任命你为次长助理，马上就办手续。"

他从部长办公室桌前的椅子上站了起来，受宠若惊，感到有些头晕目眩。他鞠了一躬表示感谢，然后说："真不知道如何感谢，我只希望，我能使您满意。"

部长说："你很能干，名声又好，这是众所周知的。"

阿拉姆·尤斯里感到十二万分幸福，对一切都心满意足。他的独生女儿芳龄二十，中专毕业，最近刚有一名年轻的法官向她求婚。事情明摆着，他的人生大事都已遂心如愿，安排停当。

他的办公室主任送来一叠报告，退出房间时告诉他说："阿卜杜·法塔赫·哈马姆仍在求见。"

总监皱皱眉头，说："你看我的时间很紧，你去问问他需要什么，如果他有什么具体要求，就把他转到有关部门。"

"可他坚持求见，也不说理由。我已不止一次地把他赶出办公室，但是他总又回来，并一再强调，他有事要与您本人说。"

阿拉姆很不情愿地安排了一个时间见他。阿卜杜·法塔赫·哈马姆来了，畏畏缩缩，目光惶恐，他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说："早上好，总监阁下。"

总监看了他一眼，他身材矮小，胸部向前异常突起，面色苍白，一头浓密的黑发。阿拉姆强压怒火，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浪费我的时间？"

阿卜杜·法塔赫嗫嚅着，慌乱之中迟疑了片刻，总监咆哮着："你到底什么时候讲话？"

小伙子更加慌乱，面红耳赤，赶忙开口说话，显得急切而慌张，就好像初次游泳一头扎进水中时一样。

"我是人事局管档案的，因为任命新职——祝贺您——需准备文件，我翻阅了您的档案，按说我并不应该打开看它……"他咽了口吐沫，停顿了一下。

总监问道："你见我就为了说这些？"

"当然不，先生。翻阅您档案时，我看了您的出生证……"

啊！出生证！他猛地一下被拉回到过去，但是他不肯相信，于是冷冷地问道："嗯？"

"我看了一下，发现有点不太正常。"

果然如此！他简直不能相信，然而这却是事实，就像一具早已被埋葬的尸体又突然被挖了出来。他抗拒着那种被判死刑的感觉，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阿卜杜·法塔赫第一次有些平静地说："出生证上有涂改！"

"我不明白，也许是改错或是其它类似的情况。"

"只要仔细看，就绝不再怀疑是……"

那个没有说出的词已穿过他的耳鼓，他感到要死一样的

绝望。那家伙又说："我想在给人事局长写报告前还应先来找您。"

无论如何在对手面前不能崩溃，虽然已经完蛋了，但是应该坚持顶住，谁知道会怎样呢?!他一腔怒火，却束手无策。今天要召开预算委员会会议，应该一切如常。他问那家伙："你看仔细了?"

"是的，本来只需要看看情况登记表就行了。但为了对工作负责，我查阅了原始资料，不知怎么回事，我竟发现……"

啊!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时，阿拉姆的心里充满懊恼和愤恨。如果不是这次提升，出生证就会老老实实地躺在那里，直到最后。无论如何，他不能当着对手的面垮下，他问道："然后呢?"

"我说了，我第一个就是来找总监您。"

"我感谢你的所做所为，如果……"

电话铃响了起来，次长叫他去。他心慌意乱地站了起来，有些担心见次长时不能保持头脑清晰。此时他感到天昏地暗，精神恍惚地说："听着，孩子!我现在很忙，我们另找时间谈，下午我还要开预算会议，咱们就明天再见吧!你说的事情很荒唐，我一点也弄不明白，咱们明天再谈……"

在去次长办公室的路上，他魂不守舍，两眼发直，凝视前方，似乎在寻找那毁坏他、摧残他的力量。什么时候它才能高抬贵手啊!他甚至希望不参加预算会议，好去尽早与折磨他的人清帐。他不敢再想下去，认罪太危险，甚至会加速垮台，但是难道就真的如此收场?!

见过次长之后，他离开部机关，坐进他的"奥贝尔"汽车，自己驾车，出部机关大门时，他瞥见阿卜杜·法塔赫·哈马姆

正站在一家卖蚕豆的小铺前面吃着三明治，在拐上大路的一瞬间，他俩四目相交，他心头一紧，感到一阵恐惧，接着便怒火中烧。这家伙也许正在等他，他也许就是一个职业罪犯，这下可真完了！

在家里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谈论大喜之事，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新郎、婚礼、首饰、服装、家具等等。穆娜和她的母亲都显得异常幸福和喜悦。若在平时，他总是立刻就与她们一起欢笑，并对每件事都发表意见。然而这次他却自行回避，他说："我今天好像有点不舒服，不想说话，也不想吃饭……"

用这个办法，他逃避了关心和询问。他喝了一杯桔子水，然后倒在床上。穆娜显得益发幸福，这不仅没有消除他心里的阴影，反而使他更加痛苦，他对自己说，绝不能让任何事情破坏这幸福。他一幕幕地回想起自己漫长的努力，忠诚、正直的一生。

在复杂的社会里，阿拉姆·尤斯里确实是一个忠厚楷模。他在三十五年之前犯下的错误，现在竟像一枚早被遗忘的地雷一样突然炸响。当时他为了入学，为了不枉费自己的一片苦心，犯下了那个错误。他并非铤而走险，也不是胡作非为，而是软弱和奢望坑害了他。他交上自己的文件时，如遇鬼门关。只要登记员仔细审阅，他肯定会被社会永远唾弃。他一直认为他的罪过早已被永远埋藏在档案之中了，当然他自己没有忘记他还要再蒙骗政府最后两年。尽管他一直谨小慎微、努力工作，却从未得到内心安宁。他决定一旦那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日子到来就申请退休。是的，他一直在提醒自己。近年来他常犯心脏病，大概就是因为良心上这根暗刺伤得太

深。阿卜杜·法塔赫·哈马姆钻了进来，一掌就把他打得分崩离析。他惊恐地看着空间，寻找那毁人、摧残人的力量。

第二天他很早就到了办公室，然后召见那个小伙子。他一见到那家伙假装文雅地走近他的办公桌，胸中就涌起一种扑上去揪住龟缩在两肩之间的脖子掐死他的疯狂欲望。然而，此时他却用平静而自然的目光注视着他，似乎自己并未彻夜失眠 。他说："现在让我们再来谈谈你那番奇谈怪论吧，我倒真想知道全部情况。"

阿卜杜·法塔赫顺从地坐了下来，简要重复了一遍昨天的谈话内容。阿拉姆问道："难道不会看错吗？"

他令人痛苦地慢慢答道："事实上，一开始我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仔细看了很久，为了搞得确切无疑，我又查阅了免服兵役的特别证书，证实了，这个证件上的年龄与出生证上的相差两岁。"

一阵难以忍受的沉默。总监垂下了双眼，完全投降。对手在他脸上审视的目光使他很不舒服，这家伙在索取沉默的代价。一旦沉默透露了它所隐瞒的事情，就会落进罪恶的深渊。他完全明白他正在做什么，他将在一条没有尽头的污浊道路上迈出第一步，是的，没有尽头。他已被无条件地俘虏了。啊！他将被怎么埋葬呢！

总监问道："然后呢？"

小伙子有片刻慌张，然后说："我说过应该第一告诉您。"

"第二呢？"

他看着地面掩饰着恶毒的心思。他不想找死，也不想像个幽灵一样地失踪。

"你不想说话吗？"

没有回答，这时总监用一种奇怪的声音问："你到底要什么？"

他小声回答道："我只想让您高兴，我不过是想替您做点事，您是一个好人，我的事都拜托您了！"

"请你讲出来。"

"我很遗憾现在的处境，但是……但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

"什么机会？"

他屏住气说："总监阁下，你，我知道……"

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屈辱，说："你现在是什么职称？"

"我按职称升职毫无希望，还得再等五年……"

"那怎么办？"

"办法不止一个。"他显然胆子大了。

总监几乎毫无意识地说："这就等于逼我干那些我从不做的事情。"

两人对视一下，总监的心碎了，感到无法形容的痛苦。他的清廉遭到嘲弄，他的一生也遭到嘲弄。

他受不了那家伙的注视，便站起身向他伸出手来，两人握了一下，然后那小伙就离开了房间，他并未得到一个明确的允诺，但却极其放心。总监倒在椅子上对自己说：我病了，真的病了。当他开车离开部机关时，又在蚕豆小铺的位置看到了阿卜杜·法塔赫，他拐过车头，不再看他。这家伙明天会象影子一样缠着他，他将完全落在这小子的掌握之中。他驱车开往城郊，茫无目的。他已经给家里打了电话说晚上才回家。他需要独自呆会儿，要毫不迟疑地拿定主意，跳进火坑还是不跳，是终生为人所制还是另谋出路。他一反常态加快车速，

一面与那小伙子争辩不停。你以为你什么都得到了吗？我说不，你怎么办？对了，现在四周无人，这是尼罗河滨河大道，你不喜欢这迷人景致吗？你看你害怕了。其实本应我害怕，而不是你，对吗？不……你喊也没用，像个虫子一样地死掉吧。他用尽全力抓住方向盘，你将会扔在这里，毫无希望。……可是这些想象多荒唐呀！明天阿卜杜·法塔赫还会来见你，听你最后的意见，他加速向旷野驶去。最后的意见。是接受条件、低头就范，还是严辞拒绝，不惜暴露丑闻，两种情况不论哪种你都不能忘掉自己的尊严。除了真主，谁还能帮你离开这一危难境地？真主不停地召唤他，直到他闭上了双眼。

滨河大道上发生了一起悲惨的事故。

送丧的人们悲哀地说："他马上就要双喜临门，职务升迁，爱女出嫁，谁知竟魂归天国了！"

（译自1965年埃及出版社出版的
短篇小说集：《名声不好的家庭》）

黑猫酒馆

高有祯 译

当一个陌生人出现在酒馆门口时，他们正在唱着一支歌。

酒馆里座无虚席。酒馆是一间长方形屋子，位于一幢古老破旧楼房的底层。光线昏暗，白天黑夜都得点灯。只有一个装有铁栏杆的窗口俯视着后面的胡同。屋内淡蓝的墙壁，由于潮湿而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深蓝色斑迹。大门对着一条通往大街的狭长过道。过道的一侧堆放着一些葡萄酒桶。酒馆的客人是一个大家庭。它的成员分布在一张张光秃秃的木桌周围。其中有些客人是由于友情或同事关系聚拢而来的。大家都向往着这个共同的地方和一夜又一夜的思想交流。他们的共性是熬夜和喝葡萄酒。

当一个陌生人出现在酒馆门口时，他们正在唱着一支歌。

“你为什么喜欢黑猫酒馆？”

他们当中的某个人被问及这个问题并不稀奇。

酒馆的真实名称是“明星”，却被改成了黑猫酒馆。这是因为酒馆里养着一只大黑猫。酒馆老板是一个罗马人，干瘦，尖刻。大黑猫是他的宠物，也是酒馆各位客人的朋友和护符。

“我喜欢黑猫酒馆，是由于它有着亲密的家庭气氛。只要花上一两分钱，你就可以剃个光头。”

黑猫正在寻觅面包心、炸丸子和炸鱼碎屑，擦着人们的腿走过，从一张桌子转到另一张桌子。猫的主人用两肘撑着桌子，以死人般的目光呆呆地望着什么，年老的侍者端着葡萄酒转来转去，斟满用酒桶嘴制成的小酒杯。

"这家酒馆最关照低收入者。"

大家有说有笑，讲讲俏皮话，说说奇闻轶事，发发牢骚，使彼此的心灵亲近起来。嗓音清亮的人唱支歌，这个被遗忘的潮湿的角落就充满了欢乐。

"孩子多，钱少。我们暂时抛在脑后也不错。"

"忘掉炎热和苍蝇。"

"忘掉铁窗外还有个世界。"

"享受黑猫的温情。"

在聚会的几小时内，他们的心灵得到净化，热爱一切事物，摒弃固执和恐惧心理，摆脱了疾病、衰老和死亡的阴影。

当一个陌生人出现在酒馆门口时，他们正在唱着一支歌。

陌生人四下环视，没找到一张空桌，于是消逝在过道里。他们以为他会一去不复返。但是他却拿了老板带草穗的椅子，把它放在狭窄的门口，坐了下来。

他皱着眉头离去，皱着眉头归来，又皱着眉头坐下。从他的眼睛里射出一道锐利、威严却又是茫然的目光。他仿佛在寻觅一个遥远而无名的世界，对挤满这个小角落的人们视而不见。总的来说，他显得黢黑、强壮、可怕，活像一个摔跤、拳击或举重运动员。他的穿着与他黢黑的皮肤很相称，而且使他的皮肤显得更黑。他戴着一条黑色领带，穿着一条深灰色的裤子和一双棕色的胶鞋。在这个黑色的身躯上，只有一个四方形的光头发着亮光。

他的突然来临，像一股电流穿透了在座者的心。歌声停止了，笑声也消失了，人们的心都紧张起来。大家都不时地打量陌生人，注视着他的举动。这种情形没有持续很久。他们从突然的打击和恐惧中醒来。他们岂能容忍陌生人破坏他们夜晚的聚会，他们相互使了使眼色，继续玩耍、饮酒，并不把他放在眼里。事实上，他们谁都没有忘记陌生人，也不敢无视他。他像一块烧得通红的铁块，压迫着他们的神经。他令人心烦地拍了一下巴掌，老侍者给他端来了葡萄酒。他一口气喝了一杯，接着又喝下第二杯。后来他吩咐侍者一下子给他端四杯来。他一杯杯地喝了下去，还是要酒。他们又一次感到无比恐惧，笑容从他们的嘴角上消失了。他们又沉默了，各个皱起眉头。他到底是什么人？

黑猫走近陌生人，期待着他扔点东西。然而他什么也没有感觉到，于是黑猫便在他腿上磨擦起来。他把脚一踩，黑猫急忙向后退去。无疑，它对这种从未受到过的待遇感到吃惊。

老板把死人一般的脸转向屋里，仔细打量陌生人，随后又无目的地张望一下。陌生人摆脱了僵死状态。突然，他用力地摇了摇头，又咬了咬牙，用人们能够听得见的声音自言自语地唠叨起来，也许他是在同想象中的人说话。他挥舞着拳头，又是恫吓，又是威胁。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阴森可怕。忽然，他像一头牛似的吼了起来，只听他粗声粗气地不断喊道：

“挨骂的……倒霉的……”

他伸开手臂继续说道：

“来座大山，还有山后面的……”

他沉默了片刻，接着压低嗓门说：

“这个问题简单明了。”

他们确信留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夜晚的聚会刚开始就失败了。他们还是平安离开为妙。他们通过眼神相互会意了。然后，他们纷纷准备离座。这时，陌生人第一次关注起他们。他从睡梦中醒来，用探询的目光看了看他们。他一边打手势让他们坐下来，一边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这个问题多么无理，又是多么令人厌恶啊！可是，对这个问题，谁也不敢无视，或者表示反感。他们当中有一个上了点岁数的人鼓起勇气回答道：

“我们是这个酒馆的常客。”

“你们何时来的？”

“天一黑就来了。”

“这么说在我到来之前你们就在这里？”

“是的……”

陌生人示意他们坐回自己的座位。然后，他厉声说道：

“谁也不准离开这个地方！”

他们各个瞠目结舌，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谁也没敢出来对答。中年人用完全违心的平静口气说：

“可是我们想走。”

他用威胁的目光瞥了他们一眼，说：

“年迈的人站出来！”

他们中间没有年迈的人。他们相互之间交换了一下惊愕、迷惑的目光。中年人问道：

“可你为什么不让我们离开？”

他冷酷地摇了摇头，说：

“你们甭想骗我。你们什么都听见了。”

中年人吃惊地说：

“我们向你保证，我们什么也没听见。”

“你们甭想骗我。你们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们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不知道。”

“十足的骗子！”

“你应该相信我们……”

“我能相信一群醉鬼？！”

“你在辱骂无辜的人，你在伤害他们的尊严。”

“你们当中的年迈者站出来！”

他们很清楚，这事只有靠武力来解决，而他们却没力量。在他那可怕目光的威慑之下，他们只得接受这种前所未有的耻辱，忍气吞声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中年人问道：

“我们要在这里呆多久？”

“呆到适当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适当的时候？”

“闭上嘴等着！”

时间紧张而痛苦地流逝。他们又是忧愁又是烦恼，脑袋里的酒气早一扫而光了。黑猫也嗅到了空气中的敌意。于是，它跳上酒馆唯一的窗台，头枕两只前腿，眯起双眼，尾巴伸到窗栏之间。他们不断询问着同样一个问题？他是什么人？醉汉？疯子？他指控他们听到的到底是什么事？！在这段时间里，酒馆老板一直保持着死一般的沉寂。侍者好像既看不见也听不见，只是一个劲地忙活自己的事。

陌生人用讽刺和讥笑的目光瞧了瞧他们，随后威胁道：

“你们当中要是有一个人敢乱动，我就毫不留情地惩罚你们所有的人。”

他讲的话鼓起了他们开口的勇气。中年人真诚地说：

“我向你发誓，我们大家向你发誓……”

但是陌生人打断了他的话，问道：

“我让你以什么名义发誓，你就以什么名义发誓？”

大家心里升起了一线希望。中年人热情地回答：

“以你喜欢的名义，以我们孩子们的名义，以伟大真主的名义。”

“对这样下贱的酒馆的客人来说，什么都没有价值！”

“我们不像你想的那样下贱。我们是忠厚老实的父亲。这并无妨碍，也许正是为此，我们才非常需要消愁解闷。”

“下流的无赖，你们梦想通过卑鄙的方法利用我讲的那件事，不费吹灰之力就建成一座大厦！”

“我们以伟大真主的名义发誓。我们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事，一点也不知道。”

“胆小鬼！你们当中哪个人没有点私事？！”

“可你并没讲出是什么事啊！你只是动了动嘴唇，而没有说出声来。”

“你们谁要是敢乱说乱动，谁就要倒霉！如果真是那样，我就砸烂你们的脑袋，用它们在过道里修筑工事。”

这人真可怕！或许他也害怕。这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糕。绝望犹如一股寒流，蠕动在每个人的心头。陌生人一刻不停地喝酒，却显不出丝毫醉意。他强壮的身体犹如铜墙铁壁，像铁窗一样牢牢地挡住了酒馆的唯一出口。

他们绝望地互相对视着。每当铁窗后面有点动静时，他

们心中就会产生一线希望；但却不敢贸然采取行动。黑猫在津津有味地享用着散落的饭渣，像是在有意疏远他们。有一个人显得很难受，低声下气地问：

“我能去撒尿吗？”

陌生人怒吼道：

“谁告诉你我是奶妈了？”

中年人叹道：

“难道我们只有这样，一直呆到早晨？”

“能呆到早晨算你们有福气。”

争论是徒劳的。这个人不是疯子就是强盗，或者是二者的混合物。他可能有什么私事，也许是无事生非。他们虽然人多，可还是变成了囚徒。他力大无比，而他们却是弱不禁风。难道真的不能反抗？怎样反抗？

他们又互相瞧了瞧，一双双眼睛都充满忧愁。大家用陌生人听不到的声音悄悄议论起来：

“这遭的是什么灾？”

“这是何等的卑贱？”

“这是何等的屈辱？”

一道目光仿佛带着微笑，真的是微笑？

“为什么不是微笑？这场面很可笑。”

“很可笑？！”

“你暂且从中立的角度看看他，会发觉他十分可笑！”

“真的？”

“我怕笑出声来……”

中年人用依稀可辨的声音说：

“你们别忘记我们离平常回家的时间还早着呢。”

“可是没法继续我们的夜晚聚会了？”

“因为我们无缘无故地停了下来。”

“无缘无故？”

“我只说没有什么原因妨碍我们，现在继续我们夜晚的聚会。”

“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我们还有心思聚会？”

“让我们忘掉先前的事，看看还会怎么样吧！”

对他的这个建议，既没人表示欢迎也没人表示反对。当着陌生人的面，一杯杯葡萄酒送到他们面前。陌生人对此毫无反应。他们拼命地喝酒，头晕了，身体软了。一股神奇的魔力消除了他们的忧虑。笑声越来越大，他们在椅子上跳起舞来了。他们你吟我和，一起唱道：

“快乐的节日带来了喜讯。”

在此期间，他们把大门口和陌生人忘得一干二净。黑猫醒了过来，擦着人们的腿，从一张桌子来到另一张桌子。他们贪婪地喝，没命地乐，无拘无束，像是在享受在酒馆里最后一夜的欢乐。

奇迹发生了。眼前的一切都在倒退，直至消融在忘却的潮水之中。记忆溶化了，脑细胞中所有的智慧都枯竭了。谁也认不出自己的伙伴了。葡萄酒是真正的伙伴。但是……是的……但是……

“可我们这是在哪儿？”

“你告诉我我们是谁，我就告诉你我们在哪儿。”

“还有歌声？”

“我想那是哭声……”

“有一件事。什么事？”

“毫无疑问，这只黑猫是实物。”

“它是我们寻找真理的线索。”

“噢，我们已经接近真理……”

“在我们祖先的时代，这只猫是一位神灵。”

“有一天，它坐在牢房门口，泄露了它的隐私……”

“它危言耸听地进行威胁。”

“可那是怎么回事？”

“原来，它是位神灵，后来，变成了一只猫。”

“到底是怎么回事？”

“猫怎么会说话？”

“他不是给我们讲了一件事吗？”

“不错，可我们却在哭泣声和歌声中消磨了时光。”

“现在，猎取真理的线索全都齐备了，道路铺平了……”

老侍者的声音越发高了起来。他正在以威胁的口吻训斥什么人。他吼道：

“懒虫，快醒醒。不然我就砸烂你的脑袋。”

一个体魄健壮的人耷拉着脑袋走了过来。他拿起杯子和报纸，打扫桌子，捡拾地上的杂物。他旁若无人，一声不响地干活。只见他忧心忡忡，眼里含着泪花。

他们以怜悯的目光望着他。其中一人问道：

“怎么回事？”

他没有理会，默默地，忧愁地，眼里含着泪花继续干着活。

中年人问道：

“我在何时何地见过此人？”

这人朝过道走去。他身穿深色服装，一条黑领带，一条深灰色的裤子，一双棕色胶鞋。中年人又问了起来：

"我在何时何地见过此人?"

(译自1969年埃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黑猫酒馆》)

山 鲁 佐 德*

高有祯 译

一

“喂。”

“你是马哈茂德·舒克里先生吗?”

“啊,是我。你是哪一位?”

“我们不认识。我打扰你,你可别介意。”

“对不起,你贵姓?”

“姓名不重要。有数以千计的女人向你诉说苦衷,我是她们当中的一个……”

“遵命,小姐。”

“请称呼女士。”

“遵命,我的女士。”

“我的故事很长。”

“也许还是你给我写信会更好。”

“可是我写不好。”

“你能屈尊到杂志社来吗?”

* 山鲁佐德为《一千零一夜》中的王后。下文中的山鲁亚尔为国王。——译者注

"我没有足够的勇气，至少现在没有。"

听到"现在"一词，他愣了一下，一边微笑一边品味着她悦耳的声音，随后，他问道："那怎么办？"

"我冒昧地恳求你每天给我几分钟，或者在你的宝贵时间所允许的情况下……"

"这个方式真有趣，使我想起了山鲁佐德！"

"山鲁佐德！这个名字很有魅力。请允许我暂时借用这个名字。"

他笑道：

"我是山鲁亚尔，在倾听你讲话。"

她也笑了起来。他发现她的笑声和她的声音一样甜蜜。她继续说道：

"别以为我会向你提出某个特定的问题。正如我对你说过的那样，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也很悲惨……"

"但愿我给你留下个好印象。"

"假如我超过你赐予我的时间，希望你制止我，用什么方式都行。"

"遵命。"

"我今天已经占用了你不少时间，还是让我们明天再谈吧。现在我想坦白地说，是你那支人道主义的笔把我吸引到你这里来的。"

"谢谢。"

"不仅是你的笔，还有你的形象。"

他凝神自问：

"我的形象？"

"是的，我从你那双大眼睛中看到了一道聪慧、仁慈、人道

主义的目光。它给悲哀者以慰藉。"

"我再次感谢……"他随后笑了起来，"你的话像羚羊一样美妙。"

"它表达了人世间一个又一个的希望。"

他放下电话听筒。他微笑。他皱眉思考。他又微笑了。

二

"喂……"

"山鲁佐德！"

"你好，我在等你。"

"为了不耽误你的时间，我开门见山。"

"我在仔细地听着……"

"我从小没有母亲，我们——我的意思是指我和比我小两岁的妹妹——的父亲又结了婚。我们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没有得到过温情和疼爱。我们受到的教育很少。父亲去世后，我们搬到了舅舅家。我们每人有五十镑生活费。"

"这也许是老皇历了吧？"

"差不多。但它却是必不可少的。在舅舅家，我们不幸福。他把我们当作一个沉重的包袱。我们感到陌生，感到痛苦。我们为他做家务，完全放弃了我们的生活费。这的的确确使我们交了厄运。"

"明白。真是太遗憾了……"

"后来，一位军官向我求婚，舅舅把我们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一幢老房子卖掉了。我用自己得到的那部分钱置办了最普通的嫁妆。一开始我丈夫就了解我的真实处境，所以他没有

打退堂鼓。按照你们的说法，我们的生活事实上是一个爱情故事，这个故事一直延续到婚后。”

“谈到爱情故事，你是否有点保守？”

“我并不保守。糟糕的是他铺张浪费。他把口袋里的钱全花光，从不考虑后果。我拿他没有办法，我一次又一次地努力劝阻他，却毫无效果。”

“关于这一点……我的意思……难道你没有一点责任？”

“不。你应该相信，我以爱情的全部力量珍视夫妻生活。在此之前，我从未感到过痛苦、屈辱和失望。”

“可以理解！”

“你好像不相信我。我仍然记得你的一个观点：妻子应对丈夫的越轨行为负有责任。可我当时能怎么办呢！我曾用温情、警告和抗议等不同方式乞求过他，要求他在月初把必要的费用交给我。但他的回答仍是带回来一帮朋友，胡吃海喝，直到黎明。今朝有酒今朝醉！”

“剩下的日子怎么过呢？”

“他要我求助于我舅舅，这是不可能的。他便让我向我妹妹借钱，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她即将结婚。另一方面，他向他家里人借钱。因此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可怜的、低贱的变态生活！”

“真是如此……”

“婚姻的失败，导致了必然离婚的结果。于是我失去了生活费，搬到妹妹家，过着痛苦而卑贱的生活。”

“也许你要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吧？”

“别急，我只讲了过去。我不会耽搁你太久。离婚一年后，我原来的丈夫要求见我。他对我说生活教育了他，他想和我

复婚。他把我带到他在尼罗河宫大街的单身住所，说是要谈谈未来的计划。他刚一关上门，就把我搂到他的怀里并反复地说，离开我以后，他生活感到乏味。”

“你屈服了？”

“我对他并不感到陌生。我们大部分时间是讨论复婚的事。我们分手时，他答应第二天直接去找我舅舅。”

“你的声音越来越低。”

“是的。从那以后，事情真相大白。在他要求和我见面时，他已经和别人订了婚，并在一周之后结了婚。这纯粹是一场恶作剧，他是想在开始新的生活之前以此得到超脱。”

“他真卑鄙！”

“是的，但我不愿意让你过份地劳神，再见。”

三

“喂……”

“山鲁佐德。”

“你好。”

“我是不是使你感到不愉快？”

“正相反。请你继续讲。”

“我在我妹妹家住了一段时间。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感到我在他们家是不受欢迎的！”

“为什么？”

“这是我的感觉，不会错的……”

“怎么会呢！她过去与你是同病相怜的姐妹。”

“你说得对。不过那是过去。”

“是因为她丈夫？”

“差不多。”

“你在他家使他厌烦？”

“差不多。最后我被迫离开他们家，以保全我们的手足之情。”

“可你没有坦率地说明原因。让我猜猜。也许是因为嫉妒？”

“说是嫉妒的幻觉更准确。”

“你去找你舅舅了吗？”

“他已经去世，我租了一个小套间。”

“可你哪里来的钱呢？”

“我卖掉了我所有能卖的嫁妆。我开始找工作，随便什么工作。找工作期间，真是饥寒交迫。请你相信，我尝受了饥肠辘辘的滋味。我整天地挨饿，即使吃上点东西，也算不上什么饭。有一次，我在路上差点听从了死神的召唤，可我没有屈服，希望真主在我倒下之前怜悯我。夜深人静时，我站在窗前远眺，从内心深处发出呼唤：‘仁慈的主啊，我饿了……我快要饿死了。’每到疲惫不堪时，我就到我妹妹家吃上一顿像样的饭。可是没有一个人问过我的情况，都担心我的答复会给他们带来额外的负担。”

“可怕得令人难以置信……”

“有一天，我看到聘人料理家务的广告，除工资外，还管吃，管住。”

“真是老天有眼。”

“我出租了自己的房子，毫不迟疑地来到了这个人家。

“结局令人欣慰，除了照料老人外，没有其它事要做。

“他上了年纪，我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我管起家来可是一把好手，既当厨师、服务员又当护士，甚至还给他读报……”

“好极了……好极了……”

“在忍受饥饿之后，我有饭吃了。在担惊受怕之后，我变得心地坦然了。我祈求真主保佑他永远活下去……”

“后来怎么样？”

“我正在给他读报时，看到一条广告说，有一男人要找一个家庭女佣。招聘人的地址正是我呆的这一家。”

“不会吧？”

“真是这样。当时我都懵了。我把报纸卷起来。他把目光避开我。我问他为什么要辞退我，我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他却一声不吭，默认了。”

“这事很奇怪。但一定有什么原因？”

“原因绝对不在我这方面。”

“除料理家务外，你与他之间有没有其他什么事？”

“差不多。”

“差不多是什么意思？请你坦率地告诉我。”

“有时，他要求我裸体站在他面前！”

“你拒绝了？”

“没有。为了满足他的意愿……我服从了……”

“那他为什么还要找别人？”

“我从哪儿知道呢？他说他想换换口味。他事可真多！我求他改变主意，对他说我一贫如洗，无依无靠。但他一味地拒绝，并一言不发。对我来说，他像死神一样讨厌。因此，我不得不离开了……”

四

“喂。”

“先生，山鲁佐德向你致意！”

“你好，山鲁佐德。你的故事已成为我不可缺少的东西。”

“谢谢，先生。说真的，是我的心灵驱使我来找你，它没有欺骗我。现在让我继续讲我的故事吧。我回到自己的房子，对房客——一位四十多岁的小职员——说我要用房子，而他却拒绝腾房。当他了解了我的实际情况时，立刻说‘你和我一起住’。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实际上我的意志已经垮了，怎么办都行……”

“你理解他的用意吗？”

“套间里有两间房，他给我腾出一间。后来，一切都真相大白！”

“起初怎么样？”

“是的，他这个人和蔼、善良……”

“太好了。”

“别急，仅仅是由于个性，我失去了他！”

“你是故事里套故事！”

“有一天，他对我说，‘你爱着我，我恋着你。因此，我们应该分手！’”

“我们分手？！”

“对，我们分手，……我期待着他说‘我们结婚’，可他说的却是‘我们分手’！”

“出乎预料！”

“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果断地说，‘有些原因妨碍我结婚，所以我们应该分手。’我哀求道：‘我没有要求你结婚。让我们像以前那样生活吧！’他说：‘不行，那是一种变态的生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已经衰老，无依无靠。所以我们必须分手……’”

“真是个怪人。他外表虽然显得善良，实际上却很自私，或者说很狡猾……”

“他走了。我再度发现自己孑然一身，面临着饥饿的威胁……”

“真遗憾……”

“我的经历是痛苦的，你当然理解。可我听说有一项新的法律，首次规定离婚的妇女应享有生活费。看起来这对我是适用的……”

“赞美真主！”

“毫无疑问，这生活费用是不够的，但我已经节省惯了，并且学会了缝纫，有了微薄的生活来源。这点收入再加上生活费，不至于使我饿死或潦倒街头。”

“我们终于到达了安全的彼岸。”

“赞美真主。但是，我也遇到了真正的难题。”

“真正的难题？！”

“用一句话简单地说，就是孤独。”

“孤独？”

“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无亲无故。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我都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没有任何形式的消遣。有时整整一个月，我也不和任何人说一句话，总是忧郁、烦躁、愁眉不展。我时而担心我会发疯，时而担心我会自杀。”

"别这样。你曾勇敢地承受过比这更大的痛苦。真主将会赐给你一个好孩子……"

"别对我说什么好孩子。有个男人向我求婚，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断然拒绝了。我不再相信任何人。第二次离婚意味着我将失去生活费——我唯一的资本。"

"可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毫无疑问，他会爱护妻子，因为他需要她。"

"我讨厌结婚。结婚使我联想到饥饿的明天。"

"再考虑考虑……"

"绝对不行。除了结婚，什么都好说。我已没有勇气进行新的尝试。"

"那你怎么摆脱孤独感？"

"问题就在这里。"

"可你拒绝折中的解决办法。"

"除了结婚，怎样都行。"

他想了想，然后问她：

"我们见见面怎么样？"

"我太荣幸了。"

他微笑起来。他一边笑一边遐想着。她轻而易举地赢得了他的好感，同时又让他感到放心。因为她绝不会在某一天要求与他结婚。他不是傻瓜。他也需要进行新的尝试。为什么不呢？但愿她的长相能像她的声音那样美。她讲的故事是否真实？也许不是真的，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也许都是编出来的，或者有些夸张。电影激发了妇女的创造力。可能……到那个时候，我将为她以往的经历增添一次新的尝试。这次尝试绝不会缺少甜蜜的滋味，但是会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

一样，结局将是痛苦的。

五

山鲁佐德来了。

他一边同她打招呼，一边以专注的目光审视着她。他请她就坐。她三十多岁，总的来说还不错。她的神态隐含着丝丝痛苦，就连她微笑的目光也显露出悲切和苦涩的情感。但是，总的来说她还不错，可以达到令人尊重的程度。要说她那故事是真的，可能不会相差太远。除了对婚姻的看法，但愿她没有撒谎。她不可能厌恶结婚。不过为了赢得梦寐以求的友谊，她不得不公开地这么说。

然而，这一切与他有什么关系？她对他来说，从里到外都不是一个合适的女人。她很可怜，并非他猎艳的对象，他应该掩饰自己的失望，严肃地对待她。

“你好。你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她叹息道：

“我很感激你，先生。”

“但是你应该以你惯有的勇气正视生活。”

“但是，我……”

他突然产生了尽快结束这次会见的强烈愿望，于是打断她的话，说：

“听我说，你是个伟大的女性。有时我们经历的苦难会把我们造就成伟人。你是个伟大的女性。在孤独中，你也是伟大的。当你以勇猛的一击消除你的孤独时，你将变得更加伟大。我的女士，无论人们怎样对待我们，我们都应该信任他

们。我们应该笃信至高无上的真主，不管命运如何，都不能动摇。否则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价值，就会失去意义，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

他朝她望去，看到了一道充满绝望和惊悸的目光。她也很聪明，超过了他的估计。这不，她淡淡一笑，却让他在某种程度上感到羞怯。她喃喃道：

“先生，我信仰真主……”

他热情地挥了挥手臂，说：

“除了真主，一切都是虚无的。至高无上的主……”

（译自1969年埃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黑猫酒馆》）

照　　片

高有祯 译

尤斯里·阿卜杜勒·穆塔里卜在吃早饭，一块古莱什奶酪，几片烤面包，还有一杯咖啡。妻子坐在他对面，正在埋头看报。除了孩子们回来的日子，这个套间一向很安静，静得像老态龙钟的人。突然，女人将眼睛凑近报纸，男人不以为然地瞥了她一眼。自他退休以来，难得有什么事引起他的重视。女人怜悯地唠叨起来：

“真可怜。”

他心里说：一天到晚，不是看事故版面，就是看死亡版面。她把报纸朝他递过去，痛苦地说：

“她又年轻又漂亮。你瞧瞧……”

天啊！一具尸体横卧在沙漠上。面容清晰、娟秀、年轻，永久地闭上了双眼。他只朝报纸望了一眼，而没有接过来，问道：

“是谋杀？”

“在金字塔后面的沙漠里，她的后脑勺被打碎了。她什么东西也没丢，无名无姓……”

他啃了一口吃的东西，说：

“又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故事。”

“可她并没丢东西！”

“除了爱情，还能有什么别的玩艺儿？她遭到杀害，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

“可怜她这么漂亮，这么年轻。”

她仔细看了看报纸，说：

“她妈会多伤心啊！”

她把报纸放在餐桌上，继续说道：

“一个人竟敢杀死另一个人，真让我感到奇怪。”

他笑道：

“亏你还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多次内战呢！”

“战争是另一码事，与面对面、凶狠地恶意杀人不一样。可怜的她跟着凶手一起去的时候，心里一定是很坦然的。”

“活该。谁让她跟他去的！”

女人叹道：

“真主全知，真主宽宥。”

舒贝拉五十号楼的一个套间里，一个姑娘惊愕地望着被害者的照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一边跑向母亲一边喊：

“妈妈，你快看！”

母亲瞧了瞧照片，看了看报道，然后困惑地抬眼看看女儿。女儿激动地说：

“她是沙莱比娅，妈妈。你不记得沙莱比娅了？”

母亲再一次仔细看了一下照片，吓得眼睛都瞪大了，喊叫道：

“天啊！正是沙莱比娅，绝不可能是别的人……”

姑娘又是同情又是感慨地说：

“五年前，她在我们家……”

母亲含含糊糊地唠叨了几句。姑娘仍然很感慨地说：

“妈妈，她当时特别好。她很有耐心，总是微笑着接受各种吩咐。她常在卫生间里，用悦耳天真的嗓音唱乡村小曲。”

随后，她嗔怪似地说：

“是我们无缘无故地把她赶走了！”

“她很可怜。我们的主会怜悯她。可我们并没有虐待过她……”

“她天真，活泼，彬彬有礼。可我不明白为什么赶她走……”

“她不是无缘无故被赶走的。一切都是命里注定。”

姑娘叹道：

“她要是留在我们家，就不会……”

母亲声色俱厉地打断她的话：

“你疯了！难道说这一切不都是真主的意愿？”

姑娘低声说：

“她真可怜。那时，我喜欢她，爸爸也从未想过赶她走……”

一提到“爸爸”二字，母亲即刻皱起眉头，像是回忆起了令她不安的往事。于是，她冷冰冰地说：

“够了。有真主怜悯她就够了……”

“她穿的不是佣人的衣服。”

“她也许……”

母亲打断她的话说：

“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反正没虐待她。真主怜悯她……”

沉默一会，姑娘才说：

"警察要求认识死者的人提供情况。"

母亲毅然说道：

"早在五年前，她就和我们断绝了往来，我们对调查是无济于事的。去警察局会遇到各种麻烦，你是难以想象的。"

母亲远远地看了看报纸，说：

"主啊！这大清早怎么就遇上这种事？"

安瓦尔·哈米德的目光落在照片上。在检查局短暂的工间休息时，他在翻阅报纸。他神色紧张地注视着照片，引起了同事的关注。同事问：

"你这是怎么啦？"

他折起报纸，掩饰道：

"我有个朋友去世了。"

他感到心烦意乱。女工沙莱比娅原是一个漂亮的黄花姑娘。无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迫于世俗的压力，她与他结了婚。出于恶意，他给她限定了不得中断工作的条件。当她怀孕时，丈夫却逼她堕胎。她哭泣着说：

"你不爱我，不把我当妻子看待……"

丈夫安抚说：

"你是我的妻子，可我不愿要后代！"

后来生活发生困难，丈夫就下决心把她休了。他当财务处长的朋友奥贝德是见证人，却始终守口如瓶。他感到心里像一团乱麻，于是，来到奥贝德的房间，给他看了照片。奥贝德摇了摇头，轻声说：

"她怎么被杀死了？"

"明天或后天，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了，这并不难想象。"

他俩目光对视了一下。安瓦尔·哈米德显得不大放心，说：

“她很任性，我有什么办法？！”

处长压低声音说：

“当时，她非常爱你，希望作母亲……”

“要是那样，人们会怎么说？家里人会怎么想？我这事可没瞒过你。”

“当然。愿真主宽恕我们大家。”

他懊恼了一阵，问道：

“我去警察局？”

“我想只能这么做……”

“可我马上就要结婚了，这事会不会给我增加麻烦？”

处长略微思考了一下，说：

“那你就别去。如果将来查到你头上，你就说没见到照片。”

黄昏时分，也就是哈苏奈·马格里比每天睡醒觉的时候，他才看到照片。他揉了揉眼睛，好像不大相信。他说：

“杜里娅！见鬼……”

他长时间地端详着照片，随后说：

“她为什么被谋杀了？！”

他走到卫生间，吐了吐酒后的酸水，很快平静下来，说：

“你是个魔鬼。”

他一边洗脸一边说着：

“这是因为你淫荡而受到的惩罚。”

他刮着胡须，仿佛在对镜中的她说：

“在你享受了主妇的尊贵之后，我才知道你是一个离了婚

的下贱女人。我给了你爱情，把你变成家里的明星。我把你当作最好的人看待，你有多么体面！可你却不辞而别，为的是死在沙漠里。”

大约晚上九点，来了一群男人。他们围着赌桌坐定，兴致勃勃地喝起威士忌，品尝各类小吃。他们都已知道这条新闻。法赫米·拉马丹说：

“哈苏奈，你可能受到审问……”

他毫不理会地说：

“可是，一年来我一直没见过她……”

“尽管是这样……”

赛义德·依马姆谨慎地说：

“我们得明智些，不必露面。他们迟早会抓住杀人犯。”

哈苏奈着急地喊道：

“这案件与我无关……”

侯斯尼·迪纳里说：

“你可以去警察局提供情报……”

他惊愕地问道：

“你想让我承认她曾在这里工作过？”

侯斯尼打断他的话说：

“不。你只说她是你的朋友，在一年前失踪了……”

“假如问起我的工作或身份证，调查我的住处，怎么办？”

“沉默是更危险的……”

他恼羞成怒，挥舞着手臂喊道：

“是她的死打乱了我的生活！”

侯斯尼气愤地说：

“我不知劝过你多少回！可你当时对她还是那么野蛮。她

如痴如狂地爱你，可你却残酷无情地对待她。”

法塔西娅·苏勒塔尼与杜莱特、尼阿马特、阿尼赛和杜里娅同住一个房间。大约黄昏时，她睡醒了。她一想到杜里娅(沙莱比娅)，心头的怒火就熊熊燃烧起来。她在卫生间洗漱、照镜子，一直是怒气冲天。她奚落道：

“母猪……母狗……自以为了不起！”

杜莱特打了个哈欠。她明白法塔西娅指的是谁，分辩道：

“她当时喝醉了！”

“鬼话！她就是喝一桶酒，头也不会晕。”

在几分钟之内，法塔西娅一边琢磨一边整理乱蓬蓬的头发。她又说道：

“你看不起我！对不起，我的小奴才！你是否记得你的桂冠是拴在水牛肚皮底下的？”

尼阿马特说：

“她没有喝醉的习惯。可她当时是喝醉了，只是想和你开开玩笑。那一夜，她在哪里过的夜？”

“谁知在哪个耗子洞？今晚让她尝尝我的厉害！”

天刚一黑，法塔西娅就出门了。她在尼罗河滨河路上转悠了半天，毫无结果。后来，她直奔东方之星夜总会，在二楼老地方坐了下来。她一边环顾在座的人，一边等待着，并不时地向大门口张望。她迫不及待地要见到自己的对手。侍者经过她身边时，她问：

“你见到杜里娅没有？”

他没有停住脚步，回答说：

“她该来了。”

阿迪勒昨晚一夜没合眼。今天，他没去大学，一整天都在尼罗河畔的几个公园里转来转去。他腋下夹着报纸，一到没人的地方，便翻到事故版，呆呆地望着照片。他说他终将晕倒在地。他说他嘴里发干，又苦不涩，喘不过气来。一场急风暴雨停止了，唇枪舌战平息了，本来的意图也实现了。虽然如此，他却一点体会不到自己实现了什么愿望。空虚，崩溃，已将他困死。逃是逃不掉。如果留下来危险，那么逃跑就更危险。你逃到哪里去？有多少证人可能在你经过时认出你！你觉得天空中有个声音呼唤你去金字塔。除此之外，警察如同空气，密布在各个交通要道。

"你把我带向何方？"

"我们远远地躲入沙漠，不是更好？"

"他们在大学里找你，守候在你家四周。我们一分一秒也无法倒退。"

"杜里娅，你总是欺骗！"

"我没有欺骗，可是你不相信。"

"我是那么忠诚地爱着你，可你却无动于衷。"

"我们周围多么黑暗啊！"

"像顽石一样冷酷……"

"阿迪勒，你的声音变了……我不喜欢黑暗……"

"再过一个小时，你所能见到的全是黑暗。"

一切都结束了。你活着惩罚我，死了还在惩罚我。你不是一个女人，没有人性，心中从没有过爱怜。你是一股邪恶力量，造化于邪恶，施行邪恶。

（译自1969年埃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黑猫酒馆》）

幸福的男人

高有祯 译

他一觉醒来，发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幸福的男人。他纳闷道："这是怎么回事？！""幸福的男人"一词最准确、最忠实地反映了他的心态。除此以外，他找不到别的形容词。对比他以前睡醒觉时的感觉，这是一种奇特的情形。一般说来，他睡醒觉的时候，不是因为在报社长时间熬夜而感到头发沉，就是由于在某个晚会上吃喝过多而感到精神萎靡或肠胃不适。他为前一天的事发愁，为当天的事操心，总是在忍受各种折磨、经过反复思量之后，才迎来新的生活。他起床后便打起精神，应付各种烦恼和困难的挑战。今天，他幸福，沉浸在幸福之中。他的感官和大脑都告诉他，目前自己对幸福的感觉是实实在在、不容置疑的。是的，他确是一个幸福的男人。这不是幸福，什么是幸福呢？他觉得自己身体器官健全，功能完善。它们相互之间，它们与他周围的世界之间，是协调的。他发觉他体内有一种永不枯竭的力量，他可以借助它，有把握地、妥善地、成功地实现任何目标。他心中洋溢着对人、对动物以及各种事物的爱，充满乐观与自豪感。恐惧，急躁，疾病，死亡，竞争，谋生，好像都不再使他产生烦恼。另外有一种更强烈却又说不清的感觉，渗透了他身体的每一个细

胞，触及着他的灵魂，奏出欢欣、愉悦、平静、安逸的乐曲，随着美妙的旋律诉说着不幸者从人世间难得听到的悄悄话。

他陶醉了，缓缓地、惊讶地回味着这种醉意。他自问道：这醉意来自何方？是如何产生的？对它的过去和未来，说不清道不明。它究竟来自何方？！是如何产生的？！会持续多久？它会伴随他到吃早饭？会延续到他去报社？不过别急，它是不会持久的。因为它不可能持久。假如这种醉意长久地伴随着某个人，那么他就会变成天使，甚至比天使更高贵。他应该细细咀嚼这种醉意，体味它，留下它的醇香。因为这种醉意以后会变成一个无法证实、难以肯定的回忆。

他早饭吃得挺香，没有什么事让他分心。他笑吟吟地望着正在干活的巴希尔大叔，以致令他有点不安和疑惑。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虽然待巴希尔还不错，但一般来说也只是在下命令或提问时才会看他一眼。他问巴希尔大叔：

"巴希尔大叔，告诉我，我是一个幸福的人吗？"

巴希尔诚惶诚恐。他了解巴希尔感到惶恐的奥秘，因为这是他头一回以同事或朋友的口吻与他说话。他鼓励巴希尔不必恐慌，并执意要他回答。巴希尔答道：

"赞美真主的恩惠。我的主人是一个幸福的人……"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谁像我有这样的地位、住房和健康的身体，谁就应该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可你看我真的幸福吗？"

在他再度追问之下，巴希尔答道：

"先生不辞辛劳，耐力超出常人……"

巴希尔犹豫不决地打住了后面的话。他示意巴希尔把话全部讲出来。于是他说：

“你与来访者之间的激烈辩论，常惹你生气……”

他高声笑起来，打断他的话茬问：

“难道说你就没有什么烦恼？”

“当然有。是人就有烦恼。”

“你是说绝对幸福是一个无法满足的要求？”

“在世界上，通常是这样的……”

巴希尔与旁人岂能想象到他这种奇特的幸福？这是一种奇怪的、独一无二的幸福，好像只有他才知道它的秘密。

在报社会议厅里，他看到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头号竞争者正在翻阅一本杂志。竞争者肯定用什么方式见到了他，只是佯装不知，故作镇静。在报社的例会上，他俩总是钩心斗角，互不相让，彼此都使用最尖刻的言语，就差动手了。一周前，他的竞争者在工会选举中获胜，而他却落选了。他遭到这一打击时，眼前一片昏暗。他走近自己竞争者的座位，他的样子没引起他的敌意，过去的争执也没扰乱他的心境。他怀着一种新的心情走到他的竞争者的身旁。他陶醉在奇特的幸福之中，眼中闪烁着宽宥的目光，仿佛正在走近另外一个人。他与此人之间从未有敌意，或许还有着一种新建立的友谊。他丝毫没有尴尬之感，问候道：

“早晨好……”

他的竞争者惊诧地抬起头，沉默了片刻，才简单地应酬了一句，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他坐在自己竞争者身旁，说：

“今天天气不错……”

他的竞争者附和道：

“是的，天气是不错。”

“这样的天气让人心里骤然充满幸福。”

他的竞争者仔细而谨慎地打量了他一下，随后喃喃说：

“你感到幸福，令我高兴。”

他高声笑道：

“我的幸福是难以想象的……”

他的竞争者以稍带犹豫的口气说：

“我希望我不会在董事会上打搅你的心境。”

“绝对不会。我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不过，董事们同意你的意见也没什么。这绝不会破坏我的幸福！”

他的竞争者笑道：

“一夜之间，你判若两人了……”

“我确实是一个幸福的人，幸福得令人难以想象。”

他一边仔细端详他的面孔一边问：

“我敢打赌，准是你儿子改变了定居加拿大的想法。”

他放声笑了起来，说：

“不对，亲爱的。他仍在坚持自己的想法……”

“可这是你最发愁的事啊……”

“不错。我一直在求他回来，一是消除我的孤独感，二是报效祖国。可他告诉我说要与一个加拿大人合开一家搞建筑的办事处，而且请我去他那里。让他在他喜欢的地方生活吧！这不，正如你见到的一样，我是一个幸福的人，幸福得令人难以想象。”

竞争者改变了怀疑的目光，说：

“真是有气魄！”

“我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我确确实实是幸福的。”

不错，这就是幸福。这幸福丰厚，实在，有分量，有能力。

牢固，如同不可抗拒的力量！广博，犹如空气；炽烈，好比火焰；具有魔力，酷似香料。它超出自然，因而不可能长久。

竞争者以诚相待，善意地说：

“说实在的，我总以为你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这种性格使你吃了不少苦头。”

“真的？”

“你不妥协，不折中，用你的全部身心工作。你进行激烈的搏斗，好像什么问题都是你死我活的问题！”

“对，真是如此。”

他以坦荡的胸怀，轻而易举地接受了批评。他充满幸福，发出纯真爽朗的笑声。为了避免竞争者作出与他纯正动机不相适应的解释，他问道：

“那么你是否认为对各种事物都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

“当然了。比如说，你在前天的董事会上提出了关于种族主义的问题。我们都认为，应该以热情甚至是忿怒的态度讨论这个问题。可应该是什么样的忿怒？应当是思想上的忿怒，是某种程度上的抽象的忿怒。这种忿怒不应令人心惊肉跳，倒胃口，以至心跳过速。不是这样吗？”

“很清楚，很明白。”

他再一次笑了起来，又很快止住笑声。他打心眼里不愿滥用他点点滴滴的欢乐。种族主义……越南……安哥拉……巴勒斯坦……任何问题都攻不破他心中幸福的堡垒。无论提起什么问题，他都是一笑了之。他是一个幸福的人。这幸福强大无比，藐视一切痛苦，对一切困难都报之一笑。它要欢笑，跳舞，唱歌，把笑声、舞蹈与歌声分赠给世界各地的问题。

报社的房间令他感到不快。他没有丝毫工作的欲望，只

是在考虑如何记日记。他的头脑完全无法摆脱幸福王国的牵制。他陶醉在如此可怕的幸福之中，如何写得出公共汽车坠入尼罗河的报道？是的，这种幸福是令人可怕的。怎么不可怕？它是无缘无故的，强烈得使人难以支持，意志麻木。此外，这种幸福伴随着他已有半个白天，却一点没有降温？！他撇下稿纸，一边笑一边打榧子，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他有点感到不安。这种不安的情绪却没有破坏他内心的幸福。因为它只是像一个单纯的念头，浮游在他的脑际。他意识到应该回顾一下生活的磨难，把它们造成的痛苦与他的幸福作个比较。但愿生活的磨难能使他恢复平衡，至少令他明白他的幸福是可以降温的。譬如，他回忆起妻子去世时的情形和各种疑点。怎么样？这事出现在他眼前，却展现了一连串毫无意义的动作。他似乎是在同另一个女人——他人之妻——交谈。他来到历史上一个遥远的时代，不仅没有丝毫摆脱令人发笑的欢乐，而且让他感到可笑之极。他禁不住笑了起来，哈哈哈……

当他想起他收到儿子宣布移居加拿大的第一封信时，他的感觉与先前一样。他一面历数着世界上流血的悲剧一面笑。如果不是他办公室那厚厚的墙壁，他的笑声非把报社的工作人员和过路行人都吸引过来不可。他没有获得对幸福的任何免疫力。他对痛苦的回忆，好像平静海面上的波浪轻抚着金色阳光下的沙滩。他一个字没写，请了不出席董事会的假后，便离开了报社。吃过午饭，他习惯地一头扎在床上。可他没睡觉，而且根本就睡不着。无论眼前还是不久的将来，他都得不到令人高兴的消息。他躺在床上，只觉床铺滚烫，像是喷射着火焰。这火焰令人清醒，使人欢乐。他一定得平静下

来，他的感官和肢体必须降一降温。他怎么做得到呢?他躺得厌烦了，起床下地，在房间里一边来回走动一边哼着歌儿。他自言自语道:如果这种情形继续下去，他将难以入睡，就像无法工作、无法忧愁一样。快到去俱乐部的时间了，可他不想见任何朋友。与朋友们见面，无非是对社会上的事交换一下看法，谈谈各自的烦恼，可这有什么意义?他们见到他对大事小事都笑个不停，会怎样看他?他们会怎么说?这件事会使他们怎么想?他们将如何解释这件事?不，他谁也不需要，也不愿在晚上与朋友们聚会。他应该独自呆在一个地方，应该长时间地走路，以便消除过剩的精力，并考虑自己的事。他是怎么回事?如何被这奇特的幸福击垮?他将承受这种幸福多久?幸福是否将长期使他失去工作、朋友、睡眠和休息?!是向它屈服、随波逐流、顺其自然，还是通过思考、工作或散步寻找一条出路?

他的一个朋友是著名内科专家。当他来到朋友的诊所时，他感到为难。医生笑眯眯地看了看他，然后说:

“你好像没病!”

他吞吞吐吐地对医生说:

“我来找你，不是因为我有病，而是因为我是一个幸福的人。”

他用询问的目光深深地望了医生一眼，接着肯定地说:

“是的，是因为我是一个幸福的人。”

由于不安、不解和惊诧，他俩沉默了一会。

“一种奇特的感觉，不能用其它形容词来表示，是十分危险的……”

医生笑了。他开玩笑地抚摸着他说：

"我希望你得的病是传染性的。"

"别小瞧这件事。正如我对你说的一样，这种情况是十分危险的。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他给医生讲述了他幸福的经历。他的经历从早晨起床，一直持续到来找医生。

"你是否服用过麻醉剂、酒，或者有镇静作用的草药？"

"绝对没服用过其中任何一种。"

"你是否在爱情、钱财一类的重要方面获得了成功？"

"一点也没有。我的痛苦远远超过我的欢乐……"

"希望你忍耐一下……"

"我忍了一天啦！我担心我会整夜失眠。"

医生给他作了认真、细致、全面的检查之后耸了耸肩，困惑不解地说：

"你的身体一切正常。"

"那怎么办？"

"我可以劝你服用安眠药，不过你最好还是找神经科专家看看……"

在神经科诊所，医生给他作了同样认真、细致、全面的检查。医生说：

"你神经正常得令人羡慕！"

他恳切地问：

"你不能对我的情况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医生点了点头，说：

"你腺体正常，向你表示祝贺。"

他笑了起来。他一边对自己的笑表示歉意，一边还是笑

个不停。笑是他表示不安和失望的唯一途径。

他离开诊所，感到无限孤独，没有助手，没有向导，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困在疯狂幸福的魔爪之中。此时，他回忆起有时从报社的窗口可以见到医生的招牌。不错，他理解心理学逻辑的内容，可他却不信任心理学家。他知道他们要求病人放弃长期以来的交际，只不过是在放长线钓大鱼。他想到他们先是编造什么疗法，最后才找到症结，不知不觉笑了起来。他在笑，而他的双腿却把他带到了心理学诊所。医生在听他讲述对幸福的抱怨。在他的想象中，医生习惯听病人所讲的，应该是歇斯底里、离异和急躁不安等症状。

“医生，说真的，我来找你是因为我是一个幸福的人！”

他望着医生的面孔，在察看他的话会产生什么影响。他看到医生保持着镇静，于是也平静了一些，用坦白的口气说：

“我是一个幸福的人，幸福得令人难以想象。”

他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但医生示意他停下来，并和缓地说：

“幸福无比，奇特又令人疲惫……”

他愕然地望了望医生，刚要说话，医生却先开了口：

“幸福令你不愿工作，嫌弃朋友，睡不着觉……”

“你真了不起！”

医生还是那么镇静。

“每当回忆什么痛苦时，你都会放声大笑……”

“医生，你是不是会算命？”

“我一点也不会。可像这一类的病人，我的诊所至少一星期接待一个！”

他惊呼起来：

“这是一种瘟疫？”

“我没这么说。直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敢说已经找到某个病例的起因。”

“可它算是一种疾病吗？”

“所有得这种病的人都还处于治疗之中。”

“但你是否确信它是一种不正常的状况？”

“它仅仅是由于工作而产生的必然现象……”

他不安地问：

“你是否注意到他们当中有人在什么方面发生了紊乱？”

他担心地指了指脑袋。而医生却有把握地答道：

“不，绝对没有。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他们都是理智健全的人……”

医生沉思片刻，接着说：

“我们每周治疗两次怎么样？”

他赞同道：

“就这么办吧……”

“你不应该性急，也不该忧伤。”

性急？忧伤？他笑了。他的笑在无限度地扩大。他刚笑出一声，就陷入了笑的海洋。他决心克制自己，可他的抵抗全线崩溃了。于是，他放声大笑起来……

（译自1969年埃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黑猫酒馆》）

候车亭下

翟隽译

乌云紧紧缠绕在一起，向地面愈压愈低，小雨已经落了下来。潮湿的冷风扫荡着路面，行人纷纷加快了步伐，只有车站的候车亭下仍聚集着一小群人。单调的景象几乎凝固成一幅静止的画面。突然，有人从路边的小巷冲出，转瞬间消失在马路另一侧的小巷中。跟着，一群大人孩子吵吵嚷嚷地追了过去。吵嚷声渐渐消逝，街道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能听见的只有淅沥的雨声。路上已空无一人。亭下的一群人有的是在等车，有的只是为了避雨。追逐的喧哗再度出现，且声音愈来愈大。追逐者们押着刚抓到的小偷，孩子们在外面围成一圈，发出尖细的欢叫。在马路中央，小偷曾试图逃脱，却没能得逞。人们拳脚相加，小偷徒劳地招架着，无目的地撕扯着。亭下的人们睁大双眼注视着这场混战。

“打得真狠！”

“看哪，楼前的警察还在看热闹。”

“他把头扭向一边假装没看见。”

雨大了，编织成无数根银线。刹那间，瓢泼大雨倾泻下来。马路上只剩下混战的勇士和亭下的观众。勇士们疲倦了，停止了相互撕打。但他们仍围住小偷，喘息着，争论着，听

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后来，他们不顾大雨滂沱，进入了重要的讨论，没人弄得清是什么内容。湿透的衣服紧贴在他们身上，他们却毫不在乎，顽强地继续着争论。小偷激烈地为自己辩护，但没人相信他。他挥舞着双臂，俨然一个杰出的演说家。可惜距离太远，又是在大雨之中，他的声音被淹没了。但他无疑是在演说，只见他的听众木然呆立雨中，默默注视着他。亭下的人们一直瞪大眼睛，观看着这一切。

“怎么警察无动于衷？”

“是在拍电影吧。”

“刚才可是真打呢……”

“下这么大雨又是讨论，又是演说？！”

正在这时，有一件事吸引了众人的视线，只见两辆汽车从广场方向疯狂地驶来。前边的开得飞快，后边的紧追不舍。前边的一辆突然刹住了车，后边的一辆猛地撞了上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两辆车翻在了一起。紧接着大火燃烧起来，雨中传出一阵哭嚎和呻吟。马路上的一群人距两辆车只有数米之遥，但却没有一个人奔过去。他们对所发生的一切毫不在意，就像对浇在身上的大雨毫不在乎一样。亭下的人们发现，有一个血迹斑斑的幸存者正从车底下慢慢地爬出来。他几次试图用四肢支撑起身体，但终于没能站起来，脸朝下趴卧在地上。

“这无疑是场真正的惨案。”

“可警察还是无动于衷。”

“附近应该有电话吧？”

没人挪动一步——雨太大了，还有那隆隆的雷声。小偷的演说终于结束了，他自信地打量着自己的听众。突然，他

脱去身上的衣服，很快变成赤裸裸的一条。火已被大雨浇灭，他把衣服扔在汽车的残骸上，原地旋转着，好像在欣赏自己赤裸的肉体。他向前迈两步，又向后退两步，居然翩翩起舞，恰似一个专业舞蹈家。刚才还在追捕他的人，此时竟为他有节奏地击掌助起兴来。看热闹的孩子们也手拉手围成了一个圆圈。亭下的"观众"有些茫然，但毕竟松了一口气。

"这些人不是拍电影就是发了疯。"

"肯定是拍电影，警察也是剧中人，马上就会出场。"

"那车祸呢？"

"特技表演！导演就藏在某扇窗子后面。"

车站对面的楼上有一扇窗子"啪"的一声打开了，响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窗口出现了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他断断续续地吹了几声口哨，只见又一扇窗子打开了，一个女人出现在窗前。她穿戴得整整齐齐，冲着男人会意地点了点头。两人一同从亭下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不一会儿，他们手挽手双双走出楼门，冒着雨径直来到撞毁的汽车旁。两人交谈了几句后开始脱去身上的衣服。衣服脱光了，两人裸露在雨中。女人慢慢地躺下了，头枕着刚死去的那位车祸遇难者的尸体。男人跪在她的身旁，用手和嘴唇轻柔地爱抚着她。然后把整个身体压了上去，两人作起爱来。舞还在跳、掌声还在响，孩子们的圈子还在转，雨还在下……

"太不像话了！"

"即使是拍电影也是一群疯子。如果不是拍电影就太不像话了。"

"警察正点烟抽呢……"

空旷的马路上出现了生机。从南边来了一队骆驼，赶驼

人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群贝都因男女。骆驼队在离“舞场”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骆驼被赶到路边，贝都因人支起了帐篷。他们散开了，有人埋火造饭喝茶吸烟，有人云山雾罩地“侃”了起来。从北边又开来几辆大型旅游轿车，里面坐满了“老外”。车子停在小偷的场子后面，穿红挂绿的男女走下车。他们仨一群俩一伙，贪婪地搜寻着，并不在乎所发生的一切——舞蹈、爱情、死亡和大雨……

一大群建筑工人来了，后面跟着满载石料、水泥和建筑工具的卡车。他们以惊人的速度挖好一座坟墓，又在旁边用石头垒起一张大床，床上铺上床单，床头饰满鲜花。他们来到汽车残骸旁，搬出那些残缺不全的尸体，又从正在作爱的两位情人身下拉出那具趴在地上的僵尸，把它们并排摆在床上。接着，他们又把那对难舍难分的情人双双抬进刚刚挖好的坟墓，封死墓穴，用土填平。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们跳上卡车，叫喊着什么，一阵风似地离去。

“真像做梦一样！”

“可怕的恶梦，我们最好还是离开这儿。”

“再等等。”

“等什么？”

“幸福的结局。”

“幸福？”

“也许预示着一场灾难。”

这边正议论着，一个身穿法官大礼服的人已端坐在坟墓上。没人看见他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老外”那儿来？还是从贝都因人那儿来？还是从“舞场”来？没人知道。只见他打开一份报纸，双手捧着，高声朗读起来，好似正在宣读一份判决书。

没人弄得清他在念些什么。他的声音被掌声、雨声和各种语言的喧嚣声淹没了。但他那未被人听到的话语并没有白说，一时间，马路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海，激烈地动荡起来：贝都因人开始相互厮杀，"老外"们也打成一团；贝都因人和"老外"之间又燃起战火。别的人继续唱啊跳啊，更多的人聚拢到坟墓周围，赤身裸体作起爱来。小偷更加昂奋，使出浑身解数舞动着。一切都进入高潮，一切都达到顶点——屠杀、歌舞、爱情、死亡和雷雨……

一个光脑袋的胖子粗鲁地挤到亭下的观众中，穿着黑色的毛衣和长裤，手里拿着一只望远镜。他左右挪动望远镜观察着马路上的一切，口中不断嘟囔着："不错，不错……"

亭下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他。

"是他！"

"没错，他就是导演。"

只见他对马路上的人们叽哩咕噜地喊叫着："就这样，别出毛病，要不我们又得重来。"

这时有人问他：

"您是……："

但问话人被一个坚决而又充满敌意的手势打断了，赶紧把后半句咽了回去，不再吱声。另一个由于神经过于紧张反而平添了一些勇气，他问道：

"您……是导演？"

他不予理睬，继续观察。这时，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滚了过来，在离车站很近的地方停住了。血从颈部的断口处向外喷涌，人们惊呼起来。胖子却仔细检查着这颗人头，嘴里嘟囔着：

"好极了……好极了……"

"这是真的人头，人血……"有人冲他叫起来。

胖子把望远镜对准正在作爱的一对男女，不耐烦地喊道：

"换个姿势！别总是老一套。"

"这可是真的人头！请您解释一下。"刚才那人又冲他嚷道。

"您只要说句话我们就能知道您是谁、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了……"又有人说道。

"不会有什么妨碍您说话吧？"第三个人也忍不住了。

"请您松驰一下我们的神经。"第四个人在恳求。

突然，胖子往后一窜，好像要把自己隐匿在别人身后。一时间，他的狂妄，他的自负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被人捅了一刀，又像发烧打起了摆子。车站上的人们看见，一群身穿制服的人正在离站台不远的地方巡视着，活像一群猎狗嗅来嗅去。猛然间，胖子向雨中疯狂地跑去。巡视者中的一位注意到他，追了过去，其他人像一股旋风也随之而去。很快，他们都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留在马路上的仍然是屠杀、爱情、舞蹈和大雨……

"慈悲的真主，他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导演。"

"那他是谁？"

"可能是个贼。"

"或是疯人院中逃出来的疯子！"

"也许他和他的追逐者都是电影中的情节。"

"这可都是真人真事，哪里是演戏。"

"但只有假设是演戏，才能勉强说得过去。"

"不要假设什么了！"

“那你怎么解释？”

“不管怎样，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事实。”

“这怎么可能发生？”

“已经发生了。”

“无论如何，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调查时我们会被传去作证人。”

“还有希望……”说到这儿，他转向警察喊道：“老总……”

直到他喊第四遍，警察才皱着眉头转过身来，满脸怒气地嗽着嗓子。

“请您过来一下，老总。”他打着手势招呼警察。警察忿忿地看了大雨一眼，把大衣往身上裹了裹，然后快步走到亭下。他严厉地审视着人们，问道：

“什么事？”

“您没看到马路上发生的事？”

他的目光并没有离开他们去看马路上的一切。

“车站上的人该走的都坐上车走了，只剩下你们在这儿，这是怎么回事？”

“您看这颗人头！”

“你们的证件呢？”

他讥讽而冷酷地笑着，开始调查他们的身份，然后问道：

“为什么在这儿集会？”

众人交换了一下目光，有人站出来否认道：

“我们相互并不认识。”

“撒谎是没用的！”

警察后退了两步，冲他们端起枪，快速而准确地射出了子弹。人们一个接一个倒下了，尸体横卧在候车亭下，头枕

着被雨水浇淋着的便道。

（译自1969年埃及出版社出版
的短篇小说集：《候车亭下》）

黑　暗

翟　隽译

黑暗，似一堵视力无法穿透的厚厚的墙壁，没有人能看清周围的一切。他们无声无息地围坐在一起，就像根本没有存在一样。听到的，只有水烟筒发出的一串串咕噜声。黑暗中，水烟筒在他们手中转圈传递着，最后自然会传回到老头子手里。老头子常说："我是夜猫子，黑暗中也看得清。常年跟牢狱打交道，习惯了。"

他能看清他们，他们却看不到他。黑暗使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独特的世界里，门扉紧闭，悠然自得。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住得有远有近，相互并不认识。相同的弊疾把他们引进了这间屋子。老头子向他们保证，这里既安全又隐蔽。他邀人来时总说："我家在椰枣林中，后院地头儿盖了一座离地很高的小楼，小楼没有楼梯，用木梯子爬上去，人一上去就把梯子撤掉，扔到草料堆下边。这可是一座攻不破的堡垒。何况周围漆黑一团，谁也甭想接近。"

这不，他们正是在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半空中陷入无边无际的黑暗。传递烟筒时，手会触到另一只手，但这是谁的手？他是什么人？

"我们应该感谢黑暗，是它使我们得享安宁。相信我，我

是过来人。"老头子笑着说。

他从未想过会有人和他争论，因为人人都担心一旦出声就可能被藏在黑暗里的另一个人识破面目。

"要是点根蜡烛让你们相互认识一下，你们会喋喋不休地瞎扯起来，以至发生争吵，那我们这儿就会变成可怕的地狱，找乐儿的人是不喜欢的。我对此更是无比厌恶。"老头子对他们说。

黑暗中传出有人故意压低嗓音的笑声。

"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信奉这种教或那种教的，有主张这主义、那主义的。在这儿，在黑暗和静默中，你们可以相安无事，过一段美妙时光。"老头子接着说。

又有人窃窃发笑。也许，同往常一样，他们又在奚落人，即使只能是偷偷地奚落。这可真是解决宗教矛盾、消除思想分歧的绝招啊！他们奚落人，但除了能摸到地上铺的席子和软垫外，却根本不知道这间常常光顾的小屋是什么模样。

老头子咳嗽了好一阵，才用那像抽水烟时发出的咕噜声说：

"你们中可能有人会在某个地方碰到与自己共处一席的人，但却不认识他。此人可能是你的同事或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真心为之祝福的人，也可能是你恨不得将其置于死地的人，可你却不认识他，这真太有意思了！"

他们都是罪孽深重的人。有罪之人胆子都小，所以他们竭力控制自己，不敢放声大笑，黑暗中能听到的只是从嗓子眼儿挤出来的、拉着长声的"嘿嘿"声。

"我了解你们所有人，名誉啦、地位啦、工作啦……这一切我都不在乎。为了要个好名声，人总是把自己束缚起来。我

之所以得享自由的秘密就是因为我蹲过大狱，卧过野地，再加上一个坏名声。"老头子高声笑着。

他的语调中永远含着讥讽和自信，真像水烟发出的咕噜声。他的恶名足以使人对他回而避之。然而他对官吏又极善逢迎，应付自如。对这些染有恶习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地方能比他这儿更安全、更惬意。他隐身于黑暗，完全垄断着说和看的权利。有一次，他笑着说：

"你们都是绅士，生怕失去自己的地位。可穷光蛋却无所畏惧，所以我这里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也从不喜欢黑暗和寂寞。"

无论此人多么令人厌恶，身染恶习的患者却无不推崇他的地位，对他感恩戴德。只有他那刺穿黑暗的双眼能使他们复归存在。他已七十开外，身材矮小，腰弯背驼，脸上堆满了皱纹，但他却像鬼一样精力充沛。

"为什么不使你们的生活变得全像这种美妙聚会的延续？"他笑着问大家，然后又自问自答地说：

"你们会说工作、家庭、职责……"

他笑了，带着嘲弄的口吻继续说：

"其实生活不过是黑暗和静默。"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他说：

"我在这儿废话连篇地挖苦你们，你们却在心里默默地嘲笑我，这说明你们没学到什么东西，而我却肆无忌惮地为自己创造了奇迹。我既没有家也没有工作，其实分配者本人是不会有真正工作的。迷茫、单调、度日如年，生活对我来说既沉闷漫长又枯燥乏味，所以我不怕死。你们中哪个不怕死？！"

尽管他如此可憎，尽管众人都在心中无声地嘲笑他，但

他却拨动了他们一根敏感的神经。可谁又相信他不怕死？他为什么在荒郊野外修建这样一座孤零零的小楼？

一天晚上，他自信地对大家说：

“这间房子里有着生活的真谛。”

好半天，他没再吱声。水烟筒停止了传递。人们以为他例外地想让大家清静片刻。他们等待着，四周漆黑一团，鸦雀无声。等啊等，但毫无动静。人们终于不耐烦了。有人轻声咳嗽着，意在怂恿他干点什么，可毫无结果。他睡着了？昏倒了？还是死去了？

“他不在！”离他最近的人伸出手摸索了一会儿不安地说。

离门最近的人起身去开门，心神不定地低声说：

“门关死了。”

“肯定有扇窗户，谁挨着墙赶紧找找！”有人一时紧张，猛然提高了嗓音。

一阵查找后，这个说“没窗户”，那个说“没找着。”

他们已经忘记了隐蔽自己，决定划根火柴看看是怎么回事，但没人能找到自己的火柴。香烟还在老地方，火柴却不知去向。这决非偶然。火柴肯定是被偷走的！是谁偷的呢？干吗要偷走火柴？到底要怎样处置他们？他们开始呼喊老头子，愤怒地、声嘶力竭地呼喊……但根本没有人答应，没有任何反应。

“他上哪儿去了？什么时候走的？”

“他是从哪儿溜出去的？”

“搞的什么名堂？”

“他怎么偷走的火柴？为什么偷走火柴？”

“可能是去办什么事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但干吗要锁门?"

"干吗要拿走火柴?"

"这是开个玩笑还是另有什么阴谋?"

"这里黑咕隆咚的,我们可不太安全。"

他们又开始喊叫起来,喊声被墙壁挡了回来,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嗓子喊哑了,拳头也在墙壁上砸疼了,四周仍是一片黑暗,绝望向他们袭来。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没完没了地束手等待?难道就这样屈服于命运的安排?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呢?这老头子准是发疯了。他们已精疲力竭,只好重新各就各位,坐在软垫上,好像一趟长途跋涉把他们累得气喘嘘嘘,又好像刚刚结束了一场厮杀使他们伤痕累累。最后,极度的衰弱使他们逐渐忘记了恐惧。听得见有人打了个哈欠,紧接着是一连串的哈欠声。

"被偷的只是火柴吗?"有人问道。

一只只手在口袋中摸索着,有人叫起来:

"身份证……,身份证不见了!"

"我的也……"

"钱还在,只是身份证不见了!"

"这到底玩的是什么把戏?!"

有几个人又要喊叫,但嗓子眼儿已发不出声音。懒洋洋、拖着长声的哈欠此起彼伏。此后黑暗中再无半点声息,像安睡,又像死亡。

突然,一个平静的声音划破黑暗。

"怎么样啊?各位。"

黑暗中,只有这个声音在回荡,但没有人响应。声音再次响起,这次提高了八度。

“到底怎么样啊？”

黑暗中出现了轻微的响动，然后是一个充满恐惧而又满怀希望的声音：

“老头子？是你吗？老头子。”

“老头子……老头子……”一个接一个的呼唤声响成一片。

“你们怎么样啊？”又是那个挖苦的声音。

“你还问我们怎么样？你这是开什么玩笑？”

“我问的是你们怎么样了？”

“你刚才上哪儿去了？”

“我没动过地方。”

“你还拿我们开心？”

“相信我，我一直没离开过这儿。”

“撒谎，我们摸过你坐的地方，你根本就不在那儿。”

“你们不也都老老实实没动过地方吗？”

“得了，我们喊你喊得嗓子都哑了，砸墙砸得手都抬不起来了。”

“你们谁也没动过，真的，我一直在你们中间。”

“你以为还能耍弄我们！”

“相信我，除了拿走你们的证件和火柴，我什么也没干。”

“这不得了，别再开玩笑了。真没想到你还是个狡猾的扒手。”

“我是在你们睡着时拿走的……”

“睡着……？”

“对，你们睡着了。”

“我们根本没有合过眼。”

“你们睡了至少一个钟头。在这期间我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你必须向我们解释清楚，为什么搞这种鬼名堂。”

“好。我有个念头，想做一次独特的试验，我用自己发明的一种奇异的混合物把你们麻醉了。”

“你不是在说胡话吧？”

“天亮之前你们将失去记忆。”

“把东西还给我们，开门让我们走！”

“按照计划，你们睡了整整一个钟头，后来你们醒了，哈欠连天，还低声叨咕了些什么，我才说了话。”

“你骗不了我们！”

“你们确实睡了一个钟头，我从你们那儿拿到了我想拿的东西而你们又毫无察觉，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摸过你呆的地方，你不在。”

“你的手根本不能动。”

“我们使劲砸墙，还大声喊叫……”

“你们根本做不了这一切，现在也做不到。这些行为只是你们的幻觉，是你们的胡思乱想，就如同包围你们的黑暗一样，其实并不存在。”

“得了，我们不想再开玩笑了。”

“黎明前你们将失去记忆，你们中将没人知道自己是谁，更不知道周围的人是谁。”

“你……”

“因此我拿走了你们的证件，你们将不认识自己，别人更不会认识你们。”

“你还是赶紧用凉水冲冲头吧！”

“明天早上你们统统将不复存在，就像你们的证件已经消失一样，你们也将消失。”

“我说你是不是疯了？”

“随你怎么说。你们改变不了我的头脑。你们可以试着像我一样发疯，我也可以用自己的发明麻醉自己，幸运的是我从来就不曾有过证件，还是让我们感谢这漫漫黑夜和冥冥静默给我们的恩惠吧。”

“你这个疯老头子……”

“你们已失去了行动的能力，还将失去说话的能力，我向你们保证，咱们等着瞧。一会儿你们就会横七竖八地倒在席子上。明天，你们将成为荒野上沾满露水的新鲜的肉体。”

沉默。寂静。已经没有人再发出声响，能听到的只有那酣睡的呼吸声。他挨个把每个人扫视了一遍后轻松地舒了口气，嘟囔着：

“沾满露水的、新鲜的……”

（译自1969年埃及出版社出版
的短篇小说集：《候车亭下》）

反　面

翟　隽 译

奥斯曼来看我。由于他长期在地方供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我们热烈地拥抱，共同回忆起过去的岁月，从童年到青年又到中年。他在缉捕罪犯方面取得了显赫的战绩，这次回来是接任治安部门一个重要的职务。我们山南海北地扯了一阵后，他问：

“见到拉马丹了吗？”

我猜到他会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诫自己，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是的，常见。”我老实作答。

“你们还是朋友？”

“是的。”

“你这么有教养的人为何同他搞在一起？”

“这有什么奇怪的，多年的老交情了。况且他来见我时，我觉得他是一个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人，与一个混世魔王毫无相象之处。”

“难以想象。”

“但这都是事实，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他生活中唯一正常的人际关系，他当然要珍视。”

趁你不注意时他会伤害你的。”

“这不可能。”

他痛苦地叹了口气，我很理解他的心情。那是他的同胞兄弟，是他和他们全家生活中的一个污点。兄弟俩在一个屋檐下长大。我们是老邻居，是在一条胡同里长大成人的。但拉马丹像一股讨厌的狂风，总是把泥土糊在人们的脸上。

“你能否安排我们见次面?”他问道。

我不安地思索着。他又坚持道：

“你一定要设法安排。我是管治安的，你最清楚我的处境有多么难堪。”

“但是……我是说……”

“但是他恨我，对我没有好感，是不是?可他相信你的话。”

“我答应尽力而为，但你得向我保证，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你都要尽量宽厚些。”

“我并不想让你这所座落在郊区的平静住宅里发生意外，我可以向你发誓。你也知道，我能克制自己。”

“我不是已经答应你了吗?”

“好像不太情愿。”

“的确……”

“你觉得见面不会有结果?”

“是的。”

“可一定要见。”

“那就见吧。”

我们交换了一个长长的、痛苦的目光。难言的往事乌云般笼罩着我们。曾几何时，我们是那么亲密，那么顽皮，如今全变了，变得可怕而不可思议。

“我没想到他会堕落到这种地步。”他沉重地说。

“我也是，尽管我的年龄、经历和我所从事的教育职业都使我对此并不惊讶。”

“我虽远离首都，可每每听到他干的那些坏事就难以成眠。”

“已经无法挽回了。”

“你肯定曾尽力想法改变他。”

“当然，但忠告只能激怒他，我劝你也不要太刺激他。”

“即使这样，你还和他作朋友？”

“我们之间的关系已远远胜过手足之情，而且他来看我时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和蔼可亲、充满友情……”

“这，你怎么解释？”

“毒蛇也不乏母爱嘛！”

“但你知道，他是一个卑鄙无耻的恶棍！”

“我不想为自己辩护，我是他的朋友，正像你是他的兄长一样。”

“我还是很奇怪，你为什么不撕碎他。”

我掩饰着自己的悲哀，微笑着说：

“可惜他和我们一样是人，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他不过是欲望的牺牲品。我们成功地扼制了欲望，他却没能做到。”

“文明和野蛮总有个界线吧？”

“我并没有替他的堕落辩护。”

我们两人都不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又问道：

“你去过他在山里的藏身地吗？”

“你是在审讯我？”我笑着反问。

他淡淡地笑了笑，没说什么。

“对这所谓的藏身地，我一无所知。”我对他说。

“横行霸道，偷盗抢劫，走私贩毒，奸淫妇女……”他恨恨地数落着。

“这难免有些夸大其辞。”

“我从小就了解他，你也同样。”

“是的。”

“我们三个人过去好得像一个人一样。”

“是的。”

“可你看看，他现在堕落到什么地步了！”

“真可惜。”

“他天生是个孽种。”

“应该说，他变成这样，既有家庭原因也有其它客观因素。”

“这都不能为他的堕落开脱。”

“我并不为他开脱，开脱也没用。”

他起身说他该走了，并叮嘱我记住自己的诺言，才告辞离去。

晚饭后，我们一起喝茶时，我对拉马丹说：

“有人想见你。”

他用锐利的目光盯着我。每当他从别人的话语中嗅到什么味道时总是用这种目光看人，好像要看透别人的五脏六腑。

“如果是女人，非常欢迎。”

“是警方人员。”

“自从听说他回到首都我就猜着了。”他绷着脸说。

“你不要总往坏处想他。”

他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他太容易冲动了。

“什么混帐东西！人们都说他稳重，有头脑，过了这么多年他肯定更加道貌岸然。”

“他想见你并没有恶意。”

“他从小就想干掉我！”

“他是想让你走正道。”

“什么奉公守法、童叟无欺、正直厚道、洁身自爱……我看都是欺人之谈！”

往事历历在目。他们相互间是如此憎恶，简直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一提起拉马丹，奥斯曼就咬牙切齿，把他说成是一股无法驾驭的欲望的狂风，一头被蒙上双眼的野牛，一个到处招摇撞骗的混世魔王。他们相互如此仇视，可奇怪的是我却对他们两人都喜欢。奥斯曼与我志同道合，是他鼓励我求学向上、品行端正、热爱祖国；而我离不开拉马丹，则是为了解除内心压抑着的向往放纵、强横的饥渴。

“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的兄长。”我说。

“他找我有什么事？”

“这不难猜测。”

“也许是个圈套。”

“不可能，绝不可能！”我大声反对着。

“一个人有头脑就意味着他机敏、自私，有时还要谨慎。”

“你可以拒绝……”

“我并不怕他。”

“我们约个时间吧。”

“但我不会自投罗网。”

“那你看怎么办？”

“他很可能要报复。”

“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他现在有自己的天伦之乐。”

我想起了奥斯曼的第一个妻子，新婚没几天就被拉马丹拐走，给全家带来了一场灾难。但他们好景不长，相处了仅仅一个礼拜，拉马丹就开始残酷地虐待她。后来，她不见了，带着耻辱和失望消声匿迹了。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你要是不愿意见就算了。”

他沉思片刻，说：“让他来吧，我小心点，可能会晚来一会儿。”

我们正在书房里抽烟，拉马丹进来了。奥斯曼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分手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他们又面对面地相会了。我的心“怦怦”直跳，仔细地观察着他们俩。这是两张铁青色的脸，上面没有一丝感情的波纹。他们冷漠地、应付差事般地拉了拉手。

“谢谢你接受我的邀请。”

奥斯曼坐到他的椅子上，拉马丹则在我身边的沙发上坐下。我本想离开，可他们两人都要求我留下。

“我想你很清楚我找你来的原因。”奥斯曼对他兄弟说。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拉马丹冷淡地回答。

“那好。我们现在在同一个城市里，最好还是避免发生什么不幸。”

“不幸？”

装糊涂骗不了他，他坚信拉马丹很清楚他的言外之意。

“我有两个建议……”

"请说，"拉马丹摆出一副挑战的架式。

"你去自首，公开宣布从今往后洗手不干，也许这能减轻一些你的罪过。"

"还有呢？"

"随便你用什么方法，离我远点，别让我碰见你。"

拉马丹撇了撇嘴，讥讽地笑了，没有出声。奥斯曼等了一会儿，然后自言自语地说：

"我就知道不会有好结果。"

"那你为什么叫我来？"

"为了表明我已仁至义尽。"

"我们两个不是都想干掉对方吗？"拉马丹气哼哼地皱起了眉头。

"从你那方面来说的确是这样。"

"你也是如此，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

"用不着争，你最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你们根本找不到指控我的证据和证人。"

"我劝你不要太自以为是。"

"那就走着瞧吧！"

"我将毫不犹豫。"

我突然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他们俩从小不和，一生都在你死我活地拼杀，所不同的只是从今天起他们要面对面地较量了。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拼杀的对象其实是自己的同胞兄弟，是自身的一部分。

拉马丹站起身，只用手势向我打了个招呼，然后忿忿地走出房门。

这次见面后没过几天，兄弟俩之间的战斗就打响了。治安部队袭击了城里城外一切可疑的地方，逮捕了可能与拉马丹有牵连的所有男女。严刑拷问之下，供词源源不断。他们发现拉马丹的同伙无所不在，夜总会、俱乐部、咖啡馆……甚至政府机构、宗教寺庙也是他们的藏身之地，被抓的人数随之剧增。警方的穷追猛打使全城陷入恐怖。人们好像又回到了“紧急状态”和空袭的日子。什么轿车、出租车、卡车，无不受到检查。大小路口，犄角旮旯，统统被大灯照得雪亮。尼罗河上泛舟会遭到围攻，躲在僻静处谈情说爱会受到盘问。假使你在电话里开句玩笑，足以招致警察的大队人马，把你安静的住宅翻个底朝天。虽是清白无辜的老实人，一旦鼻子上有块疤痕，或是脑门儿上长个包，马上会惹来一连串的祸事。如果街角传出一声呼叫，很快就会听到大队人马的奔跑，接着是刺耳的枪弹划破夜空，几秒钟之内路上会空无一人。但穷追不舍的结果，往往又是一无所获。所有这一切已屡见不鲜，一片不祥的乌云笼罩着整个城市。

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这场战斗。我深知，不论结局如何，都将是我的巨大损失。我注定要失去这两个最亲密人中的一个。在良心的驱使下，我不能在他们两者之间保持中立，而只能站在奥斯曼一边。但感情却不听从我的支配。我内心深处也在进行一场痛苦的争斗。我几乎已被撕得粉碎。每当警方取得重大胜利，我都感到一种莫明的悲哀。我难以想象这个世界会失去拉马丹，失去他的幽默，失去他那传奇般的风流韵事和胆大妄为的冒险举动。而每当拉马丹占了上风、危及他哥哥的安全时，我又会十分沮丧。我担心邪恶势力将横行天下，使安宁和文明遭到毁灭。

激烈的战斗结束了。一天早上，报纸上登出了拉马丹倒在血泊中的照片。可怕的追捕、令人心惊胆战的日日夜夜终于过去了。我长久凝视着他的遗像，抑制不住的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愤怒，却不知如何发泄这一腔怒火。地震、火山、飓风、流星、洪水、细菌……好像宇宙间的各种破坏力量都聚集在我的意识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这些，是出于报复？还是想弄清它们在善与恶之间的位置？我不知道。

几天后，奥斯曼来了，世间一切已彻底改变了模样，至少我的世界是这样。与通常相反，我对他有一种病态的恶意，想方设法要驯服他、驾驭他。我觉得体内似有好几个人在猛烈拼杀，却又相互吸引。我们坐得很近，他用那沉重的、毫无生气的目光注视着我。无法打破的沉默使我们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

"一切都是真主的意志……"他终于喃喃地说。

"房子里到处是鬼魂，而我是唯一的未亡人。"不知是我在说还是我的嘴巴在下意识地动。

"你好像有点反常，哪儿不舒服吗？"他不安地端详着我。

"没什么，只是鬼魂……"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我大笑了一声，已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

"我终生误以为你的言行即是我的楷模，引导我走上了成功之路，并在教育界获得如此的地位。"

"你言过其实了。"

"的确。其实我的成功应归功于他。"

"他？"

“不错，就是那个警方全力以赴将其置于死地的人。”

“你的话使我不安。”

“一个鬼魂向我证实了这一点。”

“亲爱的！”

“听着，他还告诉我，拉马丹的宗旨和信条是不可能得到保护的，但他却行事洒脱；而我们——我和你，我们的信条不会受到攻击，但我们的作法却卑鄙龌龊。”

“我不明白你的话。”

“鬼魂的语言很难理解。”

“你需要好好睡一觉，朋友。”

“我需要的是极度的清醒，这是鬼魂说的。”

“我很悲哀，才来你这儿……”

“他们对我说，毁坏一座城市的人总比维护旧城墙的人好。”

我突然站起身，拄着拐杖在房里走来走去。

“你的腿瘸了？”他惊叫着。

“这是个不吉利的早晨，我这里发炎了。”我拍着膝盖说。

“找医生看过吗？”

“没有。我会在鬼魂那儿找到良药。”

他的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我继续报复着：

“我将不再委身于教育职业，我将抛弃一切信条。我已买好画板和画笔，我要当一个画家，一个瘸了腿的画家。我已找到一个女人来充当裸体模特儿。”

我拉开旁边屋子门上的帷幔，一位赤裸的女人正用平静的目光挑战般地看着我们。奥斯曼看看我又看看她，显得惊慌失措。我高声笑道：

“你会问我怎么能学会绘画的常识？告诉你，什么也别想阻拦我，我会操起工具打烂一切。”

我挑战地盯着他那瞪大了的双眼，狂叫着：

“伴随着正人君子，我虚度了多少年华，我将迷恋一切深奥的东西，在浪尖上支起自己的风帆。我将打破自己的圣殿，把它抛到九霄云外。我要远远避开那些体面的圣人君子，让激流把我卷去。让他们去幸福自得，我要成为一个疯狂的破坏者，投入魔鬼的怀抱。你问我传统和信条？我告诉你，什么也阻挡不住我，我将操起工具打烂一切！”

我坚定地向裸女走去，拉上了身后的帷幔。

（译自1969年埃及出版社出版
的短篇小说集：《候车亭下》）

两次失去记忆的男人

葛铁鹰 译

一

小小的花园内只剩下他一人。无论在花园还是在与之毗邻的不大的大厅里，用过晚餐的人们纷纷散去，其中大部分上楼回自己房间，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在乡间小路上散步。侍者等着他离开，以便收拾桌椅，但他没动，而且看不出有要走的意思。他独自坐在那里，享受着从田野尽头的山麓飘来的阵阵清新、干燥的空气。侍者将其它桌椅搬走后，无可奈何地在他周围转悠，似乎在提醒他该走了。最后，他壮壮胆，走到他面前，问道：

“还要点什么吗？”

“饭店里有空房间吗？”他反问。

“我想会有的，请您去见饭店老板。”

“就是大厅头上那位姑娘？”

“不，他在里边，过了大厅。”

“那么，这姑娘是谁？”

“餐厅经理，老板的女儿。”

“谢谢。”

看他没动地方，侍者道：

“您能不能让我把餐桌搬走？”

“真抱歉，不行。我突然感到有些疲倦，需要在此休息一会儿。”

侍者去了。他仍旧一个人坐着，一面吃晚餐，一面望着那姑娘。他已经这样望了许久。她也不时向他瞥上几眼。他自语道：

“她要是饭店老板该多好啊！”然后，他用带有几分醉意的口吻说：

“能娶这样如花似玉的姑娘为妻，真乃人生一大乐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一动也不想动。突然，饭店老板朝他走来，而他的千金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站在连接大厅和花园的走廊另一端。

老板对小伙子说：

“我们愿为你效劳。”

“谢谢。”年轻人有点慌乱。

“侍者告诉我你想要个房间。”

“是的，我想要个房间过夜。”

“请你到里边来办一下手续。”

“假如你真想……”

“您说什么？”

“实际上我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

“但毫无疑问你是在说话。”

“我不知道我怎么说的。”

姑娘走近来，站在她父亲身旁。老板说：

“你总得说话呀！”

"让我呆一会儿……"

"你大概是没带钱吧？"

"我的钱绰绰有余。"

"那还有什么问题？"

"我累极了。"

"你看上去身体很好。"

"说真的，我不知自己是谁。"

"你说什么？"

"我不知自己是谁。"

"你现在神志清醒吗？"

"我想是的。"

"你怎么会不知自己是谁？"姑娘纳闷。

"我不知自己从哪儿来，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

"那你怎么来饭店花园的？"父亲问。

"我发觉自己在田野里，山在我后面，我面前唯一的建筑就是饭店，我不敢进城，就溜到饭店花园里来了。"

"你没带身份证吗？"

"没有，可能被偷了。"

"可你不是说你还带着钱吗？"

"我发现它捆在我的皮带上。"

"那不是你的钱吗？"

"我看不像。"

父女俩面面相觑，谁也没吱声。最后父亲说：

"你肯定会想起一些事情，你总该记得你是从哪儿来的吧？"

"我不知道。"

“你准备去何处?”

“不知道。”

“你的家?”

“不知道。”

“工作呢?”

“不知道。”

“你有妻子吗?”姑娘问他。

“不知道!”

老板沉吟良久，然后问：

“你想做什么?”

“我还没想好。”

老板又想了一会儿，然后说：

“你一定想寻找你的家人吧?”

“当然。”

“在报纸上登出你的照片怎么样?”

“这主意不错。”

“关心你的人会来找你。”

“我想是的。”

“这真是个少见的难题，但很快会有圆满的结局。”

“希望如此。”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姑娘温柔地询问。

“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不知从什么地方掉下来，也不知飘到什么地方去。”

父女俩再一次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小伙子说：

“我想我应该先去找医生。”

“太对了。”

"可我得有个避身之处，这样可以免去很多繁琐的手续。"

"这可是冒险，弄不好会给我带来不少麻烦。"

"也可能平安无事。"

"托靠真主吧。"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做的善事。"

他派人将他送进一个房间。他和女儿默默地、茫然地看着他走去。两人对视了很长时间，然后父亲说：

"太奇怪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但他对自己的病直言不讳。"姑娘喃喃道。

"正是这点让人感到奇怪。"

"是啊……"

"你看我的决定是不是错了？"

"你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她不紧不慢地说。

二

山顶别墅，阳台四周一片漆黑。阳台上有两个幽灵般的人。其中一个坐在摇椅上，另一个站在他面前。

"有什么消息吗？"坐着的人问。

"他不由自主地走进了饭店！"另一个回答道。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他处于失去记忆的状态。"

"这有什么新鲜。"

"这次可完全不同。"

"此话当真？"

"千真万确。"

“你盯紧点，记下一切。”

“遵命。”

三

晚饭后，房客们各自离去，经理室里只剩下父亲、姑娘和小伙子。小伙子脸上显出不安的神色。父亲以同情的口气对他说：

“你还没稳定下来。”

“报上已登了我的照片，可没有一个人来找我。”小伙子说。

“好在警察也没来找你。”

“我几乎无法忍受这种疗法。”

“太长，太复杂？”

“还要花很多钱。”顿了一下，他又道：

“我觉得自己成了你沉重的负担。”

“没有的事。”

“真的？”

“我认为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在这个世界上，你们就是我的一切。”

“我不再担心因给你提供住处而要负什么责任了。”

“你迟早会知道自己是谁的。”姑娘说。

他有些难为情地说：

“我觉得自己不会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你神志清醒，不需要任何人。”

“可我就把全部时间花在等待上吗？”

“你最好考虑一下你的现在和将来。”父亲说。

“在钱花光之前？”

“是的。”

“那我该给自己找个工作。”

“你会干什么呢？”

“我试试吧。”

父亲想来想去，说：

“我有个想法。”小伙子眼巴巴地望着他。他接着说：

“饭店需要更新。”

“这是什么意思，先生？”

“我建议你将你的钱入了饭店的股份，并协助管理一些帐务上的工作。”

“好主意！”

“那咱们就这么办。”

“不过，我担心将来会发现钱不是我的。”

“你登出启事有一段时间了，这足以说明你是清白无辜的。”

“你觉得如何？”青年把目光移向姑娘。

“我同意父亲的意见。”

“太棒了！”

“就这么说定了。”父亲说。

“我有个愿望，它像火一样在我心中燃烧，我想是对你们讲明的时候了。”

“我洗耳恭听。”

略微沉默了一会儿，年轻人说：

“我想向你的女儿求婚。”

“不要操之过急嘛。”

“我已等了几个月，够长的了。”

“说不定你结过婚呢。”

“没任何人来找过我。”

“我们已经广泛地交换了看法。现在我有件急事，不得不出趟远门。”说完，他便走了。

年轻人和姑娘互相看了看，他问她：

“你也像你父亲一样拿不定主意吗？”

“你完全了解我的想法。”姑娘镇静而又甜蜜地答道。

“你想让我等到发现自己的过去？”

“你发现过去或是过去发现你，对我来说无关紧要。”

“我很幸福，但也时时感到不安。”

“你爱我，不是吗？”

“我呆在此地只是因为我爱你。”

“这对我们来说就够了。”

“我要工作，结婚。可你的父亲犹豫不决。”

“你错了，我非常了解我父亲。”

“我觉得好像已经得到了他的信任。”

“你是值得信任的。”

“让我们祈求真主给我们幸福。”

“让我们诚心诚意地祈求吧。”

四

山顶别墅的阳台上，谈话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进行。坐在摇椅上的那个幽灵问道：

“有什么消息？”

“饭店经理收留了他。”站在他面前的黑影子回答说。

“心地善良，但又深谋远虑。”

“他使出浑身解数想搞清他的身份。”

“他为什么没有直截了当地去查他的根底？”

“他们更喜欢间接的方式。”

“人们说三道四了吗？”

“没听说有什么传闻。”

“好。”

“他将像谜一样让人猜不透。”

“你是说他本人也猜不透？”

“那当然。”

“有什么故事吗？”

“出现了爱情。”

“重新开始的？”

“是的。同时，那父亲看上了他的钱。”

“可不能让贼轻易偷走！”

“他是企业家，我的主人。”

“贼和企业家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人们是把二者分开的。”

“还有呢？”

“小伙子在饭店入了股，并娶了那姑娘。”

“这个游戏非常有趣。”

“爱情和工作在向他微笑。”

“那个连自己是何许人都不知道的小伙子也会谈情说爱？”

"他只是在独身一人的时候才会想到爱情。"

"他经常一个人呆着吗?"

"他妻子不喜欢那样。"

"像她爸爸一样狡猾。"

"实际上她爱他，也爱饭店。"

"事情复杂，希望渺茫。"

"但还是有希望的。"

"你盯紧点，记下一切。"

"遵命。"

五

一家人围坐在小花园里的餐桌旁，父亲、丈夫和妻子。落日的余辉映在他们脸上，时光的流逝使这三张面孔发生了不同的变化。父亲开口道：

"我怕是看不到来年夏天了，这就是我现在的感受。"

"真主会保佑我的父亲长命百岁。"妻子道。

"你的身体会好起来的。"丈夫说。

"在此时去的人真幸福。"老人感慨万分。

"情况没糟到这个程度。"这是妻子的声音。

"难道还有更糟的吗?"丈夫问。

"总是有更糟的事情。"妻子没好气地说。

丈夫不无讽刺地说了句：

"你的话太富有哲理了。"

"我们这代人的生活更简单，也更幸福。"父亲说。

"人们总是抱怨现在，哀叹过去。但过去在当时不也是现

在吗？"丈夫说。

"咱们几乎没有片刻消消停停过日子的时候，我们不停地奔跑，好像鞭子在狠劲抽打我们的脊背。"妻子抱怨说。

"谁要是休息过一个小时，谁就不得好死。"丈夫说。

"和你在一起我得干十个男人的活儿。"

"我得干十匹马的活儿。"

"过去，工作虽多，但大家乐在其中。"父亲说。

"我们肩负养活七个孩子的重担。"丈夫说。

"我们养得更多，并以此为荣。"

"你难道不知道如今一个儿子意味着什么？"

"人们彼此彼此。"妻子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因为这个饭店，人们多么眼红我们哪。"父亲说。

"现在他们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们。"丈夫说。

妻子一阵长吁短叹，说：

"田野大道两旁盖满了饭店。"

"全都是新式的。"

"你没有足够的钱翻修饭店吗？"

"翻修已无济于事！"

"那如何是好？"

"推倒重建！"

"你上哪儿去筹措那么多钱？"

"我们没有选择余地，只有将归我们所有的饭店转为代理。"

"你想怎样？"

"借钱，如果可能的话。"

"别那么悲观。"妻子劝道。

"我没功夫悲观。"

"你忘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真的?"

"你们缺少一种我们过去拥有的东西。"父亲说。

"请问是什么,先生?"

"虔诚。"

"这个我们根本不缺。"

"你没功夫虔诚。你知道虔诚曾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什么?"

"有一天,我的祖父在院子里发现了一个埋在地下的宝藏!"

"埋在地下的宝藏?"

"他当时正在祈求真主给他生路,结果灵验了,他用这笔钱修建了本地区第一家饭店。"

"他应当寻找它的主人,物归原主。"

"宝藏是真主赐给他的礼物。"

"今天的法律认为接受这样的宝藏是一种掠夺!"

"见鬼!你们才在千方百计地掠夺。"

"对不起,先生。你也想让我求真主给条生路,好找到一个埋在地下的宝藏?"

"你再怎么做也决不会找到它。"

"那没错!"

"因为虔诚不是装出来的。"

丈夫的目光移向妻子。问她:

"这便是你的希望所在?"

"咱们没那份福气。"她冷冷地回答。

"说得对。"

"但是咱们有别的财富。"

"真的？"

"我们的儿子们！"

"他们把我的腰都快压断了。"

"凭咱们的家世，加上努力工作，明天他们将成为不止一个新饭店的老板。"

"你可真敢想。"

"你会看到这铁一般的事实的！"

"真是想入非非！"

"而且我们应当让他们受最高等的教育。"

"我担心到不了那天咱们早都饿死了。"

"这确是一场痛苦的竞赛，但有志者事竟成。"

"你们两人都缺少虔诚。"父亲说。

"今天再想找到宝藏可是白日做梦啦。"

"我看不到明年夏天了，这便是我现在的感觉。"他艰难地站起身，一边朝屋里走一边又说：

"真的，现在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多幸福啊！"

妻子也很快离去，但过了几分钟，她又拿着一瓶冰镇啤酒和两个杯子回来，并斟上酒。天不知不觉地暗了下来。

"松松心吧。"

可他只顾自己在盘算：

"就是把所有积蓄全拿出来也不够盖一层新楼哇。"

"喂，松松心吧。"

"一座旧饭店加一层新楼算怎么回事呀？"

“喂，松松心，你听见没有？”
“嗯，地基太老了，也经不住好几层。”
“你不想松松心？”
“我眼看着新饭店接二连三地盖起来，心里难受得要命。”
“你需要松弛一下，宽宽心。”
“为什么他们运气那么好，咱们就不行呢？”
“你不想听我说吗？”
“要么建新饭店，要么饿肚皮。”
“我们有信念，有儿女。”
“你和你父亲一样，整天做梦。”
“我们的宝藏并非埋在地下。”
她本想亲热地握住他的手，可他“噌”的一下站起身，说：
“是该去见那个人的时候了。”话毕，他便走了。

六

妻子独自一人坐在花园内，看到一男子从花园门口进来。他彬彬有礼地弯弯腰，说：
“晚上好，太太。”
“晚上好。”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大大饭店的总经理。”
“你好，请坐吧。”
他坐下，看了看两只装满酒的杯子，问道：
“还有人要来吗？”
“不，我丈夫刚才在这儿，走了不多会儿。”
“去见光明饭店的老板。”

“你怎么知道？”
“凡与我有关的我都知道，太太。”
“真是用心良苦啊！”
“他忘记喝了吧？”
“这有什么关系！”
“企业家总是忘记许多令人高兴的事情！”
“这你最清楚。”
“不过他们当中的成功者什么也不会忘记。”
她有些激动，说：
“我们也属于成功者。”
“我很高兴听到这句话。”
“不过，你既然知道我丈夫不在，那到此有何贵干啊？”
“我来见你，太太。”
“我不明白，先生。”
“实际上，我相信女人更为明智。”
“假如你想拿我和我丈夫做比较，我是不会赞扬你的。”
“我并不是来挑拨离间的。”他瞟了一眼啤酒杯，又问：
“你是否允许我代替你丈夫的位置？”
“你这样表达，我十分反感！”
“对不起。全区所有男人都倾慕你。”
“你该不是为表示你的倾慕而来的吧，先生？”
“我是为买饭店而来，太太。”
“我们的饭店？”
“它是本地区唯一的一座旧饭店。”
“这个建议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你丈夫正在寻求借款，但没有人会借给他。”

"为什么?"

"因为任何人也不会资助一个可能威胁自己的竞争对手。"

"他不在,我不想再谈这件事。"

"卖是最佳方案,我想你是明智的。"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这是一家已不适合住人的老饭店,改建也只能是事倍功半,再说卖了钱还可以去投资嘛。"

"它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未来。"

"我们可以谈好,给你和你丈夫在新饭店里安排工作。"

"请不要以已经签了合同似的口吻讲话。"

"我相信你是头脑清醒的人。"

"我们将用自己的手和钱建起新的饭店。"

"你们两手空空,孩子们还在上学。"

"先生,我们自己的事自己管。"

"这对双方都有利。"

"我不这么认为。"

"我好像在同你那死脑筋的丈夫讲话。"

"我们是一个人,先生。"

"我最好还是把心里的话向你和盘托出。"

"哎哟,你还有没说出来的哪!"

"实际上饭店并不重要。"

"它虽然旧了些,但位置都是数一数二的。"

"对我更重要的是建立私人之间的友好关系。"

"是吗?!"

"请相信我,钱我并不缺。"

“真的?!”

“我需要的是爱情!”

“等我丈夫回来，你和他去探讨爱情吧。”

“可我更信任女人。”

“我可不敢苟同，先生。”

“不管怎么说，我们二人都明白了对方的意思，我们有的是时间考虑并作出决定。”男人微笑着站起身，将一杯啤酒一饮而尽，然后低头致意，去了。

七

夜幕笼罩着山顶别墅的阳台。坐在摇椅上的黑影问道：

“有什么消息吗?”

“事情复杂化了。”站在他面前的黑影答道。

“我们的伙计在干什么?”

“他疯狂地工作，简直不顾死活。”

“他的女人呢?”

“和他同甘共苦。”

“别人呢?”

“千方百计想霸占他的饭店和他的女人。”

“她知道他们的企图吗?”

“一清二楚，但她竭力反抗。”

“丈夫知道吗?”

“知道，他是个聪明人，再有他妻子从不隐瞒什么。”

“她为什么要告诉他。”

“向他表示她的忠贞，并使她的爱在他的心中复活。”

"他不再爱她了吗？"

"他没时间去爱。"

"他也不再去想自己神秘的过去了吗？"

"他没时间。但是有一次他对妻子说，要是他恢复了记忆，说不定会发现自己是个百万富翁的儿子！可她却笑话他，说他像她父亲一样老梦想发现宝藏！"

"你估计他何时会想起自己的过去？"

"您说的是哪个过去，先生？"

"你这个傻瓜！"

"是，先生。这要看他工作是否成功。"

"我看没那么容易。"

那人不作声了。最后，坐着的人开了腔：

"你盯紧点，记下一切。"

"遵命，先生。"

八

岁月不饶人。老夫老妻坐在小花园里，面前站着一位朝气蓬勃的小伙子。他焦虑不安地说：

"看见你的信真把我急死了。"

"孩子，我估计到了。"妻子说。

"我乘第一班飞机赶回来……"

"我应该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丈夫说。

"尽管我们知道你正一心一意准备论文。"

"事情真的坏到这种程度，爸爸？"青年问。

"一点没有夸张，孩子。"

妻子带着哭腔悲伤地说：

“你妹妹死去的原因之一便是饥饿。”

“可饭店顾客挺多呀。”

“我们不得不降低房租，”丈夫说：“入不敷出，而且一天不如一天。”

“咱们的积蓄呢，爸爸？”

“为了养家糊口都花完了。”

夫妇俩互相看了一眼，父亲接着对儿子说：

“在这场痛苦的争斗中，你两个可爱的弟弟都死了。”

“他俩死得好惨啊……”青年高喊。

“那群狗杂种用各种最卑鄙、最残忍的手段要置我们于死地。”

妻子仍哭哭啼啼地说：

“一天，我们在山脚下发现了你弟弟的尸体。”

“调查结果呢，妈妈？”

“案子不了了之。”

“你外祖父悲伤过度去世了。”丈夫说。

“你另一个弟弟为了报仇也被杀了。”

“这帮杀人犯不得好死！”

“就这样，我们被饥饿和死亡所包围。”丈夫说。

“所以你父亲考虑卖掉饭店，到别的地方去。”

“那绝对不行。”青年喊道。

“有什么法子呢，孩子？”

“我不相信你们已拿定主意，不过是一种设想，对吧？”

“就算如此，结果也是一样。”

“我们还要忍以待机。”

“你看见了，我们已经老了。”

“你应该了解一切。”丈夫说：“这场你死我活的争斗，使我们进行了过去想都没有想过的暴力活动。”

“暴力活动？”

“是的，孩子。在法律面前，我们不再是清白无辜的了。我，你母亲，都一样！”

“咱们的事随时都可能败露。”

“真倒霉透了。”

“这便是我们的生活，苦不堪言。”

“假如我们不远走高飞，还会发生更多的灾难。”丈夫说。

“你现在认为怎么样，孩子？”妻子问。

年轻人气鼓鼓的，好一阵没作声，然后说：

“我应该向你们透露我生活中一个最重要的消息。”

“快说，孩子。”

“如果再忍耐几年，我用不着这样大的花费便能重建饭店。”

“你？！”

“对，这正是我论文要写的内容。”

“也许仅仅是一种希望？”

“不，我已找到有力的论据。”

“假若你判断错误呢？”

“我们应不惜代价冒一次险。”

妻子看了一眼丈夫，说：

“这是我们没预料到的一个新因素。”

“但它像个梦。”丈夫道。

“重建饭店比暴力活动更行之有效。”年轻人说。

"我们为等你会进行更多的暴力活动。"

"那就忍耐与暴力双管齐下。"

"你使我想起你的两个弟弟。"

"但我希望结局不同。"

"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妻子说。

"我看你倾向于他的意见。"丈夫说。

"我不否认。"

小伙子踌躇满志：

"明天我就乘飞机回去。"

"愿你一路平安。"妻子道。

"我明天动身。"

"祝你一路顺风，万事如意！"

九

夫妇两人并排坐着，谁也没有说话。女人偷偷看了一眼丈夫，打破了沉默：

"我们应该恪守诺言——忍耐。"

他点点头，一言不发。她又重复道：

"我们应该恪守诺言——忍耐。"

"你丝毫不了解他的论文，却对他寄予厚望。"

"可我了解他，相信他。"

"好吧。"

"我看你有点举棋不定。"

"这回你可算错了。"

"我比别人更了解你。"

“每对忠诚的夫妻都是如此。”

“不要讲风凉话，先生。”

“可我非常认真。”

“你犹豫不决。”

“如果我说考虑一下不为过吧？”

“你言不由衷。”

“你这是什么意思，太太？”

“你说积蓄为了养家已全都花光。”

“我说的是实话。”

“但还没到花光的程度。”

“剩下的那点钱毫无意义。”

“恐怕对想溜之大吉的人来说还有点意义。”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最清楚我是什么意思。”

“我想的唯一事情是全家人的安全。”

“家庭安全是饭店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正是为此才牺牲了一切。”

“你应当更加忍耐。”

“那我就忍呗。”

“但你隐瞒了一件事。”

“什么事，太太？”

“大概是逃跑吧。”

“逃跑？”

“我根据你的过去可以推断你的将来。”

“我过去逃跑过吗？”他笑了。

“是的。”

“这真让人哭笑不得。”

“我可笑不起来！”

“那我们最好换个话题。”

她冷冰冰地看了他一眼，说：

“看来该对你讲出实情了。”

“什么事？”

“为了保护你的家庭和你自己，我要讲出多年守口如瓶的事情。”

“你有瞒着我的秘密？”

“对了。”

“是什么？”

“你不为人知的过去。”她的镇静令人感到有些可怕。

“不为人知的过去？”他突然来了兴趣。

“你忘记的、或者说你故意忘记的过去。”

“你什么意思？”

“你假装忘记你的过去和真正的你。”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但我知道。”

“你？！”

“而且我父亲也知道！”

“你是认真的？”

“非常认真。”

“从何时起？”

“从我们在这个花园见到你。”

“真是天大的笑话。”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

“我以儿子的生命发誓。”

“噢，真主！”他似乎心慌意乱。

“是的。”

“你让我清醒清醒吧。”

“我会那样做，为的是你不再犯错误。”

“我是谁？”

“我的丈夫。”

“我问的是过去。”

“在你失去记忆前，过去你也是我丈夫。”他茫然地望着她。她又道：

“在那以前，你是我父亲的养子，是他把你这个无家可归的少年领回家。”他仍然怔怔地望着她。她继续说：

“你记不清自己的父母，于是他收养了你，并给你在饭店安排了工作，后来我们就结了婚。”他还是那样呆呆地看着她。她接着说：

“一天，你偷了保险柜里的钱，和一个舞女跑了。”

“你说什么？”

“你想想，再想想，你偷了保险柜里的钱，和一个舞女跑了。”

“我的头在转。”

“你当时同今天一样，为自己的忘恩负义感到内疚，于是你便折磨她——那个舞女，而实际上你是想折磨自己。”

“我的天，这到底是怎么了！”

“出于无奈，她只得逃之夭夭。你的记忆也很快就丧失了。”

“啊……”

“我父亲神不知鬼不觉地监视着你，没有报警，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你到这里来了。”

“啊……”

“你的腿或你的良心将你带到受你伤害的地方。”

“简直是个可怕的恶梦！”

“以后的事你都记得了。”

“是啊，你们给我演了一出好戏。”

“从主观上讲，我们愿意和你一同忘记你的过去，只是你旧病复发才使我改变了主意。”

他筋疲力尽地闭上眼，一板一眼地说：

“我们应该恪守诺言——忍耐。”

十

山顶别墅的阳台，四周黑黝黝的。坐在摇椅上的黑影向站在他面前的那个黑影问道：

“有什么消息吗？”

“那一家人克服重重困难，不屈不挠地战斗着。”

“争斗有什么新消息吗？”

“你死我活，暴力活动愈演愈烈。”

“我们的伙计怎么样？”

“他已经了解了——在他看来——自己是什么人，并从中记取了永不忘却的教训。”

“他最初的自我，他没有想吗？”

“他没时间。”

“没有突然醒悟的可能吗?”

“我不排除发生奇迹,如果他重建饭店的宏伟蓝图实现了的话。”

坐着的黑影沉思良久，然后说:

“由他去吧。”

站在他面前的黑影说:

“遵命,我的主人。”

(译自1971年埃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没头没尾的故事》)

蜜　　月

陆伯渠 译

他俩满意地走了进来，站在枝型挂灯下，打量着房间，细心地测量着沙发与放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柜橱之间的距离。他们看看占了房间一角的冰箱，多么希望客厅的空间能够大些。

“祝贺你有这套新居，亲爱的。”他穿着一身新制服，微笑地说。

“也祝贺你，亲爱的。”

“你母亲把房间布置得真雅致。”

“不要忘了我在这方面的审美能力。”

“我们真幸运得到了这套房子！”他吻了吻她，笑着说。

“的确……”

“乌姆·阿卜杜拉到哪儿去了？”

“也许在厨房，也许——在洗澡间。”

“你觉得她可信赖吗，亲爱的？”

“当然啦，从她十岁起就一直没离开过我母亲。”

“以后她要照管我们的新居，在这里比我们呆的时间都长。我们呢，只有在休息、睡觉时才能享受一番。”

“在我们这样的政府职员中，能有她这样的女管家可不多

见。”

“这么漂亮的房间，没有一个女管家还有什么乐趣？”

“这话不假，尤其在眼下可真是个麻烦事，但是……”突然，她不安地抽动着鼻子闻了闻，咳嗽着问道：“你没闻到什么怪味吗？”

“怪味？”他也抽动了几下鼻子，说：“是有股怪味。”

“是饭味。”

他俩查看着各个角落，椅子下，沙发下……

“沙发下有个锅。”小伙子喊起来，叫喊中带着责备。

“锅？！”

“饭锅竟在客厅里！”小伙子厌恶地把锅拿出来，嘟囔着。“是馊饭，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可思议。”他神经质地用力拍着双手。

“乌姆·阿卜杜拉！”年轻女人喊道。

随着一阵重重的脚步声，进来了一个又矮又胖的汉子，桶一样滚圆滚圆，大头，宽脸，粗粗的脖子，像个武士，凹陷的双眼露出呆滞的目光，身穿一件黑色的衬衫，下着一条土布裤子，脚上穿着一双胶鞋，他站在那儿，用冷淡、呆钝的双眼看着他俩。他俩茫然了，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两人迅速交换了一下眼光，重又盯着那张呆滞的面孔，“你是谁？”姑娘问。

他没有回答，好像什么也没听到。

“你是谁？”小伙子厉声问道。

他的目光转向小伙子，呆了许久，才淡淡地嘟囔了一声：“我是乌姆·阿卜杜拉的儿子。”

“谁允许你进来的？”

“她叫我在她不在的时候替她。”

“难道她不在里边？”

“她到郇塔去逛每年为纪念赛义德诞辰而举办的集市了。”

“什么时候走的？”

“今天早上。”

“可她没向我们请假，甚至没跟我们说一声。”姑娘不满地说。

他没搭话，只是呆呆地看着他俩。

“她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直到小伙子问，他才又开口。

“你刚才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

“你会干家务事吗？”

“不会。”

“你有工作吗？”

“没有。”

“那你怎么生活？”

“吃饭，睡觉。”

小伙子绝望地吹了口气，然后问道：“你什么都不会干，你妈叫你来干什么？”

“她不在的时候替她。”

“可在这儿，什么活都是她干。”

“她只对我说‘呆在这儿等我回来’。”

小伙子嘴都气歪了，指着锅愤愤地问：“你先前见过这锅吗？”

“不记得。”他痴呆地看了看锅，说。

“你难道没吃洋白菜？”

“吃了。”

“在这间屋，对吗？”

“不记得了。”

“吃完了就把锅推到沙发底下？”

“原来锅在沙发底下！我们找了半天呢。”他惊喜地说。

小伙子气坏了，“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我也不轰你，请走吧。”

那矮胖汉子转过身，向来时的方向走去。但是，小伙子叫住他，指了指通往外面的过道。矮胖汉子机械地转身走了。不一会儿又返回来，“那门是到外面去的！”

“我知道。”

“你赶我走？”

“我们不需要你。”

“可是母亲让我等她回来。”

“可我是这房子的主人！”

“我只知道我母亲！”

“你想赖在这里吗？”年轻女人嚷道。

“我要等母亲回来。”他的语气十分坚定。

年轻女人茫然不知所措，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丈夫。小伙子感到他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应该尽某种责任。他走过去，面对着那汉子，像嫩绿的树枝面对粗大的树干，冲着他吼道：“你马上出去！”

“母亲让我等她回来！”

“这没什么可商量的，马上离开这儿。”

“我不走。要走，你走！”

小伙子气疯了，猛地扑向汉子，用尽全力推他。矮胖汉子纹丝没动。他只用肩膀稍稍碰了小伙子一下，小伙子便冲出很远，被桌子绊了一下，随即连人带桌子一同摔倒了。他诅咒着很快爬起来，但没敢再去试一试自己的力量。年轻女人奔向临街的窗子，打开窗户，声嘶力竭地喊救命。突然砖块像雨点似的落到窗户上，有几块落在房子里。她和小伙子张惶失措地蜷曲在墙角安全的地方。

“人们都疯啦，”年轻女人颤抖地自言自语，“不来救我们，还向我们扔砖头！”

矮胖汉子一声不语，上前几步，抄起翻在地上的桌子，跑向窗户，用力扔了出去．然后，关上了窗户。

“你干什么？”小伙子喊道。

“我们一直在打架。”汉子回到原地说。

“打架？”

“我们总是赢。”

“你怎么能把我家当战场？”年轻女人气愤地质问那汉子。

“是他们无理。每当我在窗前出现，他们就挑衅，我就拿盘子打他们，他们就用砖头扔我。”

“由于你，街上的人与我们为敌！”

“这与你们无关。”

“你在这房子里胡作非为，你认为这是你的私有财产吗？”

“我说过，是他们无理。”

“你糟塌我们家的东西，让我们蒙受损失。”

“我们保护了你们的房子，你们就用这种话来酬谢我们吗？”

“太感谢您了，先生，我们只想让你安安静静地离开这儿。”

矮胖汉子耸了耸宽宽的肩头，向通往大门的过道走去，马上又回来，没事儿似的拿起锅向里间走去。

“救命！”年轻女人咕哝着。

小伙子奔到电话机旁，拿起话筒，按了几下，“怎么一点儿声音也没有？”说着，他重重地放下话筒。

“主啊！”

“一定是他弄坏的，鬼知道他是不是也摆弄过收音机和电视机。”

“灾难降到了我们的新居，我们一定得想个办法。”

“我们去警察局吧……”

“我们走了，他们会糟塌房子的。”

“只好如此了。”

他俩向大门走去，发现门被反锁着就又折回来。他去拿钥匙，可小桌上连个钥匙影子都没有。

“太卑鄙了。”

“我们被拘禁了。”

“完全受他的支配，我们得关到什么时候？”

“这绝对不能！”

突然间，一阵嘈杂声从厨房传来，脚步声，撞墙声，摔锅砸盆声，可怕的叫喊声混成一片。小两口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那汉子和一个人扭打着冲进了房屋。他俩你拉我扯，扭成一团，一会儿一个把另一个压在了底下，一会儿另一个又翻到了上边，各不相让。终于，矮胖汉子把那人按在底下，没容他再有机会挣脱。汉子兴高采烈地呼喊着：“木塞儿万岁！”

矮胖汉子站起来，那个人也站了起来。两人握了握手，就像一场公平的比赛结束后的两个运动员一样。两人突然发现了这对夫妻，便呆立在那里冷冰冰地望着他俩。大家相视无言，整个房间死一般的寂静，那紧张的气氛令人窒息。

“这是谁？”过了好一会儿，小伙子才似乎恢复了理智，指着那个人问女管家的儿子。

“朋友。”

“刚才他也在这儿？”

“是。”

“你母亲知道他在这儿吗？”

“不知道。”

“你怎么能把他带到别人家里来？”

“我不喜欢孤单单一个人呆着，而且我们还要训练……”

“你懂道理吗？”

“我们在集市上表演摔跤，所以要经常练习。”

“大概你以为你就是这房子的主人吧！”

“不，我从没有这样想，我并不喜欢住在这里！”

“那你就老老实实离开我们家！”年轻女人说。

“母亲让我呆在这里等她回来。”

“可你为什么把门锁上，我们想走都走不了？”小伙子问。

“等我母亲从集市回来……”

“但是，我们现在就要走。”

“上哪儿去？”

“我的天呀，这是什么问题！我们还有自由吗？”

“谁能证明你们俩是这房子的真正主人？”

“你怀疑这一点吗？”

“你俩必须留在这里，等我母亲从集市回来。”

“那你起码应该守点儿规矩！”小伙子气得把牙咬得格格作响。

“他想和我比试比试，”矮胖汉子指着同伴说，“胜负你已亲眼看到了！”

“打闹，破坏，我已经看够了。”

“你观看我们表演不也得到快乐了吗！”

“我要安静！”

“你不喜欢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

“厨房里，我们还有个舞女和几个乐队队员！”

“你说什么？”小两口失声叫了起来。

“他们都是可信赖的伙伴……”

“你把我们家变成庙会了！”

“你为什么无缘无故地要把事情复杂化呢？”

“这一切，你还说什么无缘无故?!”

“我没想到这世界上还会有人讨厌唱歌跳舞，讨厌快乐。”他不屑地耸耸宽大的肩膀，挽着他的伙伴到里边去了。小两口愤怒而绝望地相视着。突然，他们听到有人敲起了铃鼓，吹起了笛子，跳起了舞，还有一个沙哑的声音唱着：

吉尔巴荷，吉尔巴荷，
俊俏的小姑娘，
纤细白嫩的手指上，
六个戒指闪闪亮。

“即使我从前不疯，现在也会疯的。”年轻女人喊道。

小伙子果断地走向窗户。

“小心砖块！”她提醒着。

“但愿他们已经走了，”小伙子说着抓住窗框，“我们必须让人们听到我们的呼救。”

但是，窗户刚一打开，砖块便像密集的子弹飞了进来。他只好关上窗，骂着，诅咒着。“难道我们毫无办法吗？”小伙子自言自语，更像是绝望的低吟。

“真是一场恶梦。”她嘟囔着。

“总会有出路的。”

“对，一定会有办法出去的。”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他想了想，自言自语，“让我们问问自己我们想做什么？”

“我们来这儿打算过一个幸福的蜜月！”

“可这些魔鬼搅得我们过不成。”

“一定要摆脱他们。”

“好，让我们想想如何才能逃出去。”

“门锁着，电话坏了，跳窗户又有砖头。”

“看来，只有靠我们自己了！”

“我们用武力敌不过他们！”

“用脑子……”

“对，用计谋。”

“我们能否把他们关在厨房里？”

“应该去查看一下。”

“我去沏杯咖啡。”他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房间。回来时，手里端着咖啡。

“有什么发现？”年轻女人急切地问。

“厨房门敞开着，吹笛子的坐在地上，背靠着门，”小伙子

显得有些沮丧，“不过，希望还没有全部破灭。”

“真的？”

“我从架子上偷到了厨房门钥匙。”

“没找到大门钥匙吗？”

“他没那么傻，但是……”

“怎么了？”

“他们正在狂饮葡萄酒！”

“等他们喝得不省人事？”

“对，那时再下手。”

“虽然他们喝醉了会对我们有利，但你别忘了酒醉也会使得他们失去理智而更加肆无忌惮！”

“是的，他们有可能更加疯狂，不过，一旦他们睡了，与死没有两样。”

“那我们得等到夜里。”

“等不了多长时间，夜很快就要来临了。”

“唉，也不知道乌姆·阿卜杜拉什么时候回来。”年轻女人烦恼地叹了口气。

“集市结束才会回来呢。”

“你知道这个集市哪天结束吗？”

“不知道。”

年轻女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低着头，忧心忡忡。她无意中看了一眼冰箱，有什么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她走近冰箱，睁大眼睛，惊奇地说：“怎么？冰箱里的隔层架子扔到冰箱后面的地上了！”她奔向冰箱，打开门，有一个人从里边倒了出来，脸朝下趴在地上。

年轻女人魂飞魄散，身体摇摇晃晃，嘴里发出歇斯底里

的惊叫。小伙子跳过来，将她抱在怀里。他惊恐地看着地上的人，弯下腰，这才看清那人的脸，“乌姆·阿卜杜拉！”他抑制不住地叫了起来。

他把妻子扶到椅子上坐下，重新审视着那个女人，摸了摸，惶恐地小声说了句：“已经死了！”

矮胖汉子和他的伙伴冲进了房间，“不要乱嚷乱叫！”那汉子责备道。他看着他俩，最后，目光落在死人身上，“这是什么？”他问。

没等人回答，他冲着小伙子愤愤地嚷道：“你说！”

“这是一具女尸……”小伙子克制着自己的愤怒。

“女尸？”

“对。”

“这儿是住宅还是墓地？”

“过去是住宅，现在是墓地。”

“你在哪儿发现的？”

“在冰箱里。”

“他们俩吃人肉。”刚才和矮胖汉子摔跤的人说。

“她是被人杀死后放在冰箱里的。”小伙子愤怒地说。

“你为什么要杀她？”矮胖汉子瞪着充满醉意的眼睛问。

“我们来这儿之前，她已经被人杀了。”

“你认为是谁杀了她？”

“我还要问你呢，我们没到之前，你已经在这里了。”

矮胖汉子转向他的伙伴，“你们看，这人真会狡辩。”

“他杀了人却找杀人犯。”吹笛的附和着。

“他是疯子，干这种坏事的人，神经一定不正常。”鼓手说。

“他把死尸放在冰箱里，大概希望她变成一只火鸡！”舞

女说。

"你看看死者的脸。"小伙子对矮胖汉子说。

"我没必要认识她。"

"她是你母亲！"

小伙子的愤怒叫喊只引来一阵哄堂大笑。

"这是乌姆·阿卜杜拉的尸体。"小伙子又嚷了一声。

"我母亲到集市上去了。"矮胖汉子满不在乎地说。

"这难道不是你母亲？"小伙子指着死者吼道。

"杀人犯，她活着的时候是他母亲。"舞女说。

"他母亲赶集去了。"吹笛的说。

"他装疯卖傻，想逃避罪责。"鼓手说。

"你怎么能掘墓玩弄尸首呢？"矮胖汉子高声说道。

"天网恢恢，你们赖不掉逃不脱。"小伙子也大声说。

"你杀了自己的管家，真卑鄙。"吹笛人说。

"杀死她好不付工钱！"舞女说。

"无耻！"矮胖汉子一脸怒气。

"你们真这样认为？那咱们去叫警察！"小伙子挑衅地说。

那帮人哄笑起来。

"我们就是警察 ，我们就是法官。"矮胖汉子说。

"让我们把他送交'法庭'。"舞女说。

"别急，等我们做完我们的事再说。"

他们兴高采烈地欢呼着，簇拥着矮胖汉子离开了房间。小伙子疲倦地闭上双眼，没有去看新娘。他抬起死者，放在沙发上，解下缠在她脖子上的面纱，盖在脸上。然后，转向妻子，轻声地问："你怎么样？"

"不等我们杀他们，他们会先把我们毁了。"年轻女人用

微弱的声音说。

“这些人无法无天，谁会预料他们还会干出什么事来。”

“我们应该马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除了想到的，还要考虑一下我们可能想不到的东西。”

“他们绝不会放过我们。”

“真要让我们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气愤地说。

“那当然了，但是我们最好还是不死。”年轻女人说。

“任何人不会想死的……我看你还是到卧室去休息一会儿。”

“你呢？”

“我还得想想办法，我一直在想，如果真是死路一条，也不能做胆小鬼。”

“他们真会控告你？”

“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

“太可怕了。”

“他们会像杀死这个好心的妇人那样杀死我的。”

“这死者真是他母亲吗？”

“千真万确。”

“我们不能像羔羊一样死去。”她坚定地说。

“对，我们要抵抗到底，只要可能，就应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

“我要助你一臂之力，不能置身事外。”

“对，你现在别想依靠别人了，我们目前的处境是要么都活，要么都死，必须尽我们的全部力量。”

“说实话，不知哪来的一股力量使我战胜了恐惧。”

“危险的处境让你顾不得害怕了。”

“是这么回事。”

“怕死的人，活不长。”

“说得好！”

“说得再漂亮也无济于事，还应该有能力去做。”

“你有了新的计划？”

“还在考虑。”

“我也是。”

“办法总会有的，能否成功关键要看我们的意志了。”

“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努力。”她叹了口气，接着说：“我曾经梦想着一个幸福的蜜月。”

“丢掉梦想吧，梦想只会消弱意志。”

“嗯。”

“你到卧室歇一会儿吧。”

“我担心他们来了会发现我不在。”

“他们喝得烂醉，不会在意的。而且，他们首先会冲着我来的。”

她站起，吻了吻他，走进了卧室。

过了一会儿，矮胖汉子和他的乐队进来了，醉醺醺一脸凶气。

他们来到小伙子面前。那汉子居中，其他人左右排开，呈半圆形。汉子指着尸首，问：“谁杀了这个女人？”

“小伙子，就——是——你。”乐队异口同声。

矮胖汉子笑了，那些人也大笑着。

“那，我有罪吗？”那汉子又问。

“无——罪。”

又是一阵大笑。

“谁强奸了这具女尸？”

“就是他。”几只手一齐指向小伙子。

“判他什么刑？”

“死刑！”

矮胖汉子转向小伙子，问：“你可以为自己辩护了，有什么说的？”

他没回答，警惕地扫视了周围；乐队正蠢蠢欲动，只等信号了。

此时此刻，随着一声骇人的喊叫，姑娘跌跌撞撞从卧室冲进房来，“大衣柜里有人！”

“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惊讶了。

一个巨人出现在门口，古铜色的脸，看上去强悍，有着不可一世的力量，眼睛中流露出挑衅的目光。他们面面相觑，对这突如其来的陌生人毫无思想准备，但是，立刻又好像明白了什么，面对巨人摆开了阵势……

来者面无怯色，用嘶哑的声音问：“你们是什么人？怎么到这儿来了？”

这回，小伙子发问了：“你是谁？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这是我的家！”巨人的回答很简单。

“你的家！这是我的家，我有证明。”

“话不说二遍，我再说一遍，这是我的家。”

这时，矮胖汉子怒了，“骗子，你是个下贱的窃贼，我马上会想起什么时候见过你！……”

“你敢说！小丑，我敲断你的肋骨！”

“我是个摔跤手。你笑话我是小丑？你那窃贼的职业比我低贱。”

“什么摔跤手！真正的摔跤可不是这样。我知道你们，小丑们。”

“这是我的家，你和他们一样都是贼。”小伙子说。

“胡说八道！”

“法律会判明谁是谁非。”

“我把你扔到窗外去，这就是我的法律。”

“照你说的，你是这里的主人，你为什么要藏在大衣柜里？”年轻女人问。

“在我家里，我有自由，我爱躺在哪儿就躺在哪儿。”

“没人会躺在大衣柜里。”

“这是我躲在清静的地方，别人管不着。”

“你是个贼，专干溜门撬锁的事。”矮胖汉子说。

“闭上你的嘴，小丑。”

“让我们叫警察来。”小伙子说。

“我不喜欢警察。”巨人直截了当。

“就像这个杀人犯说的，你肯定是个贼。”小伙子指着巨人气愤地说。

“杀人犯？这个小丑杀人了？”

“这就是他杀的。”

“嗬，小丑，你真不得了！”巨人看了看死人，惊讶地说。

“还是他父亲！”

“杀自己的父亲！你居然有这样的胆量，小丑。”

“窃贼，小心地震砸死你。”矮胖汉子怒气冲冲地诅咒道。

“地震好啊，它能给我治病！”

正当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激烈争执的时候，小伙子看到新娘正悄悄地向厨房挪去，一步，一步……啊，多么危险，

让他们发现会没命的，小伙子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为了吸引众人的注意力，他大声地对众人说：

“现在，重要的是判明谁清白无辜，这个人说他是法官，其实是杀人犯；那个人自称是房主，而你们都肯定他是窃贼；我说我是这房子的主人，你们又说我杀了这个好心的女人。这样闹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唯一的办法：叫警察！”

“你的建议将把我们抛进深井里。”巨人说。

“而且，叫警察也并不容易。”

“如果他们来了，麻烦事也就开始了：起草没完没了的长长的调查书，然后把我们转到检察院，调查几天或几个星期：谁是杀人犯，谁是窃贼，谁是房主，而后是开庭审理，起诉、辩护，辩护、起诉，把人折腾个半死。开庭、休庭，休庭、开庭，等到人类登上月球这案子也不会了结。在这期间，房子关了，封条封着，只有虫子和幽灵在里边胡作非为……你们不要忘了这没完没了的复杂程序。”

“但是，法院最终会公平地了结此案的。”小伙子说。

“最简单的办法，在我看来，就是：扑过去，用拳头狠狠地打你对手的肚皮，他就认错了，然后俩人握握手，各走各的路。”

舞女走向前说：“你们瞎吵什么？绳结已经解开，用不着找人解。”

“舞女要发表高见，让我们洗耳恭听！”巨人奚落她。

但是，那舞女毫不介意，无半点生气的意思，平静地说：“我们用不着找杀人犯，他不是已经被我们判死刑了么。”

“既然被判了死罪，他就不能再要房产权了。”吹笛的得意地补充道。

“对，房子成了大家的财产，人均有份。”舞女接着把话说完。

巨人笑了，从他出现在大家面前起，这还是第一次露出笑容。但是马上又强硬地说：“我不同意人人平等！”

“我也不同意！”矮胖汉子不甘示弱。

“有本事的应该多得。”巨人说。

“就这么办。”矮胖汉子说。

“这里的东西这么多，用不着这样。”舞女说道。

乐队队员们围着矮胖汉子想说服他，舞女靠在巨人身上也在劝他没必要这样大动干戈。这时，新娘已悄悄地回到丈夫身边，她紧贴着丈夫，把一件东西塞进他的口袋。夫妻俩警惕地观察着这一群歹徒的一举一动。很清楚，他们会杀死他俩，会捣毁他的家。

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慢慢地、静悄悄地开始在整个房子里弥漫着某种味道，像烟。起初还是丝丝的叫声，很快变成噼噼啪啪的爆裂声。那声音冲击着那些只顾分脏的阴谋者们。他们瞪大了眼惊奇地看着厨房，刹那间，浓烟吞噬了厨房，只有迸发着的火星隐约可见。

“火！”

“厨房着火了！”

“房子危险！”

“一定要扑灭大火！”

叫喊声、咒骂声混成一片。他们奋力与火搏斗着。与此同时，外面街道上也乱成一片。外面的喊叫声越来越大，门铃急促地响着，一下接一下的重重地敲打大门的声音震憾着每个人的心。那群歹徒纷纷逃向厨房过厅。突然，巨人冲着

小伙子吼道："你别想趁机跑掉。"他扑向小伙子，小伙子突然从口袋里抽出一把刀子，狠狠刺入巨人的心脏。巨人没吭一声便倒下了。矮胖汉子看见了，嘴里喊着，"叛逆！"向小伙子跳了过来，一下子就把他打倒在地，骑了上去。在这极其危险的时刻，年轻女人从大衣兜里拿出一把刀子，用尽全身的力气刺在那汉子的颈部。

这一切的发生，像闪电。

大门被砸开了，人们冲了进来。在喷吐的火舌中，在喷涌的水中，在七零八碎的家具中，那群歹徒和救火的人扭打起来。屋外传来一阵阵消防车和警车的刺耳笛声……

那个晚上，周围是那样的静谧。那套房子里只剩下他们这对正在度蜜月的新人。没有一个外人，有的是七零八落的桌椅，东倒西歪的家具，又脏又破的床被。年轻的夫妻俩坐在枝型挂灯下的沙发上，那挂灯已不能再发出亮光，只有一根蜡烛发出昏暗的光。

昏黄暗淡的烛光，映照着他们，脸上、头上有些浮肿，且伤痕斑斑，青一块、紫一块的；身上穿的衣服沾满了烟垢，很难找到完整的布片，几乎全都被撕烂了。

他们沉默无语，相视地坐着，满脸愁容，眼睛里流露出呆滞的目光。突然，他们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笑声打破了寂静的夜。这狂笑不知持续了多久，取而代之的又是一片宁静——他们又沉默无语，相视而坐，满脸愁容。"一切——都——失去了。"他疲惫地嗫嚅着。她爱怜地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但是，我们毕竟没有被这场灾难吞噬掉，我们还活着，还活着啊！"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庆幸的满足，"对，我们没有死，"他点点头，突然提高声调，兴奋地说："一件最宝贵的无价宝、一件无法偿还的东西——生命，并没有失去，它还能使我们重新获得一切。"

（译自1971年埃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蜜月》）

一 杯 茶

陆伯渠 译

“叮铃……”一阵闹钟铃声响过，那位男人在床上翻了个身，打了一个大哈欠，声音如同一位处在极度病痛当中的病人的呻吟。他掀开被子，慢慢坐了起来，向后挪了挪，靠在床头上。又打了一个呻吟一般的哈欠，他才伸手按响了悬在床上方的铃的开关。

很快，一个女人双手端着盘子走进来。她把盘子放在床头柜上。盘子里有一把茶壶和一份早报。他自己斟满了茶，拿起报纸看了起来。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抬起头，发现那女人站在原地没动，便奇怪地看着她。她马上说道："那些孩子……”

“一大清早就这么烦人。再憋一会儿，等我起床后再说。”那位男人厉声打断她。

女人支吾着。这激怒了他，冲着女人吼道："这是喝茶、看报的时间。请你不要破坏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

女人无奈，只好叹着气离开了房间。男人目送着她出去，带上门。他呷了一口茶，开始专心致志地读报。

垂在窗上的帘子被掀开了，从后面走出一位穿黑衣服的

人。他缓慢地走到屋子的中央，看了看周围，用演说般的声调说："赞颂全归真主。"

"是啊，只有它是唯一的一位让人受苦还会受到赞颂的。"床上的人嘟囔着，眼睛没离开报纸。

"如果你说真主带给人类的全部是美好的，那恐怕反而会使人奇怪的。"

"可能。"床上的人支吾着。

"有些人可能会把我们看作是一潭死水，不发展，不进步。"

"可能。"

床上人的心不在焉的态度使黑衣人气恼了，他走过去，拍了拍他的头以示不满，然后退回原地。床上人挪动了一下身子，目光并没离开报纸，仍继续静静地看报。

"如果实事求是地回首往事，就会看到我们才前进了多么短的一段路程啊！"

床上人点了点头，没作声。

"在各个方面都是这样，无多大进步。"

床上人又点了点头，还是一言未发。

"我们内部的敌人知道这一点，外部的敌人也知道这一点。"黑衣人看着床上人，眼睛里放射出渴求理解的光。

"说得好！"床上人的眼睛还是没有离开报纸。

黑衣人悻悻地离开原地，走到房间正对床的一边，默不作声地站着，像一尊雕像。

窗帘又一次掀开，一位姑娘出现了。她只穿了一件泳装，赤裸着的四肢，雪白发亮的皮肤纤细柔嫩，游泳衣紧裹在身

上，富有女性特征的风姿清晰地显现出来，美极了：

她似乎也深知自己风韵动人，便扭动着腰肢向前走着，挺着胸，两个乳房高耸着。她站在屋子中央做了几个游泳的动作，是那样的迷人而富有魅力。

"我在新电影《后门》中将扮演一个新的角色，就是这样出场的。"她用甜润的声音自我陶醉地说。

床上人色迷迷地看着女演员，眉宇间流露出满足和贪婪，不住地叨念着："美，美，美极了！我盼望着你在今后扮演的所有角色中都能再看到你今天的风姿。"

"可这是一个奇特的角色，既喜又悲。"

"扮演什么角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扮演！"他迫不及待地打断她。

"这部片子不仅能让人笑死，还能让人有所收获！"

"除了你那令人销魂的身材，其它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

"这是一部娱乐片，而且还能让人有所收获。"女演员又一次强调。

"什么？你说什么？我耳朵有些背，你靠近点，对着我耳朵说。"

姑娘果然扭动着腰肢走到床边，弓下身子。没等她说话，他已鲁莽地搂住她的腰，一把将她搂在自己的怀里，两个人不分你我地贴在了一起。

"我说这是一部娱乐片，除此之外，看后还会让人有所收获。"

"什么？再近些，我听不见。"

看着这一切，黑衣人眼里喷射出愤怒的火，下垂着的双手攥成拳头，"一部娱乐片，还会让人有所收获。这回你听到

了吧！"黑衣人怒吼道。

床上人闪电般地抽回了手臂，又继续埋头看他的报纸。女演员重新回到屋子的中央，她比划着表演了几个动作，然后走到黑衣人旁边，与他并排站着。

"她是艺术的化身，是纯洁、高尚的。可你不能从美学的角度去欣赏她，却只是把她作为发泄肉欲的对象。"黑衣人说。

"任你怎么说，总而言之我得到了满足，我看到了一个漂亮的赤裸的身子。"

"我看有必要告诫你。"

"我们遭受的磨难已经够多了，别再给我制造痛苦了。"

"那就再找几个裸体女人来给你看看。"

"那可真要好好谢谢你了！"

"不过你可要清醒一点，总沉湎于肉欲，迟早会把你毁掉。"

床上人对这番话无动于衷，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报纸，阴沉着脸。

"你听明白了吗？"黑衣人狠狠地问。"听明白了，说我迟早会被毁掉。"

空中响起了子弹声，炸弹爆炸声，飞机的轰轰声。帘子被用力地拉开，帘子后面走出两个人来，一个美国兵，一个是越南兵，他们互相射击着，弹壳纷纷落在床上人的身上。他不安地动了动身子，但眼睛仍未离开报纸，他神经质地呷了一口茶，继续看报。

"下贱的共产主义者！"美国兵叫喊着。

"野蛮的帝国主义分子！"越南兵回敬着。

“你为什么从北方来到这儿？”

“你为什么从大洋彼岸到这里来？”

“整个地球都是美国的，明天，连月球都将属于美国。”

“对，连坟墓都是你们美国的！我要杀了你，然后摘下一朵玫瑰花跳舞。”越南兵边射击边说。

子弹壳噼噼啪啪落在床上人的身上，“你滚远点，”他埋怨道。

“你看，你多讨人嫌。”美国兵冲着越南兵喊道。

“他在说你！”

“他怎敢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

“我只是向你一个人射击，而你呢，前后左右无处不射。”

“横行霸道的侵略者，全都该死！”床上人气愤地说。

“你看，他是指你！”美国兵冲越南兵喊着。

“多么狂妄，多么自以为是！”

两人不断地对射着，直到子弹打光。俩人走到离女演员不远的地方，僵直地站下。床上人一面看报一面说：“这个越南人很令人钦佩。”

“的的确确。”黑衣人说。

“你将看到他是怎么摘下玫瑰花在战场上跳舞的！”女演员插了一句。

“我耳背，你为何不走近些说？”床上人低声对女演员说。

黑衣人见状狠狠地跺了跺脚，一切很快都静了下来。

窗帘第四次被掀动。从后面走出一位中年妇女，怀里抱着六个婴儿，在房子中央站下，说：“我来自古巴，一胎生了六个孩子，个个健康！”

“你以后得照顾这么多孩子，很难再跻身于上流社会受人青睐了。”女演员说。

“这无所谓，我在生活中创造的这一奇迹，会令人瞩目。”

“我们正处在科学和工业不断出现奇迹的时代，你创造的这种所谓生活中的奇迹只会把世界推向饥饿的深渊。”美国兵说。

“只要你的炸弹不停，就用不着担心世界会闹饥荒。”越南兵反唇相讥地说。

“炸弹只消灭那些无用的东西。”

“我能得到丰盛的饭菜吗？”听了美国兵的话，那位母亲急切问。

“只有像沙一样多的弹药。”越南人对她说。

“我这么半天还没听到一句善意的友好的话。”那位母亲说。

“祝你今生和来世幸福！”床上人说。

“谢谢，先生。”

“向他们的父亲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再次表示感谢，先生。”

“你们有合适的教育法吗？”

“有。”

“那太好了。”

她走到另一边，坐在地上，开始给婴儿唱起催眠曲。唱啊，唱啊，越南人困了，垂下头，打着哈欠，美国人也一个接一个地哈欠连天。他们在那位母亲的旁边，一左一右相继坐在地上。她盘起腿，让他俩枕着进入了梦乡。

窗帘被疯狂地撩开。两个人径直冲到房子中央，各自抓着对方的头，用力向下按着，相互歇斯底里地喊道：

“马克高于一切。”

“没有比法郎再高的。”

“马克是优越的标志。”

“法郎是人道主义的标志。”

德国人气急了，抬起手，打了法国人一拳，他被打得踉踉跄跄一直向后退去，最后倒在床上人的身上。他爬起来，扑向德国人，狠狠地抽了德国人一记耳光，揪住他的领带用力一拽，他便倒向床，撞到床上人的身上。德国人不甘失败，重新稳住身体，又向对方反扑过去。两人你来我往，撕打着，谁也不让谁。终于，两人都有些筋疲力尽了，再也无力还击，他们远远地相互对峙着，哧哧地喘着粗气。

“我建议你们俩把你们的钱都存放在我这儿，等你们解决了分歧再还给你们！”女演员说。

“说得好。”黑衣人冲她笑了笑说。

她向着争得面红耳赤的两位走了两步，怂恿地说：“这么多的钱可用于联合制作影片。”

“我同意制作一部关于1870年战争的片子。”德国人说。

“1941年战争更重要。”法国人说。

“不，是关于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女人的遭遇，她的症状是光着身子夜游！”女演员说。

“这病真棒！”床上人眼睛仍然没有离开报纸，兴奋地说。

“请示范一下犯病时的样子。”法国人说。

女演员伸手去解游泳衣，“不能在房子中央！”黑衣人突然阻拦道。

“我也不愿这事在我家进行。”床上人说。

“外国人应享受特殊待遇！”一个人说。

“他们争斗我遭殃，我有权力与他们分享这快乐！”

“你呀，要钱你不是富翁，说艺术你一窍不通。”女演员说。

“什么？你说什么？请你靠近点说。”床上人懒皮懒脸地说。

“这下我可清楚了，你的耳朵聋否全看你自己的需要而定！”黑衣人气愤地说。

“我自己的耳朵，这是我的自由，你管得着吗？”

“让我来帮助你听到你听不见的东西。”

“谢谢，不用你费心！”

女演员不耐烦地摇了摇头，走到德国人和法国人中间，挽起他俩的胳膊回到了她刚才站着的地方。

窗帘后又走出两个人。前者手中拿着几本书，后者拿着几个玻璃瓶。他们肩并肩站在房子中央。

拿书人用高高的嗓门喊着：

“神圣的遗物：古兰经释义，精装本，各教授的注解，每本一镑。”

拿瓶人则低沉地说：

“上等威士忌，四镑一瓶，价廉物美，现货不多，快来买呀！”

“对家长可有优惠？”床上人问拿书人。

“只有学生可享受优惠价。”

“家长呢？”

“这价格是公平合理的。”

“谢谢。”

拿瓶人还在叫卖着：上等威士忌，价廉物美！

“一个穆斯林为治病喝点威士忌犯禁吗？”床上人叫住拿瓶人，问。

“我每天睡前喝一杯，治静脉不畅。”拿瓶人答道。

“可我是耳背，不是静脉不畅。”

“耳背也是静脉不畅的症状。”拿瓶人说。

“哼，光听听它的价格就会先把静脉堵塞。”

黑衣人走了过来，对拿瓶人说：“站到法国先生身边，他喜爱欢乐，”然后又转向拿书人：“你站到德国先生旁边去，他将会成为东方学者，”“而你，”他又转向女演员，“你既有古兰经又有威士忌，这两样对你都有用。”

两位宇航员从窗帘后面走了过来，一个苏联人，一个美国人。两人蹑手蹑脚地走到房子的中央，四只大手热烈地握在了一起。

苏联人对美国人说：“向你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请接受我对你的最真挚的祝贺。”美国人说。

“只要你取得成功，我的实验领先你一步并不重要，祝贺你。”

“重要的是成功。我会赶上你，并将超过你。祝贺你。”

“我不认为你会追过我，永远不会有那一天的。祝贺你。”

“等着瞧吧，美国会令你吃惊的。祝贺你。”

“你们俩是污浊的世界上的玫瑰梦！”床上人说。

“谢谢，同志。”

“谢谢，顾客。”

“奇迹的出现应归功于科学。”床上人说。

“归功于共产主义制度。”

“归功于资本主义制度。”

“你们俩已到过至尊的真主的天堂。”床上人说。

“我看到繁星受各自体积不同的影响在天体中游弋，它们的轨道因永恒的阶级斗争而固定。”苏联人说。

“在那里，太阳向其它星球送去光和热，犹如美国向其它国家提供援助。”美国人说。

“你们在那后面还看到别的东西了吗？”

“那后面什么也没有。”苏联人说。

但是，美国人高声喊道：

“我看见了上帝！”

“怎么！在哪儿？”

“一束令人眩目的光洒满天空，落在白宫上。”

“你真是个骗子。”苏联人说。

“闭嘴，屠夫。”美国人恶狠狠地骂道。

“我们将把你们活活埋葬。”

“我们将埋葬你们的尸体。”

“救命！救命！”床上人突然痛苦地呼喊起来。

“这回你一字不落地全听到啦！”黑衣人冲他喊着。

“我听到了耳鸣，可能是静脉不畅，给我点威士忌……

“你有硬通货吗？”

“软的也没有！”床上人气呼呼地说着，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别再喝茶了，它会兴奋神经的。”

“喝茶使我获得了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

“这么闹哄哄的，我无法工作。”女演员歇斯底里地大声喊

道。

“我们真蠢，让这两个家伙在这儿争吵不休。”床上人不安地说。

“谁也说不准怎么做才有益。”黑衣人说。

女演员挺着胸走到两个宇航员面前，指着那位母亲毫无顾忌地对他俩说：“孩子们在睡觉，请你们不要乱吵乱闹！”

两位宇航员听了这话满脸怒气，但是他们压住性子没敢再发作。“祝贺你，”苏联人皱着眉头对他的伙伴说。“也祝贺你，”美国人轻蔑地敷衍着和他的伙伴跟着女演员走到边上，站下。

窗帘轻轻地动了动，一位二十岁的美丽姑娘走了出来，身穿超短裙，肩挎小书包，大大方方地来到房子中央。

“我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姑娘，精通阿拉伯语和英语，我想找个秘书工作。”

床上人抬起头，摸了摸他的胡子，欲言又止。

“你没在劳动局登记？”黑衣人问。

“登记了。”

“你应该等他们给你安排。”

“已经等了很久了。我想找个自由职业。”

“我知道有一位要人现正需要一个女秘书！”女演员说。

“我随时准备去面试，你帮我约个时间吧。”

“可你对这位要人一点不了解。”床上人说。

“我只需知道我的工作，这也就足够了。”

“再考虑一下吧，我在以一个父亲的口吻同你讲话。”床上人显得有些激动。

“先生，你好像很替我担心？”

“这世上人都很恶，孩子，你还小。”

“我不小了。”

“你还是个纯洁幼稚的孩子！”

“但很坚强，你不用替我担心。”

“你使自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我讨厌这种怜悯。”

“我是个父亲……”

“还是祖父呢，或者更老！”

“愿真主宽恕你。”

“我要在工作中寻找我的自由和尊严。”

“也许……”

“我不许任何人干涉我的事。”

“有危险……”

“危险？！你没听说过太空征服者们的事迹吗？”

“请原谅，小姐。”

“但愿你知道沉默的好处。”

“来，”女演员热情地招呼着姑娘，“暂时加入我们的行列吧，有个公司正在组建之中，会有工作的。”

窗帘再一次被掀开，一位衣着华丽的老人走到房子中央，他喊着：

“我的儿呀，回到爸爸这儿来吧，我答应你的要求，快回来吧，我答应你的要求。”

“他什么时候不见的？”黑衣人问。

“一个星期了。”

“他可能去的地方你都找过了？”

“都找过了。”

“他多大了？”

“十六了。”

“他遇到了什么麻烦？”

“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几乎所有事情都不顺，并不单单是某一件事。”

“观点？行为？爱好？究竟是哪方面？”

“真主最伟大、最知道。我只想知道儿子是死是活。”

“我很同情你。”床上人说。

“谢谢。”老人哽咽着。

“我们这个时代已不是父辈的年代。”

“一个肮脏的年代。”

“别咒骂这个年代，骂这个年代实际上就是骂国家。”黑衣人冲老人喊起来。

“孩子，回来吧，我答应你的要求。”老人一边伤心地呼喊着，一边在拿书人旁边站下。

～

窗帘后走出一个上埃及姑娘，背着一个筐。后面紧跟着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上埃及人。

“爸爸，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为不败坏我的名誉！”父亲喊着，扬起手打在姑娘的脸上。

姑娘失声叫喊起来，扔掉筐，跑向床边，床上人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父亲立即像疯了一样跑过去，使出浑身的气力劈头盖脸地打下去。床上人被打得实在吃不消了，终于痛苦地呻吟着抽回手臂。父亲把女儿拉到房子中央，把她打倒

在地，抽出匕首，疯狂地刺着，直到姑娘停止了呼吸。他拿起姑娘的面纱盖在她的脸上，一面把她掩埋在筐里，一面幸灾乐祸地唠叨："现在，我终于获得了新生。"

"你还会在棍杖后面或绞架上失去它！"黑衣人对他说。

"见鬼去吧。"他满不在乎地说。

"你到什么时候才能尊重法律？"

"让法律见鬼去吧。"说着，扛起筐，走到床前，像塞一筐土似的将装有他亲生女儿的筐塞到床底下。

"你真够野蛮的。"床上人悲叹着。

"像你这样的人怎么能算男子汉。"那老人又回到房子中央，不屑地说。

"你怎么下得了手杀自己的亲生女儿？"

"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件东西叫名誉。"

"还有个东西叫愚昧。"

老人再次抽出匕首，怒视着床上人；黑衣人见状急忙赶上前来，拽着他的胳膊将老人拉到一边。

屋外传来一阵阵管弦乐队和民族乐队同时演奏的乐曲声。窗帘后走出两个人。前者身着歌剧演员服装，后者则身穿民族戏剧演员服装。他俩走到房子中央，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同时演唱起来，不调和的刺耳的、嘈杂的声音混成一片。一曲终了，两人毫无表情地冷淡地相互握手。歌剧演员掩饰不住他的轻蔑；地方戏演员则忍俊不禁。再看床上人，早被这嘈杂的声音搅得蜷缩成一团。

"你俩疯了还是有什么痛苦？"他问。

"我们都很健康。"

“那你们嚎什么？”

“嚎？！我们的歌声优美动听，你的音乐欣赏水平也太低了。”

“那也叫唱歌？”

“我们让你同时欣赏了东方和西方的音乐，你应该感谢我们才对。”

“分开演唱不更好吗？”

“我们原本是一家。”

“我代表未来，我的这位杰出的伙伴代表过去。”歌剧演员补充说。

“我是个歌唱家，这人是个疯子，不会唱，只会乱喊乱叫。”地方戏演员愤怒地指着歌剧演员说。

他们打了起来，你一拳我一脚，眼见着一场争斗又要开始了。

“都走开，让我安静一会儿吧。”床上人说。

“对这两位专业演员讲话，要有礼貌！”黑衣人冲着床上人不满地说。

两人停止了争斗，走到一旁。

窗帘又一次被掀动了，一个学生和一位警察先后走到房子中央，他们相互对视着，各自眼中充满了不同的神情。

“你为什么在大街上游逛？”

“你为什么老跟着我，好像是我的影子？”学生尖刻地反问。

“对了，我是所有不正经的人的影子。”

“你没闻到空气中有一股令人窒息的尘土味？”

“空气中有尘土味？”警察耸了几下鼻子。

“我在寻找清新的空气。”

“但是，你的游逛扬起了更多的尘土。”

“太阳还在空中，黑夜已经张开翅膀，你如何解释？”学生干笑了两声说。

“要么是黑夜来得太快，要么是太阳走得太慢。”

“这与考试经常不及格有什么内在的关系？”

“它们之间是乱花钱的关系。”

“显然是一派胡言。”

“更显然的是，你缺乏教养。”

学生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向警察扔去。但是砖块扔歪了，击中了床上人。床上人呻吟着，眼睛却没离开报纸。警察向后退了几步，使出全身的力量挥动警棍，但是警棍好像得了夜盲症似的又打在床上人的脚和肩膀上。他又一次呻吟着。警察和学生对打着，直打到双方头破血流，筋疲力尽方才住手。

“我有什么过错？”床上人喊。

“与你无关的事，你总是瞎掺和！”黑衣人说。

“可战斗是在我家发生的……”

“太好了，你是最合适的见证人。这场战斗的起因是什么，谁先动的手？”

“这场战斗的起因很多，很不一般。”

“说说看。”

“尘土，游逛，黑夜和太阳。”

“骗人的见证人！”

“我向你发誓……”

“还有考试几次不及格的事，难道你没听见？”黑衣人打断他的话说道。

“我耳背，这是你知道的。”

“你又在装聋了，很显然，你是有意的。”

“真主最知……”

“是谁先打的人？”黑衣人又一次打断他的话。

“我连着挨了两次打，但是说不准到底谁先动的手！”

“骗子，难道我没说过你是个骗人的见证人？！”

“让我们做一番调查吧。”

“调查？”

“显然，他俩的神经需要有效的草药医治。”

“药店有很多草药。”

“现在急需医生，不是警察。”

“你不是医生吗？我和你讨论这么半天，一直把你当成医生！”

“我确实是个医生，但我正在休病假。我现在已经能在家里活动了，只要我想做，完全可以下床了。但是我必须再休息几天，才能像往常一样外出做事。”

“好了，为了早日恢复健康，你不要唠唠叨叨浪费体力了。”黑衣人说完，走到学生和警察面前，把他们领到另一边。

窗帘后又走出一个黑人和一个全副武装的阿拉伯人。他们来到房子中央，黑人问阿拉伯人：“看上去，你又要长途跋涉吧？”

“是的。”

“上哪儿？”

“去亚洲。你呢？”

“我正在犹豫，不知是去美洲好，还是去非洲好。”

“遇到什么麻烦了？”

“在美洲，他们把我看作少数而欺压我，在非洲，把我看作多数也欺压我。”

“像天命一样无法躲避的压迫。这是为什么？”

“据说因为我是黑人。”

“说你属于少数而受压迫，似乎还让人明白，这种不公正的事情还是很多的。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你属于多数时，怎么还会受压迫？”

“因为那里是白人专制，他们像对待牲畜一样欺压黑人。”

“你为什么不拿起武器与他们斗争？”

“我们曾经有个领袖，他号召博爱和平。”

“白人们响应了他的号召？”

“还响应他的号召呢，他们把他暗杀了！”

“如果是在战斗中死去，那还值得！”

“他坚信：爱，胜过一切武器。”

“世上有两种人有生存的可能：一种人充满恶意地去屠杀别人；另一种人为了和平而去战斗。”

“你属后一种人？”

“对。”

“你现在遇到了什么麻烦事？”

“有人偷了我的东西。”

“他们偷了你的钱？”

“他们盗走了我的国家！”

“你的国家？！”

"对，盗走了她的山，她的水，她的田野和历史，然后把我扔到荒野之中。"

"哪个强盗？"

"正是压迫你的人在为他们撑腰。"

"为此，你拿起了武器？"

"为此，你也应该拿起武器。"

"从哪里可以得到武器呢？"

"你真想要吗？"苏联宇航员听了黑人的话走上前来说，"如果你真想要，从我这儿可以得到。"

"但是我没有钱。"

"用不着付多大代价就可以得到的。"

"离他远点儿，他在天上没看到上帝。"美国宇航员冲着黑人喊了起来。

"别上他的当，他说他看到了一个美国上帝。"苏联宇航员说。

"我并没说上帝有美国国籍，但我敢肯定他是自由世界的上帝。"

"他那里黑人受歧视吗？"黑人问美国人。

"他是一种光，按照他自己的模样来选择自己的仆人是理所当然的。"

"你在上帝那儿感觉到这些了吗？"

"他的智慧是我们理解不了的，是无法想象的。啊，你要是看到他在白宫上的样子该有多好！"

"我对你说过吧，他是个骗子！"苏联宇航员说。

"别总是讨论老天爷了，"全副武装的阿拉伯人说，"在地球上，国家被盗，无辜者受压迫，被盗者和被压迫者应该拿

起武器，应该和给予他们武器的人合作。我想，应该这样解释真主的训诫。”

“你是个共产主义者！”

“你是个帝国主义分子！”

“你是暴君！”

“你是个黑鬼！”

“你是个骗子！”

“你是个下流胚！”

床上人眼睛没离开报纸，发出一声接一声地叹息。

“你怎么了？想要什么？”黑衣人问他。

“我要武器！”

“可你还在休病假呢。”

“我要武器！”

“要忍耐……”

“难道你没听见他们刚才的谈话？”

“我听到了，而且感到很有说服力。不过，你的病还没彻底好啊。”

“你满脑袋荒唐的想法！”

“坦率地讲，从你的话里可以听得出你根本没有信心。”

“大概你并不真正了解我。”

“我比你想象的还要了解你！”

“我是个忠诚的人，时刻准备战斗。”

“但你连枪都没碰过，说什么大话。”

“我可以练。”

“再忍耐几日，等你病愈吧。”

“好吧，给我一杯威士忌。”

"你有外汇吗？"

床上人大声地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美国宇航员说："你真想要武器？""对。""还有威士忌？""对。""向上帝发誓，我给你武器和威士忌。""真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但是我没有钱。""这不要紧。""你能满足我的需要而无所求？""有几个不值一提的条件，"美国宇航员说完，向床边走去，到了床边，发现黑衣人正瞪着眼睛站在那儿，便对他说：

"我想与这个病人单独谈谈。"

"我们俩之间无秘密可言。"黑衣人说。

"在我们美国，病人享有极大的自由！"

"骗子！"黑人说。

美国宇航员恶狠狠地转向黑人，黑衣人赶上前来把他们俩隔开，然后让其他人腾出个地方让他们俩站了进去。

窗帘后走出一个又矮又瘦的人，像孩子似的满脸羞涩。他走到房子中央，不安地环视四周，他想说话，一次，又一次，但是终于没开口。突然，又有一个人从窗帘后走出来，又高又大，长着山羊胡子，他在第一个人的面前站下，把他挡了个严严实实。他傲慢地说：

"我是个德国人，来自波恩。"

"关于马克，有什么新消息吗？"第一个进来的人问。

"我现在不住在德国，在那里我没得到合适的待遇。我是个世界公民，我有一项惊人的发明。"他非常傲慢地说。

"是否可以返老还童？"床上人问。

"对修养人类的道德是否有益？"黑人问。

"是否能使儿童免受饥苦？"那位母亲问。

“这是一种神奇的粉末，只需一克便可消灭五千万人！”

屋子里安静极了，所有在场的人都立即竖起耳朵全神贯注地听着，就连美国人和越南人也醒了，一跃而起。

又矮又瘦的德国人说：

“天才的兄弟，想必他们对你的宏伟目标一无所知，所以并没有好好待你。还是回到祖国去吧。”

但是美国宇航员说：

“天才的兄弟，美国是科学家的国家，我们有巴比伦塔，在那里，不同国籍的科学家们过着帝王般的生活，到你的真正国家——美国去吧！”

苏联宇航员说：“让你的粉末造福于上百万的劳动者吧，不要为一小撮吸血鬼服务。”

阿拉伯人说：“我需要一毫克的神奇粉末！”

黑衣人问那又高又大的德国人：“以前，你在冬天的阳光下参观过凯朗克神庙吗？

高大的德国人煞有介事地说：“给我点儿时间，我要想一想才能回答你。”说完，走到周围人群中去了。高个子一走，刚才被挡在后面的瘦矮个儿才露了出来。

“一直盼着你开口讲话。”床上人对瘦矮个儿说。

他羞赧地笑了笑，一言不发。

“你为什么不讲话？”床上人又问。

“我，”瘦矮的德国人鼓起勇气说，“我发现了一种治疗癌症的有效方法。”全场鸦雀无声，他又接着说，“我做了很多临床试验，成功率40%。我打算进一步研究和试验，但是这需要一大笔费用！”

没有人吭声，个个都屏住呼吸，沉默接下来还是沉默。

过了许久，法国人小声说道："这个人值得鼓励，要不是法朗危机……"

"是值得鼓励，"德国人说，"但是，很难保证他不是个骗子。"

"如果你能找到个骗子，我将举荐他在我们的影片中担任个角色。"女演员说。

"我们的癌症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宇航员说。

"我们可以邀请你到共产主义医学院去从事一年的研究工作。"苏联宇航员热情地向那德国人发出了邀请。

"我们可以邀请你到美国来研究两年，"美国人喊了起来，"但是如果你访问了苏联，以后你别想再到美国来。"

床上人大声地呼了口气，黑衣人问："你怎么了？"

"我要一杯威士忌。"

"在你周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而你却漠然置之，只顾醉心于自已的欲望！"

"给我武器……"

"你是不是想喝醉了酒，胡乱射击?!"黑衣人说完，用手指了指瘦矮个儿，那人便回到人群中去了。

随着窗帘的又一次掀动，又走出一个男人，全身裹在殓衣中，只有头部露在外面，他走到房子中央。

"我是M·M·M公司的总经理。"

"很荣幸见到你，先生。"床上人说。

"有一天，我正在办公桌前办公，突然心脏病犯了，就这样投入了真主的怀抱。"

"真主怜悯你。"床上人说。

“死是世上最大的灾难，我一想到世界在我死之后仍继续存在，就好像我一分钟也没与它共同生活过似的，我几乎要发疯了。”

“你原以为地球会为纪念你而停止转动？”

“这正是世界的真正悲剧！”

“不要这样责备它，世界所担负的忧愁太多了，所以它无暇顾及你的死。我想这是可以原谅的。”

“多么美好的生活，多么美好的未来，就 这样全 都消失了。”

“真主怜悯你。”

“你的人也太残酷了，就是动物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也会伤心落泪的。”

“悲哀的生活，生活中的痛苦已把我的心占得满满的，我无力再为死而哀伤！”

“我孤独地死去，而现在又只有我自己为自己伤心。”

“让天堂成为你的归宿吧。”

“我是大学生S和C君的父亲，是M·M·M公司A君的同父异母兄弟，是M·M·M公司D君的叔父，是M·M·M公司Z君的表兄弟，我的葬礼将于中午十二时整在欧麦尔·穆克拉姆清真寺举行，女士谢绝参加。”

“我将发去唁电。”

“为什么不亲自前往参加我的送葬仪式？”

“我在生病，需要休息，这你是看到的。”

“只要你有诚意，你是能够参加我的葬礼的。”

“我担心会旧病复发。”

“自私鬼，只考虑你自己。”

"我没时间考虑自己，更没空考虑死人。"

"你真应该死在我前面。"

"人都要死的，'你们先行一步，我们随后就到。'"

死人慢慢地挪动着走向人群，黑衣人看着他，说："一个革命者死去了。"

美国宇航员说："我们失去了一个可以与我们相互理解的朋友。"

女演员说："又少了一个看电影的人，还好，不是所有人。"

窗帘后面走出一个绅士，大腹便便，衣着华丽。他站在房子中央，展开报纸响亮地读了起来：

"我有责任，有权说出我的看法；一个尊重自己也受到大家尊重的记者有资格这样做。为了阐述得更加透彻，能透过黑暗看到光明，在那黑暗的有着山一样的汹涌波涛的大海中找到避风港，哪怕要付出再多的气力甚至牺牲，我也要阐明这样一个真理：

"觉悟——是个问题，其发展自然会走向它的反面，即不觉悟。再继续发展下去，就会产生一个包含两个对立面的新结合体，这就是疾病。换句话说，即：觉悟＋不觉悟＝疾病。如果是神经官能症，就是神经病；如果再发展下去，就会成为精神病。这是因为宇宙万物的发展都遵循辩证法则。新结合体（神经病或精神病）会立刻变成新的问题，它将寻找自己的反面，就像姑娘到了青春期就要做新娘一样。而疾病的反面便是健康，然后，辩证法则必然使其构成另一个新结合体。这个新结合体由疾病和健康而组成，即辩证的疾病和辩证的健康。实际上是一种既不是健康又不是疾病的状况。如果我

们用哲学的语言讲，可以称之为‘存在的状况’，这种状况往往产生于某种存在本身，但它的产生必须借助于某种力量，这就是强大的不可抗拒的能够转化成另一种存在的力量。

“在那种状况下令人担心的是：它会转化成更加空洞的局面，在几何学中称之为空间——充满极度不稳定的空间，而这种局面只有靠进一步的辩证来解决。这就是问题的真谛，毋需再补充再详加说明。我已用适合于一个伟大的人民的大众语言做了简单明了的解释。这一伟大的人民目前正遭受着无穷的灾难，但是他们没有被吓倒，他们正在为消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而奋斗着。

‘你们听明白了吗？”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只带来许久许久的沉默。

终于，床上人开口了：“谢谢，先生。不过，我有一些问题想向你请教。”

“我的职业是写而不是说。”绅士平静地说。

“但这是一些亟待解答的问题。”

“请把它们全部写在纸上，我将用笔来回答。”

记者给了床上人一张纸和一支笔。床上人接过去，迅速把问题写在纸上，递给了他。记者认真地读了一遍，开始在纸上写着。然后，把纸举在眼前郑重其事地念道：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可能。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介乎两者之间。

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和不是。

第四个问题的答案：大概、也许。

第五个问题的答案：既有益又有害。

第六个问题的答案：最佳办法是折中。”

床上人听完，小声说了句："谢谢，先生。"记者轻轻地点了点头表示感谢。然后走向另一边。

床上人卷起报纸，伸手拿起茶杯，呷了最后一口茶，起身下地，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开始叠睡袍。所有在场的人无一例外地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开始围着他转起圈来。他们一面转，一面各自重复着各自说过的话。外面传来一阵阵枪声，炸弹爆炸声，飞机的轰轰声，人们的叫喊声。每个人转完一圈，便钻到床底下再也没出来。房子空了，只剩下他，他打开房门，那个女人出现了，"茶喝完了？"她问。他点点头，女人一边离去一边说："我想该讨论一下我们的问题了！那些孩子们……"

床上人跟着她向门外走去，嘴里嘟囔着，像是在回答，又像是自言自语：

"让我们祈求真主来解决这一难题吧！"

（译自1971年埃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蜜月》）

罪　行

葛铁鹰 译

平静，已从历史的长河中消失。物换星移，到处呈现出新的景象。但是，东区却依然如故：胡同小巷纵横交错，破旧的房屋鳞次栉比。与它相对的是西区：古典式的别墅洋房星罗棋布，造型新颖别致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这便是我阔别自己出生的故乡四分之一世纪后，重返达希亚所看到的情景。宽展的车站广场，周围是一座座新式建筑，一位农妇的全身雕像矗立在广场上；宽阔的大街一眼望不到头，横贯达希亚，直通坐落在大公园的方尖碑①；新建的巨大工厂传来阵阵机器的轰鸣，一根根高耸入云的烟囱突突地冒着烟。这一切让我感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出于和人们接触、并同他们加深关系的愿望，我决定在达希亚住下来。我来到一家负责租赁公寓的经纪人事务所，坐在一群男男女女之中等候着。我面带微笑，诚心诚意地准备对任何友好的表示作出反应。然而，他们当时正专心致志地谈论一件事。

"死者的身份还没查清吗？"

---

① 尖顶方身的石柱，为法老华标。——译者注

“没有。尸体已经埋了好几年，都烧焦了。”

“几年呀？”

“四五年吧，消息里这么说的。”

“凶手呢？”

“还没找到。很可能是一个团伙干的，因为杀人、焚尸、埋尸，一个罪犯是干不了的。”

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问道：

“罪行发生的时候，没有在达希亚公布这个女人失踪的消息吗？”

长时间的沉默，议论中止了。少顷，一个人说：

“谁还记得那些。”

“可预审员不能忘记呀。”我说。

我觉出我的看法不仅没有得到响应，反而说明，自己初来乍到，与这里的人格格不入。我担心，过多的探询会招来猜疑，尤其是自己任务在身，对这件事异常敏感。根据职业经验，我清楚地知道，人们的眼睛总是紧紧地盯着任何一个可能危及达希亚安全和它奇怪的秘密的外来人。轮到我去见经纪人了。在他的房间里，我发现职员们也在谈论这桩人命案，尽管这并未妨碍他们聚精会神地工作。连经纪人本人也不例外。他说：

“全达希亚现在除了这件案子没别的话题，商店、办公室、工厂、草棚、别墅……”

“这再正常不过了。”

“有什么用啊？！”

经纪人说道：

“全是扯淡，说来说去，一点用也没有，到头来还是老样

子，提心吊胆，无能为力……”

“可不，耍耍嘴皮子，自欺欺人。”

“真主在上，有什么好怕的，好像达希亚每个人都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会遭同样的厄运……”

我离开了事务所。我租到了位于东区某座楼房内的一间陈设齐备的房子。这样，我便可以同为了摸清来龙去脉而必须依靠的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了。我想起了和我的上级见面时他的一席话，正是在这次见面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交给了我这项任务。他说：

“你要去达希亚明查暗访，搜集情报。”

他还说：

“很幸运，那儿的警察没一个认识你。”

我一本正经却又彬彬有礼地问道：

“先生，为什么不说这是不幸呢？”

“好，让我告诉你。以前的案子，犯罪现场全被破坏，成了无头案。当然，作案手段都不及今天的案子这么残忍。但谁能保证这起案子不会像以前的一样不了了之呢。”

“那儿的警察是干什么吃的？”

“你想听我的看法？他们同罪犯狼狈为奸。在破坏现场方面，说不定是他们起了主要作用。”

“可是为什么呢？”

“这正是我希望你帮我解开的谜。”

“达希亚的居民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问题就在这儿。”

“被害的女人和凶手不都是他们当中的人吗？”

“对此我深信不疑。”

“那干吗不搞个水落石出，像所有地方一样，将罪犯捉拿归案，绳之以法？”

“问题就在这儿。”

这就是我接受任务之前头儿同我的谈话。我的任务既不是为了解死者的身份而秘密地进行调查，也不是缉拿凶犯。这不是我份内的事，一方面不属我的专业范畴，再者，犯罪时间已过了大约五年，破案谈何容易。我的任务是查明达希亚的犯罪现场屡遭破坏的真正原因，以及将那里的穷人、富人、警察维系在一起的共同利益到底是什么。

我离开住处，准备去进行我的工作，不想正撞上一个信差，说是传我到公安局去一趟。真是出师不利。我一点没敢耽搁，心中难免有点惴惴然。“传我”是什么意思？莫非他们已经对我起了疑心？难道我还没来得及开始工作就要先应付挑战吗？

我站在局长面前。他问了我的姓名和工作。我讲了姓名之后，说道：

“出租汽车司机。”

说完，我拿出身份证和驾驶执照。他仔仔细细地检查着两个证件。我很坦然，料他看不出什么破绽。接着，他用审视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着我，问道：

“你为什么选择在达希亚工作？”

我想了想，说道：

“这是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我认为没有必要回答。”

“你为什么选择在达希亚工作？”他冷冰冰地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

为了顺利完成任务，我只好委曲求全，说：

“在这儿工作不算太忙，对我的生活和身体都很适宜。再说，我之所以选择达希亚，是因为我就出生在这里。”

“这儿有你的亲属或亲戚吗？”

“一个也没有。差不多二十五年前，他们就都走了。”

“最近的案子造成了对外来人普遍的敌意。”

我本想问他，他们是否知道罪犯的身份，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这是不明智的。我问道：

“为此，你决定把我赶走？”

他将身份证和执照还给我，冷冷地说：

“你去吧……”

我一边走，一边思索：那人对我到底怀疑到什么程度？我想来想去，找不出自己言行中令人生疑的纰漏。于是，我竭力不去想这件事，以免走路时显出忧心忡忡的神态，让人起疑。后来，我送两位男客去车站，听到他俩之间一段有关这个案子的对话。

“真是心黑手辣，惨无人道！”

“她原来是个大美人儿！”

“但火已把她烧得不成样子了。”

“我是说，要是她长得不漂亮，还不会被人杀了呢。你当然明白我的意思……”

“那是。尸体被埋了五年，想找到什么证据是不可能了。”

我也加入了谈话：

“我从报纸上看到，通过科学方法对木乃伊进行化验检查，能够知道死因。如果是谋杀，可以通过当时的线索，确定凶手是某人或某个团伙。”

那两人笑了。其中一个说道：

“在法老时代，人们死亡或被杀都有令人信服的理由……”

两人又一次笑了起来。

我对自己说，通过人们的交谈，找不出他们和犯罪分子沆瀣一气的把柄，甚至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便他们相互勾结，他们也是不满意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联合起来，掩盖罪行的真相，并自觉不自觉地袒护凶手呢？

一次，我送一家人去水泉，他们也在谈论这起案子。

“听说外面传的都是些谣言。”

“你我都知道，实际上……”

我竖起耳朵想听出个究竟，可我从反光镜中看见一个女的朝我努努嘴，示意他俩别再往下说。我开始东走西串，以期在出租车里听到些什么。我把听到的话，记在脑子里，然后研究它，分析它的含意，通过归纳、比较，作出推断。哪怕是片言只语，对我都是有用的。

每次我送客人去首都，我都去拜访我的上级。我问他：

“有没有可能罪犯是达希亚以外的人？”

“绝无可能。要是那样的话，案子就不会这么复杂，法律也就可以恢复其尊严了。”

“东区的穷人和西区的绅士，二者水火不相容，可为什么在掩饰犯罪方面却众口一词呢？”

“你的问题说明你已经摸着点路子了。”

“凶手可能来自绅士一方。”

“分析得完全正确！”

“这是否意味着被害者来自另一方呢？”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这么说来，守口如瓶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甚至警察本人？”

“这正是关键所在。”

从达希亚街头巷尾的议论中，我得知尸体是在他们为一家精神病疗养院打地基时发现的，我还了解到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是个上埃及人，他是东区太阳咖啡馆的常客。我设法与他结识。我坐在他旁边。我们一起喝过茶后，我问他：

“当你发现被埋的尸体时，你有什么感受？”

他很自豪地说：

“我喊来我的伙计们，后来警察就来了。”

我们只是大面上聊聊，我想把重要的问题留待下次见面再提。但我再也没有找到他。据说，迫于无奈他已回上埃及去了。难道这纯属偶然？我心神不定，担心自己已被紧紧盯住。我尽可能装出无所事事的样子，但我一分钟也没放松自己计划好的活动。我到处拉关系，结识三教九流，免费提供服务。这桩案子一直是每个人的话题，在家里是这样，在咖啡馆、商店和出租车里也是这样。他们有时义愤填膺，有时冷嘲热讽。然而，紧紧捂住的盖子始终没有揭开。人们想往深处谈，却又下意识地不敢越雷池一步，由于恐惧、羞愧，或是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一天，我来到商场，一个贫苦的女人引起我的注意。她仔细地听着人们对这件案子无休无止的议论，两眼噙满泪水。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她的生活非常清苦，昔日的美貌已经凋零，只剩下麻木和不幸。她痛哭流涕是因为动了一般人的恻隐之心，还是有什么更切身的原因？我当即决定远远地跟上她。当我来到商场另外一头时，冷不丁听到有人冲我喊：

“嘿！你放着活儿不干，在这瞎转悠什么！”

我一看，原来是那位局长，正站在那里冷眼瞧着我。

“我来揽活儿。”我说。

“车呢？”

“在新广场。”

他径自而去，把我撇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我赶忙四下寻找那个女人，但她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我感到，自己周围发生的事绝非偶然，而是有人精心部署的。我必须加倍小心。

我干了几天出租车司机，还托了一个媒婆，让她帮我物色个合适的对象。一天晚上——半夜十二点，我溜进商场旁边的那家酒馆。来喝酒的人摩肩擦背，把酒馆挤得满满当当，有的讲笑话，有的唱歌，乱哄哄响成一片。热乎乎的房子里乌烟瘴气，酒气扑鼻。我喝得并不多，但故意装出快活的样子，显出有点醉意。其实，此时此刻我正全神贯注地捕捉着酒后的失言和只有在忘乎所以时才敢说出的话。像往常一样，所有的谈话，所有的玩笑，无一不是关于这起人命案的。我好生奇怪，自语道：

“好像他们都是罪犯，或都是被害者，或二者兼而有之。”

在嘈杂的谈话声中，我听到这样一段对话，我认为它很能说明问题。

一个人气乎乎地说：

“咱们都是孬种！”

“是怕死鬼！”另一个火上浇油。

“那你说，你前面挡着熊熊燃烧的大火，你怎么办？”

“我冲进火海！”

“你冲，你冲啊，让我们看看你的胆量。”

于是哄堂大笑。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讲着……虽然是些支离破碎的话语，但颇值得我琢磨与推敲，并从中得出重要的结论或类似的东西。我注视眼前的一切，心情异常激动，以致呼吸都变得急促了。不知为什么，就像很多事情会不谋而合，我抬头朝酒馆门口望了一眼。这一望不要紧，我看见那个局长正偷偷摸摸地站在门外。我顿时清醒过来，微微的醉意，激动的心情全部化为乌有。出于职业的本能，我意识到情势险恶，自己随时可能遭暗算。掌握这样非同一般的秘密无异于毁灭。我就是干这个的，早已精于此道。所以，我应该当机立断，趁一场老天爷注定要我命的混战爆发之前，立即离开酒馆。要走行人多的街道，以防不测；不能坐出租车，免得不知什么原因就被送上了天；千万别回自己的房间，要不然准成了匿伏在屋角的某个杀手的刀下鬼。对，穿过方尖碑大街直奔车站，到了那里，回首都的办法就多了。

在站台上，我觉得一只手搭在我肩上，我回头一看，不禁吓了一跳，原来是那位局长。我们相互对视了好一会儿，最后他笑笑说：

“我来送送你，好歹咱们是同行。”

我也想缓和一下气氛，不无讽刺地咕哝了一句：

“谢谢。”

他又笑起来：

“你干吗把没有司机的出租车扔下？”

我还是用揶揄的口吻说道：

“我把它留在可以保证它安全的人手中了。”

“你现在有何感想啊？”他还是那样笑着。

我沉思片刻，然后说：

“你们不尽职！”

“人们可没这么说。”

“我知道，一部分人操纵着另一部分人的生计。但是，积压在内心的愤怒总要爆发，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屑地摇摇头，问道：

“在你看来，什么是我们的职责？”

“维护法律的尊严。”

“你说错了。”

“错了？！”

“我们的职责是保证安全。”

“用侵犯法律来保证安全吗？”

“说不定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得侵犯。”

“你的想法可恶之极。”

“你是否想象过，倘若我们维护了法律，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些事情迟早要发生。”

“你不要上理想主义的当，在你起草报告之前，你要三思而行噢。你将写些什么呀？”

我愤愤不平地说：

“我要写：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被践踏，但安全却有保证！”

（译自1973年埃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罪行》）

新　郎

葛铁鹰 译

话说到这儿，他向我探过身子，嘴里呼出的气吹到我的太阳穴上。他说：

“下决心，赶快结婚吧。”

他的建议，我完全赞同。其实，我巴不得赶紧结婚，因为我毫不怀疑：结婚是我生活中唯一有点价值的冒险。

“主意不错。”我说。

“那你还等什么？”

“我在等新娘呀，等一位好姑娘。”

“你认认真真地找过没有？”

“我没时间找。”

一听这话，他更加郑重其事地说道：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有什么条件？”

“一位合适的新娘，这就是我想要的。”

“家庭主妇还是工作女性？”

“家庭主妇很好，工作女性也不错。”

“有收入的工作女性？”

“没钱的我欢迎，有收入的更求之不得。”

“对于相貌，你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对我来说，说得过去就行。”

“你的条件很简单，你想找一个容易相处的女人。”

“仅此而已。”

他充满信心地说：

“你要找的人有了。你知道米利家吗？阿比德·米利？他的千金对你再合适不过了。”

一天，他带我去了阿比德·米利的家，把我向他们——父亲、母亲和那位姑娘作了介绍。说实在的，离开他们家时，我已经堕入情网，或者说快掉进去了。在我看来，姑娘那么端庄、温柔，不失为大家闺秀。我喜欢她父亲的威严和母亲的庄重。那次见面，双方达成初步协议，用我们政府机关的行话来讲，这好比已被提名担任某一职务，就等正式任命和安全局的报告了。从我这方面，我对他们进行了调查。结果呢，像预料的那样，说什么的都有。有人对我讲：

“你算抄上了。这是个不可多得的家庭，无论生或死都让人感到放心和安全。”

另一位提醒我道：

“千万别让表面现象迷惑，在他们家生活就像做奴隶一样，你会喘不过气来。”

后来，我又听到有关这个家庭中的一些成员疯了、还有几个自杀了等等传闻。然而，这并未动摇我的决心。我很自信，对生活、对人我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况且，一种渴望冒险、渴望敲开未知世界之门的冲动也令我感到陶醉。我对自己说，生活本身正像那些传闻一样：有时一切都风平浪静，甚至是在死后；有时却又为我们展示出宏大的陌生世界，让人感到凶吉难卜，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热爱着它，至死

眷恋着它。

与此同时，他们也对我本人及我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这多少让我感到不安。我希望平安无事，顺利过关。我那位充当月下老人的朋友来到我这里，对我说：

“我只是这几天才了解到你的健康情况。”

我不禁愕然，问道：

“连健康状况他们都要调查？”

“当然啦。不少人就是靠健壮的体魄才大功告成的！”

“赞美真主，我身体非常健康。”

“但你胸部锁骨下有一颗过去留下的子弹。”

我笑了，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然后我说：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可是，是怎么打中你胸部的呢？”

“在一次爱国游行中。”我不假思索，答道。

“所有以前中过枪子儿的人都这么解释。”

“他们对此还有怀疑吗？”

“老头子怀疑革命本身，尽管他当时亲身经历了它。如今他说，根本就没爆发过革命，也没打过枪，更没有人牺牲。”

“这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朋友笑道：

“不管怎么说，算你走运，他们对他——阿比德·米利——说，你是在一个唱歌跳舞的娱乐场里被击中的。”

“你认为这算走运？”

“差不多吧。年轻人荒唐、鲁莽无碍大局。但政治上过激会身败名裂，乃至株连他的家庭。不过，我在这方面替你美言了几句。”

"你说什么了？"

"我说你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也没有任何观点，你对国家忠心耿耿，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共产主义者，又不是穆斯林兄弟会的。这些保你能够成为一位前途无量的丈夫！"

我略显不快地说：

"可说我是在舞场受的伤，总有点冤枉。"

"这有什么，就算他们知道你怕蟑螂又怎么样？"

"啊？！连这个他们都知道啦？"我忍俊不禁，大声笑了起来。

"据说，你浪费宝贵的时间在厨房、浴室、各个房间内喷洒药水，要是你看见一个活蟑螂能被吓得叫出声来，其实那不过是一只身材苗条的德国小蟑螂！"

"你真是这么形容的？"

"事情很可笑，看起来很可笑。可它意味着什么呢？这是问题所在，因为有人说你认为如果把蟑螂斩尽杀绝，我们国家的境况将大大改观。"

我真的生气了。我瞪着他，没好气地说：

"他们真是这样在阿比德家胡说八道吗？"

"亲爱的，他们对蟑螂怀有敬意。"

"胡扯！！"

"千真万确。过去他们有位老祖母相信蟑螂掌握世间的一些奥秘。"

我嘲弄地说：

"这么说，为了尊重米利家族，我们还得向蟑螂表示敬意了。"

剩下我一个人之后，我开始思考这复杂的婚姻之路，以

及婚前令人啼笑皆非的调查。人们似乎企望夫妻结合是十全十美的，任何一方都应无懈可击，并在开始夫妻生活之前做好经受考验的准备，他们忽视了人适应现实挑战的不可思议的能力。生活在狩猎、游牧、耕种、洪荒、冰河时代的人，可以克服艰难困苦，解决残酷的矛盾，以自己认为满意的方式实现自我生存。他一定能够适应自己的新娘，而不论彼此的过去存在多大的差异。我还想到了自己过去未参加党派的原因，那不过是由于自己麻木不仁、缺乏爱国热忱、玩世不恭和自私自利。曾几何时，这竟然成了在要把我的全部隐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无休止的调查中对我极为有利的因素！

过了两个星期，我的媒人朋友又来找我。我焦急地打量着他，说道：

“当然，调查仍在进行？”

他笑了，但旋即又将笑容收敛，说：

“这次要谈的，是个人品行问题。”

“不管怎样，那都是属于过去，而我早已痛改前非了。”

“我本人也是这么说的。但是，过去，在一部分人看来，似乎是唯一确凿的事实。”

“真是荒诞不经！”

为了减轻我的压力，他温和地说：

“有人说你赌博。”

“胡说！”我当即喊了起来：“我怎么会是赌徒？我只玩过几次，后来再也没去过。”

“喝酒呢？”

“听着，请相信我，我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做事有分寸的

人，我只醉过一次。"

"米利家的人倒不是怕喝酒，而是担心酒后的表现。"

"没什么不良后果。"

"阿比德·米利本人也喝酒，他喝了酒就唱歌。而你呢，人家说你喝了酒舌头就长了，丧失理智地大骂专制独裁。"

"我对你说了，我只醉过一次。"

"没准儿这就是发生在你醉的那次。阿比德·米利担心你将来成了丈夫和父亲之后还会旧病复发。"

我针锋相对地说：

"相信我，他的担心毫无根据。再说，你干吗只记住那次失误，而忘记了神志完全清醒的我多少年来对专制都是逆来顺受？！"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以后再说吧。但你对同穆罕默德·阿里大街的女人来往一事作何解释呀？"

我感到所有东西都向我压了下来。我说道：

"任何一个男人的过去，都会有这样的荒唐事。"

"阿比德·米利是通情达理的，但他对你的鉴赏力极为不满。他说：'我无法想象沉湎于那些女人的人怎么可能和像我女儿这样的名门闺秀处得来'。"

"他女儿和穆罕默德·阿里大街的女人真有什么区别吗？"

"好家伙，要是他听到你这么说……"我的朋友笑了。

一阵难熬的沉默。我朋友的脸上显出同情的样子，但我示意他接着说下去。他说：

"他们谈到了一套所有权属于你的、带家具的公寓。"

"我打算结婚以后住在那儿，这怎么啦？"

"公寓无所谓，关键是你经常在那里接待什么人！"

“那帮混蛋怎么说的？”

“你看你，火又上来了不是，我最好什么都不说。”

“有话你就直说。假如你想要答复，那我告诉你，我在那儿款待我的一些好朋友。”

“一种特殊的朋友，是些富有的阿拉伯弟兄。”

“我招待他们，是把他们看作朋友，而不是阔佬。从我被借调到他们国家工作时起，我和他们便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我是相信你的。不过，你是否知道，这种正当的关系到了是非小人的嘴里会是什么样吗？”

“忍耐是有限度的。”我怒不可遏，大声喊道。

“别发火，每个求婚者都像学生一样，必须经过考试。”

我震惊了——我有权震惊，人们为什么要刨根问底，没完没了地调查呢。但更使我震惊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腐败堕落。它简直可以编个成语，像比某某时代还腐败什么的。人们如此这般地追根究底、穷源竟委，到底为了什么？莫非父亲们真的认为他们可以从哪个世外桃园里为自己的掌上明珠筛选出如意郎君？难道夫妻的安乐窝在我们生活中竟比职位还重要？人们不是整天抱怨半死不活的政府机构的负责人吗？那么，这些头头脑脑，他们是怎么结的婚？他们又是怎么避开穷追不舍的调查的呢？！

我对结婚的热情凉了下来。我后悔让自己成了那些毫无同情心、不知廉耻的人们品头论足的对象。

三个星期过后，我的朋友又来找我。我连忙上前说道：

“我不能继续下去了。”

他却不客气地说：

“我最鄙视怯弱。你要坚持到底，要对自己充满信心。”

“我不但婚结不成，而且会被搞得声名狼藉。”

“我倒没听说你有什么不好。可你该听听他们是如何评论你的工作的！”

我的好奇心又在作怪，让我不得不听下去。他说：

“很多人反映你工作勤勤恳恳，尽心尽力。”

我未置可否，等待着预料之中令人不快的消息。

“但他们说你想往上爬，喜欢大权独揽，还责怪别的同事不和你合作！”

“我不解释，不过这与我的婚姻生活有何相干呢？”

“任何行为，无论它多么偶然，总是事出有因。”

“接着说。”

“有人提到为建立一个什么中心而对你进行的调查！”

“结果怎么样？调查不过是例行公事，没什么好坏之分。他们又不是没长眼，我不是在继续工作吗，而且在那次调查之后我两次晋级。这方面，我想他们不会指责我的吧？”

“言之有理。”

“那好，咱们就到此为止吧。”

“不过，还有人说你扬言要把你的上级扯上才混过去的！”

“见他们的鬼！”

“对，真该让他们见鬼去。”

“我敢说，他们找不出真凭实据！”

“见他们的鬼。这还不算，他们还四处打听：他的生活为什么这样舒适？他那套设备齐全的公寓是怎么来的？汽车又是哪儿来的？他从哪儿搞到这些的？”

我气得紧紧握着拳头，说道：

“他们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我继承了父亲的遗产。还有一个事实他们忽略了：我编写的一些教科书，阿拉伯国家的学校都选用了。我每一笔收入的来源都是清清楚楚、光明正大的。”

我预料，他该问选用我书的是些什么人，以及他们与我在公寓招待的那些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但他没有讲，似乎想给正在气头上的我降降温。然而，他迅速地瞥了我一眼，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出他好像对要讲的话有些顾虑。接下来，他笑着开口道：

“年老昏愦的阿比德·米利尽听信一些骗人的鬼话。我最近一次同他见面时，他对我说：‘把事情想得坏一些是明智的，我现在认为那个新郎要为六·五战争负责！’”

“那我就负呗！”我茫茫然信口贼道。

我疾步走了出去，气得几乎看不清路。这个老糊涂懂什么六·五战争！即便我交待出自己全部不道德的行为，我仍可算是或应该算是一个正人君子。难道我和别人一样也算罪过？我是牺牲品。是的，是我那些头上长疮、脚下流脓的上司们的牺牲品。如今，我仿佛成了唯一的罪人，同安逸的家庭天堂绝了缘份。

我决定彻底放弃结婚成家的念头。

我对自己说：没有女人，男人照样可以生活。

对于为了调查我而引起的轩然大波，我追悔莫及。

当我看到我的朋友从远处走来时，我正坐在平常坐的地方。我自己小声重复着见面时将要对他讲的不堪入耳的粗话。我已决定终身不娶。

不料，那位朋友抢先一步，未等打招呼，上来便道：

“阿比德·米利问你好。他希望你尽快确定宣布订婚的时间！”

（译自1973年埃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罪行》）

十二号房间

葛铁鹰 译

旅馆老板对此事记忆犹新：那天，来了一位女士，要开个房间，租用二十四小时。当时的时间是上午十点。他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打量着她，因为单身女性光顾他的旅馆实在不多见。他还记得，这位女士看上去极易激动。她身材高大，五官特征显著，目光炯炯，身着红色大衣，头戴白色帽子，身子挺得直直地站在柜台前。她没带身份证，无职业，无配偶——但十有八九是离了婚的，或是寡妇。她的名字叫白希洁·宰哈比，从曼苏拉来。他将该登记的一一记录下来之后，便把她交给一名听差。听差提着她的那只大得非同一般的箱子在前引路，将她领到小旅馆的十二号房间。

半小时后听差回来了，脸上带着迷惑不解的神情。老板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说那个女人怪得很。

"你这是什么意思？"老板问。

听差说，她要他把床垫、床罩和被单统统叠起，放在屋角，到晚上再说。至于床，她命令他搬到房间外面，说是只要床下有可能藏人的空间，她便合不上眼。他告诉她，她的担心是多余的，旅馆从开业至今从未发生过任何事件。但她执意坚持，他只好照办。

“你当时应该先回来找我。”

听差表示抱歉，并说尽管他觉得她的要求很奇特，可并未违反旅馆的规章制度。接着，他又讲道：她命令他打开衣柜的两扇门，并让门一直敞着，他马上明白她是怕在她不注意的时候藏进去什么人。他笑了笑，顺从地照她的吩咐办了。

“奇怪，她看上去身强体壮，不像胆小的人呀。”老板沉思良久，然后问道：

“她给你小费没有？”

“整半镑。”

“很显然，这个女人有点不正常。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听差道：

“我去洗衣房时，路过她的房间，房门关着，我听见里面有叽哩哇啦的讲话声……”

“可她不是一个人吗？”

“是啊，声音挺尖，而且越来越大。”

“很多人都有这毛病，大不了是个疯子在自言自语。”

听差晃了晃脑袋，不吱声了。老板又追问他：

“你听清她说什么没有？”

“没有，只听见一个词‘没关系。’”

老板做了一个果决的手势，表示希望谈话到此结束。然后，他边走边对听差说：

“多留点神！不管怎么说，小心为妙。”

轰隆隆，外面响起了雷声。老板透过一扇玻璃窗抬头望望天，发现天空乌云密布。气温骤然下降，眼看就要下雨了。

下午一点整，十二号房间的客人打来电话：

“我可以吃午饭吗？”

“旅馆内没有餐厅，但街上有。您要点什么？”

“拌洋白菜，什锦炒饭，一公斤什锦烤肉，各种凉菜，本地面包干，面包，两只桔子。”

老板差人去取食物。但她要的数量之多实在让他感到蹊跷，特别是肉，光它就够六个人吃的。

老板自语道：这个胆小如鼠、食量如牛的女士准是疯了。也许她下午会离开旅馆，到时候我会有机会往屋里瞄上一眼。

饭来了。一小时后，餐厅跑堂儿的来取盘子和碟子。老板强制自己不往盘子里看，但却实在忍不住。他看到，除去骨头和用剩下的调味汁，真正是盆干碗净。他决定不再去想这一切，然而欲罢不能，女人的形象和她反常的行为总是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她说不上漂亮，却有着那么一股如同吸引力般的威力，有可怕的一面，但更多的是让人感到好奇和叹服的成份。虽说他和她是初次见面，但她却给人留下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从叫人过目不忘的脸上方可得到。

他瞥见一男一女朝他走来。男的问：

“白希洁女士是住在这儿吗？”

他作了肯定的回答，并同那位女士通了电话。她要求允许两位来访者上楼到她的房间。显然，两位来客属于上等人，至少从物质方面讲是如此。

外面的风越刮越紧，小小的门厅入口处的吊灯被风吹得来回摇摆。不一会儿，又来了八个人——四男四女，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白希洁女士是住在这里吗？”

经过联系并征得同意后，他们大摇大摆上楼朝十二号房间走去。看得出，他们与先到的两位属同一阶层。来宾共十人，可能是一家的亲戚，或是朋友，也可能又有亲戚又有朋友。但是毫无疑问，白希洁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女士。

“她为什么要选择我们这家小旅馆呢？”

咖啡厅传来一阵响声，他们在往楼上送茶。老板总觉得，后一批人有些面熟，似乎以前在哪儿见过。但他又对自己说，他现在最应该做的是把脑筋洗干净，把白希洁女士这点事全抛到九霄云外。旅馆内发生的令人气愤的咄咄怪事何止几百次，过后还不是烟消云散。她也不会例外，明天谁还记得她。

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妇人来到他面前。她显得十分沉稳和庄重，问道：

“白希洁女士在这儿吗？”

他答说在。她又说：

“劳驾你通知她，大夫来了。”

同女士联系后，她被允许上楼。

在大夫离开之前，他忽生一念，忍不住向她问道：

“请问您是哪一科的？”

“助产医生。”她边走边答。

他注意到，她以自己的职业身份介绍自己，而没提名字。那位女士得了什么妇科病，要么是怀孕了？……他未来得及细想，一个又矮又胖、愁眉不展的男人来到他面前，自我介绍说是承包商尤素夫·加比尔。他提的还是老问题：

“白希洁太太在这里吗？”

像前几位一样，经电话联系后，这位男士被允许上楼。老板以一个半是不解半是嘲弄的微笑同他告别。旅馆一位出

远门的听差回来了，他穿着当地厚厚的大袍，冻得直打哆嗦。他说，外面乌云越压越低，天越来越暗，过不了多久，白天就快变成夜晚了。老板向玻璃窗外扫了一眼，心里却想着十二号房间的女人，那个神秘莫测，宾客如云的女人。他觉得，自从她一来，旅馆每个角落都弥漫着令人感到刺激和焦虑的气氛。他感到，她占据了他每一根神经，唤起了他青春时期的梦，使他陷入非非遐想之中。他正胡思乱想，一个声音打断了他：

“白希洁太太在这儿吗？”

这是位身材魁梧的男人，身穿一件宽松的大袍，红色毡帽反扣在头上，走起路来趾高气扬，手里还拿着一把灰色的伞。他自我介绍说：

“告诉她，瞎店主先生到了。”

老板好不自在，浑身上下抽搐了一下，心中暗暗诅咒这个男人；当然，他也诅咒那个女人。但他还是公事公办，和她进行了联系。他第一次得到相反的答复。于是，他对那男人道：

“请阁下在休息厅稍候。”

他来干什么？他为什么不在旅馆外面等？他在旅馆已干了快半个世纪，从未见过今天这样的情形。最令人担心的是，天将下雨，旅馆不得不无限期地为他们提供避雨之处，尤其眼前这个鬼一般的人物，让人生厌。

来访者源源不断，他们并不是一起来的，但却一个接一个没断过。家具店经理、卖菜的、卖肉的、经销香水和化妆品的老板、税务局高级职员、公司董事长、大名鼎鼎的新闻记者、水产批发商、房屋经纪人、某个阿拉伯百万富翁的代

理人……旅馆老板本以为女士将把聚会挪到休息厅举行，可她却是来者不拒，全要往屋里请。于是他们鱼贯而行，统统上了楼。听差搬去椅子，并送上茶。老板心中纳闷：来客是怎么坐的？原先他们是否相识？他们究竟为何聚在一起？他叫来一个上年纪的听差。后者答道：

“里边的事我一点不知道。手从门后伸出，接过椅子和茶，随后立即把门关上。”

老板耸耸肩，心说：只要他们不抱怨，我乐得省事。

突然，瞎店主先生走到他跟前，说道：

“希望你提醒那位太太，说我在等她！”

老板爱理不理地说：

“她答应适当的时候会叫你。”

那人没有动。老板又给女士挂了电话，免得他总在此纠缠。看来是根据她的愿望，他将话筒递给那个男的。瞎子先生说：

“太太，下午快过去了，冬天的天可短啊……”

那人一字不落地听着话筒里的声音，然后把它放回原处，悻悻地走回休息厅。老板从心里讨厌他，并认为叫他来旅馆应由那位女士负责。他望着休息厅，心里老大不高兴。一些房客下楼往外走，向老板反映十二号房间吵得大家无法休息。老板抱歉地说：

“是来了不少人，但他们迟早要走，晚上肯定都走光。”

他的责任提醒他，不能得罪这些来宾，他们可都是上等人。外面呼啸的大风和阴森森的道路使他心烦意乱。尽管如此，饭店门口又聚集了一群人，他们个个穿着大衣，朝他走来。他的心一沉，未等对方开口，便下意识地上前问道：

“找白希洁太太？”

其中一个人笑道：

“请告诉她，遗产复活协会的代表已经来了。”

他又打了电话，当她叫他们上楼时，他道：

“太太，他们可是十个人啊。楼下休息厅可供您使用，那儿坐多少人都行！”

“房间里还有的是地方呢！”

男女代表纷纷上楼。老板摇头叹气，不知所措。早晚要同他们发生冲突。待会儿外面肯定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十二号房间这帮怪人不闹出点令人不快的乱子才算怪呢。他朝休息厅斜了一眼，发现瞎子先生正往这边蹭呢。他神经质地用手指敲打着桌面。没等他开口，老板就给那女人挂了电话。他听见他在发牢骚。他看着他将听筒放了回去。但是，那人要走不走的，还说：

“干等着实在烦透了。”

老板的火直往上顶，要不是女士打电话来让他通知餐厅备饭，他真想给他几句。电话打了好几分钟。他自己问自己，他们要一直呆到吃晚饭？他们在什么地方吃？他多想看看那房间是什么样子啊，肯定是一种超出人的想象、近乎疯狂的景象。

事情并没到此为止。这不，又来了一批大学教授和宗教人士。没说的，他让他们统统上楼。简直就像一场恶作剧。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走进来，没同他打招呼便上去了。他喊了他一声，但他连头也没回。他派听差跟上他，听差看他进了十二号房间就只好回来了。老板觉得自己孤立无援，认为从法律上讲他已失去对旅馆的控制，感到恶梦中那狰狞的魔鬼

正在恶狠狠地叩击自己的房门。他想找老听差商量商量。但就在此时，又来了一人。老板一见他，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他一边同来者握手，一边说道：

“你来得正是时候，探长先生。”

“我看看登记簿。”探长不慌不忙地说。

“我们这儿出了怪事。”

探长仔细地查看来客姓名，并记录了点什么。老板道：

“我敢打赌，你一定是为十二号房间而来。”

“嗯。”

“事情太反常了，不可思议。”

“天地之间发生的事都是正常的！”然后，他边走边补了一句：

“如果有电话找我，我在十二号房间！”

老板呆若木鸡。但同时他又像吃了定心丸：既然政府了解并监督这里发生的一切，那便出不了什么大事。他想起方才要找老听差商量。他刚要按铃，发现瞎子先生正朝他移动。他忍无可忍，冲他大声喊道：

“她说让你等到她叫你。”

可那男人仿佛听惯了呵斥，笑道：

“等的时间太长了。”

“可你只有等。别忘了你是在旅馆，不是在坟地！”

那人只好忍气吞声地退回原处。老板又想起老听差，于是把他叫来，问道：

“十二号房间怎么样了？”

“我也不知道，先生。只听到里边吵吵嚷嚷的。”

“他们怎么挤得下，就是摞着坐，那地方也不宽敞呵？”

“我跟您一样，只知道这些。不过，反正探长也在里头……”

老听差去了。老板望望窗外，夜幕已经降临，街灯一闪一闪的，在狂风带来的潮乎乎的空气中放射出惨淡的光。餐厅跑堂儿的排着大队，端着装满食物的盘子来了。他百思不得其解，自语道：屋里只有一张桌子，盘子往哪儿搁，他们又怎么吃呀？一个听差告诉他，门已经打不开了，饭是从门上的窗户递进去的，房内刺耳的笑声满楼道都能听见，那情景简直叫人难以相信。

半小时后，听差回转来向他报告，他们都已经喝得酩酊大醉。老板道：

“我一瓶酒也没看见呀！”

“说不定是放在兜里偷偷带进去的。他们边唱边喊还边鼓掌，一听就知道都已烂醉如泥。不时还传出淫荡的笑声，里面的女人一点儿不比男人少。”

“探长呢？”

“我听见他正在唱：‘来呀，抽一支；来呀，喝一杯……’。”

外面打了一个响雷。老板自言自语：“活该我做梦，活该我变疯。”正叨叨着，突然来了一群普通人——从面孔和衣着可以看出他们是平民百姓。其中一人问：

“白希洁女士住这儿吗？”

老板绝望地笑了，给那女人打了电话。她希望他把他们安排在休息厅等候，并给他们上些饮料。老板朝休息厅指了指，示意他们过去，并差人给他们端茶。这下休息厅可是人满为患了。瞎子先生更加烦躁不安。老板无可奈何地笑笑，嘟嘟囔囔地说：

“这还叫什么旅馆，我还算什么老板。只当没有今天，让疯子们吃饱喝足尽情地跳吧。”

雨下起来了。天空电闪雷鸣。旅馆前的柏油路上灯光闪闪，雨点打在地上，脚踩在水中，噼里啪啦响成一片。一帮小伙子高声叫喊着跑过去。过路人挤到门口窄窄的地方避雨，不断地敲打窗户上的玻璃。他走到入口前方，抬头望望黑洞洞的夜空，又看看地上，只见一股咆哮的水流滚滚而来，像洪水一样将斜坡移为平地，犹如一群暴跳如雷的野马，你挤着我、我挤着你向前奔去。

“起码是一代人没见过这么大雨了。”

他脑海里浮现出小时候见到过的发大水的情景。那水也像这么大，交通中断，胡同里灌满了水，房屋被淹得只露出七零八落的顶棚。他回到原来呆的地方。他必须看好登记簿和钱柜，然而他没忘了下令密切注视各个房间和房顶。他叫来老听差，问道：

“十二号房间有什么情况？”

老听差撅撅嘴，说：

“还那样，唱啊，笑啊，一群疯子。”

他看见瞎子先生站在休息厅门口，于是向他高声喊道：

“请你回到原处！”

那人做了一个手势，似乎想请求什么事，于是老板又喊了一句：

“没什么好商量的。”

像炸弹爆炸似的，打了一个霹雷。大雨如注，其速度、其水量都达到疯狂的程度。他心神不定地对自己说：旅馆很旧，又不是用钢筋水泥建的，夜里少不了麻烦。

一个听差到他跟前说：

“十二号房间里的人叫苦连天，说是房顶漏雨漏得厉害。”

“他们还唱不唱了？跳不跳了？让他们都走……”老板气得要命。

“可他们寸步难行啊！”

他把他打发走，叫来领班询问情况。

“所有房间都漏水。我正在召集听差用沙子堵住房顶上的漏洞。”

“十二号房间呢？”

“他们全都挤在一起，肚皮都快撑破了，门也打不开，动也动不了。”

外面是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响雷，里边却是热火朝天：听差们你来我往，扛着沙袋疾步而行。一件料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休息厅里的等候者们自发地参加了这项工作。看着眼前的情景，老板脸上显出得意的神色，尤其令他开心的是瞎子先生被冷落在一旁。

过了半小时，老听差前来通报工作进展情况，他说：

“他们干得非常起劲儿。”然后他顿了一下，又道：

“而我们十二号房间里的客人情况不妙，我看时间越长他们的情况越糟。”

老板恼了，怒火攻心，整整一天精神过度紧张的他仿佛突然有了爆发的机会。他周身每一根神经、每一块肉、每一滴血都难以控制。他疯了，而且在寻觅更多的疯狂。他向老听差喊道：

“听着，把我的话记住……”

那人被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攫住，呆呆地望着老板的脸。

只听他毅然决然地喊：

“别管十二号房间的任何人！”

“先生，屋里男的在叫，女的在哭……”

他像只野兽似的吼叫：

“你们集中力量把客人住的房间顶棚搞好。至于十二号房间，你们谁也别去管他们！”

老听差犹豫了一秒钟，他便更加凶狠地咆哮：

“一字不差地照我的吩咐去做，马上就去！”

他从玻璃窗向外望，看到茫茫黑夜中正是风狂雨骤。但是，他本人已然从沉重的负担下解脱出来，恢复了信心和清醒的头脑……

（译自1973年埃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罪行》）

金字塔高地上的爱情

陈建民 译

一

我要一个女人。任何一个女人。

声嘶力竭的一声吼叫。我的胸腔中先是发出一阵心烦意乱的咕哝，接着是一串低微的呻吟，既而成了一片愤怒的低语，最终爆发出声嘶力竭的一声吼叫。这不是自私，不是兽欲，不是漠然。我自认是个够格的公民，而且，也还是个不错的人。过去，我脑袋里装满了冗长的对话，有关贫困、落后、和平、民主、供给、道路及交通，而且也还盛得下大家庭的烦恼：东西方抗争、环境污染、原材料枯竭、发达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关系、核战争的可能性。这么说，作为一个公民、一个人，我早就同理智结下了手足之情。可是，现在我已经不再去想那些事情。我对于那些问题的思考已经冷却，已经融化在漠然之中。这一切难道是因为我的感情、思想和对生活的依恋已经冷却？不，我发誓事情绝非如此。我刚一结束学校生涯就参加了工作。而且，很快我就饱尝了无事可做的滋味。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个人的烦恼膨胀了。犹如魔鬼附身，它占据了我全部的理智，吞噬、奴役了

我，使我发狂。此外的一切，在我眼里都成了生活中多余的奢侈品，是闲混，干傻事。性，成了我生命的轴心和目的。性，顷刻间成了一头青面獠牙的猛兽，一种无法摆脱的恐吓力量。性，把我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性生物。感官，是性的感官。幻觉，是性的幻觉。希望,是性的希望。梦，是性的梦。尽管如此，我绝非下流放荡、荒淫无耻之辈。我不接受性解放及其各式各样的理论。我追求合法、稳定的生活。我努力争取得到这种生活，并且不抱有任何苛求、自欺欺人的理想，或者丑恶的野心。我在争取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但又不知如何才能得到它。

可是，我是谁？

二

我是阿里·阿卜杜·萨塔尔。今年二十六岁，法学学士，A·D·C公司的职员。革命爆发的时候，我刚刚出生。在不幸的1967年，我步入了青春期的门槛。1974年获法学学士学位。1975年到公司任职。我拿的是中学理科毕业文凭。本来，我希望从事药剂或化学专业。因为总分不够，我就带着理科毕业证书被统分到法学院。我从未想过要学法律。但是，凭着意志的力量，我成功了。这倒不光是为了对得起我那含辛茹苦为生活而奋斗的家庭，也还因为我害怕日后流落街头、忍饥挨饿。我到A·D·C公司报到时，被安排在公共关系处工作。不用说，我是闲设人员。我感觉到公司的闲设人员甚至超过了有事可做的职员人数。公共关系处副处长对我说："占个椅子吧。"

"明天或许就没椅子了。"他用戏谑的口吻补充道。

"你的相貌不错，搞公共关系挺合适。但是，在真主做出新的裁决之前，你将一直无事可做。"

"我是什么都知道的。"我平静地说。

"好极了。在我们去仓库查找之前，你也将没有办公桌。我们现在已经需要再增加一个办公室了。为什么不干脆允许新职员们呆在家里，同时保留他们获得额外津贴和晋升的权利？"

"真是个合乎情理的建议！"我悻悻地说。

"可是，在考勤簿上签字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这样，我开始上班了。也就是这样，我迎来了一段先前从未体验过的闲极无聊的岁月。过去，学习占据了我全部精力。每逢假期，我也总要读点书，参加一些青年人的活动。此外，我在一个温暖的、笼罩着浓郁宗教和道德价值气氛的家庭中长大。这使我获益匪浅。每当头脑中冒出性的念头，我总能用道德、工作和希望来驯服它。可是，在这闲极无聊的岁月里，性的念头拽住了我，犹如时间拽着我往前。我问我自己：何时……，怎样才能……？像个等着轮到受审的犯人似的，我坐到了椅子上，张望着我周围的同事。一些人闲着，无事可做；另外一些人手里拿着文件，来来去去地忙碌着；还有两位已婚的中年妇女。为了抵御秋季的寒流，窗户都关上了。人们的呼吸和香烟的迷雾使空气变得浑浊不堪。透过窗玻璃，我眺望着对面大楼的阳台，期待着出现一位女性。我一直在头脑里想象着形形色色性爱的场面和情景，想象着自己正在尝试着美妙绝伦、痛苦无比的风流韵事。我听到副处长和他手下的一位亲戚在谈话。

“闲着没事干，你觉得怎样？”

“难以忍受。”

“我们那时候，找份差事可比登天还难，记着真主对你们的恩典吧。”

“那时候给多少工钱？”

“总比流落街头强！”

副处长走后，我与这位同事对视了一眼，目光惨白惨白的，跟这屋子里的气氛一样。

“恭喜我们大家，我们被人忌妒了……”我对他说。

我学会了在上午时分悄悄地溜到尼罗河宫大街去。学会了在大街上盯着女人瞧。在这日渐寒冷的天气里，这么做挺带劲、挺有益，着实让人兴奋。在由行人、车辆和喧闹声交织成的沸腾的海洋里，这么做也挺逗乐的。街道是那么狭窄，神经质，充满压抑。一切都想发泄，却都无从发泄。行人和车辆皆是如此。压抑、蹂躏、抱怨。马路也在经受着和我一样的性危机的煎熬，也在寻求它的合法权益和自由，渴望得到满足。可是，它却被尘土覆盖着，像是在一个幻想般的城市中蹒跚着。我只顾盯着女人们瞧。女人是我唯一的兴趣。女人是我的生命和死亡。我嘴里嚼着口香糖，湿润着干得冒烟的嗓子。燃烧着情欲的滚烫的目光，从女人的大腿跳到乳房，跳到眼睛。有一回，我差点为了看女人而丢失了性命。当时，我正想过马路。突然，一对硕大的乳房闯入我的眼帘。我顿时为之倾倒，如痴如醉，堕入爱的深渊。猛然间，一辆车像出膛的子弹般飞速向我冲来。我朝车看了一眼，即刻料想到了结局。根本来不及躲闪，只好认命。我弓起了背，准备承受那致命的一击。此刻，死亡的真谛清晰地展现在我眼前，

不再是一个公认的抽象概念，而是潜入内心的一种感受，沉重有力，毋庸置疑。死神冲着我吼叫：当命定的时刻来临，我就是这样地降临，生命也就这样在瞬间结束。幻觉中，我看到了死神的脸，那张只在这一瞬间才显露出来的脸。面对死神自信的目光，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像电影画面般飞快地从我眼前闪过。我说不清死神的脸究竟是什么模样，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地看到了浓缩在不到一秒钟里的我的一生。恐惧已经到了不再感觉恐惧的程度。但是，死神奇迹般地消失了。那辆车的司机以令人惊愕的突发动作，猛地扭转车头。车冲上了人行道，吓跑了行人，险些撞到了墙上。我出什么事了？别人又出了什么事了？我像是堕入了五里云雾，却也替自己省去了许多麻烦。至少过了有一分钟，我才感觉到整条街上的人都愤恨、光火地看着我。人们在大声嚷嚷，说长道短地评论着。司机紧挨车站着，冲着我劈头盖脑地咒骂着。我踉踉跄跄地逃走了。我在经受着新生的痛苦。在短短的瞬间，经历了情欲的勃发、面对死神和突然得救这样三种迥然不同的体验，我的心久久难以恢复常态。突然获救，像是一盆冰水，浇灭了恐惧的火焰，产生了强烈的效果，给我带来了闪光的喜悦和深深的悲伤。我一直不停地走着，离出事地点很远了，我才停下来喘口气。即便是在这里，我也未能逃过一位马路工人的眼睛。他面有愠色地对我说："你是不是疯了？……正是因为有你这号人，可怜的司机们才常常被调查人员找麻烦，别忘了，多亏那位司机，你才捡了条命。"

我愈加不快。为了不再惹他发怒，我像是道歉似的说道："这都是因为烦恼。"

"烦恼！你们懂得什么是烦恼？！"

他嚷嚷开了，像是在反驳我。

我走开了。有一段时间，我忘却了我的性危机，尽管这段时间并未持续很久。我告诫自己不要为美丽的容貌所迷惑。我对自己说，倘若为一睹芳容而丢了性命，那才真叫不幸。那是灾难！可是，我怎么办呢？对于昂贵的结婚费用、彩礼、房子，还有租房好处费，我也略有所闻。我大概要花上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能省出一笔很寻常的结婚费用。这条路根本走不通。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而我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尽管过去我所受的传统教育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刻在我身上，但是，为了解决必不可少的需求，保证身心健康，我再也顾不得什么廉耻，想去偷摘“禁果”。我和一位精于此道的老朋友谈起这件事。

“机会多得数不过来，”他对我说。

“知道价钱吗？”他发现我很感兴趣。

于是，他口若悬河地谈开了。给我详细地介绍机会、地点、等级和价钱。

“真了不得！”我惊愕地打断了他。

“阿拉伯人嘛，再加上通货膨胀，还有开放！……要不要我给你指点最便宜的方式？”他笑着说。

“也许就是结婚！”见我迫不及待地追问，他这样答道。

我对自己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悲伤，我这么做只不过是疯狂……。

三

我的家庭也是我无穷忧患的源泉。光是眼睛看得见的操

心事也就够多的了。出于好面子，我们谁也不愿意把那些隐秘的烦恼抖落出来。我父亲快到退休年龄了，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我母亲是位化学师。这倒不是因为她学过化学，她念完小学就辍学了。可是，凭着她那些神奇的把戏，她为我们挣来了每天的口粮。她把旧衣服翻新，染上色，再细细地缝补。经她这么一折腾，旧衣服又都成了新的，她把其中的一些拿出去卖，另一些则成了家里的世袭财产。她甚至能把旧毛毯改成冷天穿的披风大衣。我参加工作给家里挣来的一点钱，也全叫日益暴涨的物价给吞噬了。我用凄凉的目光看着我的两个妹妹：梅罕，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娜罕，高中生。她俩简陋、寒酸的衣着令我心碎。许多在她们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是必需品而绝非奢侈品的东西，她俩都无法得到。她俩甚至还不能抱怨。一听见她俩抱怨，我母亲就心烦，就会扯着她的大嗓门嚷嚷：

"我们的情形要比别人好一千倍。"

尽管如此，我们的房租还是老样子，四镑出头儿。不管人们怎么议论位于"吉祥"公园附近的沙麦尔登大街，它总是我们大家的出生地。父亲几乎从未欢心地笑过，并且老是提醒我们他的归宿。

"只剩下两年我就要退休了。"

他看着我的两个妹妹说："要成功啊……成功。"

父亲瘦了，像是在一点一点地干瘪下去。本来就矮小的个子，使他更显得瘦小，昔日的英俊也已经荡然无存。就像贫穷一样，俊美的容貌是我们家特有的。父亲不吸烟，从几年前就不再上咖啡馆了。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父亲每天只从家里到交通部上班，再从交通部下班回家。他唯一的消遣，

就是同老邻居、一位退了休的阿语教师相互走访走访，晚上在一起聊聊天，有时向他求教一些宗教方面的事情。

“几年前，一个像我这样有六十埃镑月薪收入的人就算是挺有福气的职员了。可是，这世界变得疯狂了……”父亲说道。

父亲弄吹了梅罕一门不错的婚事。这件事刺痛了他的心。那时，他悲伤地说：

“没办法。但重要的是要有知识，要找到工作。有了工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除了每天的口粮之处，几乎是一无所有啊。”

“物价在上涨，我们的生活水准在下降。”我对他说。

“过去我们是中层，如今我们成了下层……”父亲强笑道。

“对新的富人而言，我们是新的穷人。”我刻薄地说。

他狠狠地盯了我一眼，不让我再说下去。

“别光生气，这会使生活更加不幸。你刚才的话，可别对梅罕和娜罕去说！”

“婚姻是合法权利，你知道她俩是怎么想的吗，父亲？”我固执地说。

“我给了她俩很好的教育，你母亲也功劳不小。赞美真主，我们是个体面人家。明天，等她俩都有了工作，命运会微笑的！”父亲皱着眉头说了这番话。

“我在咖啡馆看的一部电视节目说，乞丐的境遇比我们要好……”

“可是他们在沿街讨饭，我们是在为国家服务！”

境遇的变迁并没能完全铲除父亲身上残存的一点自尊。我的母亲有时也能暂时忘却严峻的现实，怀抱着遥远而又渺茫的希望。

“我一直留心着大饭店举行盛大婚礼的消息，那真叫人吃惊。”我接着说。

“你这么做有什么用？有堕落的富人，也有高尚的富人。这世界上什么都不能永恒！”父亲严厉地说。接着，他用较为温和的语气说：“你知道什么是我的梦吗？”

在我开口前，父亲又抢着说道：“那就是有一天你们到国外去工作，这是梦，却又不是梦。”

四

到国外去！那些出国的人都自称是专业人才、手艺人。可我既没有对口的专业，也没有任何手艺。一个学法律的能有什么机遇？这机遇太罕见了。再说，我憎恨法律。现在，尽管我在上班，但又无事可做。处在这种变相失业的境地，我早就毫不惋惜地把所学的法律知识忘得一干二净了，有一回，我在城里闲逛，不知不觉地走到了“自由”咖啡馆。我一眼瞥见了老记者阿提夫·赫拉勒先生，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是在休息，抑或是在思考。我像是突然作出了一项决定，凭着我从不缺乏的勇气，朝他走了过去。我在他面前站定。待他注意到了我时，他抬起头，用两只满是疑惑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他的脸看上去要比报上登的照片显得老得多。

“恕我冒昧，我是你的一位读者。”我说道。

“你好。”他不冷不热地嘟哝了一句。

“能否占用你两分钟宝贵的时间？”我坐下来说道：“为了节省你的时间，我就开门见山了。我陷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

他的目光阴沉，像是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冷漠。我担心他会立即想到是场财政危机，而我是来求他提供援助。于是，我坦率地说："是一场性的危机。"

他像是突然清醒过来，目光中的冷漠消失了。

"性的?!"他问道。

"地地道道的性危机。"

"你找错了合适的人。"他禁不住微笑着说。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合适的人如今已不再合适。所以，我来找你这位思想家！"

他扶了扶眼镜，借以掩饰内心的激动。"我看你是一场痛苦的感情经历的牺牲品……"。

"我乞求一次这样的经历，但无处寻觅。"

"这倒真新鲜。"

"问题十分简单，结婚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你是最清楚不过的。就是自甘堕落走邪道，其费用也昂贵得令人难以置信。"

他的两眼流露出关切的神情。

"你相信吗?我已经二十六岁了，却还从未作过爱，连一次也没有过！"我说道。

"我相信。尽管你的外表挺能让人接受。"

"但我的内心却不能让人接受。"

他不知所措地摸着下巴，默不作声。

"先生，有什么解决办法?"我又问。

"这真是悲剧，而你并非唯一的牺牲品。"他认真地嘟哝着。

"怎么办?"

"这真是个问题！"他接着说：

“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我们可以批评荒谬的婚姻传统，可以号召人们抨击它。我们可以谈论住房部长的职责，可以谈论女性问题……”

“难道我得等到这项改革完成？”

“我能说什么呢？在人类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代人横遭劫难！千百万青年由于发现了新世界，跟上了现代社会的变化而获得了幸福。与此同时，又有千百万青年葬身于残酷的战争。”

“这就是说，我只能长期忍耐，饱尝不幸之苦？“

“凭着人的意志、命运或许能够改变，你需要进行思考，需要工作。你陷入了由极其复杂的情况编织成的网中，你应该问问自己，‘面对这样的情况，什么是最佳行为方式’。你应该自己回答。”

“先生这一辈就拿不出意见来吗？”我掩饰着内心的气愤说。

“别想这些。你们根本看不上任何前辈，难道你就没有找到一个可供效仿的良好典范？”他笑道。

“你是说……”

没容他开口，我又说了下去。

“我知道有一家人家，用卖淫解决了问题！”

“现在他们又是置房子，又是买汽车。但是，我说过了，这个解决办法不能接受。”

“我知道我的一位同学，以在夏季打劫民宅为职业……”

“这也不能接受。这么做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我还听说有个人强奸了一名妇女，为了掩盖罪行，还把这妇女给杀了……”

“你是指爱资哈尔大长老要求公开吊死的那位青年？”

“我不清楚。但是，难道那位大长老不是更应该为没有能力结婚的人提出一个伊斯兰解决办法吗？”

“严厉惩罚比找出解决办法来得容易。”

“那什么才是解决办法呢？”

“难道你没想过出国？”

“我的专业不对口。再说，我又没有任何手艺。”

“有一种观点我挺赞赏。因为我至今仍然讨厌个人解决办法……”先生沉默了一会，又接着说。

“过去有一阵子，这位记者一直在渲染这种观点。那时，他用公然左派的笔调写文章，如今，他又细声细语羞羞答答地弹起了老调子。”我掩饰住激动，平静地说：

“我来找你，是求你为一个紧急的危机提出一个紧急的解决办法，你却反劝我为改变社会而从事政治。这么说，我的问题要等到下个世纪才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了。”

我离开了“自由”咖啡馆。没有得到一丝慰藉。可是，难道我是出于信任才去找阿提夫·赫拉勒先生的吗？信任早就从心里被掘走了，死亡了，被埋葬了。他们是骗子……骗子、骗子，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骗子，他们知道我们晓得他们是骗子。可是，就这样，他们仍在用最大的声音行骗，他们仍在率领着众人……

五

这沁人心脾的喜悦是什么？

我瞧了她一眼，顿时像是做了一场春梦，醉了。情欲在

燃烧，感官的阀门全部开启。我像是粘在了椅子上，推迟了每日例行的外出游荡。

“是来访的客人？”

“她叫雷佳·穆罕默德，公司新职员，文学学士。”

纯栗色的皮肤。这肤色可真罕见。身材适中，不胖也不瘦。一双蜜色的眼睛充满了迷人的魅力。微笑的时候，腮边绽开两个美丽的酒窝。只要能把她抱在怀里，那些使国家许多部委一愁莫展的难题，我都能叫它迎刃而解。我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就像我能被任何一位女性弄得神魂颠倒一样，无论是情窦初开的少女，或是成熟的中年女子；土里土气的女人，或洋气十足的女人；规矩女人，或下流女人。我在脑海里疯狂地想象着女人身上那些充满刺激的部位。即便是记起了我的两个妹妹，也丝毫未能减弱我疯狂的欲望。我离开公共关系处一个小时，无论我走到哪里，她那令人销魂的芬芳气息都萦绕在我身边。快下班的时候，我俩彬彬有礼地相识了。我回到了位于“吉祥”公园的家中，我感觉到了巨大的不幸和痛苦。每当那令人销魂的一瞥之后，我的心中总是充满痛苦和不幸的感觉。那天，我偷看了梅罕、娜罕不止一眼。她俩无疑是美丽的，但却是那种被抛进了废纸篓里的美。在我眼里，她俩既是那样寒酸，又很能忍耐。抱怨之词尚未滑到她俩丰厚的唇边就已经死亡。

“你认识你们学院一位名叫雷佳·穆罕默德的姑娘吗？”我问梅罕。

“我怎么认识，我们学院的学生比一支军队还多。”她嘲讽地反问道。

“今天她到我们处来上班了。”

"那你干吗问？"娜罕狡黠地问。

"怎么能不问呢？也许她能省得我掏彩礼钱和租房好处费。"我连刺带讽地说。

"你祈求真主吧，愿她的父亲是沙瓦勒比街的。这样他就一个子儿也不会跟你要了？"梅罕说。

"沙瓦勒比街的姑娘们是属于沙瓦勒比街的小伙子的。"我笑着说。

梅罕的逗趣让我感觉到了隐藏在她内心深处的梦。平时，由于受着我们家庭严肃气氛的影响，我们谈话总是小心翼翼的。我的父亲很严肃，母亲比父亲更严肃。母亲虽然一贯很固执，却是非常的乐观，她是幸福的，因为她感到她保护了我们，使我们不随波逐流于混浊的世道。我揣摩着总有一天，特别是在我的两个妹妹参加工作之后，会有两位体面、富有的中年男子登门向她俩求婚，从而也就为我的两个妹妹提供了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这是中年男人和恶棍的世道。

六

这沁人心脾的喜悦是什么？

她赐给了我一个微笑，亮亮的，天真无邪的，像朵盛开的玫瑰。一有机会，我们就交谈几句。然后她就对我嫣然一笑。这微笑造就了一个新的生命，给野性的冲动蒙上了一层纯净的甜蜜。感情之树成长了，抽出了嫩枝，美不胜收。我自问道，本能的冲动难道就是如此这般地转变成感情？我总是有事没事找茬跟她说话。

"当心失业！"我对她说。

“他们不给我们事做。”她困惑地答道。

“你会把你所学的都忘了。”

“这里的工作本来就跟我学的专业毫不相干。”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历史。”

“要不是这里吵得慌，我会建议你读点什么。”

“我难得喜欢读书。”

“那你是属于电视迷那一代了？”

她低声笑了，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不完全是这样。”她说。

“当心厌倦。”

“日子真长，你在干些什么？”

“我在城里到处闲逛。”

“这对我不合适。”

“总有一天你会觉得这对你挺合适。”

“要紧的是我们不要习惯于懒惰！”

我用发自内心的遗憾说：“过去我是用功的学生。就是放年假，我也要读点书，参加一些活动。现在闲逛成了我的信条……你怎么打发你的时间？”

“我有姐妹，还有女朋友们，经常看电视，有时上电影院或戏院。”

世界上不再有任何东西比她更多地占据了我的心。我对她既有着情欲的冲动，又有着理智的约束。奇怪的是，我只是在较晚的时候才注意到她的外表。在与她的外表接触之前，我早就与她的内在交往了。当她跟我谈起电影院、戏院的时候，我才刚刚意识到，她是作为一位来自更高阶层的女性届

高临下地俯视着我。正是在这时，我才认真地打量了她的装束。她上身穿着皮茄克，露出了穿在里面的绣花胸衣，下身是一条灰色长裤，脚着一双高跟皮鞋，显得十分高雅、华贵。这绰绰风姿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什么？时间会抛出种种可能。我梦想着结婚，但我也欢迎罗曼蒂克式的机会。阿提夫·赫拉勒既有钱财，又有子女，所以他讨厌个人解决办法。事实上，他正是靠了个人的机会主义的解决办法，才取得了他今天的显赫地位。我不由自主地记起了学生时代，记起了大学生们自然形成的种种流派，富家子弟们尽情地享受着安定的生活，并不很在意学业；穷人的孩子们为了得到一份工作，连做梦都想着毕业文凭；具有叛逆精神的学生们，动荡不安地生活在梦幻的世界里，他们反对一切事物。我当时是处在第二、第三类学生的中间。为了对得起家里的辛劳，我梦想着找到一份工作，但同时又很欣赏和支持那些叛逆者。他们经常遭到审问和追捕，他们中有的人最后进了监狱。雷佳属于哪一类？当然，她可能完全是个局外人。婚姻是我寻觅的梦，但是，不管以什么方式。我都要得到她。因此，我没有放过一次与她增进友情的机会。后来，我的言谈举止明白无疑地向她披露了我的梦。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邀她在我出去闲逛的时候和我约会……

七

这沁人心脾的喜悦是什么？

当我看到她朝我站着的“美国”咖啡馆门口走来时，我心中充溢着这样的情绪。在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成了一位大

情人，我向真主起誓只要我活着就绝不伤害她。我俩面对面地在皮沙发上坐定，中间隔着一张金属制的小圆桌。她把黑色手提包放在桌边，用手拢着被风吹散的秀发。我俩平静、好奇地对视着。天气很冷，我们要了茶，暖着身子。从一开始，我们就沉浸在互相理解的亲密气氛中。我发出邀请和她前来赴约，整个事情没有一丝含糊不清的影子。我俩都成熟了，而且也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即便是友谊，那目的也是十分明显的。从我这方面来讲，这友谊可能意味着好感，或许是爱情。就她而言，只要她把我当成可供一试的合适对象也就足够了。难道这一切不都意味着原则上的接受？

“这就是你常来闲逛的地方？”她问道。

“闲逛得在大街上，可大街上不适合约会。”我把糖罐递给她说。

“那么拥挤，你怎么受得了？”

“是啊，挤得就像是世界的末日到了，但总比连坐六小时木板凳强。”

“这是一种惩罚。可是拥挤对像我这样的姑娘不安全！”她笑道。

“你来去都坐什么车？”

“我们住在法院后面的阿卜杜·马立克烈士大街。我用不着坐公共汽车。”

她很快又接着说：“要不是这样，我不会接受这份差事！”

“这么说，你是个富人！”我忧虑地说。

“哪儿的话，我父亲是个职员，算是个高级职员吧，假如你愿意这么说。可这已经不再意味着什么。”

听了她的话，我松了一口气。

“你我的情形差不多，尽管并不完全相同。”我说。

我抓住机会，就我的家庭向她作了一番忠实可信的介绍。实质性的问题我实话实说，至于那些令人难堪的细节，我只得避而不谈。

“你有兄弟吗？”我问她。

“有三个妹妹，大妹妹在医学院上学。”

“真的，生活本身是个沉重的负担。”

她低下了纤细秀美的脑袋，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对于高尚的人们尤为如此。”我补充道。

“我父亲穆罕默德·贾德，过去是个有名望的律师。国有化运动之后情况变了。于是，我父亲接受了在A·M·D公司任法律事务处主任的工作。”

我对自己说，像她父亲这样的人应该拥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因为他比一般职员要强得多。虽然谈不上什么富有，但也并不贫穷。我的事有希望，尽管这希望十分渺茫。

“在我的两个妹妹找到工作之前，我的家庭不会有安逸的生活。我父亲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三个人能出国，到阿拉伯国家去挣钱谋生。”我进一步说明我的情况。

“你的两个妹妹应该选择一个对口的专业，譬如教书。”

“你不想出国吗？”

“我讨厌这个主意。希望我永远不会需要它……”

我心里有些不快。但这却使我变得更加大胆。

“关于未来你如何设想？”我问她。

“你指哪方面？”她故意装傻。

“你活着不可能没有一个梦？”

“我不做梦。”她笑着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

“真的吗？那什么是你的梦？”

“说实话，我梦想得到一位生活伴侣。”我愈加大胆地说。

她局促不安地瞥了我一眼，不再说什么。

“这就是我的梦。”我说。

“是什么阻止你实现你的梦？”她心不在焉地问道。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仿佛觉得自己已经说完了一切。

“你怎么不说话了？”她追问道。

“我说的已经足够了，现在该轮到你说了……”

“我有过一次并不愉快的尝试。”突然，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我用询问的目光注视着她。

“我父亲手下的一位职员向我求婚，可是，那次尝试在不可逾越的障碍面前以失败告终……”她说。

“什么障碍？”我未能掩饰我的伤感。

“彩礼……房子”。

“这些障碍并非不可能克服。”我怀着最后一线希望。

“真的？”

“只消你父亲不索取彩礼，要不，在家里给新郎新娘腾出一间房子！”

她遗憾地摇了摇头，不再说话，像是承认了失败。她受好奇心的驱使，满怀希望而来。可是在赤裸裸的现实面前，一切都成了泡影。恐怕，此刻她正在抱憾自己白白地浪费了时间。或许，她在想找个理由结束这次会面。

“我们有亲密的友情就够了。”我没精打采地说。

她感激地嘟哝了几句。我们只好起身离开，各自回公司。

八

我对自己说，只有忘却，把一切都埋葬。可是，我对她抱有的希望和情欲是那样的强烈，充斥我整个的梦，日日夜夜在折磨着我。但是，必须忘记这一切。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只是刚刚起步。况且，她并不对我怀有同样的好感或感情。她只是一位有理智的姑娘，在寻觅一位合适的郎君。这是合法的权利，崇高的愿望。看来她不是一位野心勃勃、异想天开的姑娘，她是完全有理智的。她也没有经历过爱情，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在“理智”那里，我绝然得不到我的机会。在这丧失理性的世界，要理智又有何用？一定得忘却。好吧，就让我尽量避免和她发展友情，让我比平时更早地离开公共关系处。我又陷入了空虚，交织着痛苦和厌倦的空虚。犹如在汽车轮前见到的死神，空虚这只怪兽在我眼前时隐时现，光怪陆离。那是一个浑身上下流淌着悲观厌世情调的躯体。它那扼人的魔爪为我揭示了人们上瘾的秘密，那些酒精、麻醉品、赌博上瘾的人们。但是，我有一种暗淡无光的理想主义和贫穷做我的护符。或许用政治填补空虚于我更合适。我与老同学们依然保持着联系。我可以找他们进行讨论，作出抉择。阿提夫·赫拉勒的口号是可以付诸实行的。它吸引着许多意志坚强的人，对绝望的人们也适用。这些仅是我头脑中一闪而过的念头，但是最重要的决定或许就始于转瞬即逝的念头，像诙谐的笑话一般潜入内心，随即便成为十分严肃的正经事。我相信思维所揭示的一切，相信可以献媚暴虐的性冲动。在某个时间将会发生某个事件，这

件事或许已经临近，或许还非常遥远，生活绝不会永远在空闲中继续。不是出国，就是从政，再就是一场意想不到的艳遇。岁月在流逝，大街上生活的节奏十分缓慢，日子却在飞快地过去。雷佳在编织着我的白日梦。在现实中我是怎样地失去了她，在梦幻中我就又怎样地占有了她。

九

坐落在沙麦尔登大街的我们家遭到了一次强烈的袭击。一位名叫艾哈麦德·阿卜杜·麦卡苏德的三十岁的管道工登门向娜罕求婚。我们全家人聚集在客厅里，父亲开口道："使者之职仅是通报。他父亲是钢铁厂的工人。他本人是中专工科毕业生，在沙特工作过五年，在麦阿迪有一套房子，还有辆胜利牌轿车……"

我们大家茫然不知所措。

"他配不上我们的门第。"我母亲皱着眉头说。

"你在说什么?我们的门第早就没了。"父亲痛苦地说。

"娜罕还没念完书呢，她得把书念完……"母亲说。

"人家是娶她当家庭主妇。"父亲申辩道。

"我们没这么培养她。"母亲反驳着。

"这要比学自然、化学容易。"父亲坚持说。

"她必须有工作。否则，我们就是把她抛向未卜的命运。"我说道。

"梅罕，你的意见呢?"我转过脸问梅罕。

"我们还没有听到当事人的声音呢。"梅罕清楚地说。

"当然啦，决定要由她自己做。"父亲抢过话头。

大家的目光都移到了娜罕的脸上。梅罕很是同情地说："给她点时间，让她好好想想……"

"再说，她还没见着人呢！"我抢着说。

"我关心的是，娜罕是否原则上接受这个人。"父亲问。

"这个人已经被原则上接受了。从今天起，他已属于一个比他更高的阶层……"我执拗地说。

"你这是没正经！"母亲喊道。

求婚者照例登门拜访。我发现他相貌还好，外表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只是衣着过于讲究，特别是他那引人注目的敏感。全家人的态度十分明朗。母亲反对这门婚事，我们三人：父亲、梅罕和我，都腼腆不语。早晨出门等公共汽车的时候，梅罕冷不丁地对我说："娜罕同意了。"

"那人外表不错。"

"内在也 样。"

"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由于绝望？"我忧心忡忡地问。

"随你怎么理解好了。"梅罕不悦地回答。

我们大家都只好赞同这门亲事。母亲却气愤地对父亲说："关键是你找着了一个不用你花费一个子儿的女婿。"

"你是有钱瞒着我们？"父亲痛苦地问。

我暗自在心里为娜罕祈祷，祝她成功。

十

这沁人心脾的喜悦是什么？

我早早地离开公司，准备出去闲逛。在门口我遇到了雷佳，她像是特意在等我。她走近我，十分嗔怪地低声说："你

躲哪儿去了？像是远走他乡了似的。”

一阵狂喜涌上我心头，将我带至幸福殿堂的最顶层。我一直以为她已经完全把我忘怀，她那理智的法官早已将我从她的情人簿上除名，她的嗔怪像支充满召唤的甜蜜乐曲，缓缓流入我的心田。这乐曲交织着责怪和抱怨、欲望和自白，数秒间改变了生活的滋味，犹如岁月间四季交替改变了大自然的风味。绝望与希望之间岂不是仅隔着薄如晨曦的一丝细线？

临近十点钟，我们坐在“美国”咖啡馆里。

“你重新塑造了我，愿真主赐福于你。”我表达着内心的感激之情。

她用小杏仁般的一个红指甲轻叩着桌面，掩饰着有些慌乱的神情。

“我还以为，我们的首次约会也就是最后一次。我决心不惜代价地忘却，但是，爱情比一切都强大。”我又开口道。

“可你几乎还不了解我。”她微笑着轻声说。

“我已经了解的，足够创造出最强的爱情。”

“我以为你已将我完全忘怀……”

“我曾这样希望过，但我的希望成了泡影。”

“这不，我们又见面共享痛苦来了！”她笑着说。

胜利的陶醉使我满怀激情。

“在真正的爱情面前，不存在任何难题。”我说。

“你的热情很美，可它只是感情，不是奇迹。”

“它本身就是奇迹，我们应当这么认为，哪项法律允许诸如房子、家具、彩礼之类的东西把两颗相爱的心分开？”

“你在梦想鸟一样的生活。”她怆然一笑，喃喃地说。

“生活不怜悯傻瓜，但是，我们有爱情和意志。让我们海

誓山盟，这世界上什么都不能把我们分开……”我执拗地说。

她脸上泛起一阵幸福，茫然的红晕。

“让我们海誓山盟！”我如痴如醉地说。

“随你的便。可是，难道现在不是该我们好好想想的时候了？”她轻轻地说了一声。

我害怕从陶醉中醒来。

“我们应该立刻宣布订婚！”我说。

“什么？”

“立刻宣布订婚！”

“要只是咱俩的事，事情就简单了。”

“我们应该说服家里人。”

“慢着，我们对他们说些什么？”

“我们将宣布订婚，我们自己解决我们的问题。”

“可是……”

“我俩都有工作，而且都是独立的。”我打断了她。

“在这么做之前，我们不该先好好想想？”

“先这么做了再说。”

“我害怕咱俩把自己弄成……”

“我们宣布订婚吧！我们应该先取得某个胜利。然后，在必要的时候，我会为你去抢国立银行！”我打断她说。

我们离开了“美国”咖啡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沁人心脾的喜悦是什么！”。

十一

显然，雷佳把我们之间发生的事，只当成了一场爱情咏

叹调般的空谈。她坚持要第三次约会，以便冷静地讨论我们的决定。

“雷佳，假如我们听从理智，那我们应该分手。”我对她说。

她正犹豫不决，她和我有着同样的愿望，但她为后果担忧。

“我是忠诚的。我需要花上一辈子时间，才能省出彩礼钱。再等上三辈子，我才能凑齐租房好处费。假如一定要听从理智，那咱们分手吧！”我说。

“我们这么做，人们一定会以为我们疯了。”她说。

“我们需要一点疯狂，来面对我们这个疯狂的世界……”

“我将会惹怒我最亲爱的人们，这使我伤心。”

“要么惹怒他们，要么我们去自杀。”

“假如我们强迫人们接受了我们的意志，那以后我们怎么办？”她细细思忖了一会，然后这样问道。

“我要是有个现成的计划，不会瞒着你。但是，我们的责任逼迫我们去思考，去战胜不可能……”

“要是无路可走呢？”

“无路可走是弱者的口号。再说，难道我们的爱情不值得为它冒险和尝试吗？”

她心里已经拿定主意，决定冒险……

十二

我俩都各自同家里干了一仗，尽管其激烈、窘迫程度不尽相同。

“你要订婚？”父亲惊愕地问道。

生活的艰辛使父亲不再过于看重在他看来是次要的事情。

“你做好准备了？”

“没什么准备不准备的。”我毫不在乎地说。

“你是知道的，我们没有……”母亲说。

“我什么都知道。”我打断她说。

“她家里很富裕？”母亲像是怀着希望。

“不，……”

“无疑是个错误的决定。”父亲嘟哝着。

“我绝不改变主意。”我固执地说。

“你是自由的，我祝你成功。”父亲耸耸肩。

雷佳倒是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战斗。家里人雨点般地发问，她都给予了否定的回答。愤怒像电一样地触发了，她被指责是疯了。亲戚们都好言相劝，可雷佳依旧坚持自己的要求，甚至威胁不在家里宣布订婚。

那真是一场痛苦的经历。我前往阿卜杜·马立克烈士大楼，心里却十分明白他们对我的感情，知道他们把我看作从检疫所里跑出来的瘟疫。事实上梅罕一语道破了天机。

“你的胆量真叫人佩服。”她说。

我绞尽脑汁才凑足了钱，买下两只戒指。订婚礼物是雷佳偷偷塞给我的，让我在笼罩着阴郁气氛的订婚晚会上当众献给她。屋子内外没有一丝喜庆的迹象，到场的人们脸上都是一副做作的表情，并不比愁眉苦脸好多少。穆罕默德·贾德先生对我说：“我当然祝你俩成功。你别误解我们。有一天你会做父亲，那时，你会懂得……”他的夫人、雷佳的母亲对我说：“我们总是受指责的，为什么？没有彩礼钱，哪来的家具？人活着

能没个立足之地吗？天下谁家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儿女？"

这是理智的声音。正是它常常用岩石筑成的高墙挡住了我的路。眼下没有路，只好尝试一下疯狂。倘若理智阻碍你得到幸福，那你就试试疯狂吧！难道这不也是一种理智吗？真正该诅咒的是降服认输。一边是蜜糖般的诺言满天飞，一边是我们遭到冷遇、失落。我开始向黑暗挑战。

十三

我们如愿以偿。订婚戒指已经稳稳地戴在无名指上。我们陶醉在实现最大宿愿之后的温馨之中。但是我很快就醒悟到，我们才刚刚迈出第一步。为了不破坏幸福、宁静的情绪，我们推迟讨论面临的难题。可是，它却像恶劣气候的警报一样时时闪现在我的脑际。我家里人谁也没有让我难堪，问我："以后怎么办？"一天，跟我最亲近的梅罕对我说："或许现在你应该从你的月薪中取出一镑钱存在我这儿。"

"你以为省下一滴水就能灌满一个湖？"我神经质地笑着说。

"我想她父亲有能力解决这个难题。"她关切地说。

"她父亲是个大职员，这一点不假。可大职员们如今也都归乞丐的上司管。他的存款刚够他负担家用，他或许能尽到他的义务，假如另一方提供了住房和彩礼……"我愤愤地说。

"那么，什么是你对将来的计划呢？"

"我只拥有我的意志！"我大笑道。

梅罕低下目光，陷入沉思之中。或许她正在思考着她自己的命运。

“你在想什么？”我问。

“在富足豪华的岁月里，他们尽情地享受了自己的青春，却只给我们留下了一片废墟。”她叹息着说。

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到坐落在阿卜杜·马立克大街的穆罕默德·贾德家登门造访。希望能与主人建立一种真诚的关系。但是我心上人的母亲像块岩石一样阻挡着我。她甚至从不对我微笑，哪怕只是淡淡的一笑。每次登门，她总提醒我不要忘记神圣的义务：住房、彩礼。在“美国”咖啡馆里，我又见到了雷佳。

“出国吧，出国就能有希望。”我说。

事实上她从未谈及此事，是我先跟她开了口。

“你有什么成功的机会？”她问：

“到某个公司从事法律工作。我一直在读报上的广告，这可是个少有的机会……”

“但却是挺不错的机会。”

“其实，我根本就不喜欢法律，是它自己找上门的，就像交通事故……”

我在等待出现一个奇迹，我在等待外界的援助，亲人之外的援助。我没学过任何真正对我有用的东西。艾哈麦德·阿卜杜·麦卡苏德先生要比我老于世故一千倍。我在挑战，在梦想，可我什么也不干。处里的同事知道了我们订婚的消息，这更加重了我的责任。一连串的祝贺声夹杂着一连串的询问接踵而至。

“你们找到房子了？”

“付了租房好处费了？”

这些该死的问题。

接二连三令人尴尬的场面，我身负的责任在膨胀。岁月在飞快地逝去，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人们朝我投来的目光像是在说，我是个光会吃饭的白痴，赖在一位出众的姑娘身边，在耽误着她的前程。人们从未停止过对我的询问。直到有一天，我失去了理智，被我无法解决的难题压得喘不过气来。

有一次，雷佳的母亲问我："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在雷佳已悄悄地应允我之后，我第一次亮出了一个方案。

"有一个可行的办法。让我们成亲，我应付的彩礼钱权且当作手头宽裕时偿还的欠债。"我说。

"亏你想得出来，我不想评论你这个建议究竟是什么货色，我只想告诉你，这办法绝对行不通。"雷佳母亲发怒地喊着。

"为什么？"

"这不合适！"她喊道。

"妈！"雷佳低声央求着。

"我什么办法都没有，但没有必要侮辱我……"我十分冲动。

"取消婚约。"雷佳母亲愤愤地说。

"我只听雷佳的。"我同样愤愤地说。

"你要是爱她，就请给她让开道！"雷佳母亲喊道。

直到雷佳已经泣不成声，她母亲才平息下来。

十四

我又重新陷入了忧愁。天空是那样的惨白，灼热的空气中满是尘土。夏日更在我忧伤的心中投下了一把火。我神情颓丧，周身上下像是蒙上了一层灰土。尽管我一向很勇敢，此时此刻却也变得十分敏感，透过眼前闪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场面，我看到的是我的自私，强盗般的自私。我对破碎的玫瑰色的梦说："不！"第二天，当我们又在"美国"咖啡馆相会时，雷佳像是注意到了我沮丧的神情。

"我跟你走到底。"她对我说。

听了她的肺腑之言，我像是在炎热的夏天喝了一瓶冰镇汽水。可我还是对她说："愿真主保佑你免遭结局之害。"

"你怎么了？"她担忧地问。

"爱情并不是让我把你奉献在我狂癫的祭坛上。"我明白地告诉她。

"我们才刚刚开始，总会有办法的。"

"办法在哪里？问题比你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而吃亏的是你！"

"你是不是以为我是个未成年的少女？请你别把我看成牺牲品。"她嗔怪地说。

"这就是我辉煌一时的疯狂之奥秘。可它同样也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我们的婚约不应再这样继续下去。"

“你像是换了个人在跟我说话，你忘记了……”她激动地说。

“没忘。当时我疯了。我已经严重地伤害了你，大家都明白这一点，不仅仅是你母亲，大家，包括我的同事们。你无疑是听到了，而且也是明白的。”我打断了她。

“这没什么……”

“侠义，勇敢。可你是在无望地伤害自己。作为一个男子汉，我不能这样，我的爱在让我忏悔，在谴责我，不，不……”

“我有权最后决定。”她恼怒地说。

“我也有权利。不，是义务。疯子不应当把别人也卷进他的疯狂。”

“过去你疯狂的时候，比你现在要好一千倍。”

“我很遗憾，我无需重申我对你的爱……”我坚决地说。

我已经心灰意冷，彻底绝望。我当时非常坚决，也非常绝望。

十五

我自己所干下的，真令人难以置信。在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之后，醒来等着我的是一个可怖的事实。它用粗鲁的声音对我说：雷佳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了。大街上嘈杂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犹如为生命举行的葬礼，任何意义上的葬礼。我为什么活着？我怎么能伴随我的失败直至永远？我真想唾弃每一个已经冒出来的念头，每一个已经付诸实施的行动。

“阿里，我很伤心。要是我有能力帮助你该多好。”父亲忧伤地对我说。

母亲也伤心落泪。

我肝肠寸断，却还得背着生命的重负继续向前。一气之下，我去见了公共关系处副处长，要求调往别的处工作，并说明了调动的理由。我被调到人事处工作。跟过去一样，我依旧无事可做。岁月带着夏日沉闷的气息缓缓地逝去。我在同思恋之情抗争，希望时间能让我忘却爱情，希望雷佳挣脱一切枷锁，恢复她往日夺目的光彩。

在那些日子里，我怀着十分敬佩的心情，每天阅读见诸报端的恐怖分子的冒险行动。他们在全国的各个角落里爆炸，宣布着幽冥世界腹腔中孕育着的新生胎儿的脉动。自由、飘逸的幻想从我业已破碎的心中涌出，在宇宙间驰骋，在大海里遨游。我开始同生物的细胞和非生物的尘埃结成死党，策划着共同的计谋。可是，爱情没有熄灭，思恋没有冷却，情欲愈燃愈旺。

不知不觉中我来到了"自由"咖啡馆，一眼瞥见阿提夫·赫拉勒先生正坐在那里。我不由自主地朝他走去，紧张的神情中夹带着蔑视。

"你也许还记得我……"我同他打招呼。

他长久地注视了我一眼，那目光表明他已经记不起我来。

"我就是遇到性危机的那位。"我说。

"噢，请别见怪，上了年纪，事情又多，坐……"他眼睛一亮，笑着说。

"但愿你已经找到解决办法？"等我坐定，他开始问道。

"完整的解决办法……"我故意同他寻开心。

"要不了多久，我就要加入百万富翁的行列了！"我愈加大胆地戏谑道。

“真的？”他那挺拔花白的眉毛竖了起来。

“非常肯定。”我信心十足地说。

“你是怎么得手的？”

“天机不可泄露。”

“我会守口如瓶的。”他像是很有经验地点了点头。

我放心地笑了。

“你幸福吗？”他问。

“当然。”

“因为你刚刚开始。”

“是这样。”

“你没听说过那些赢得了世界，却丧失了心灵的人吗？”

“我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怎么会没听说？！”我强压住内心的嘲讽。

“心灵的丧失是无法弥补的。”他语气悲怆地说。

“假话！”我激动地说。

无疑，他对我的这副腔调很是不满。他皱了皱眉，一言不发。

“抛开教条认清世界的本来面目吧！”我嘲讽道。

“对这世界我比你更了解。”他不悦地说。

“你过去是什么人？……如今又成了什么人？当大船即将沉没的时候，你及时逃脱了。”我有些冲动，愤愤地说。

“这是什么话？”他有些生气地说。

“你也是属于赢得了世界，却丧失了心灵的人。”我愈加执拗地说。

“你是特地来侮辱我的，我绝不允许你继续呆在这儿……”他发怒地喊道。

我站起身，没说句再见就走开了。在外面的骄阳下，我感到心旷神怡，我笑了。我都说了些什么？刚才的对话从头至尾都是我的即兴之词。会见是在没有任何预先计划的情形下进行的。正当我在痛苦的海洋里挣扎的时候，一阵欣喜在心头油然升起。第二天早晨，我抢先阅读了他在报上誊写的每日专栏，发现他在谈论新的大洪水。断言只有避护于信仰原则之舟的人，才能免遭灭顶之灾。老实说，他这个人并不比别人坏，他的文章实际上是在悄悄地作自我批评，表达了他们那些人甘愿被放逐的意愿。

在痛苦旅程的最后阶段，当我正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时，一种莫名的与现实毫无关联却又令人振奋的灵感突然降临在我的身上。在"美国"咖啡馆附近，这灵感变得更为光亮、炽热，驱使我怀着定要实现奇迹的强大力量走了进去……

十六

我看见雷佳坐在我们经常坐的座位上，像是在等待。我在她面前愣住了，内心的激动像海浪一般在撞击。我开始走出漆黑的夜，来到一个阳光明媚的白昼。最甜美的生命乐曲带着令人销魂的醉意朝我头上倾泻下来，它是如此的强劲有力，像是能做到想要做的一切。我悄无声息地依偎在她身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借以稍稍恢复内心的平静。

"你怎么来了？"她低声问道。

"你怎么来了？"我反问。

"你真会躲，我只好来追你……"她嗔怪地说。

我懊悔、遗憾地记起了我的痛苦。

“好像你连这个地方也要躲开。”她接着说。

“你来这里找过？”

她点点头。我说：“真对不起。”

“对不起又有什么用？”

“我是为你的幸福着想。”

“你给我带来的不幸，就是敌人也会动恻隐之心的。”

“我不想对你诉说我的痛苦。”

“请你从现在起别再干傻事。”她的话语充满了激情。

“我们永不分离……”我满怀信心，坚定地说。

她甜蜜地笑了。

”碰到困难我们绝不后退。”我说。

“我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

“这就错了。”我喊出了声。

“什么？”

“处在你我这样的情况，思考是我们的敌人。”

“即兴行事，这我们试过了！”她笑着说。

“我们还成功了。只是因为听命于思考，我们才失败了。”

“我害怕咱们把自己弄成世人的笑料。”她担忧地说。

“咱们马上结婚！”我冷静而又坚决地说。

她惊愕地瞥了我一眼。

“马上！”我又重复了一遍。

“你这话当真？”

“非常认真，并且不征求任何人的同意。”

“那以后怎么办？”她茫然地问。

“把这个问题留到结婚后再问。到那时，它会以全新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要是结了婚遇到与先前订婚同样的问题呢？”

“我现在已懂得分离的滋味，就象我懂得疯狂的价值……”

她很是忧郁地思忖了一会。

“人们会说三道四，真讨厌……”她低声嘟哝着。

“咱们先暂时保密，这样你放心了吧？”我爱怜地对她说。

“你为什么讨厌思考？”她神情恍惚地问。

我嘲讽地说：“什么思考？思考只不过是在重复过去的回声，这个过去正是我们应该砸碎的……”

十七

在我们迈出一生中最勇敢的一步，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之后，我们相互依偎着走在大街上。晚秋，寒气袭人，我们心里却是暖融融的。当我们走向一个尚未承认我们的世界之时，我们感到的是内心的恬静和安宁。我们各自的手中都捏着一份契约，灵魂和肉体相互占有的契约。爱情的烈火在我心中熊熊燃烧，它占据了我的一切，使我暂时忘记了所有的麻烦。

“你感觉怎样？”

“我感到自己从强盗手中夺回了责任。”我毫不犹豫地说。

“我想思考现在已不再是犯罪……”

“现在有比思考更重要的。”

“什么更重要的？”她朝我扭过头。

“找个地方休息，哪怕只是一小时。”

“问题比这要复杂。”她掩饰着微笑说。

“当然，可我是这一瞬间的俘虏。我脑子里尽是欢悦的

梦。”

“可我也是我的思维的俘虏。”她嗔怪地说。

“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你可以让自己爱上教书，我也可以喜欢上法律。然后，我们出国……”我捏了一下她的手，急促地说。

“我一直讨厌这些……”

“我也一样，为了按我们喜欢的样子生活，就让我们去做令人讨厌的事情吧！可我们得有个地方！”

“地方……地方……，你真让我发笑。”

“去旅馆，或是单身宿舍……”我环视着面前的大楼。

“什么？我们连只箱子也没带！”她喊出了声。

“我们带着身份证，还有法律契约……”我十分认真地说。

“古怪的行为。”

“别胡思乱想。适当的时候你会回家去的！”

“你考虑的问题像个初恋的少男！”她掩饰着浮现在嘴角的微笑。

我为自己辩解，同时也记起了过去的痛苦。我说：“可我的行为像个男子汉……”

十八

我的收入不堪负担频繁的约会。我们只是不时地在白天匆匆见上一面。作为一个人、一个情人，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成熟了。我欣喜若狂，雷佳却远不如我那样开心。这使我又回到现实中来。

“出国是我们面前明摆着的路。”我对她说。

"我不知道自己将怎样承受新的工作。"她神经质地说。

"总比失业强。再说，工作能使我们有能力找个夫妻窝。"尽管我很同意她的看法，我还是这么说。

"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是一种劳役。"

"成功和心灵的安逸会让你爱上你的工作。"我恳求似地说。

"再说，谁告诉我们那个沉重的目标最终可能实现？"她忧心忡忡地说。

"我认为这并非不可能。再说，还可以试试别的……"我用坚定的语气掩饰着忧虑。

只是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正带着她朝旅馆走去。她把我拉向马希罗大街，说："我讨厌老去旅馆……"我瞟了她一眼，像是在责怪。

"大家都知道我们来干什么，职员和佣人们的目光真叫人害怕。"她道歉似地说。

"你不会跟我学得旁若无人？"

"我试了好几回，可没法比得上你。"

"再让我回到痛苦中我可真受不了。"我真的生气了，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要到什么时候，我们合法的婚姻才能揭去秘密的面纱？"

"只是为了让你有勇气，我才选择了秘密结婚。我准备尽早宣布我们的婚姻，只要你愿意，你随时都可以宣布，不必征得我的同意……"

我担心事情不会进行得像先前那么甜蜜……

十九

我被唤去见公共关系司司长。这样的召见自我任职以来还是首次。司长为什么要召见我这个多余人员？司长沉着脸见了我，使我大为不快。特别是他属于我本来就怀有敌意的那一代人。

"你是阿里·阿卜杜·萨塔尔先生？"

"是的。"

"你做什么工作？"

"我没有工作……"

"尽管你是多余的人，公司还是留着你，这就够对得起你啦！你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去犯罪。你就这样来报答公司吗？"

"我是根据国家法律被分配来的，谁的情也不欠。再说，我不是罪犯，你恐怕找错了要找的人。"我又是气愤，又是惊愕。

"那么是谁陪女同事雷佳·穆罕默德去的'安乐窝'旅馆？"他平静地说，像是个逮住了猎物的猎人。

我惊愕得心都要炸裂了。

"怎么样？"他讥讽地说。

"你弄错了。向你报告的人也弄错了。雷佳是我合法的妻子！"我很快恢复了平静，挑战似地说。

"什么？你有证据吗？"

司长惊讶地看过结婚证书。接着又细细地打量了我一番，松弛了方才严肃的神情。

"怪事，你的同事们难道不知道你们的婚事？"他低声说：

“一点都不知道。有些情况迫使我们不得不对我们的关系暂时保密！”

“你俩为什么那样行迹可疑地去旅馆？”

“问题很简单，我们找不到地方！”

“我不得不公开你们结婚的消息，作为不把你们转送调查司的必要解释。”他掩饰住淡淡的微笑，说道。

“能劳您大驾为我找一套房间吗？”我不无嘲讽地问道。

“先生，我不是经纪人！”他冷冷地回答。

二十

结婚的消息宣布了。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家里人都惊愕不已。

“你背着我们这么干，真不像话。”母亲喊叫着。

梅罕和娜罕大笑不已。

“你们是疯狂的一代。为你这可笑的行为，给我找出条理由来吧！”父亲开口说。

“当时保密是为了保全她的面子。”我抱歉地说。

“你是个傻瓜，她也是。要不是房子太挤，我会请你们和我们住在一起。”

“这我完全了解。”

“是什么诱惑你们结婚？所发生的一切，难道还不能使你们吸取教训？”父亲嘲讽说。

“是咱们家的幸福诱惑我这么干的。”我诙谐地说。

我妻子的娘家像是遭了一场火灾。从雷佳吐露的只言片语和她闷闷不乐的神情，我得出这样的猜测，我想象得出雷

佳父母的心上是怎样被扎上了血淋淋的一刀。

“我像是生活在一个完全唾弃我的家庭。”雷佳对我说。

她的话使我记起了我的责任。

“暂时住到我家来吧！”我说。

雷佳一言不发。我又说：“我会在报上读到我要找的那则招聘广告的，总有一天，我会找到它的……”

雷佳烦闷地说：“我宁可去教书，也比过这种日子强。”

我坚决地说：“假如需要我学门手艺，我就去学门手艺……”

雷佳反对住旅馆这个主意，使我重新陷入痛苦的茫然之中。尽管在我们最终采纳了出国的办法之后，已经有希望将我们的爱情之舟停泊在宁静的港湾。可是，我的痛苦丝毫也没有减轻。在一个不无温馨的夜晚，我携雷佳来到了金字塔高地。刚刚升起的新月未在天空中停留多久，令人惬意的黑暗就笼罩了一切。许多黑影从我们左右两旁飞速溜进荒野，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我温柔、多情地用双臂搂着她，趔趄而行，最后完全停住了脚步，我贴近她的耳朵，耳语般地向她倾诉着心中炽烈的情感。她用胳膊肘碰了我一下，警告似地说：“看”。我看见一个人影朝我们走来。待他在我们面前站定，我看出是名警察。我有些慌乱，不由自主地记起了口袋里的结婚证书。

“你们好！”警察说。

不知道他跟我们打招呼是何用意，我也说了声“你好”。

警察不吭声了。我只好等着他的下文，可他却一言不发，纹丝不动地站着。

“我们出来呼吸点新鲜空气，我和我的妻子。”我开口道。

“结婚没结婚，这无关紧要。”他语调清晰地说。

“并不光是我们，荒野里到处是像我们这样的。”我挑战似地说。

“我跟你们一样，也是出来透透气。”他笑着说。

我不再感到局促不安，我已经猜出了他的来意。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张面值二元五角的纸币递给他。他接了过去，借着电筒光看了一眼，又退还给我。

“像你这样有身份的人，至少得给一镑！”他说。

警察走后，我笑了。

“比住旅馆便宜多了……”我说。

“真是耻辱！”雷佳喊出声来。

我充满激情地把她搂在怀里，向她道歉说：“这都是因为该死的特殊情况。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为今天的遭遇捧腹大笑的……”

金字塔的祖先悲哀地望着我们，像是在对他的子孙说，祖宗强盛的家业全败落在你们手里了……

（译自1979年埃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金字塔高地上的爱情》）

相片的主人

李建文 译

谢宏·穆赫林失踪了。

他的失踪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是个德高望重的人，财力雄厚，政治上很有影响，又积德行善，颇多作为。他的盛名美誉可以说是有口皆碑。

一天傍晚，他离开家，去俱乐部。后来他的家里人——妻子赛丽莱·哈妮姆和他的独子伊萨——发现他并未回家。一家人慌作一团，因为他从未打破过按部就班的生活规律。他的夫人跟他在俱乐部的伙伴联系，他们都说他只和大家一起呆了一小时，就离开了。据他说是到扎马里克他的弟弟马哈茂德·穆赫林家去看看。夫人立刻与马哈茂德·穆赫林联系。马哈茂德的妻子回答说她的丈夫去红海旅行，当晚才能返回，而且谢宏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来看过他们了。谢宏的司机报告说，谢宏离开俱乐部时，让他原地等候，然后自己步行走了。他原地未动，一直等到天明……

大家开始寻找谢宏的踪迹，问遍了他所有的朋友、同事，找遍了亚历山大，连附近的农村都去了。但总是一无所获、令人大失所望。大家都提心吊胆，心神不定。

谢宏的胞弟马哈茂德·穆赫林以及他的朋友、熟人纷纷前

来他家探问。大家猜测、分析、交换想法，赛丽莱·哈妮姆说："他要是没事。就和我们联系了！"

后来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报案。于是又开始了一轮新的寻人工作。这次找遍了各个部门和医院、诊所。人们更加迷惑不解，心灰意冷。谢宏像是一股轻烟似地消失在茫茫宇宙之中……

日复一日，谢宏的失踪就像一块黑色磐石，打碎了人们的希望。他失踪了，好像从未有过这个人。当局开始搜寻调查，但是未能取得任何突破，没有发现任何行凶、盗窃之类犯罪的可疑迹象。

赛丽莱·哈妮姆非常失望。一天，她单独对她的儿子伊萨说："调查时我并未谈清我的所有想法。"

伊萨困惑地注视着她问："你还有想法吗？"

"我当时说我不知道你父亲有什么仇人。"

"这是事实。"

"不对！"然后她固执地继续说道："你叔叔……"

"不！不！你总是胡乱猜疑。你没有任何证据。"

"我有我这颗心！"

"不仅这些，其实你还仇恨他。"

"那是因为他恨你爸。"

"我可不能同意这点，他们之间的关系堪称楷模。"

"表面如此而已，你叔叔是个罪犯，你没听说他在农村干的那些勾当？"

"那是另一回事。"

"他是个罪犯胚子。"

"他爱父亲，父亲也爱他。"

“我的心不会欺骗我。我时常发现他目露凶光，他嫉妒你你父亲的成功和财富。”

“叔叔不是穷光蛋。”

“有些秘密你并不知道。你叔叔亏过本钱，损失很大，要不是你父亲救了他，他就要卖房卖地。你父亲无条件地帮助了他。你知道你父亲为人豪爽仗义，可是欠债就是欠债，没有什么好说的。”

伊萨有些不耐烦，他说：“其实就是你对叔叔成见太深。”

“是你对他看法太好。”

“本来就是那么回事。”

“我们听到关于你父亲最后的情况是他去看你叔叔！”

“后来证实叔叔正和他的朋友外出旅行。”

“你叔叔每次残杀无辜，他都不在犯罪现场……”

“全都是毫无根据的传说，你干吗这么恨他？”

“我的心，难道你不相信心灵的感觉吗？”

“不！我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

“这就是说你什么也不信。”

“你对父亲谈过你的猜疑吗？”

“他不相信。他的心太过善良、单纯。”

“你看，怎么样？”

“但是他承认了他们以前有过分歧。”

“大家都有类似情况。”

母亲出乎儿子意料地强硬，她把心中的猜疑告诉了预审官员。这是一场灾难，是一大丑闻。立刻对马哈茂德进行了仔细的调查，结果竟一无所获。如此一来，支撑着一个家族两个支系的基础便动摇了。赛丽莱要求马哈茂德偿还欠她丈

夫的债务，而那位叔叔却回答说，他已经还清了，他们哥俩之间并未有过正式合作！这些愈发加深了赛丽莱的成见。可令人不大理解的是，马哈茂德却一如既往，真心诚意地纪念他的哥哥。他还把伊萨叫到一家咖啡馆单独会面，对他说："虽然我有许多理由记恨你们，但我仍愿保持亲属关系，你要经常记得我是你叔叔，而我也总是记着你是我的侄子。"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谢宏·穆赫林彻底完结了！但是他仍然活生生地活在赛丽莱·哈妮姆内心之中，生动鲜明。长生不死！赛丽莱没有自我宽慰，她仍然保持着对谢宏的爱和忠贞，相信总有一天被扭曲的正义会得到伸张。她经常对她的儿子说："你父亲要求我们争取公道，我们决不能对不起他。"

伊萨代替了父亲管理事务，工作使他忙得不可开交。日常生活紧张、忙碌，以至于他总是回避和母亲的争论。他的冷漠激怒了她，她气急大叫："你没看到至今我一滴眼泪也没掉吗？"

他尽量委婉地说："有理智的人遇到不幸并不这样……"

"你认为我是疯子？"

"母亲！"

"你只继承了你父亲的财产！"

一天，更大的不幸降临了。伊萨对母亲说："妈妈，您一定先别着急、生气……"她惊恐不安地盯着他，他说："我打算同萨米哈结婚。

母亲目瞪口呆，面色蜡黄，四肢乱抖。伊萨十分窘困为难地说："其实如果没有那些无端的猜疑，这本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

赛丽莱恐惧地说："我早就料到了，我早就料到这些了。命中注定，就和死亡一样。"

他非常气恼，却微微一笑，一言不发。她痛苦地嘟囔道："是杀害你父亲凶手的女儿。"

他温和地说："是叔叔的女儿……"

极度的痛苦使赛丽莱蜷缩在座位上，然后口气坚决地尖声叫道："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她离开城市跑到农村，与世隔绝地生活在小小的村子里。长时间陷入沉思，总是口中念念有词不停地和自己说话，完全沉浸在一种失落之中，而她那可爱的丈夫正是溶化在这种空茫的失落里面。

伊萨和萨米哈结了婚。他的叔叔坚持要他们一起到农村去取得和解，接受祝福。但是赛丽莱拒不见面。口中不停唠叨："这回凶手算是如愿以偿了，他把被害人的财产全都搂进了自己的腰包。"

这件事使赛丽莱痛苦加深，连她的孤独生活都受到了破坏。生活在沉重的苦难之中，她渐渐地开始从全新的角度来看待她的不幸。她心中有一种灵感在闪耀、跳动，她觉得所有事情都可重新开始。她的耳鼓中回响着阵阵低语，要她回答冥冥之中的呼唤。她不再坚持谢宏是遇害了，满腹猜疑也烟消云散。她从痛苦中走出，又开始和人们来往。她总是神态庄重地走着，手中拿着谢宏的照片，每当遇到别人就展示照片，不厌其烦地打听询问，没有结果也毫不影响她的热情，她期望着总有一天能得到满意的答案。有关她的消息传到伊萨耳中，他本想采取坚决的措施，但是经过反复考虑，终于只从村子里派了一个人远远地看守着她。岁月流逝，赛丽莱

顽固地坚持着她那毫无结果的寻人努力。她年事渐高、人亦衰老，但是她的热情未减，信念未泯。

很长时间以后。

一天傍晚，伊萨正坐在客厅里，一个老头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蹭进房来。起先，伊萨皱起眉头盯视着他，忽然感到一阵恐惧和惊慌，他一跃而起，扑了过去大声喊到："爸爸！"伊萨将他一把抱起，放到床上，然后立刻去叫医生。老人并没有病，只是极度的苍老、衰弱。他刚躺到床上，就失去了支撑的力量，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他熟睡一觉，醒来后，伊萨以为他已恢复了精力，满怀敬爱地问他："你一直在哪里，为什么离开这么长时间？"但是他没有回答，似乎没有听到伊萨在说话，目光迟滞地望着远处，伊萨又问了一遍，父亲仍然不理不睬。嘴里自言自语地嘟囔着："青山"。伊萨关切地问："你出国了？"老人继续自言自语："蓝湖"。"在哪儿？爸爸。"老人低声叹息道："还有爱情小巢。"伊萨忧伤地喊道："妈妈已经痴了！"老人仍然低声嘟囔："爱情小巢。"

伊萨大失所望，他无法和父亲沟通。他想让父亲和母亲见面，对此寄予很大希望。

母亲被带来时很不情愿，以至于一直哭哭啼啼。而当人们让她坐到父亲床前时，她停止了哭泣。

伊萨很紧张，屏住呼吸，凝神观察……然而却没有出现任何引人关注的情况。夫妻俩并未交换责备、喜悦或是悲伤的目光。他们相对注视，竟似视而不见。仍然沉浸在各自不同的世界里，情同路人。一时间房间内笼罩着一种深深的悲哀和不安。伊萨忽然觉得自己像是不明父母的弃儿。

母亲站了起来，好像有些坐得不舒服，走近床边，碰了碰父亲，然后拿出照片，伸到老人面前，向他提出她那永恒的问题："可以帮我找到这个人吗？"

（译自 1979 年埃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金字塔高地上的爱情》）

爱情与面具

赵军利

一

蜜月后新别墅的第一个夜晚。八月，拉斯白尔，舒适与欢乐、令人心醉的蜜月。是他，抛却了苦涩的回忆，首先发起爱情的进攻，然后才得到她的响应和同意。晚上，在朦胧的月光下，他俩并排坐在阳台的两把安乐椅上，俯视着夜晚充满温馨空气的小花园。他喜欢好奇而又专注地凝望她那美丽的脸颊和高贵的头。她正在眺望着位于麦阿迪中心、两旁种满樟树的海麦扎尼大街。她穿着一件宽松的白色长裙，围巾搭在椅子扶手上。身材修长的他，穿着一件花睡衣。蜜月里，他俩之间加深了了解，产生了热烈、亲密的感情，他确信他的冒险成功了。

"把围巾戴上吧！"

"天气很暖和。"她柔声说道。

"九月的天气变幻无常，可不能大意。"

"我现在觉得特别安全。"她甜甜地说。

他听出了这句话里特殊的内涵，顿时心中充满感激之情。她从椅子上探起身，为他俩各自倒了一杯香蕉汁。这使他想

起了在拉斯白尔的情景：当时是他倒了两杯威士忌，她用一种出乎意料的严肃语调说：

“我不喝！”

“可这是蜜月呵！”他略带歉意地说。

“那也不行！”接着她又断然地说：

“你也不能喝！”

她没有在别人的窘迫或逢迎面前让步。无论是在相识不久的日子还是涉入爱河、沉浸在爱情的海洋里时，她总是坚定而勇敢地拒绝她不愿做的事。他在她面前退却了，并且得到了一种警告：艰难还在后头呢！其实这对于他并不突然，他早就了解她。当时她是理科学院的学生，他常看见她穿着女式穆斯林服装，头裹包头巾、脸蒙白面纱。她的冷漠使他心寒。他的朋友阿卜杜·巴里·海里鲁律师曾对他说：“你知道你在向一个什么样的人求婚吗？她有一副女性的外表，但行为却像一个刻板的清真寺教长。”然而爱情，抑或是爱情加上固执占了上风。他问她：

“法塔西娅，你喜欢这别墅吗？”

“它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但是我却没为它做什么……”

“你剪下的指甲屑也比这幢别墅和里边的一切都宝贵。”

“你真会说话！你不仅拥有财富，也拥有伶俐的口齿！”她笑着说道。

“这是因为我爱你，仅此而已。”

“我真幸福。”

“但是你嘴里从未提过‘爱情’二字。”

她哭了，说道：“你完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他眼前闪现了尤斯利·艾哈麦德。当时他总是和阿卜杜·巴里·海里鲁、沃赫达尼·穆太哲里、阿德利·加瓦德及法塔西娅·苏莱曼在赛卡基尼的伊本·赫尔敦大街聚会。他们都是儿时的朋友，年龄相仿，法塔西娅也不过比他们小一岁，她二十九岁，他三十岁。但就在这一刻，他眼前却只出现了尤斯利，他又看见了在扎希尔比布里斯公园里他俩单独见面时那一幕难忘的情景。那时，尤斯利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朋友，尤斯利帮助他做功课，解答那些深奥莫测的数学题。那天他望着尤斯利动人却又苍白的面孔不禁有些心悸：

"尤斯利，你怎么了？"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肯定是件重要事了？"

"是的。拉比布，我们两个好比亲兄弟，对吧？"

"当然。"

"我现在以弟兄的名义跟你谈话，是有关苏莱曼教长的女儿法塔西娅的事。"

他的心一沉，像掉进了深渊："她怎么了？"

"我亲爱的，你在大街上追逐她。"

他面色很难看："怎么，她在你面前说啦？"

"对不起，我们俩已经决定结婚了……"

他就像嚼了苦胆，嗫嚅着：

"我不知道……"

"当然，你是一位慷慨的兄弟。"

这就是她所说的"你完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而他却是在疯狂地爱着她的时候得知这个消息的，

他无比哀伤，强烈的冲动使他产生了厌恶情绪。他对尤斯利的感情分为了两半，一半是爱，另一半是恨。他的朋友尤斯利身材瘦小、孱弱，而他则酷似父亲达乌德，体魄健壮，身材匀称。他满怀仇恨地自问：难道法塔西娅瞎了眼吗？他又问：自己就这么甘拜下风？还是听天由命，等着死亡来解救自己？这就是她所说的“你完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心里说：是的，我知道，最好的答案就是一切都那么没意思。

“我为你母亲在别墅里专门预备了一个房间，可她却很固执。”

“我也一再动员她来，可你知道，我跟你说过，她宁愿呆在我们原来的家里。”

他装作遗憾的样子摇了摇头。他俩都不作声了，默默地体味着沉默带来的甜蜜。突然，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便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她问。

“我一直以为你很刻板，没想到你是一个完美的女性……”

她高兴得笑起来，说：“尽管你觉得我刻板，可还是向我求婚了！”

“是爱情……”

“你也有矛盾的地方：你健壮的外表和纤细的心灵就不相吻合。”

他琢磨了一会儿她的话，然后问道：

“你大概不会想到，比如我是个杀人犯什么的吧？”

“我是一个化学家而不是一个心理学家，”她笑着说道，

“这是你的运气。”

“正因如此，我开始接触你的化学书，你也应看点我的文化书籍，我们二人互相弥补。”

“但是我不欣赏你的书，”她认真地说，“只有在宗教和科学里才能找到真正的信仰……”

她在谈论信仰！但愿她认为已了解他就像他了解她一样。她对他直言不讳，毫无隐瞒，她是真诚、坦率的。正是这一点使他感到恐慌。他只让人了解到表面，就好像她和另外一个自己结了婚。这是爱情，同时也是恐惧：难道这座别墅里能容纳三个人吗？他怎么也忘不了尤斯利临死前的情景，忘不了那个漆黑的夜晚，可恶的、野兽般的原始冲动……一种犯罪感时时在折磨着他。

二

清晨，从麦阿迪大街散步回来，沐浴着金色的阳光，她惬意地站在阳台上。多么窈窕的身姿！多么富有魅力的面庞！在痛苦消蚀了他的青春之后，他拥有了这一切。

“明天我该去上班了。”她嘴里念叨着，“凡事总有个结尾。”

是的，蜜月结束了，像落生不久的婴儿夭折一样，那么短暂。

“哟，我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他抱歉地说。

“这就是伟人的记性！”她不无讽刺之意。

“你对回卫生部工作满意吗？”

“非常满意。”

“对于化学，我只记得那些冒着烟的试管。气味难闻。”

“我可不是这么看待试管。”

“蜜月后，同事们会怎么迎接你呢？”

“当然少不了奚落了。”

他叹了口气：“我多希望你呆在家里呀！”

她走近了他，站在他面前。他看到她穿着工作服——蓝衬衫灰裤子。她问他：

“告诉我，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工作？”

又是他害怕的那个声音！她的话就像国际文件。他记起了他求婚后的第三次会面，在这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是固执地拒绝，而现在她终于开始动摇了。她问他：

“你是什么时候毕业的？”

“毕业六年了。”他简单地回答。

“你为什么一直闲呆着不去工作？”

“你是知道的，我并不需要找工作。”

“但创造人的是劳动，而不是五百埃镑的收入！”

“我什么也不缺，我完全懂得怎么打发时间：我有一个大书房，我有许多朋友，而且我历来不喜欢工作。”

“如果你讨厌当职员，可以开个律师事务所，你的两个朋友阿卜杜和阿德利都是律师，沃赫达尼是法官……”

“他们都需要工作……”

“没有工作，人会遇到各种麻烦。”

“麻烦？”

“烦躁、坏习惯、寂寞……”

“即使工作了，也可能会遇到这些。”

“个别现象更证明普遍规律而不是相反。”

“还要结婚、养育子女呢！”

“工作同样是重要的，一个人一生不工作是可耻的……”

当时他一心渴望得到她，于是便说：

“我试试看吧。”

“越快越好。”

他肯定地点了点头。为了爱情，他违背了自己固有的个性。她的眼神、她那坚定的语调都使他受到震撼。这种震撼在他心里引起了疑虑和担忧，一想到她年近三十却一直拒绝结婚的态度，他的疑虑和担忧便加深。他曾自忖：在岩石层下面他会找到女性温柔的甘泉吗？他自问了两次，但还是顽固的爱情占了上风，他不敢寻找温柔，害怕失去爱情。每当他想到自己怯懦的性格便感到痛苦，他深知自己的弱点，总是严厉地批评自己。现在，他把希望寄托在和谐的夫妻生活以及她对他不断加深的爱情上面了。她将像他爱她那样去爱他，甚至超过他对她的爱。或许，实际上她已经爱上他了。他似乎凭着心灵深处的潜意识感觉到了这一点。

“我的档案材料里有最好的评语，证明了我的工作能力。”她自豪地说。

“当然！”

“当然？这是什么意思？”

“你在一切事情上都堪称完美。”

“你不愿意我这样吗？”

“当然愿意。不过我也喜欢适中。”

“你真是个好人！”

她这是什么意思？听，她又在发问了：

"你是怎么度过你的一天的？"

"除了冬天，我每天早上先游泳，"他得意地说，"然后打网球，再到我的书房去看书，直到开午饭。我和我的朋友阿卜杜、沃赫达尼、阿德利在费尔道斯选中了一个地方作为我们的小天地，我们常在那儿聚会。有时我去看场电影，晚上嘛，就坐在电视机前消磨时光……"

"他们是工作之余消遣消遣，而你呢，是在虚度光阴……"

他只是微笑，并不插言，她又说：

"你读的书五花八门，使我高兴的是你终于也看点科技书了。可是你究竟为了什么看书呢？你想有一天成为作家？"

"决不是。"

"你原来在咖啡馆里喝威士忌吗？"

"喝几杯。"

她遗憾地摇摇头。他说：

"咱们做什么事总得慢慢地来呀！"

"信仰更需要的是认真！"

他想到了阿卜杜·巴里关于清真寺教长的话。她的确是奇特的女人。她说：

"你是一粒良种，能长成大树成材，将来有一天，你会从心底里感激我的。"

多么精明的女人！这不是他父亲达乌德·那图尔吉的声音的再现吗？她怎么想的？她要干什么？他想起了结婚前一个月在费尔道斯他们的小天地里那次有重要意义的聚会。他们当中宗教意识最浓的沃赫达尼说：

"法塔西娅很出色，但你应该改变改变。"

“或者，为保证她对你的爱，从她那方面改变一下。”阿卜杜说。他当时担心地问：

“难道我们俩不能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吗？”

“你本应选择另一种类型的姑娘的。”阿德利·加瓦德说。

沃赫达尼是他们三人中最幸福的，因为他的妻子拥有一套房子，而阿卜杜和阿德利则五年前就梦想结婚却苦于找不到房子。而他拉比布呢，瞧，这不是她在威胁他吗！“你将来有一天会从心底里感激我的！”他为自已辩护道：

“我现在就是一棵大树，不是一粒种子。”

她微笑着：

“我将用爱情和智慧……”

他的确是幸福的，他对自已说。但在未来中潜伏着什么呢？

三

这是他婚后独自度过的第一个早晨。他用黑色轿车把她送到了卫生部，并答应下午两点还在那里等她。她不在，他感到孤独，但同时也感到了一种轻松，这就是事物的矛盾性，他早就懂得这一点。他就像两个一半的实体合二为一，感情与理智各占一半，互相矛盾。使他不安的是，他生活中的另一个侧面向法塔西娅隐瞒了，在这一面里，有无聊庸俗的东西，例如发泄情欲的污秽场所。她决不会同他的过去算帐的，她也不会忘记他对她的过去所持的态度，为此，她称赞他“豁达、豪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正是为了她而犯下了罪孽。今天他又像以前一样，独自一人坐在他的书房里，这里有天

文、物理、生物学等各种新书，但他的心却被扯碎了。她使他记起了她的父亲苏莱曼教长——一个阿拉伯语教员和她的哥哥穆台迪布——在科威特工作的工程师。他和他父亲迥然不同，倒是很像他妈妈，性情温柔。为什么这兄妹俩的性格不颠倒过来呢？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当他得知尤斯利是她的恋人时多么憎恨尤斯利！在那些该诅咒的日子里，他甚至盼望他的朋友死掉。他对着朋友的照片作出了种种充满仇恨、恶毒的揣测。后来，尤斯利在为穆斯塔法·努哈斯送葬时被逮捕了。当他得知此讯时，高兴极了。尤斯利并不认识穆斯塔法·尤斯利，他去送葬只是为了纪念她父亲苏莱曼教长。拉比布听到了发生在拘留所的事情后，便把希望寄托在了刽子手身上，期望他们把尤斯利除掉，为他自己扫清道路。尽管他对朋友的爱没有丧失殆尽；尽管他没有忘记尤斯利曾是自己理工科和数学方面的"老师"，是自己生活道路的重大关头——反抗和叛逆自己的父亲达乌德·那图尔吉——的指引者；尽管他没有忘记这些，他还是在心底里发出可恶的诅咒：在监狱里杀死他！或让他得癌症！

没过几个星期，尤斯利因病假释出狱，经检查发现了他膀胱里的癌细胞。他得知这个消息感到惊骇、恐慌和难过，同时也深深地松了口气。他是不信宗教的，他厌恶人类，认为人具有不洁的分泌物，是肮脏的动物，但他又相信，人还是有某些高尚的意愿和行为的。于是在尤斯利弥留之际，他去探望了他。他看见尤斯利的腹部隆起怪异的肿瘤，上面盖着一块单子，而他漂亮的面孔上已是皮包骨头。尤斯利见他来，吃力地露出了淡淡的微笑，用微弱的声音说：

"拉比布，过来，我需要一颗友爱的心……"

在那一瞬，拉比布流下了真诚的眼泪，他想起了他们活生生的过去、他们炽热的友谊、共同的回忆，他确信在他所有的朋友中，尤斯利是最忠诚的。他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把他杀死呢？欺骗的子弹从黑心肠射入他的膀胱。拉比布多么鄙视自己，鄙视整个人类。卑鄙的心理加上失恋后的绝望使他当时不顾一切，成为罪恶的俘虏。那些天法塔西娅就像一座美丽而哀伤的雕像。他既怜悯她，又感到幸灾乐祸：她难道不是自己杀人的同谋吗？可她在整个街区却享有正直、纯洁的名声，他为此感到愤怒，他真想奚落她一番，让她知道自己也有不光彩之处。给尤斯利送葬时，他哭了很久，悲痛欲绝。

现在他下决心读点什么。他随手翻着《宇宙……奥秘的世界》，他自问：爱情和婚姻能把他从枯躁无聊中解救出来吗？也许能。但是法塔西娅却常常使他陷入新的烦恼。显然，毫无疑问，她想重新塑造他。

下午三点，法塔西娅一回来便给别墅带来了生气，她走进卫生间时，他脑子里闪过了那些讥讽她的念头。然后他俩坐下来吃午饭。他有一个很不错的厨师，做一手好饭菜。他俩的胃口都不错，但吃饭这件事本身也是令他厌恶的，并因此而诅咒整个世界。他一边拿叉子往嘴里送饭，一边偷眼瞧着她，把她和猫、狗相比较。说实在的，食欲真是人类悲哀之源。

“这一天下来可不像放假，真累啊！”她说。

他笑了笑：

“我开始为办公室找房子了。”

“是吗？这太好了！”她高兴地叫道。

他内心很生她的气，但他没有表露出来：

“学习科学确实是一种独特的享受。”

“宗教和科学使世界完美、心灵宁静。”她自信地说。

他正准备削苹果皮，她问道：

“你好好洗苹果了吗？”

“还是用肥皂洗的呢！”

“你把它连皮吃掉！”她用命令的口气说。

看来不仅对他，连对苹果她也想发号施令。他默默地服从了她。

“傍晚我们去看看妈妈，好吗？”

他心中暗喜，说：

“明天去吧，今晚我已约了阿卜杜、沃赫达尼和阿德利来喝茶。”

四

朋友们的到来使他无比高兴。他们围坐在阳台上，法塔西娅也和他们坐在一起，不时地请大家喝茶吃糖。他们是同一条街里长大的孩子，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和回忆。在不损坏家庭的名声的前提下，有时也互相披露各自家庭的一些内幕。他们无拘无束地交谈，以至于对死亡者尤斯利的回忆淡漠了，法塔西娅也只是很平常地提了一句，这使拉比布感到欣慰，他确信过去的事已成为过去。谈话间，沃赫达尼站起身，像往常一样准时地去作晚礼拜，这使拉比布感到有一种莫名的不快。为了不使法塔西娅在紧张劳累了一天之后一人呆在家里，他已不再每天去费尔道斯咖啡馆了。但是他打

算请求她允许他每周一次聚会。像往常一样，大家坐下来就是抱怨生活艰难、物价上涨、交通拥挤、电话难打、排水道堵塞等。于是法塔西娅问：

“一个国家不信宗教，还能有什么好结果？”

阿卜杜反诘道：

“难道虔诚的信仰能减轻漫溢的大水吗？”

她微笑着挑衅道：“你干脆像马克思那样抨击、嘲讽社会好了！”

拉比布不喜欢将话题引到这样一个容易引起口角的话题上来，但又不知如何制止阿卜杜·巴里，只听他说：“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是生活在不信教国家的人民。”

出于对客人的礼貌，法塔西娅没有发作，只是用略带强硬的语气说：

“不信真主的人轻于尘埃，对于这些人民我们了解些什么？实际上，只要他们被剥夺了真实地表达空虚的心灵的权利，就一无可取。”

“他们有英雄主义的气概和崇高品质，这很可贵。”阿卜杜说。

“什么英雄主义气概？什么高贵品质？连虔诚的教徒有时也会流于虚伪，丧失对英雄气概和崇高品格的追求，更何况那些空虚者呢！”

“拉比布，你怎么不参加谈话？”沃赫达尼问。

“我的妻子是代表家庭在发言。”他赶快声明。

他俩头顶上有许多乌云，只是还未明显地出现在天空。仿佛他的父亲复活了，出其不意地向他走来。但愿她是一个十足的女性，一心扑在家务上！然而她却像男人一样爱发号施

令，缺少温柔。为了避免两人发生冲突，他只能欺骗她了。他对于自己严格的审视使他很早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自己太怯懦、太胆小了。他的自信在父亲的严厉压制下动摇了。现在，他不能忍受没有法塔西娅、没有稳定的婚姻的家庭生活。她肯定是爱他的，而且会更加爱他，但是她却似乎并不愿表现出来。他与她接触时能体会到某种东西，但在这后面是什么他不知道。那是一片空寂、渺茫和恐惧。他就像茫茫大海中一个溺水者，双手抱住一截朽木，尽管平安的陆地远无踪影，他也紧紧抓住木头不放，以求生存。

当三个朋友离去后，妻子对他说：

"阿卜杜是个恶棍，你怎么会和他来往？"

"意见分歧不妨碍友谊。"他小心翼翼地说。

"友谊应建立在更牢固的基础上。"

"没有宽容，这世界会变得令人不能忍受。"

"这是怯懦，不是宽容！"她气愤地说。

"如果我们太认真了，就会失去一切朋友！"

"真是一个充满丑恶的世界！"她遗憾地叹道。

他终于听到了一个他由衷地赞同的意见：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人不过是一种动物，有动物的本能和可怕的欲念。"

她瞪着两眼吃惊地望着他：

"你说什么？你的意思是宗教里也渗进了丑恶？你居然在谈什么本能和欲念，好像你是人类的仇敌似的！"

"我觉得我说得恰如其分。"

"不，不！请原谅，我认为你的观点太肤浅了，它阻碍人

们信仰真主和征服宇宙。"

他问自己，难道不能不跟她谈那些本能、欲念、丑行吗？"不"，他嘴里很快吐出了这个字，并摇着头，就像决心隐藏什么秘密似的。

五

晚上的天气越来越冷，他们只好坐在靠阳台的起居室。这里摆着一套蓝色天鹅绒沙发，靠左边墙上中央有一个柜子，上边放着彩电，下边是收音机。他俩刚去探望了母亲奈齐尔·哈尼姆，脑海里还萦绕着对伊本·赫尔敦大街的回忆。法塔西娅显得很兴奋，拉比布则掩饰着自己内心的激动，那是一种矛盾的心情，他的妻子这么漂亮，可是却又令人生畏。在他俩同母亲一道吃晚饭时，母亲对她的宝贝女儿迟迟不孕表示忧虑。现在他俩想起了这件事，法塔西娅笑着说：

"妈妈又老调重弹了。"

可是他却在心底里十分渴望有个孩子，就像期望把他那动摇不定的性格关进堡垒以抗拒神秘的大千世界一样。于是他说：

"亲爱的，妈妈也有她的道理。"

她用审视的眼光盯住他。他说：

"有大夫，为什么不去看看？"

她并没有反对，这使他觉得她似乎也有同样迫切的愿望。他把这当成一种迹象：她是爱自己的，过去的一切全都烟消云散了。他还从她身上感受到了女性的温柔，他希望这温柔能压倒她骨子里的那股严肃的教长"气"。也许她一直也很焦

急，只是她更善于掩饰罢了。就像他有可怕的秘密一样，她也有自己的隐私。在他面前，她像个黑暗、绝望的影子在活动，像被压抑的呐喊，他一想起这些便不寒而栗。

“对了，你父亲的照片呢？”她盯着墙上的照片问。

墙上有他妈妈年轻时的照片，有她父母的照片，可他父亲达乌德的照片呢？

“是疏忽了，还是他没有照片？”她又问。

对这个问题他可以坦率地回答，不必撒谎。另外，他很清楚这样的谈话还具有其它意义：

“事实上，我不愿意回忆起他。”

她郑重而惊奇地盯住他看了一会儿：

“他是你的父亲！”

“那又怎么样！”

“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世上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他是整个赛卡基尼区最有名的人物，他一直受人尊敬，直到革命后他搬到了另一个地区。先驱达乌德、先驱的家、先驱的汽车，至今记忆犹新。你继承了他的身躯、他的威严，你是他唯一的儿子。至今我还记得当时你在他的灵柩后边痛苦的样子。”

“我曾经喜欢过他。直到他去世，我对他的爱一直是纯洁的。”他冷漠地说。

“那后来怎么了？”

“我妈妈死时我不满十岁，我把他既当爸爸又当妈妈。他的死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悼念会一结束，我回到空荡荡的家里，第一次发现我是多么孤独，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直到

那时我才真的相信他已经死了。就在那一刻，我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轻松、安全、自由。这种感觉和我的悲伤太矛盾了，我感到惊愕，但很快又体验到一种潜在的喜悦慢慢地在我心中膨胀。

“这是过度悲伤的反应吗？”

“比那更可怕。我第一次感到我从严密而又残酷的控制下解脱出来了。我想象着如果他还活着，将是多大的灾难：早上我醒来时他正在客厅里做早锻炼，见我起床晚了便大声呵斥……”

她紧张而全神贯注地听着，他发现这正是自己谈话的全部意义。

“过了些日子，我开始回想他是如何粗暴地对待我的。于是我心里燃起了仇恨之火，不满情绪开始滋生、蔓延，直至变成了一种公开的憎恶……”

“我不信。”

“法塔西娅，你听我说，我对他的仇恨到了这种地步：我打算专为自己建一座坟墓以便死后不埋在他身边……”

她喊道：“这简直叫人不敢相信……”

“我母亲死时我太小了，这个灾难的严重性我是后来才认识到的。”

“听说他为了尊重你，一直未再娶？”

“这是另一场大灾难。他把全部精力花在了我身上，一心想把我培养成像他那样严厉、刻板的人。他照他自己的模子塑造我，仿佛我是一块没有生命的泥巴，任凭他摆布。就这样，我学习了宗教教义，学了各种文化知识。奇怪的是他一生中没读过一本书，甚至宗教，他也是向一个无知的伊

玛目[①]学的，回来再机械地向我传授。我在担惊受怕的环境下学习、实践这些宗教知识和礼仪。”

“我的宗教也是跟我父亲学的。”她喃喃道，有些不知所措。

“你的父亲是个宗教学者，而我父亲呢，是个无知的恐怖主义者！”

“我曾看见你跟你父亲一起去做礼拜五的聚礼……”

“他还强迫我做晨礼，结果我在课堂上打瞌睡。他还强行命令我进行体育锻炼，比如游泳、跑步、举重等。我喜欢读书，对此他不掩饰他的鄙视，但他不知道书籍给我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可以远离他的监视，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

她干笑了一声。他又说：

“他严厉而又粗暴。比这更厉害的是他思想顽固，他深信自然抵抗力而歧视药物。我得了肠炎，阿姨建议给我请大夫，他不同意，让我靠自己的抵抗力来对付，结果我一连几日腹泻，面容憔悴，瘦得没个人样儿，他也不在乎。当时我几乎要死了，他却无所谓，后来我奇迹般地活过来了，他得意地对我说，你不愧是我的儿子，今后再不会有什么病能征服你了。你妈妈为什么那么年轻就去世了？因为她太虚弱，医疗和药物都不起作用。”

法塔西娅听到这儿笑了起来，拉比布也笑了笑，接着说：

“尽管我不愿意，他还是强迫我进了军事学院，我的哀求、眼泪全无济于事。他的理由是，军事学院是男人的学院，而且培养出来的是当官的，可以把我从害人的死读书中拯救出

① 清真寺的教长。——译者注

来。要不是他的猝死……"

她打断他："当时我们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放弃了军事学院的学习。可是你进了法学院也没受什么益呀？"

"那时我的想法和现在不同。再说你不知道，正是你向他的命令发起了挑战。"

"怎么会是我呢？"她惊讶地问。

"有一天，他向我推荐了两个姑娘，是他两个同事的女儿。他让我选择其中一个做我的新娘，他认为这已经是他对民主很了不起的让步了。而你知道，当时我正爱着你，我就跟他如实说了，相信他会看在与已故的令尊大人的老交情上，同意我们的婚事。没想到他暴跳如雷。"

"为什么？"她第一次板起了面孔。

"理由是他不相信寡妇的女儿。"

"这纯粹是对妇女的污蔑！"

"男人、动物、植物，所有事物，他统统看不起。他常常无端地指责我的朋友，存心想让我失去所有朋友，就与他一人厮守。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吝啬鬼，生活费从不超支，也从不动用他那些楼房固定资产所得收入的一分钱。正因如此，他执意守在我们在伊本赫尔敦大街的那所旧宅子里，说是要让我习惯过简朴的生活。我承认，我对这倒无所谓，我还正不愿意远离你到别的地方去住呢！"

一阵沉默，两人互相对视着，面带凄楚的微笑。她首先打破了沉默：

"他是一个奇怪的人。但是，他的坚强、自负、虔诚、乖僻，一心为了独生儿子的牺牲精神在街区里是有名的。不管怎样，真主保佑他安息。他这么严厉的管教，居然培养出了

你这样慷慨、持重、宽厚、善良的儿子，难道不令人惊讶吗？"

他的心猛然一震，他给人的假象掩盖了内心的野蛮和丑恶，他眼前仿佛闪现出自己以前那些卑劣的念头张牙舞爪向他扑来的样子。他漠然地问：

"从那以后，难道我不该讨厌他吗？"

她笑了，"当然不该！别忘了是他给了你生命，养育你到这么大。不过，在他活着的时候你从来没产生过反抗情绪吗？"

"我虽反感他，但还是很爱他的。因为他生活在我心里、在我的脑海、我的血液、我的梦幻中。而恐惧就像哨兵一样潜伏着，因此我的内心不可能滋生出别的情绪。"

她叹道："我父亲是位教长，但他还是很开明的。也许他本想让我呆在家里，可当他发现我愿意学习时便同意我继续学习，我进了大学，没遭到任何反对。他是我学习宗教的好老师，我则把全部精力投入了对科学的钻研，这是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

"可是不少人不信教正是由于科学的原因……"他谨慎地说。

"这与科学无关。不信教是无能的表现。"

"反正我父亲是另一种人。他又愚昧又霸道，却格外重视自己的外表。他讨厌也不允许争论问题，每天从早到晚对我总是训斥、监视、发号施令。"

"也可以说这是对你的好心啊。"

"才不是呢！"

"他原来也这样对待你母亲吗？"

"我对我母亲印象不深。对了，他俩当时矛盾很尖锐，我母

亲爱冲动、脾气暴躁，常以离家出走相威胁。我本应向我母亲学习的，结果却是父亲成功地培养出了我的奴性。有时他用武力，有时又以违他之命便是对真主的不恭为理由来说服我。当初我要是造了他的反，情况就会好得多了。”

“你的生活已经不错了……”

“我原来的生活令人诅咒，”他提醒她说，“但也给我一些启示：它教我不专制、不武断，尊重别人的意见、信仰，谦和待人，教我不以自已为标准衡量世事的好坏。”

他自问：“天哪，这是最好的自卫吗？”

六

深秋的夜晚，寒气逼人。白天，他俩坐在关闭的窗户旁可看见园丁在扫落叶，天上飘着几朵白云，金色的阳光洒满了大地。法塔西娅轻快的身影给别墅带来了生机。笃信宗教的化学家与温柔的女性之间真有天渊之别！由这种对立联想到其它矛盾现象，令他心碎。他经常攻击或捍卫某种意见、观点、信仰，论据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他总是认真的。但却没有一个朋友把他的话当真，他们都认为他的内心一片空虚。他在妻子法塔西娅身上看到了多种女人的形象：穿着白大褂工作服的法塔西娅、虔诚偏激的法塔西娅和床上令人销魂的法塔西娅。哪一个最真实可信？性感的法塔西娅还是道貌岸然的法塔西娅？

一天，她恼怒地对他说：

“他们选了一个比我能力差的同学参加暑期代表团！”

“为什么？”他看着她发怒，心中不禁暗喜。

“理由荒唐之极，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和一个议员是亲戚！”

“对于我来说，你的身体最宝贵，比什么代表团都重要！”

“在错误面前沉默比错误本身更可耻。我已经把情况跟院长说了，要求给我安排时间同副部长面谈。”

停了一会儿，她又用那种令他反感的喊口号式的腔调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事我跟他们没完。”

听，这声音多造作！可她那满脸的怒色却暴露了她内心的私欲。谁说她脑子里没有邪念？宗教和科学是阻挡不了犯罪的。看到她也和自己一样赤裸裸地暴露了——哪怕只是偶然的一瞬——人丑恶的本性，他暗自感到高兴。她的纯洁使他与她疏远，而她的丑恶本能却使他俩接近。他脑海里又闪过了尤斯利·艾哈麦德的死，他知道当时她为了尊重死者下决心终身不嫁 。她拒绝了许多人的求婚 ，她是固执的，独身生活对她来说并不可怕。他躲得远远的等待时机，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她年近三十仍初衷不改，他也依然耐心等待。今天她终于也为不孕而着急了，每当月经来潮，她便愁眉不展。或许她对尤斯利的爱不会再重复了，但是，是他杀了他的对手尤斯利并最终得到了他的女人。原始人的野蛮行为、人类固有的丑恶本性延续至今，连动物也为之汗颜。后来，他决定去碰碰运气，于是便去见了她的母亲，面对她的拒绝他没有气馁，而是要求单独会见法塔西娅。他清楚地记得他俩第一次相见时，在那间摆有镀金家具的传统式会客室里的谈话：

“求求你听我说。”

“我在听呢。”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的态度该改变了。”

“我并不这么认为。”

“化学老师那么有智慧，知道该怎么办。”

“这和化学没关系。”

“我们都将会死掉的。”

“我相信这一点。”

“你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我早就爱你了。”

“谢谢。”

“我喜欢的不是靠回忆过日子的姑娘。”

“有很大区别吗？”

“是的。”

“我看没什么区别。”

“你不能再独身下去浪费你的生命了。”

“我什么也不缺。”

“目前我并不奢求你的爱，我们先交往一段时间吧！”

“你真大度。可是，我很抱歉。”

“求你别把我的路都堵死，请让我再试试。”

那些日子里，他没有因生活欺骗了他而去自杀。他的绝望不仅是对爱情，而且是对整个生活的绝望。在他眼里，世界虚无飘渺，失去了一切意义，他把爱情当成唯一的救命稻草。他抓住一切机会广交朋友、放纵情欲、酗酒寻欢，他的欲望似乎得到了满足，但同时却又陷入深深的颓丧中。终于，他的不懈努力有了结果，事态的转变是从她指责他长期不工作开始的。他结婚了并带着她离开了伊本赫尔敦大街，来到了麦阿迪。他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她。很快，心扉敞开了，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是和她幸福地坐在一起时，又总感到有

些别扭：他害怕教长、害怕那正儿八经的腔调。

七

她就像秋天的云，总是那么漂亮。然而随着冬季的临近，美会像花朵一样凋谢。不，她像长青树，仍然在散发着女性温馨的芳香。医生的诊断带来了希望和喜悦。可是正当他们沉浸在无限柔情之际，这样的问题突然蹦了出来：

"房子找得怎么样了？"

他的心在收缩："我每天都和经纪人联系。"

"你在看你的法律教材吗？"

"当然。"

撒谎已成为每天的习惯，就像他曾经对付他父亲那样。沃赫达尼说过："你妻子是对的，工作对于像你这样的人来说太有必要了。""像你这样的人"指的是失去生活意义的人。也许他说对了，但是一旦有了工作，终日忙于互相争夺、倾轧又有何意义呢？她肯定不大相信他的话，又说：

"有时我觉得你好像不太重视……"

他赶忙强调自己确实与经纪人联系过了。他父亲的声音又从坟墓里钻出来了！她经常试图把他铸在某种固定的模子里，就像她没听过他与他父亲之间的悲剧似的。他将永远成为这个女人的驯服工具，因为他父亲把他培养成了俯首贴耳型的人，扼杀了他的创造力。

"另外，你为什么不做礼拜？"

他笑了笑，没作声。

"你以前做过晨礼和聚礼吗？"

他无声地摇了摇头。

她尽力掩盖着她的激动，柔声说：

“穆斯林比比皆是，可真的又有几个？”

他指着自己的心：“一切都在这儿！”

“不是这么回事！哦，你怎么放弃了做礼拜？”

“我爸爸一死我就离经叛道了。”他笑着说。

“到什么程度？”她惊恐地问。

“我是信仰宗教的，这就够了。”

他又撒谎了！究竟何时才能改？她又开始说了：

“但愿我当初……”

“别，别，我求你，”他赶忙打断她，“时间可以弥补一切。”

她热烈地说：“但愿我的生命延长，看到真主再次创造世界。”

“愿真主保佑。”

她绝对想不到正是尤斯利引导他不信教的。尤斯利轻而易举地就动摇了他的信仰，察觉到了他随时准备反抗父亲的叛逆意识并且发现他易于被驯服，这正是他父亲培养的结果。于是，在体验了可怕而又折磨人的经历之后，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没有真主、没有约束的空间。尤斯利尽管不信教，却有自己固定的道德观，他常说，人活着要正派而不是为某种私利。拉比布记住了并时常重复这些话，甚至在他最亲近的人——阿卜杜和阿德利——面前，他也总是戴着一副面具。而事实上，他并不高尚，他杀了人而且犯下了更严重的罪过，为此他常常感到良心不安。本来他的良心早已麻木了，这次居然不断自责，连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他认为这正

是自己胆小怯懦的表现，一旦良知彻底泯灭，他也就对什么都无所顾忌了。阿卜杜·巴里曾问过他："你怎么总是这么消沉？这会毁掉你的。"实际上，他这样做是出于人的天性和本能，而那些所谓的"正统"行为，他认为都是矫揉造作，是虚无飘渺的。他把秘密埋藏在心底。他听到法塔西娅这样议论圣门弟子①：

"他们绝大多数年纪轻轻就牺牲了，他们视死如归！"

"信士嘛……"他心不在焉地说。

人比动物更有毁灭欲，他不仅杀别人，还毁灭自己。这么美貌可爱的妻子，内心深处也难免萌生疯狂的邪念，可是她却显得多么镇静、多么伟大，就像她是造物主的一幅完美作品！他在嘲笑她的同时几乎嫉妒她了，就是这么矛盾！他事事碰壁、内心矛盾重重，想超脱一些却又无能为力；而法塔西娅却不仅口中高喊口号，而且确实相信这些口号。该怎么和她继续相处下去呢？他可不希望他的幸福化为乌有。

八

当妈妈的喜悦、当然也有当爸爸的喜悦气氛开始在家里弥漫。这时正值初冬雨季，法塔西娅开始计算日期：

"我在九月份生，这个月挺合适。"

他喜滋滋地说："祝你一切平安顺利。"

她的脸上曾一度出现了憔悴，接着便是感情的淡漠。沃赫达尼告诉他：这是孕妇常有的事，不要紧。他自嘲地说：

① 指穆罕默德的早年信徒，主要指与他有过交往的穆斯林。分若干等级，最高级的称"十圣人"。——译者注

在我看来，一切事情都改变了。"他相信随着新生命在子宫内形成，不尽的操劳也就开始了。他多么希望妻子一旦做了母亲就忙于照顾婴儿，顾不上改造丈夫和尽社会义务了。她应该有这样幸福的结局。他庆幸自己终于把她从独身修行的生活中抢救出来了。以前对她的坚守独身，他有过误解．他记起了那难忘的一幕。有时，高尚的行为能够震撼人们的心，甚至打动空虚的心灵．他俩喝着饮料坐在起居室里看电视连续剧，她的两只大眼睛平静而疲乏。她是幸福的，无疑她相信他也是高尚、忠诚的。这恰恰使他感到不安：她爱的不是真实的他而只是他的假象。"演员"是一个高尚、忠诚、有文化的人。唯一的缺点只是像时下大多数信教者一样有些消极。可这却是一种假象，真实的他是另一个样子。她若知道了他的真相肯定会弃他而去，她不是那种只有情爱的女人，可以爱上小偷、亡命徒、杀人犯。她是用全身心去爱的女人。她淡忘了对尤斯利的爱而陷入了对一个虚幻的男人的爱。可他却仍是老样子，一个失望的痴情者、单相思者，他仍然在不时地争夺她，一天一天地欺骗她。对于他一切都索然无味，惟独渴望得到爱情，只有这是真正属于他的。他渴望抓住真实而不是虚幻的东西：恋爱、结婚、养育后代等等。他离开了电视机，又想起了那件惊心动魄的事来。在她放弃独身的打算，宣布订婚之前，他意外地被邀到艾玛祖因公园去与她约会。坐在绿茵茵的草地上与她约会实在是件令他快活的事，他开始宣布他的订婚、结婚计划。忽然他发现她并没有在听自己讲话。

"你怎么了，法塔西娅？"

"本来是可以一帆风顺，没有波折的。"她愁眉不展地

说。

“事实不正如此吗？你指的波折是什么？”

“我讨厌撒谎，憎恶欺骗，我不是那种不顾一切的投机分子！”

“怎么回事？别让我莫名其妙了！”他哀求道。

她迟疑了一下，满面愁容：“我生活中有一个秘密不能不让你知道。”

他的心猛然收紧了，眼前闪过一个人影：

“什么秘密？”

“一个悲剧。”接着她有些激动地说：“我当学生时的一个悲剧。一天晚上，我在一个女同学家复习完功课走出来，穿过一条小胡同回家去。突然，路灯灭了，在可怕的黑暗中发生了那一切……”

可怕的黑暗又回来了！他一句话不说，小心翼翼地避开她的目光，只听她说：

“我不多讲了，这个回忆太折磨人了。黑暗中一个男人扑向我，堵住了我的嘴，我和他搏斗了一阵，后来就昏过去了……”

她声音发颤，说不下去了，但她战胜了自己的软弱接着说：“后来的结局你大概能猜得出来。”

“太可怕了！”他全身颤抖地对她说。

她愤怒地喊道：“野兽……畜生……可耻……胆小鬼！”

“野兽……畜生……可耻……胆小鬼！”他浑身痉挛地重复着。

两人都沉默了，互相凄楚地对视着。他嘴里含混不清：

“你？……太可怕了！”接着，他摇摇头问道：“就因为这个

原因，你一直拒绝结婚？”

“不是！”她立即否定，”我跟我母亲说了这件事，她很不安，想办法为我弥补了损失①，因此结婚对于我并不可怕。”

他低下头表示相信，而她在他面前就像圣洁的月光。她肯定地说：

“本来可以让事情就这么过去，不会露出任何破绽的。”

“我知道。”

“但我不能撒谎和欺骗，尤其对你这样值得以诚相待的人。”她一扳一眼地说。

他全身几乎要崩溃了：“你做了你应该做的。”

“谢谢。”

他咽了一口唾液：“我不会怀疑你的，我更尊重你了。”

“你不打算独自呆一会儿吗？”她问。

“我不需要那样打发时间。”

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耳语般说道：“拉比布，你真是一个高尚的人，不出我所料。”

就这样把高尚、忠诚的勋带授予了他。难道不该轮到他向她坦白一切吗？不！这是不可能的。杀人犯、强盗应躲得无影无踪。舞台上只有他这个“演员”。若不是执着的爱情的驱使，他是不会向她求婚的。他在爱她的同时也恨她，她像一面真实的镜子常常使他感到不安。作为演员他又准备上戏了，与此同时，他的真实面目消失了，消失在了黑暗中。正是这个黑暗使他得以获得爱情、实施报复。他曾遭拒绝、

---

① 有一种手术可使失身女子仍像处女一样。——译者注

倍受折磨，就像现实拒绝了他一样，法塔西娅也拒绝了他，他像一个绝望的弃婴被丢在了这个世界。那天，他等着她从女友家出来，然后在远处跟着她。突然灯灭了，四处漆黑一团。他真觉得是天赐良机，他不可遏制地萌生了邪念，被炽热的近乎疯狂的强烈的复仇欲驱使着，他扑向了那个美丽的梦。要不是她昏迷过去，他会把她杀掉的。他把她背到一幢旧房子的走廊里，极度的兴奋使他忘记了周围的存在，忘记了随时可能有人从上面或外面走来，忘记了灯随时有可能复明……他气喘吁吁、筋疲力尽，向自己、向他父亲，向他的猎物、向整个世界发泄着、报复着……

她正在闲适地、面带微笑地看着电视连续剧……

九

他俩坐在电炉旁。外面寒风呼啸，大雨冲刷着树干，敲打着关闭的窗户，这情景令人感伤。

她眼窝深陷，脸色苍白，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斋月快到了，他打趣地说：

"亲爱的，我得一人守斋了。"

为了避免争吵，他已宣布守斋。但每当饥饿难忍时，他还是偷偷地犯禁。

"仁慈的真主呵！"她喃喃地低语。

他相信自己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但很快就听到她问：

"房子找得怎么样了？"

顿时，心中涌起一股怒火，但他把它压了下去："我还没找到合适的呢！"

她脸上现出了那种令他不快的笑容。他说：

“凡事总有其时机。”

她不说话了，但脸上的表情分明是不信任他。于是他接着说：

“我下了保证，我一定会……”

“好像你这是为了我做似的。”

“确实如此。”这回，他可说了真话。

“你还不打算工作？”

“空虚便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他笑着说。

“你是生活在现实中而不是梦幻中！”

“我的收入足以使我生活在梦幻中。”

她略带责备地：“你只索取不付出吗？”

“我拥有十座楼房，为几百户人家提供了住处！”他不满地嚷起来，”一工作就没有时间进行思考了！”

“一天的时间很长，可以做很多事情。”

“不管怎么说，我既然答应了就不会食言。”

她不理他了。看来非开设办事处不可了。他将像装着斋戒一样装着去工作。也许他一旦干起工作来也会专心致志的。她是强者，胜过了他，这对他是很大的震动。她已改变了他的外表，不久就会连他的内心也改变。或许他也会像她那样按时做礼拜，甚至有一天会在她的促使下去朝觐！“演员”的天地越来越广阔，真正的自我却已死去。为了爱情和婚姻生活，他忍受着接连不断的烦恼和苦闷。他使人们觉得他软弱、顺从，他使人们觉得他是按达乌德的模式长成人的。会不会有哪一天他将杀死这个“演员”?!

有一天她问他："你对我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吗？"

"我完全了解你。"他有些不安。

"一般情况下我认为我对你也是完全了解的，可是有时候你对于我又像是个谜……"

他看到审判官的影子在逼近他。"我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

"我有时对自己说，他讨厌工作是为了专心读书，他不关心其他人关心的那些事！"

他有些惶惑地盯着她，她继续说："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对社会上这么多的问题、思潮，你到底持什么态度？"

他大脑飞快地思索着，谨慎地选择着字眼："不去理会你提的这些问题，一个人的生活就不完美了吗？"

"像你这样的人肯定有独立见解，哪怕是与所有人的意见相悖。"

"只是和朋友们我才……"

"你难道不把我当做你的一个朋友吗？"

"当然不是。可我是在维护我们生活的宁静。"

"你原来一直生活在自我封闭的小圈子里吗？"

他高声笑了，他可以披露许多无关紧要的秘密："我可是经历丰富呀。"

"快讲！"她迫不及待地说，"你曾跟我谈过一次你父亲的去世对你是强烈震动？"

"是的，这个震动将我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以及他对我的教育连根拔掉了。也许你会感到吃惊，尤斯利是第一个帮助我造反的人。他当时正在造宗教的反，他向我鼓吹他的造反精神并给我看他读的书。我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危机时刻，终

于全面接受了不信教的主张。”

她不满地问：“你抛弃了你的全部信仰吗？”

“全部……我仿佛觉得我重新发现了世界。”

“这持续了很长时间吗？”

“你要知道，在思想领域我这人对什么也没长性，过几天就一变。”

“结果一定很糟。”她忧虑地说。

“确实如此，我不喜欢说谎。”

“最后你索性玩世不恭了？”

他想了一会儿说：“我不认为是这样。完全相反，我产生了一种要发现世界、填补空白的冲动。正在这时，阿德利给我打开了民主的大门，当时，民主是被人咒骂的。我了解了埃及革命以前的历史，我满腔热情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以至于学院的保安人员警告我……”

“有这么严重？”

“是的，我并不像你想的那么消极。但是民主的阶段并未持久，也没深入稳固地在我头脑中扎根。很快，阿卜杜成为民主运动的先锋。”

“噢，求真主保佑。”

“他成了我的启蒙老师，开始借给我有关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阶级斗争和理想天堂的书籍。”

“嗬，你可是每月有五百埃镑收入的财产继承人哪！”她讽刺道。

“我完全信服了这些理论。我发现摆脱自己所在的阶级能使我更高尚。”

她的眼神更专注了。他接着说：

“就像我以前狂热追求无宗教信仰和民主一样。我又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热烈追求。可见我不是什么玩世不恭，而是对什么都过于认真。”

她苦涩地说：“可你变化得太快了，简直令人吃惊！”

这个判断太正确了——他凭着敏锐的自我审判力意识到了这一点。确实，他会很快地被朋友们或书本所左右。这是他父亲给他造成的明显弱点。是他父亲将他管教得如此容易被驯服，是父亲使他的聪明成为消极的工具，一味服从，经受不住考验和批评。他愤愤地说：

“这是青年人的热情、血气方刚，是对逆来顺受，听命于父亲的奴性的反抗！”

“后来又发生什么事了？”她担心地问。

“我被拘留了。蒙受的羞辱至今难忘。但是事实证明我并没做任何违法的事，于是我又被释放了，不像阿卜杜。你还记得吧？他被关押了很长一段时间，使他在全区出了名……”

“后来呢？”

“拘留和侮辱对我触动很大。这是我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吗？我不知道，记忆一片模糊。我能清楚记得的是，我没靠别人引导，自己找到了一些关于存在主义的书。其实一本书就足以使我嘲弄世界、看破红尘了。”

她忧伤地说：“你以不信教为开端的这一番经历，最后结局只能是嘲弄世界。”

“说得对！”

“你这几年所走的路程相当于别人一生道路了。”

“又说对了。”

“后来呢？”

他心中的郁闷吐得差不多了，现在该回到他的"角色"上来了，于是他说：

"赞美真主，我又变成虔诚的宗教信徒了。"

"是沃赫达尼起的作用吗？"

"最重要的是观念的改变。我又看了不少书。"

"幸亏你与我结婚时又信仰伊斯兰教了，否则我们的婚姻关系就是不合法的了①。"

多有心计的女人！称得上有深谋远虑了。实际上，他极不愿意他俩的关系是不合法的——至少用她的理论来看。

"有许多著名的无宗教信仰者，他们不也照样结婚，成了家里的男主人？"他忍不住叫道。

"这种婚姻是荒唐的，只能对社会起腐蚀作用。"她果断地说。

他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或者是假装同意。以他自己的体会，他已了解了这个秘密。确实他的婚姻就是一次有说服力的实验，改变并强烈地震撼了他的生活，他能够以胜利者的口吻说话了：

"你看到了吧，我并非是你想象的那种对什么都无所谓的人……"

"不过你的经历还是留下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真的？"他有些担心。

"比如你忽视宗教义务，厌恶工作。"

他笑了笑，以此来缓和一下紧张的神经："这些毛病是可

① 伊斯兰教规定女穆斯林必须和穆斯林结婚，否则是不合教法的。——译者注

以改的。你需要具备宽容的精神。”

“最主要的在于要有信仰……”

“宽容也是一种美德。”

“更美的是你的信仰与行为要一致……”

他决心撒谎到底了：“我现在正坚定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呢！”

他在心里问：自己的幸福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吗？

十

焦虑在不停地困扰着他，无论他怎么努力也摆脱不掉。晚上他俩坐在一起的交谈带给他两种对立的情绪：幸福与不安。冬天已近尾声，春暖花开的日子就要来临。她的身体比妊娠初期看起来好多了。她现在更喜欢听收音机而不是看电视，他便也随着她。本来他对这两样东西也都是无所谓的。他确实真心地爱着她，但是他俩的爱却是用谎言联结着。幸好她很相信这个“演员”，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但是演员总要卸装暴露真面目的，到那时，一切也就都结束了。

他俩坚持每天傍晚在一起散步，因为散步已成为她身体健康的需要。她今天穿着一件肥大的连衣裙，这是为迎接新生儿做的准备。他对她的眷恋之情与日俱增，同时他的恐惧感也在不断加深。真实的自我不停地折磨着他，他孤独地生活在完全封闭的隔绝状态中，体会不到爱情、婚姻，也没有权利表现自身的价值。他陷入深深的耻辱中，时时感到愤怒，梦想着打碎这一切。他拼命地寻欢作乐，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从矛盾的过去中解脱出来。长期以来，他痛苦地游移于信教

与不信教、民主与法制、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是寻欢作乐使他忘掉了这一切，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痛苦：空虚和无聊。

法塔西娅不仅分不清他的真相与“角色”，而且在同时威胁着这两个“他”。谁知道呢，或许有一天他会对她俯首贴耳，就像以前他听命于尤斯利、阿德利和阿卜杜一样。如果是这样，什么结局在等着他呢？

“你认为你生活经历中哪一段最可怕？”有一天她这样问道。

他思考了一会儿，“也许是寻欢作乐吧。”

“为什么？”

“因为这是空虚，令人恐怖的空虚。”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任何一种学派都有其偏见，但沉缅于寻欢作乐却会使人理智瘫痪。如果一个人的理智瘫痪了，他还剩下些什么呢？！”

“什么也没了……”他木然地说。

“你把人描绘得像一个弃婴，偶然、盲目地来到人世，然后又悄没声息地死去，真是绝妙的讽刺。”

她不知道她这一番话又勾起了他的绝望感，但是他却热烈地赞同道：“你形容得太妙了。”

“使我高兴的是你现在刻苦地阅读科学书籍，科学可以使人充实。”

“完全正确。”

“甚至怀疑主义者也信奉了伊斯兰教，哪怕他并不完全理解宗教的意义。”

"是这样的，至少他是能接受宗教的。"

他不安地回味着自己的话，恐惧更加深了。他有些神不守舍，不知她怎么提起了做礼拜的事，只听她说：

"你在封斋时应做礼拜，哪怕只是斋月一个月呢！"

唉，她难道没有别的兴趣？难道不喜欢一般女人喜欢的话题？自己为什么不反抗？难道犯罪感使自己变得如此无能？他嗫嚅地说："可以考虑……"

她在他身边布下了包围圈。斋月一过，她会要求他继续做礼拜的，她肯定还会提醒他，做礼拜与在费尔道斯小店喝威士忌是多么不谐调，甚至有一天她会要求他去麦加朝觐。他将越来越深地陷入"角色"中，而将其真实的被囚禁的自我压迫得不得喘息。他无声地凝望着她，只见她疲倦地闭着双眼，间或睁开眼睛从窗户里向外观望挂满彩灯的树枝。他现在恼恨他，也恼恨达乌德，恼恨自己的懦弱和胆怯。很难想象在他的家里，真实的他潜伏着，而这个陌生的"角色"却当着他的面与自己的妻子相处、接受她的爱并无耻地将一个新生命的种子奉献给了她。然而所有这些确实在他眼前发生了，他却隐蔽着、沉默着、忍受着。

十一

一年来，别墅里第一次少了法塔西娅。为了得到良好的护理和周密的观察，临产前一个星期她住进了妇产医院。他发现自己很孤独，他好像变了一个人。这一年的春天、夏天，他充分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现在他已擅长扮演虔诚的教徒和律师的角色了，而且正在为接几宗案子而努力以不使别

人失望。"演戏"已占据了他生活的大部分，只留给了"真我"一点点时间，而且多是在嘲讽、痛苦和愤怒中度过的。有一次阿卜杜跟他打趣道：

"伟人的成功离不开女人。"

这使他很恼火，阿卜杜指的是他生活方式的变化，但他同时也知道这种变化是从外部强加给他的，并非出于自愿，这可以避免冲突、使家庭和睦，也使自己安宁。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感情对朋友们说道：

"我很烦恼。"

"你如果一心一意寻欢作乐，对一切事物都不会太上心。"阿卜杜说道。

"我确实在一心一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那你还有什么可烦恼的？良心只存在于某种信仰中……。"

"可是潜意识的作用并未完全消失。"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沃赫达尼说："我对你这个'演员'而不是对你本人寄有希望，也许你本身已溶进了角色中，随着时光流逝，表演就成了真实。"

这时阿德利插话说："你为了维护家庭和爱情在生活中具有双重身份，绝对没什么妨害。"他重复了两遍这句话，又接着说：

"我们周围谁只具有一面性？我们生活在一个大舞台，所有的人都是演员，在舞台上念着动听的台词，幕后可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是规律。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大人物无一例外。你这样生活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你可千万别头脑发昏做出什么蠢事来，那是疯子和囚徒才干的事。你应该快快活活地过日子。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演戏，不是出于什么哲理，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他们不是也生活得很自在、无忧无虑吗？”

他独自一人仔细回味着那些话。目前他从她的影子下解放了，她现在正躺在病床上，由一群护士照料着准备迎接新的生命，顾不上她的“原则”说教了。她将按她的模式管教这个新生儿。是的，他接受了维护他的生活和幸福的劝告，这些劝告是实用的正确的。他将以一个丈夫、父亲、虔诚的教徒、律师的身份出现在生活的舞台上。在幕后，则是一个空虚的失意者、杀人犯、强盗、鳏夫、孤独者，等待着死亡结束丑陋的一生。当他的双重身份——演员和本色——相对视时，他应露出微笑，甚至无拘无束开怀大笑，他应时时记住：他并不特殊，他只不过是效法千千万万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罢了。

十二

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的思想斗争趋于平息，随着秋季的来临，他的生活中出现了宁静。他对自己说，比起那些在一片喝彩和掌声中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舞台的先生们——实际上他们是刽子手、抢劫犯——自己那点罪过算不得什么。

法塔西娅回来了，别墅里洒满了她的光辉。她又坐到了她的座位上，婴儿在她的怀里开始了他的新生活，她管他叫苏莱曼，她父亲曾用这个名字。孩子的生活将是崭新的，没有矛盾、分裂，是和谐而统一的。她为她的儿子，也为她的

丈夫——她重新给了他道德情操的男人——感到高兴。他的平静被她的归来打破了。她是纯洁的真诚的。尽管她刻板，甚至严厉、冷酷，她却是纯洁、真诚的。与洁白耀眼的她相比，他显得那么黯淡无光。的确，她是爱情也是痛苦之源。在偶尔不扮演角色时。他不得不将自己的两重身份加以比较：她不在身边时，他有理智、头脑清醒、充满了对爱情的回忆；她一回来，爱情便被蒙上了欺骗和虚伪。这位漂亮纯真的太太不会把爱情留给一个杀人犯、强盗和堕落分子的。她将要以关系不合法为借口结束他俩的一切的。随着她的出现，他会失去爱情、婚姻和当父亲的资格。被追逐的感觉、绝望的感觉在不断加剧，他对自己的变化吃惊。他的动摇不仅是由于他的软弱，也是凭着他对爱情的直觉，爱情是需尽义务的，容不得欺骗。难道他以爱情的名义来摧毁爱情吗？他像是下决心保卫自己似的，对她说：

"读过报纸的人都知'纯洁'本身就具有两面性，只有暴露了它隐秘的劣性才是真实的。"

她立即接上话："只有虔诚的教徒是表里如一的。"

他很快地下决心不毁灭自己的幸福，他将会熟悉这样的生活，将会逐渐摆脱自己的痛苦。一阵秋风带着芳香夹杂着小苏莱曼含混不清的声音从门外吹了进来。

但是事情还是发生了。

突然地、没有任何先兆地、从他那充满忧虑的心底迸出了一个自由、体现着他的全部真实的高大形象。像是来历不明的太空巨人带来了一场大爆炸，他的胸膛绽裂了，他的幻想破灭了。世界在他眼前呈现出了一幅相互联结、交错的完

整的图画，并发出神奇的旋律。他用尽全部力量挣脱了时间的牢笼，高居于恐惧和担忧之上，迎接那胜利的时刻。

以一种奇特的颤抖的声音他对她说：

“法塔西娅你听我说，我要向你坦白令你吃惊的秘密……”

十三

秋天在继续，但他的痛苦结束了。悲伤笼罩了他的全部身心，但他的痛苦结束了。他陷入飓风来临之前的那种深深的宁静之中。大幕落下了，表演结束了，他回到了“本色”，没有爱情、没有婚姻、没有苏莱曼、也没有口号和说教。他觉得孤独、寂寞，但痛苦结束了。在这沉闷、类似出殡的哀愁气氛中，朋友们的面孔出现在他眼前。他想象着他们又回到了那个老地方，还是传统式的没有任何结果的谈话。

阿德利说：

“你的举动令人不可思议。”

这有什么关系？他当时是非那样做不可，而暴风雨的降临也是无法抗拒的。沃赫达尼说：

“她悲伤极了，简直无法形容。”

阿卜杜说：

“她也气愤极了。”

沃赫达尼说：

“她不能原谅我从一开始就沉默……”

阿德利还在重复那句话：

“简直不可思议。”

他说："像突如其来的闪电，也许这就是一种疯狂吧！"接着他喃喃地说："但是我不后悔，不遗憾……"

沃赫达尼说：

"根据目前情况看，也许会有出乎大家意料的结果……"

"言之有理。"阿卜杜说。

而他呢，不后悔，不遗憾，也没有痛苦，只有深深的哀伤。时间会冲淡这一切的。

（译自1979年埃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魔鬼说教》）

地下组织

翟隽 译

俱乐部有个角落，是我们聚在一起聊天的地方。这儿的人个个像吃了火药，这个说东，那个扯西，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常常争吵不休，直到喊破嗓子为止。只有一位老兄，对我们的争论从不发表意见，对各种观点永远不置可否。偶尔，就一些无关痛痒的事他也叨叨两句，可只要一较真儿，他就咬紧牙关不作声了。每当此时，他的眼睛会失神地转向别处，好像现实与他并无多少关系。但他的友善仍使我们把他视为同类，对他不乏好感。

一天，他打电话到我的单位，说："我想明早在图坦·阿蒙酒店见见你。"

我同意了。第二天一早，我准时到酒店赴约。不一会儿，他来了。我们边喝咖啡边用目光探询着对方。他很认真地凝视着我，好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把头凑近我说：

"在你回答之前先好好考虑一下，这可是一诺千金啊。"

他的话使我警觉起来。我盯着他，想让他把话说明白些。

"我必须先提醒你，然后再把一切和盘托出。"

"请说吧。"我愈发警觉了。

"听说你想找点事做？"他攥着那硕大的拳头问道。

我眼前一亮，惊奇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

“你们闲扯时听到的。”

“我以为你并不注意我们的谈话。”我更惊讶了。

他笑了，没说什么。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说。

“你真的有这意思？”他把两肘支在桌子上。

“当然是真的。”

“这就是说你想找事干。”

我懂得他警告的含义，但已顾不得许多，急切地说：

“是的。”

“这话说起来容易，干起来可不轻松啊！”

“我很清楚。”我在向他挑战。

“将来后悔就晚了。”他一字一顿地说。

“我想不会。”

“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那当然。”

“我的直觉是对的。”他很高兴。

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说：

“你很狡猾。”

“没办法，这就是生活。”他不无谦意。

“或许是死亡，听天由命吧！”我激昂地说。

“这是个好的开端。”

“把你的底牌亮出来。”我像是在做买卖。

“我要说的不多，起码不像你想像的那么多。”他急促地说，“有一个小组，由我和另外四个人组成。今晚你们认识一

下。别的我就一无所知了，我只和一个人单线联系，从他那接受指示。”

“但小组是整个组织的一部分，组织总要有个头儿，谁是头儿？”

“不清楚。”他简单地答道。

“难道我们的小组就这样一无所知地在黑暗中行动？”我有些莫名其妙地问。

“也许。不过小组的级别会逐渐提高的。”

“什么时候我能升到最高首领的地位？”

“我和你一样对此一无所知，关键是行动和目标。”

他用锐利的目光审视着我说：

“他们知道怎样行事，知道怎样获得成功。”

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一天，我好像整个脱胎换骨变成了另一个人，好像刚刚诞生在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实行的是全新的法规，又好像送走了安宁和玩世不恭，迎来了冒险和死亡。过去对我来说已不复存在。晚上，小组在老开罗的一座小房子里举行了首次会议。我们一共五个人，组长就是那位老相识，他的代号是“A”。这也不难理解，我们不是都已成为实现目标的某种符号了吗？组长坐在首席，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庄重、威严，他把我们挨个打量一遍后说：

“欢迎你们参加小组。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彻底解脱，不再崇拜任何偶像。我们将把完美视为特征，以友爱作为维系，把服从当作天职。我们的行动有规定的范围，不知道的不要打听。当心，别犯错误，任何错误必将受到惩罚。”

这之后又开了几次会，我们一起研究了行动的目标和行动的方式，以及如何应付紧急情况。此外还讨论了大家提

出的一些议题。这期间我愈来愈钦佩我们的组长，尽管他对我很严厉，而且从来不苟言笑。他头脑敏捷，判断准确，性格坚强，身材魁梧，活像一个自由式摔跤冠军。我常想，如果不是这种工作的特殊需要，首领是不会选中他的，首领无疑是知人善任的。我们的首领行踪不定，他的指示通过一些不知名的人传递给我们，就连"A"也仅仅是认识与他单线联系的人，而对这个复杂神秘的地下组织的整个情况，他几乎一无所知。有一次，在长时间的讨论后，我见他默不作声，就不由自主地说：

"如果各小组负责人定期和首领碰头就好了，这样我们就能随时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

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不再沉默，说：

"你同时犯了几个错误！"然后扳着手指说：

"你打断了我的思路，而且干预了与你无关的事，这是违反纪律的。"

"我很抱歉。"我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不安地说。

"你要受到惩罚。我宣布，从此刻起，罚你一个月不许吸烟。"

处罚是严厉的，但我心甘情愿地认罚。我们是警察不断追捕的目标，同时我们又觉得自己被置于这个秘密组织的暗中监视之下。但我们却自觉自愿，一个疯狂而神圣的愿望驱使着我们去扭转乾坤，改变世界。我们确信自己是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优秀人物，最高首领为我们制订好了计划。渐渐地，我们的首领，我们的组织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而且越传越玄。一连串的行动，各种煽动性的秘密传单使警方大规模行动起来，千方百计要破获这个组织。

有一天，我们围坐在桌旁，我没想到"A"突然看着我问道：

"上次我看见你面前放着一支铅笔，哪儿去了？"

"可能是带走了吧。"我坦然地说。

"谁告诉你这笔可以据为己有？"他的语调冷冰冰的。

"下次我还回来，要不再买支新的。"我不耐烦地说。

"这是一种偷盗行为！"他的语气更加严厉。

"我把命都搭上了，还会偷一支铅笔？"我火了。

他平静地，但却更加严厉地说：

"别提什么命不命的。你不是把命交给了我们，我们大家一起舍身忘死是为了共同的目标！我宣布，罚你一个月不许用左手。"

我心事重重地来到巴勒斯坦餐馆吃晚饭。餐馆里除了一位姑娘没有其他顾客。我在离她很近的桌旁坐下。虽然我有我的心事，但还是注意到她什么菜也没点，而且也没有侍者理睬她，我还注意到，她总用眼瞟我，目光放肆而坚定，只有烟花女子才用这种目光看人。她虽略有几分姿色，但看起来穷困潦倒，而且面带饥色。她的眼睛像是在对我说："请我一块儿吃顿饭吧！"我顿发怜悯之情，冲她笑了笑，她马上回报了一个微笑。我想她的生活一定很艰难，就指了指我面前的空位子，她毫不犹豫地坐到了我面前，狼吞虎咽，并无半点羞涩。我们一起吃了面条和干面包，她的表情逐渐轻松起来。尽管我们两人都不知道对方姓甚名谁，我们还是会心地相视一笑。为了打破沉默，我问道：

"是本地人吗？"

"我就住在餐馆上边。"她话里有话。

我看了看手表，还没想好该怎么办。

“走吗？”她问。

我接受了，既不积极，也不反对。她挽起我的胳膊，领我从后面的过道上了楼。其实，我对此道并无癖好，可光棍汉有此艳遇又如何是好呢，她很会体贴人，但看得出来不是老手。她的嘴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说来说去，无非是首都如何嘈杂、如何拥挤。

“你的左手是怎么回事？”她问道。

“有点儿风湿。”我懊恼地回答。

“你还很年轻嘛。”她讨好地说。

“如今这年头得病还分什么老幼。”我不高兴地说。

我走了，临走前她对我说：“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

现在我既不能用自己的左手，又不能抽烟，我的脾气变得愈发暴躁，这使我在家里和单位遇到了一连串的麻烦。

没想到小组再开会时我又倒了霉。只见“A”盯着我说：“看来，你仍不改悔。”

我吃惊地看着他，他接着说：

“不仅偷，还嫖。”

我的脸“腾”地一下羞得通红，赶紧垂下了眼帘。

“难道你不知道你的过失有多危险？”

“小过失并不说明我的整个品行。”我固执地说。

“胡说，女人比警察更危险。”

“这种日子很难结婚成家。”我为自己辩护。

“为实现目标而奋斗是我们唯一的乐趣和寄托。”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总是顶嘴，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服从？”然后，想了想说：“考虑到你的条件，只罚你一百镑，分期付清。”

这下子我可真是进退两难，甚至后悔当初不该自愿参加这个组织。但我又很清楚，我是没有退路的，后退只有死路一条。好在这以后，不论是出谋划策，还是执行任务我都有不少建树。同“A”比较，我常常在脑子里勾画最高首领的形象，他一定是法力无边、可敬可畏的钢铁巨人。我渴望能见到他，又觉得离他越远越好。此后我再没有犯错误，不管是学习还是训练，我都进步神速。尴尬的局面和受惩罚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我听到的是一片赞扬声。在一次重要的小组会议结束时，“A”留下了我，交给我一封已封好的信件，叫我到某地去见某人，说此人是法院的文书，他让我把信偷偷交给此人，并按他的指示行事。

我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有办法找到地方，也熟知秘密联络方法。我小心谨慎地一步步接近目标，最后把信交给了收信人。他让我住在当地的一家旅馆待命。有天早上，一辆老式福特牌汽车来接我，司机让我坐在他旁边后，就把车开跑了，既不打招呼，也不作自我介绍。途中他对我说：“后背箱里有个皮箱。”

车子开到老开罗，在离小组接头地点很远的地方便停下了。由于环境危险我不免有些紧张，但我竭力控制住自己，拎着沉重的皮箱向接头地点走去。我把皮箱放在“A”面前，洋洋自得地坐到椅子上，好像刚刚历尽人间所有的艰难。“A”打开皮箱，箱盖挡住了我的视线，使我看不见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他检查了大约一刻钟，然后盖好箱盖说：“你曾在咖啡馆坐了一会儿，忘了生人在小地方是很惹眼的。”我的心怦怦跳着，预感又要遭受新的惩罚，但他却说：“你总算平安回来了。”

我顿觉一阵满足，内心充满胜利的喜悦。此后，我又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完成了不少重要任务。这一连串的飞跃使我逐渐为自己奠定了一定的地位。有一天，"A"把我找去，我注意到屋里只有他一个人。他让我坐在离他最近的一把椅子上，对我说：

"你要离开我们了，已决定把你从我们小组调到另一个小组。"

我看着他，拼命抑制着自己的激动。

"可以提个问题吗？"我小心地问道。

他点了点头。

"新的小组是指什么？"

"除了我们小组的成员，在整个组织中我只认识一个人，他的代号是"B"。你要去的就是他领导的小组。这个小组是个发展很快的小组，具体人数我不清楚，这是最高首领掌握的事。"

我内心一阵喜悦，问道：

"新小组的工作性质是什么？"

"不知道。"

"谁让我到新小组去的？"

"你的表现。"

他起身领我到里边一间小屋，说：

"我给你介绍一下你的新组长。"

他正坐在那等我。奇怪的是他同我想像中的形象完全相反。我本来以为他一定比"A"还要高大健壮，其实在我面前的是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青年。他面目清秀，温文尔雅，一看就是个招人喜爱的人。他能领导得了这样一个担负着极重要的

使命、首领又如此器重的小组吗?首领怎么会信任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呢? 我什么时候才有机会见到这位令警察坐卧不安、使舆论界为之哗然的最高首领呢?我们简单交谈了几句,他很快博得了我的好感。我们一起上了他的128型小轿车,车子从萨卡拉路驶到白玫瑰公园。走进公园时我问道:

"你熟悉这个公园吗?"

他笑着挽起了我的胳膊。我们来到一个舒适雅致的小茶座。这里沐浴着初冬温暖的阳光,四周被茂密的花草包围着。我注意到,同我原来的小组一样,新小组也是五名成员,现在全都到齐了。使我惊奇的是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公园作为开会地点。谁都知道,这里是好色之徒寻欢作乐的地方。我估计可能是为了掩人耳目。我们兴高采烈地边喝茶边聊天。

"欢迎大家到这个小组工作。"沉思片刻后,他又说:

"过去你们都有良好的表现,勇敢坚定,不畏艰险。新的工作要求你们采取新的工作方法。这种工作是过去工作的继续,只是方法截然不同,否则就没必要成立这样一个小组。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一个,请千万不要小看新的工作。你们就像默默无名的播种者,自己可能看不到结果,但种子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世上受苦受难的人们将在大树下乘凉。"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

"过去你们的任务是同邪恶势力作面对面的斗争,并给它以无情的打击;今后你们的任务是以另一副面孔出现,要为现实高唱赞歌,你们要唱什么呢?要唱新词,唱新调。"

众人瞪大眼睛等着下面的话,了解下文。只见他高声说

道：

“我既是曲作者又是词作者，我将写出适合你们每个人歌唱的曲子。”

大家面露茫然之色。

“表面看起来我们只是在寻欢作乐，其实我们的任务是十分严肃的任务，我们面临着重重危险，每个人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有什么问题吗？”他打量着我们问道。

“你的话是否只是一种比喻？”我马上问道。

“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很简单地回答。

“你真的要教我们唱歌？”

“是的。”

“我们并不是歌手。”

“每个人都可以在公园里引吭高歌，听者自愿。”

“我没有任何唱歌的天赋。”

“没关系，关键是学会曲子，都是新型的抒情歌曲。”

“人们会嫌我们吵的。”

“也许。”

“可能会嘲笑我们。”

“也许。”

“可能会揍我们。”

“也许，所以要作牺牲的准备。”

“那还是过去的任务轻松些。”

“很可能。”他笑着说。

“我有个问题，但怕受到惩罚。”我犹豫了一下说。

“在我们的‘语汇’里没有惩罚一词。”“B”很快说。

“唱来唱去能有什么效果呢？”我问道。

“效果令人难以置信。”

我胆子更大了，又问道：

“最高首领赞成我们这样做吗？”

他笑了，说：“我们是在执行命令……”接着，他又热情地说：“请允许我邀请你们共进晚餐，吃烤肉加葡萄酒，我們将在良好的状态下相互承担起义务，互助互爱，努力奋斗。”

我们很快开始了练习，接着就是工作。我觉得自己像是在乐队里工作，我们的指挥既是诗人又是作曲家。然而我觉得这项新任务远比以前的任务困难，我们经受了数不清的难堪和麻烦。我很佩服“B”，当然更钦佩最高首领，为达到既定目标他居然能采取不同的手段和方式。

我一直牢牢记着“B”的话，”在我们的语汇中不存在‘惩罚’一词，”这使我胆子大了，神经也不再那么紧张，尽管我曾受到过指责，尽管有人警告我女人比警察更危险，我还是在中断了很长时间之后，又一次光顾了巴勒斯坦餐馆。我很清楚我的一举一动以及组织中任何人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首领的眼睛。对我的来访，姑娘既高兴万分又疑虑重重，我在她的内心发掘出通常这类女性不会有的纯情。

这次冒险之后，小组开会时“B”对我说：

“我不反对爱情。”

我的脸红了，他又说：“但爱情绝不应成为心灵的负担。”

我明白他所指的意思，嘟囔着：“可是……”

他马上打断了我，说：

“你不要再就生活发什么感慨，我们已向生活宣战了。”接着，他把话题转到会议讨论的正题上，好像他对此事已没什

么好说的了。后来我娶了那个姑娘，这自然又是一次冒险，其危险程度绝不亚于我在"A"组时的那一次。新婚之夜，"B"不请自到，他送给我一瓶最昂贵的葡萄酒，悄悄对我说："请把你的秘密埋在心底。"

我的生活很有规律，单位、公园和巴勒斯坦餐馆楼上的小巢。一次小组开会时，出现了从未发生的情况——有一个人没来参加会议。"B"指着空着的座位痛苦地说：

"他被捕了。"我们大惊失色。

"但愿他能挺住。"

"严刑拷打可能使他说出危及小组安全的情况。"有人说。

"为此，我们的会议无限期推迟，我们将再找一个接头地点。但我相信他能宁死不屈。"

我又重新感到孤独，恐惧和不安时时刻刻啃噬着我，总觉得白天或夜晚的某个时刻一只巨掌将会扼住我的喉咙。除了共同的任务，每个组员对其他组员的情况是一无所知的，但谁能保证不出一点差错？我终日提心吊胆，度日如年。一天，在阿塔巴广场我遇到了另一位组员，他不顾我们铁一样的纪律，握着我的手说：

"实在对不起，有重要情况。"

我一阵紧张，预感到大事不妙，用眼神催促他快说。

"我们的组长'B'被抓走了！"

我吓了一跳，叫起来："你怎么知道的？"

"我上班的地方谣言四起，那地方是不会随便乱说的。"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说："听说他在受审时被折磨死了！"

"太可怕了！"我嚷了起来。

"还有人说，先前被捕的那人叛变了，是他供出了组长

……”

“我们得赶紧逃走。”我有些不能自持了。

“你用不着害怕，他在监狱里被人毒死了，此事还在调查。”

我每天都注意着报纸，但从报上找不到关于我们组织的任何蛛丝马迹。我们完全陷入黑暗之中，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我只好把自己的秘密埋在心底，既不能找人诉说，也不能寻求任何人的安慰。我是那样的孤独，茫茫人海好像对我充满敌意。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得到解脱。真的彻底绝望反倒好些。单位的顶头上司把我叫去问道：

“你怎么有些反常，怎么了？是因为婚姻？”

我只好推说身体不舒服，他说：“你去休假吧，免得你工作受影响。”

我从单位逃到家中，整个身心都垮了。妻子察觉出我的反常，想让我轻松一下，说：“你要做父亲了，亲爱的。”

我装出高兴的样子，其实哪里还知道高兴是什么滋味。我想起了组织的最高首领，他将如何收拾这个烂摊子？怎样弥补遭受的损失？他是否知道我们的困境？还是想像干掉那个叛徒那样，为了组织的安全把我们干掉？假期结束了，我又回到了单位。每当平安无事地度过一天，我就多了一分安全感，觉得自己又回到了过去那种平淡的生活，又像千百万人那样苦挣苦熬，却又毫无结果地企盼着。有时我也安慰自己，其实平淡的生活也不错，总比担惊受怕强得多。几个月过去了，我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我开始终日为生计奔波。在我做父亲一个月后的一天早上，有人敲门。妻子去开门，回来对我说：“他说是东方保险公司的。”我走到门前，问他有什么事，他大

大咧咧地说："能否和你谈几分钟，我是为你儿子而来，真主保佑他。"

我们面对面地在客厅就座。他中等身材，体格健壮，两眼炯炯有神，穿着也很体面，脸上带着商人常有的微笑，手里拿着个提包。出于好奇，妻子也走了过来，待她坐下后，他说：

"怕你不在家，我特地赶在礼拜五来见你。我们随时注意谁家添了人口，我的任务是走访这些家庭，动员孩子的父母亲为子女办人寿保险，谁能预见哪天出什么事呢？"

"我们付得起吗？"我妻子问道。

"保险本来就是为那些低收入者考虑的，"他更加来劲了，说："保险分为不同的等级，每个人可选择对自己合适的等级，一旦有灾有难就不至于束手无策。"

他打开皮包，拿出一个大本子递给我妻子，说："这里有各种保险，但愿你能从中选出对你合适的。"

他起身告辞了，我把他送到门口，只见他把一张纸条塞到我手里，握着我的手低声说："我不是什么保险公司的，你看看纸条，别让你妻子看到，那上面有时间和地点，别迟到。"

说完他走了。像久旱的禾苗盼来了春雨，我多么希望他再多呆一会儿！我麻木的心突然复苏了，重又燃起神圣的火焰，我重新拥有了生活，又要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和满腹忠诚去体验，去奋斗了。

在约定时间，我准时来到古城堡上的一所旧房子，这里是城区和"死人城"[1]的分界线。新的小组仍然由五人组成，其

---

① 开罗的墓地，位于古城堡一侧，俗称"死人城"。——译者注

由"C"领导，就是那位保险公司的代表。其余四人中有两个——包括我——是原"B"组成员，第三个是我在"A"组时的同事，第四人是以前从未见过的新人。

"我们失去联系近一年了。""C"说。

"这是痛苦的一年。"我紧接着说。

我那位"B"组的同事问道：

"我们是否又恢复了老'B'组，只是换了新领导？"

"'B'组还在，是配备了新的领导，""C"说，"但我们这个组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小组。"

他清了清嗓子接着说："这一年没有白过，我们进行了调查，了解了情况，我们的最高首领一方面要考验一下你们，另一方面要摸一摸警方的底细，迷惑警方的视线，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揣测。我想我是在一个适宜的时机接到了他的指示。"

我感到此人说到做到，值得信赖，我对他已产生了好感。

"欢迎你们参加新的集体，我们这个小组直属最高首领领导。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可以通过秘书长直接接受最高首领的指示。"他点燃一支香烟，示意我们也可愿者自便，然后说：

"你们可能要问我们怎么行动，我要说，原则上仍按前两个小组方式办，除了学习新的东西外千万不要忽略过去那些行之有效的经验，不要忘记你们在前两个小组经受过的锻炼。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所有的小组都是一个大集体的组成部分，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首领。"

他的目光在我们脸上扫了一遍，说：

"所有的小组都要求你们互助互爱，我们这个小组也不例

外，但我还要求你们热爱整个组织，热爱组织的每一个成员，与他们同甘共苦。"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

"我们的工作是奇特的，困难的，只有理智的人才能胜任，它要求你们既能耐心等待时机，又能在需要时一往无前；既能慷慨解囊，又能在必要时舍生取义；既坚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又虔诚地乞求真主的救助；既能摒弃一切，又能感戴一切；既能珍惜生命，又能视死如归。"

他的话有力地撞击着我们的心灵。

"过去你们已经有了服从的习惯，在我向你们布置任务时仍要求你们做到这一点。但你们应有创新精神，在我的命令明确下达之后，你们绝不许拖拖拉拉，不许再来找我。你们已受过各种训练，你们可以发挥，你们的命运取决于你们的智慧。"

我头一次感到任务比我想像的还要艰巨。只听他又说：

"以后呢，可能是落入警察手中，也可能平安无事；可能英勇就义，也可能被提拔到首领身边。"

我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手要求发言，在他允许后，我说：

"我觉得好像离首领越近越要求唯命是从，自信心越少。"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的首领酷爱自由，他发动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自由。"

"为什么不让我们直接从他那里汲取勇气和力量？"我固执地问道。

"这只能通过努力，他随时注意着你的表现。"

我更加固执了："那他为什么把'B'丢给刽子手不管！"

话一出口我又有些后悔，他久久凝视着我，然后低声说：

“谁也无权断言我们亲爱的战友的命运。”

我们交换了一个火辣辣的目光，他匆忙而又坚决地说：

“我们的会该结束了，本来我只想让大家相互认识一下，再见！”

此后，我们常常碰头，执行了一个又一个任务。我们英勇奋战，成绩辉煌，眼看胜利的曙光离我们已经不远了。不少战友英勇牺牲了，但我们却更勇敢、更坚强。每次碰头时“C”都忍不住对我们说：“你们的确是好样的。”有时他也说：“邪恶势力气数已尽。”

他很宽厚，常常鼓励大家讨论问题。有一次我对他说：

“难道还不到见最高首领的时候？”

他皱了皱眉头，但并没有发火，只是用责备的口吻问我：

“你不信任我吗？”

“真主作证，我绝无此意。”我诚心诚意地说。

“难道你该想的事情还不够多吗？”

“我简直像害了相思病一样。”我哀求说。

他淡淡一笑，说：

“谁知道呢？也许你已见过他可你并不知道。”

我大吃一惊，半信半疑地看着他。

“据我所知，他并不是生活在象牙塔中，他和人们一样生活，也许你工作、休息的地方他也去过……”

“像他那样具有刚强个性的人我会一眼认出的。”

“要不是我们沉湎于一些琐事，值得注意的还多着呢！”

他的话使我久久难以忘怀，然而斗争在呼唤我，任务在等待着我，我只好暂时不去想它。

我们乘胜前进，曙光就在前头。也就在这个时候，有人

开始急躁冒进了，他们不满足于以往的成功，急于夺取最后的胜利。这是某个小组的主张，还是若干小组的主张？有人建议在最高首领直接主持下召开全体大会，把组织的计划从头到尾审议一遍，但建议没有被采纳，组织中第一次出现了类似造反的行动。各小组的代表们开了一次会，他们争相陈述自己的看法。争论愈演愈烈，以致各小组都认为自己的办法最好，都开始为本小组拉帮结派。最后发展到相互嘲笑、攻击、漫骂，甚至厮打。团结被破坏了，善良的人黯然神伤，他们知道，警察随时可能来个突然袭击，把这棵好不容易培植起来的大树连根拔掉。我的心抽搐着，难以相信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我找到组长，对他说：

“这一切真令人难以置信。”

“这种事常有的。”他痛苦地说。

“眼看就胜利了，我们又陷入了绝望。”我悲观地说。

“不要提‘绝望’二字！”他愤怒地叫起来。

“你还觉得有希望？”

只听他铿锵有力地说：

“等着吧，不，不要等待！按你的判断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吧。眼前的一切不过是一次测试，一场考验，答案是现成的……”

他的话像甘露淌进我干渴的心田。

（译自1984年埃及出版社出版
的短篇小说集：《地下组织》）

老凶手

高有祯 译

《阿拉丁·卡希里的日记》一发表，犹如一场急风暴雨，打破了我晚年安安静静远离公共生活的孤寂。他的名字死盯着我不肯罢休，不断地刺伤我的自尊心，令我回忆起他倍受尊崇、遭到冷遇和拒绝，以及最终失败这样三个阶段。我打开那本日记，从他兄弟的前言开始，专心致志地阅读起来。出于对作者本人遗嘱的尊重，这本书一直推迟到他死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才发表。这个秘密让我琢磨了许久。我逐字逐句地读，希望能揭开我的不解之谜。在一篇日记中，闪现出一线光明。我受到启发，立刻恍然大悟。我在自己的小房子里喊了起来：

"原来凶手一直呆在我的手心里！"

一团雾气冲进我在警察局的办公室，只见一人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他体魄健壮，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说：

"教授死在床上了。"

我以职业性的目光审视着他，询问他说的是谁。于是他说：

"是阿拉丁·卡希里教授。"

他的话引起了我的关注，我即刻明白了：这个情况非同一

般。

“我是他的仆人。早晨，我照例去他家，看到他卧室的门敞开着。我一眼就看见他躺在床上，浸在血泊之中。”

他回答审问说：

“我每天晚上离开他家，早晨再去。我有一把开门的钥匙，另一把钥匙由教授掌管……”

我没耽搁很久，很快将情况报告了局长。我在一些士兵和化验员的伴随之下直奔教授的家。一路上，我回忆起许多事情。我在读书时曾热情地接受他的思想。后来，他的思想受到冷落，最终遭到拒绝。那时，他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学教授，又是一个作家。他的书，在主张西方文明、深刻批评民族遗产方面，堪称首屈一指的参考资料。但对他的书，赞赏者少，非难者多。时过境迁，他很快到了退休年龄，于是隐居在家。他与外界的接触不多，仅仅限于接待一些与他观点相同的同事或欣赏他思想的年轻人。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他的思想都同样受到压抑。他的书早已不出版了。那些写论文的大学生，除在图书馆以外，很难读到他的书。尽管如此，可他的名字在老一代和部分年轻人心目中仍然与文化方面的一个现实联系在一起。我没有忽视这起重大案件和它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从外部查看了房子的位置。房子是由一家合作社改建的，坐落在一排相同的房子中间。它是一幢小巧玲珑的白色平房，房前是一座小花园，散发出茉莉花的馨香气息。进到室内，我看到尸体头朝里躺着，上半身没盖东西，后脑勺和脖子血淋淋的，连床垫和枕头也沾满了血迹。死者处于一种奇怪的惨状。他光秃秃的头没有一点血色，拉长了的鹰钩鼻子，微微显得发青。看不到任何反抗的迹象。每件家具都安放在原

处。这时，警察局长、安全局长和检察长也都赶来，全面勘察了卧室和室内的物件。卧室布局周密，有条不紊，让我们惊诧不已。在客厅里，木架上放着一个盘子，上面有几个茶杯，杯底有残存的茶水；一只镀银的容器，里面有巧克力夹心饼干的碎屑。还有一只装满烟蒂的烟缸。衣柜，表，打火机，也都没人动过。在此同时，我们还找了一个装有一百镑钱的纸袋子。头头之间进行了十分恰当的对话：

“这不是一起盗窃案。”

“很可能。但需要进一步调查。”

“可能是出于敌意或为了报仇？”

“在这方面，是否牵扯到思想上的敌意？”

“虽说是应该进行全面调查，可新一代人几乎不认识教授……”

“可能还会存在某种秘密的私人关系？”

进行周密调查的渠道已摸清了。于是，开始审问仆人阿卜杜·迈瓦希卜大叔。他五十多岁，在教授家干了二十多年，又当厨师又当仆人。他是这个家的轴心。阿卜杜大叔把教授的家调理成了一个像样的单身汉住所。他每天晚上八点给教授送晚饭，然后结束一天的工作。他大约在晚上九点回自己在老开罗的家。次日清早，他一般是在教授睡醒之前来到他家。有一些夜晚，教授会见一些他的同龄人或年轻人。因此，他就要推迟到半夜才回自己家。出事的当天晚上，教授会见过四个年轻人。他们是研究生，经常来拜访教授。阿卜杜大叔对他们很熟悉，知道他们的姓名和长相。当时，阿卜杜大叔感到头痛，所以，大约在十点钟就告辞回家了。第二天早晨，他照常返回，就看到了这个场面。

“你是否怀疑四个年轻人中间的某一个人？”

“绝不怀疑。”

他又用肯定的口气重复说：

“绝对不怀疑。”

“为什么？”

“他们非常爱戴他。他是他们的教授，待他们犹如父亲。只有真主知道是谁干的。最后，还是你说话算数……”

我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起谋杀案，而杀人凶手一定是从房子内部作的案。我们发现，教授的钥匙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家里的门窗完好无损，窗户也是从里面插着的。作为我们着手破案的第一步，我拘留了阿卜杜大叔和四名学生。

我们对教授的收入来源进行了研究，得知他的收入只有退休金，以及在银行里的投资证券所获利息的存款。他的户头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提取过大笔款项。按照习惯，他每月只支取一次满足当月用的金额。对学生们和阿卜杜·迈瓦希卜大叔所进行的审讯，没为我们提供任何暧昧关系和任何可疑之处。我们又对他们各家各户进行了彻底搜查。阿卜杜大叔和他妻子同住一所小宅。他的三个儿子在沙特工作。案件发生的当天晚上，阿卜杜大叔什么时间回的家？当他的妻子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她说她每天都睡得很早。这说明她根本就没有什么明确的时间概念。在他家所处的赛德胡同拐角处，有一家咖啡馆。咖啡馆老板说，阿卜杜大叔那天晚上照常来咖啡馆了。阿卜杜大叔说，他当时径直去咖啡馆，以咖啡和大茴香汁医治头痛。老板的话与阿卜杜大叔的话不矛盾。老板由于当时正忙着手头的活计，所以记不清阿卜杜大

叔到咖啡馆的确切时间。学生们是无辜的，这我们已调查清楚了。我手中只剩下阿卜杜·迈瓦希卜大叔一个人了，只有他可以畅通无阻地随时进出教授的房子。可他为什么要杀害教授呢？根据我学过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可以看出他确实是一个虔诚、憨厚、老实的人。他对教授的死所表示出的悲痛，绝不是装模作样的表演。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犯罪或者邪恶的痕迹。面对这个乱糟糟的案子，我气得要命。我只得把希望寄托在发现某种秘密的关系上。

我问阿卜杜大叔：

“死者从来没结过婚，你能否谈谈他的为人？”

他愁眉苦脸地回答：

“我一点也不了解。”

“说出来吧！你难道不想把自己洗刷清白？”

“天哪！只有我知道是谁的过错。”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失与不足，你千万不要一味好心地袒护凶手！”

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态度。有个送牛奶的男人被带到我这里。他说他常去教授家，他证明在教授家见过一位相貌出众的中年妇女。在送牛奶的男人和阿卜杜大叔对质之后，我严厉地对阿卜杜说：

“你讲讲你所了解的关于这个女人的情况。”

他十分不安地说：

“我们的主命令我们保守他人的秘密。”

我更加强硬地说：

“可主还命令我们惩罚杀人犯。为了消除使你纠缠不清的疑点，你还是说出来吧。”

于是，他坦白说：

"她是一个寡妇。她和教授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很久了。她虽家境贫寒，却不容伤害她的自尊。如果她的隐私暴露出来，她一定会去寻死。"

我向他作出保证，说我们将秘密传讯她。我了解到了需要从这个女人那里获知的情况。我搞清了她的住处，知道她有儿女，还有一个兄弟。她兄弟性情粗暴，是尽人皆知的。我还了解到：阿卜杜大叔虽然对教授不满，但还是经常往来于教授和这个女人之间。我感到事实的真相虽然姗姗来迟，但却会一下子水落石出。可是，当我一见到这个女人，我的心骤然凉了半截。她十分幼稚，幼稚得发呆发傻。她坦白地告诉我，说她对教授有着强烈的需要，教授又有着高尚的品德与情操，所以她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她说为了避免某些人、特别是她兄弟的怀疑，她总是白天去看望教授。在案件发生前的两个星期中，她一次也没进过教授的家门，她说阿卜杜·迈瓦希卜大叔可以作证。案情又变得含混不清了，而且比以前更模糊。我绞尽脑汁，作出种种设想，围绕着她当修理工的兄弟想来想去。但是，侦查的结果证明：发案的当天，这个小伙子正因为参与斗殴而被禁闭在拘留所里。这样一来，我对他的怀疑就彻底消除了。调查了半天，一无所获。这案子成了无头案。最后，我感伤地对自己说：

"竟然会有如此怪事！"

此案已时隔二十五年，我退职也有五年多了。《阿拉丁·卡希里的日记》的发表，又使我回忆起此案。我渴望了解教授日记推迟四分之一世纪发表的原因。有的人认为，最好还是等自己过世，至少是在结束公职之后，再披露他们的思想。我

开始阅读教授的日记。我在其中一篇读到：

“阿卜杜·迈瓦希卜大叔忠诚，正直，善良，身体健壮。我在风烛残年、孤苦伶仃的阶段，非常需要他。可他却明确地对我说过打算辞职。他的做法令我不安，我对他说：

‘我待你如同一个朋友，阿卜杜大叔。’

他喃喃道：

‘只有不知好歹的人才会忘恩负义。

‘因此，你不要离开我，无论怎么说，有工作总比闲呆着好。’

他咕哝着：

‘我没有别的办法，主人。’

‘究竟是为了什么？你什么也别瞒我……’

他沉默了片刻，接着说：

‘每当我听到你与来访者谈话时，心里都直个劲地发颤！’

我吃惊地说：

‘真主不会将别人的过错算在你的帐上。为了你，当你进屋做事的时候，我可以中断和他们的谈话……’

为了使他改变看法，我一直按我说的去做。可他却仍然偷听谈话内容。有一次，我出来有事要做，在门口撞见他，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有一天，他正在侍候我吃早饭。我无意中从镜子里看到了他的面孔，只见他满脸都是仇恨的表情。我自忖道：我怎么会把一个对我如此厌恶的人留在家中？”

在日记的另外一个令人置疑的地方，我读到一段关于阿卜杜·迈瓦希卜的话：“应该尽早摆脱他。有一次，我在与来访者进行文化方面的交谈，我向他们提起关于他的问题，他们都赞成我的意见。他们说他是正直、善良的楷模。依照我的经

验，只要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无论寻找一个替换者有多么困难，也还是应该尽早摆脱他。”

我终于受到了启发，但是已经为时过晚了。我高呼起来：

“原来凶手一直呆在我的手心里！”

现在，这个案子早已了结，对凶手也免予追究法律责任了。当时主持侦破此案的人早已不在人世。凶手可能在他们之前，就作了真主的邻居。我终于发现了曾令我感到困惑不解的犯罪动机。凶手是死了，还是健在？虽然不再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可我压抑不住要搞清他下落的强烈意念。为了宣布这个徒劳无益的胜利，我希望找到他。他多半不懂法律，在他眼里这胜利不会没有益处，等到最后我再把实情告诉他。

在一种好奇心和隐隐约约进行报复的愿望的驱使下，我从新开罗来到了老开罗。我看到赛德胡同的老房依然如故，胡同拐角处的咖啡馆几乎没什么变化，只是老板换成了新面孔。阿卜杜大叔已有好几年不去咖啡馆了。我敲了敲他家的门，便撞了进去。他两眼昏花，直看着我发愣，想不起来我是谁。我看到他脸上布满皱纹，白帽子两侧露出了如霜的鬓发。我问他：

“你不认识我了？”

他摆了摆手，正要询问，我接着说：

“不过毫无疑问，你绝对忘不了阿拉丁·卡希里教授之死！”

他那雾蒙蒙的眼里闪现出一点亮光，小心谨慎地皱了皱眉头。

“我是负责办这个案子的警官。我们两人都上了年纪。”

他动了动嘴唇，像在嘟哝着什么。我听不清他的话，却

看到他那愁眉苦脸的样子。

我自信地说：

“终于真相大白了。可以证明杀死他的人就是你！”

他吓得目瞪口呆，十分吃力地站了起来，又立即瘫倒在沙发上。他头靠着墙，两腿伸直，面部肌肉僵硬，脸色铁青。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点以前从未说过的话。紧接着，他在一股无名的力量面前屈服了，头歪到了肩膀上。

我慌了神，连忙对他喊了起来：

“你不用担心，这案子早已过时了。你只当我说的话是开个玩笑……”

可他却已经咽了气。

为了实现这个徒劳无益的胜利，我才冒这样的风险。然而我却遭受了一次新的失败。这次失败夺去了我本已得到的思想上的安歇。我感到烦躁不安，不时地扪心自问：

“难道我不也是一个凶手？！”

（译自1984年埃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地下组织》）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１９８８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纳吉布·马哈福兹短篇小说选萃
作者＝（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著　葛铁鹰等译
页数＝３５７
ＳＳ号＝１０９７９２４７
出版日期＝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目　　　录